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小說新報

第二卷第六期

均齊

滌煩

上海華書局發行

# 小說新報

第二  
年  
贈彩  
佈

本報誕生以來歲星一週矣辱承諸君歡迎踴躍數日以增加同人等亦各極其棉力以答盛情  
茲第一年十二月期已出竣所附贈之鄭曼陀先生仕女畫見者無不贊賞爭得一紙以為快  
自第

二年起本局仍備彩品以酬定報諸君高誼定報全年者贈鄭曼陀

先生談杜字先生所繪美女畫各二幅定報半年者

贈談畫鄭畫各一種該畫共六種尺寸與月份牌同聽憑選擇至本局印刷之佳裝飾之工凡曾得鄭畫者類能知之其從

前定至第二二年者一經續定照章贈彩外埠贈彩郵

費自備特此佈告

全年實洋四元	優待
半年二元二角	定報
郵費每冊五分	贈送
	名畫

上海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謹啓

# 夏定補身丸



總經售處 上海

夏定藥房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 小說新報 第二卷 第六期 目錄

## ●封面

俞鏡人仕女畫

## ●插畫

北京著名花衫劉菊仙小影

上海妓女鶯寓小影

上海妓女悲娘小影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七幅

北京妓女花雲閣小影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八幅

上海妓女邵青鳳小影

王夢樓墨蹟

慘死者王小蓮校書遺影

## ●短篇小說

名家張貞女外傳

俠情女虬髯

奇情禍裏姻緣

目錄

(林紓)

(定夷)

(樹聲)

小掌故沒字碑

小掌故龍女曲本事

小節烈節母樓

小社會痛心疾首

小悲情茉莉簪

小奇情樹穴情書

小社會使君薄倖

## ●長篇小說

歐戰中遼西夢

小節烈廿年苦節記

小軍說古屋斜陽

小怪異無曆村

紅羊驚魂喚絮錄

歐戰美名天作之緣

## ●談薈

生還錄

技擊遺聞補

(競存)

(綺緣)

(勵生)

(哲廬)

(花奴)

(欸乃)

(秋水)

(定夷)

(定夷)

(莒狂)

(花奴)

(之棟)

(筱亭)

(鴻壽)

劍光軒筆記

(劍山)

黍春室拉雜話

(寄恨)

閒軒消夏錄

(左丹)

●香囊

西廂詩庫

(哲廬)

●豔牘

某女士病危寄外書

(花奴)

擬某女士致表姊函

(秋水)

擬表姊復某女士函

(秋水)

爲鐵峯復琴卿女史書

(伯謙)

●藝府

鴻影樓悼亡吟

(步冰)

僅存草

(瑤蕙)

詩鐘揭曉

(叔香)(蔭葵)

●傳奇

星劍俠

(東園)

●彈詞

芙蓉淚

(醒獨)

●諧數

滑稽遊記

(藥簞)

夢遊清涼國記

(秋水)

戲爲嶺南無筆公致周茂叔書

(東園)

代荷花大少辯誣

(秋水)

觀猴戲記

(乙乙)

黃面秀才傳

(藥簞)

滑稽新語十六則

●劇史

同光梨園紀略

(哀梨老人)

●謎海

別有會心室談虎

謎錄

●補白

名不備載

# 影小仙菊劉衫花京北

(著名齊奎喜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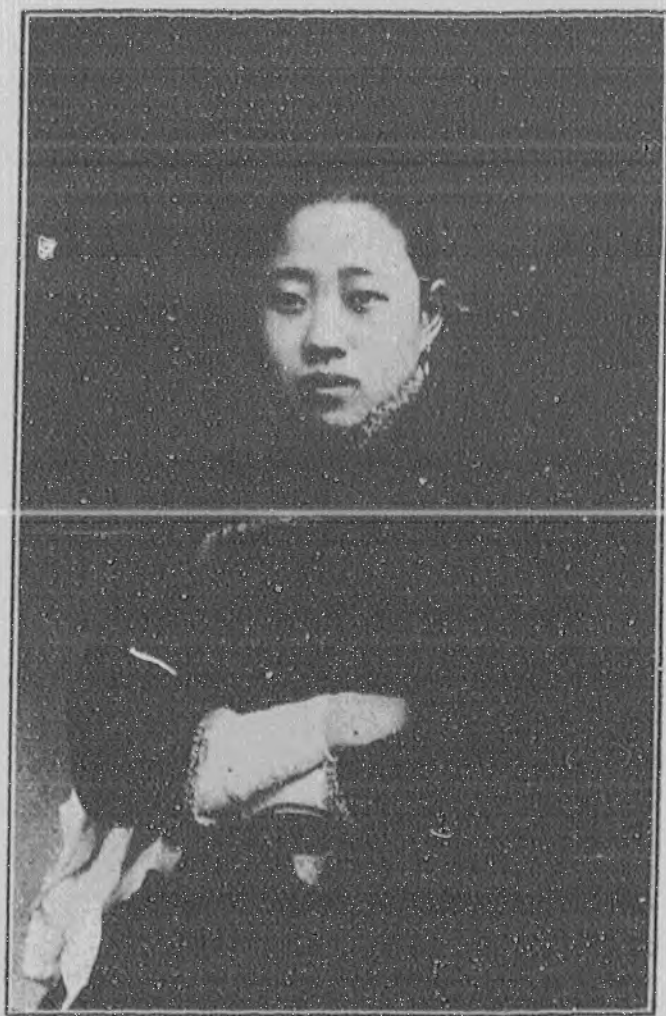




上海妓女鶯厲小影



上海妓女悲娘小影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七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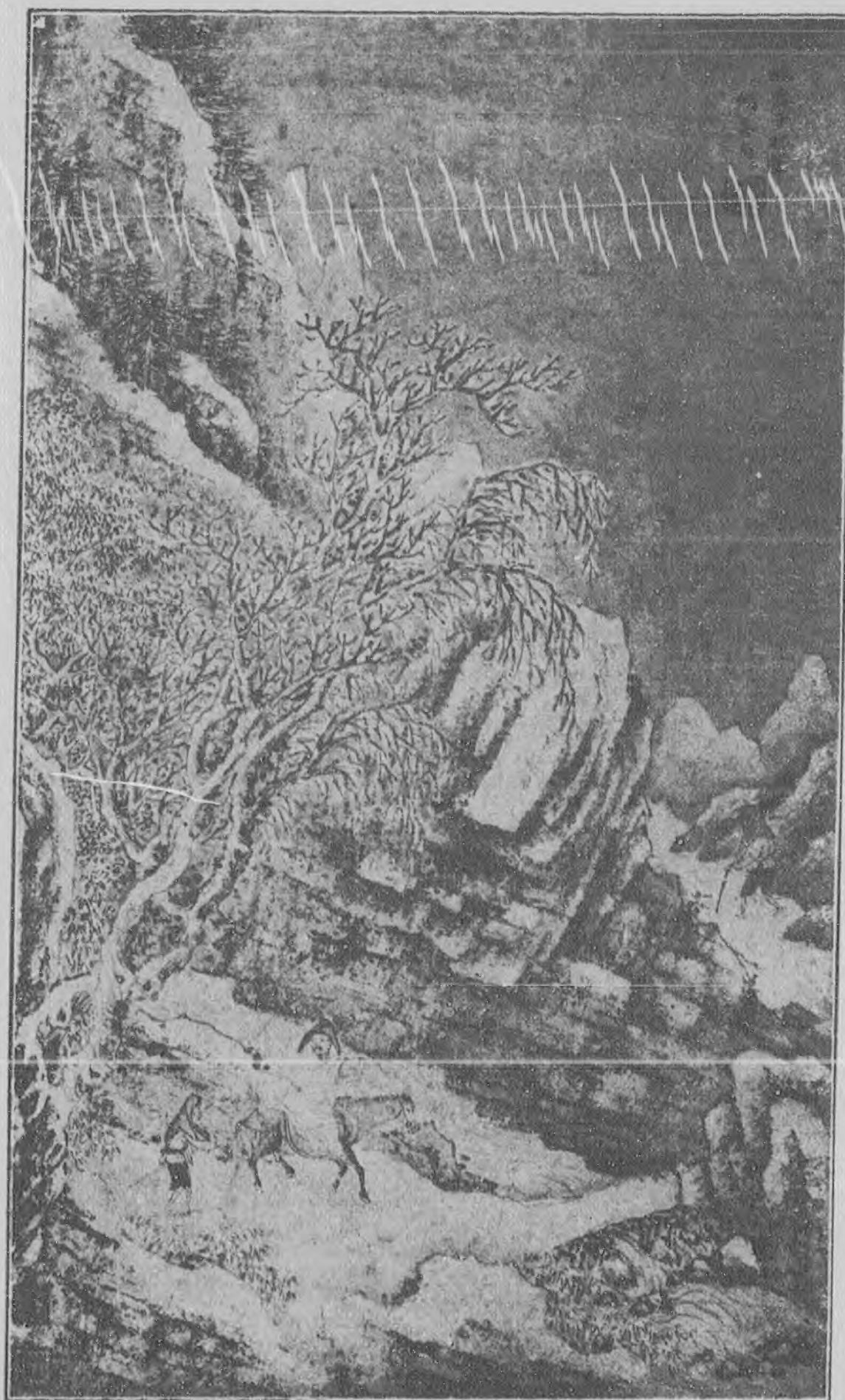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閣雲花女妓京北



顧元慶山水冊頁第八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鳳青邵女妓海上



王夢樓墨蹟

心農相大弟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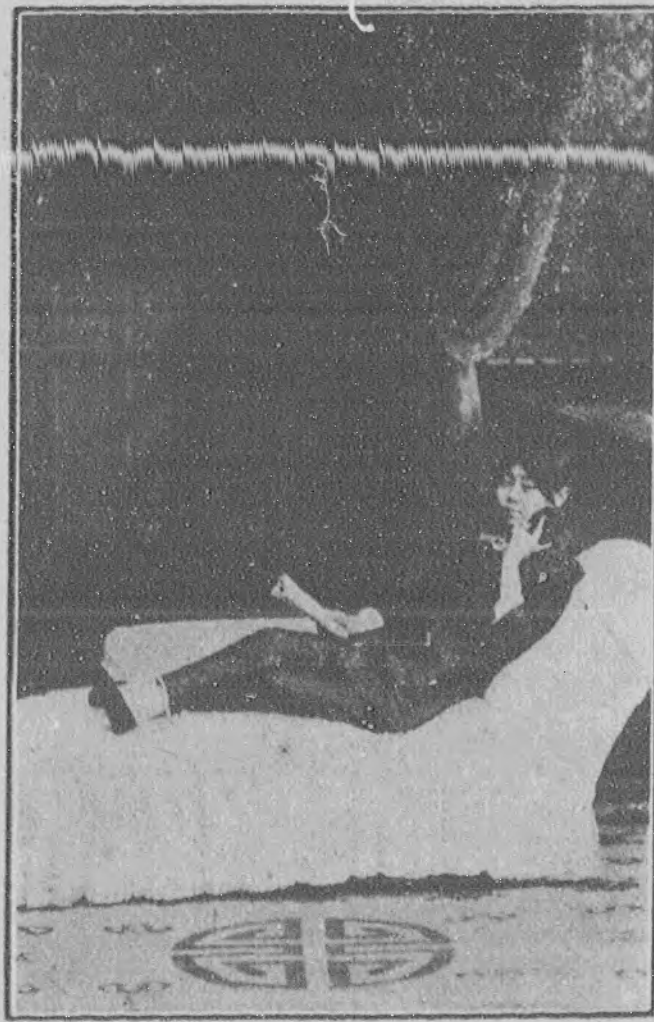
家依山住如看畫

天許人閑只灌花

文雅

慘故者海上王彼蓮校書遺影

大造無情劇。憐苑上鶯花委。殘荒草。



丈夫誰是忍。令河東獅子肆虐深。

●王校書哀辭 遺珠補錄(乙乙)

(全卷見本報第二年第五期)

碧海青天兩渺茫。無情偏欲問穹蒼。如何  
一夜罡風起。絕世佳人枉下場。

蘭因絮果話從前。醋海風波孽海緣。自古  
蛾眉多劫運。他生莫咏小星篇。

森森綠葉滿花枝。花到凋時惜已遲。願祝  
來生修福慧。良緣別譜合歡詞。

賴有青蓮筆一支。為卿曲曲寫哀思。而今  
朽骨無遺恨。萬口爭傳號國姨。



短篇



小



說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 生 先 夷 定 李

外 史 命 革 湘 娥 淚 業 已 三 版

是書所載不逾三  
 萬言而佈局行文  
 俱係字斟句酌事  
 實悽慘文筆哀婉  
 一字一血一旬一  
 淚洵可歌可泣之  
 名著亦僅有僅見  
 之奇文也每册定  
 價大洋三角

- 美國制度大要  
二角五分
- 英文簡易詩選  
五角
- 歐美禮俗新編  
二角五分
- 英文法學通論  
一元
- 英文讀本第一  
二角五分
- 英文讀本第二  
四角
- 英文讀本第三  
四角
- 實用演講術  
三角
- 尺牘教科書  
四角
- 法國紙幣禍史  
六角

首 西 里 錦 書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短篇小說



名家著述 張貞女別傳

(林紓)

歸震川先生於嘉定張貞女死于淫姑之難。心至不平。既書其死。事復書其獄。凡兩篇。意不直。縣官並其鄉紳張副使邱評事詞氣憤激。余讀之時。時想見震川風概。顧近人讀震川文者。寥寥。貞女之慘死在義。宜表揚之。因以震川二文鎔而為一。演成小說。稗家讀之。知貞女之死節烈也。貞女父張耀。為嘉定之曹巷人。嫁汪客之子。客醉。貓也。匪日不醉。其妻汪氏淫而無度。外遇可數。人客既沈。涵又老者。不為嫗所愜。諸惡少遂聯袂。蠹飲于嫗家。客醉不之問。客子娶貞女。時惡少皆集。為賀。客子醉而客酣。均不之疑。嫗遂令貞女徧拜諸惡少。而胡巖者尤雄。為嫗所契。貞女既覘得其奸。微謂汪子。是汝汝者何為。蠹吾家。汪子言皆父深交。貞女曰。翁之深交。乃與吾姑近也。若為人子。寧不發怒。汪子夷然。莫省。一日。嫗與惡少同浴。褌衣矣。呼貞女將湯入戶。貞女見而擲器驚走。歸母家。哭累日。叩之不言。再三詢始語。狀嫗與惡少謀給貞女歸。歸則旦夕楚辱。貞女承順無忤。然陰戒其夫。令謝諸惡少。俾勿溷吾家。又時時規客。勿嗜飲。顧客父子蠢蠢如畜。轉以貞女所言者告嫗。嫗益酷恨。榜貞女。貞女啼笑皆罪矣。

胡巖者。酒酣語衆曰。汪嫗固淫。然已半老。吾輩利其財。並舐其飲食。陽與之交歡。今新婦佳麗。可人意。果

以其姑之令抑制之新婦雖黠當不脫吾指腕謀定語嫗曰若與我情好雖篤願新婦微爲吾榷果得新婦共寢則一家懽然雖恣歡極樂誰復宣之于外者嫗大然胡言遣子入縣胡巖挾其同惡四人飲于樓上貞女方織巖掠其梭貞女大怒巖還梭貞女擲而斷之嫗予以己梭貞女亦斷之巖不歡罷酒頃之嫗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爾入耦新婦巖得嫗言徑犯貞女貞女大呼以杵擊巖巖走出貞女號哭且夕不止嫗巖皆驚則合羣惡縛張貞女于床下枚其口抵夜衆聚飲酣巖曰姑殺婦在律無罪不如盡之以滅口

有周綸者持椎擊貞女腦腦堅不卽破一人更斧之貞女仍不死呻吟曰胡不以刃中吾要害得速死爲快于是刺其頸又刺其脇後乃力戕其陰舉尸焚之尸忽重數人不能舉乃謀縱火焚其室未大燬衆集而滅火赫然見女尸則驚走告縣官惡少皆走匿周綸謂人曰吾數以椎椎其腦終不死人之難死乃如是也女年十九耳官縛小女奴及諸惡少庭鞠之女奴厯指諸兇曰將椎者某刺刃者某厯厯道無爽而汪嫗者乃不知死其婦之宜償也則罵胡巖曰爾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吾爲爾給家散矣先是嫗以千金厲巖家巖欲匿其金且防嚙己主謀殺人乃出金賂獄卒繫嫗于獄中以絕口復行金賂張副使及邱評事二人方貧而家居允巖免其獄方火起時胡巖衣突爲貞女血染殆滿因無衣以易則裸身着艸履以出旣賂張邱復給汪客赴縣誣貞女與奴王秀私羞忿自殺醉臥縣門外不卽入而貞女父張燿已先入告乃不告巖而告朱旻殺其女蓋張燿之婦翁亦受巖金嚙旻而免巖時作人已前受金典史亦然尸頸劍痕二指許血液流漬其外作人曰無傷旣去衣創痕鱗集脅及下體皆被巨創作人言非致命處觀

者大譁。礫石投人。縣官昏憤。不能理。但薄責。件人顧不知殺貞女者。爲誰。據張耀言。則朱爰耳。與女奴所指者。殊反。

一日。令晝寢。夢神人血被其二膊。執刀語令曰。殺人者胡巖。周綸。巖父名堂。令拘堂及巖。復取女奴鞠之。知巖果殺人。於是收巖。巖趣張副使及邱評事入縣。爲巖道地。令顧二人問獄事。張謂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令素老成。求計于二人。二人同聲曰。獄定罰二人。爲汪子續娶。坐王秀足矣。令意懈。將釋巖等。坐王秀。縣諸生大譁。會令至學。諸生中大義告令。指實巖罪。令慚。回署。趣召巖。巖自謂得釋。而張邱二紳亦坐縣前。待釋巖。後取金歸。令忽縛巖。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吏祭慰貞女。張邱慚甚。竄匿以去。時吳中大旱。四月至六月不雨。自貞女獄白。坐胡巖。乃大雨如注。巖既死。獄中暴其尸于市。汪客夜市。棺欲竊殮之。爲鬼所逐。卒不得殮。時令中張邱言欲貸周綸。女奴堅指綸實。以椎猛擊。令不得已入綸。加功貸朱爰。是夜實共殺者也。獄具。張邱二人馳烈日中。爭謀出。胡公者邱評事。尊巖且利其金。故公之。且曰。我苟至大理。此獄必平。反。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爲乙。未南。岩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方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亦咸得金。卽張耀。顏色動。因其族人力諫。而止。震川先生旣以千言書貞女事。復爲貞婦辨白。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避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明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戕身以明污。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夷。然于淫惡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闖五月而不能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污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又曰。貞



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乎。士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震川辭激烈極矣。讀之可想見貞婦之堅慘。亦以見震川之持正。

畏廬曰。疑獄最不易辦。更雜之以鄉宦之賚緣。縣官之畏蕙。寃且深沈。而莫伸。顧卽伸矣。而嗜賂者不償其所欲。卽積案如山。亦必造謠興辭。轉爲元惡。訴寃必欲納無罪者以死罪。嗚呼。殺人自有主名。雖百匿其奸。萬滅其迹。尙有一線之可求。西人偵探家於毀尸形迹中。得其一絲之形臭。而兇人立得寃。亦立白。詎冥冥中真有神鬼。正以一人之腦力。萬不可勝千萬人之腦力。百密必有一疏。但團聚衆人精神。有一人先疏者。則奸且立敗。吾不知貞女之獄。何以紛紛至此。千金不爲多想。每人所得不過數十金。或百金。惟張副使邱評事。或且分得二三百耳。含羞忍恥。呼賊爲公。孰謂明代有士氣耶。

小說情女虬髯

(定夷)

七級浮屠高聳雲表。旁有古寺牆垣。欹側戶牖。洞開其內。蛛絲盈室。翎囊滿塔。閑寂無人。蓋年久將傾之。破剝也。當暮靄蒼茫。夕陽黯淡之頃。歸鴉點點。零亂縱橫。啞啞之聲不絕於耳。若告人以天寒日暮。歸歎歸歎。行客聞之。每爲心動。一日有女丐。突然而來。作左右盼。似欲就剝投宿者。雖鬢髮蓬鬆。容光憔悴。而一種激昂之態度。時流露於眼波眉影間。與尋常卑田院中人。絕不相類。豈香閨弱質。竟致風塵潦倒耶。抑別有他故耶。噫。異已。

女姓孫。名蓓娘。本吳門望族之女。其父伯堅。性豪爽。精劍術。夫人錢氏。僅生蓓娘一人。蓓娘皎皎其心。赳赳其貌。故能秉父訓。擅武技。以紅綾隱娘自命。曾肄業於女子師範。以冠軍畢其業。後訂婚於同邑張姓。張郎名慕三。博學能文。佳士也。誰知好事多磨。未諧琴瑟之歡。先染膏肓之疾。慕三竟以不起。月老糊塗。錯註姻緣之簿。風流銷歇。關開離恨之天。蓓娘義不他適。願守貞以終。父母勸之。亦勿能移其志。無可如何。聽之而已。蓓娘旋請於父。願辦一女子小學。既可造就無數女同胞。且足爲終身衣食計。父然其說。予以巨金。蓓娘卽從事開辦。殷殷以提倡女學爲己任。自是而後。遂投身教育界矣。

同校有教員王申甫者。任國文歷史等科。器宇軒昂。才華卓茂。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與蓓娘生同里居。同方入校。以來。氣求聲應。性情契合。申甫以爲文字因緣得之。於晚近中。固難得之。於粉黛中。則難之又難。於課畢而後。每與蓓娘商論校事。久之。益覺情投意合。有相見恨晚之概。不期心心相印。猩猩相惜矣。一日。蓓娘謂申甫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君無父母。無昆弟。一綫之傳。惟君是賴。同學三五輩。余多交

好者若意中倫無當選之人。余當爲君作蹇修。君意何如。申甫聞言。意不許可。慨然曰。此乃學生哀樂間題。未可以草草解決。佳人何在。魂夢爲勞。求之未得。甯以鰥終耳。菡娘聞言。微吁而已。此時彼此心中。固皆光明正大。使君雖屬無婦羅敷。已是新寡。惟有造因於今生。冀收果於來世。若以膠庠一席地爲採蘭贈芍之所。菡娘賢者。斷不出於此也。

萍蹤偶聚。蘭契相投。申甫日勞形於教育。竟得一巾幗。知音自屬難能。可貴。感君高誼。香閣聯翰。墨之交知。我有人紅袖。訂雷陳之契。不可謂非人生快事。申甫有時移。緩就急。菡娘解囊相助。無德色。無吝容。申甫德之益。復重之嗚呼。紅粉憐才。青娥愛士。二人之訂交。在道義不在形迹。故能於愛力界。確有把持。所謂發乎情。止乎禮者。亡何菡娘。以經營校務之勞。病魔乘虛而入。黃花弱質。不勝摧殘。久之病益甚。鮫綃帳內。正臥一絲殘喘之彼姝。日則與藥竈爲鄰。夜則與蘭缸結伴。雖延著名醫士爲之診治。皆屬罔效。申甫詢知菡娘困於疾病。即使校役探問病情。而恍惚之詞。終多隔膜。重門深鎖。有翼難飛。數日之間。肝腸爲菡娘寸寸碎矣。一日往菡娘家。謁其母曰。姪聞菡女士抱病。醫藥無靈。竊不自量。願施診治。其母聞言。喜曰。先生既精岐黃。術老身無任歡迎。倘仗先生之力。二豎退避。三舍舍下受惠多矣。言已。卽導申甫入菡娘病室。

病到旬餘。人來意外。菡娘見申甫至。以手支枕。作欲起狀。申甫急止之。注視其面而問曰。別來未久。病竟至此耶。余略知醫理。若不以爲門外漢。請一獻其技。菡娘帶喘答曰。余早知君爲和緩一流人物。藥到病除。特未敢相煩耳。今乃蒙君移玉診治。妾之幸也。君之惠也。申甫聞言。卽出三指按脈。診視既畢。告菡娘

曰。此溫症也。前醫誤用傷寒之劑。故變本加厲。今改用清涼散。姑試一服。何如。言已。立方而去。不敢以久談勞病者也。

申甫爲蒨娘治病。每日必診一次。經一旬之久。居然喜占。勿藥蒨娘。此時深感之矣。感之則必思有以報之時。向申甫露感謝意。一日謂申甫曰。君於醫學確有心得。生死人而肉白骨。非君之賜。不至此。余病不得君治。久領夜臺風味矣。申甫聞言。慰以溫語。因病後尙須調治。力勸靜以養疴。暫緩赴校。恐一經勞動。病瘳又來。蒨娘從之。申甫每日課畢。輒往訪視。略男女之嫌。篤友朋之誼。蒨娘得此故人。一種感激之心。真有印入腦海中。欲啣環結草以圖報者。

日長如歲。人瘦於花。蒨娘因病曠職。至此已週三旬。又經十餘日之調養。精神復矣。飲食進矣。未幾卽入校視事。慨然謝申甫曰。余不幸爲未亡人。今生已矣。夫復何言。所望者。前生福慧。旣未雙修。來世情緣。何妨先種。余無以報君德。君若不遺葑菲。當與君治。鴛牒於來生。申甫聞言。喜形於色。謂蒨娘曰。僕亦知女士心如古井。不復生波。但使他生一約。能感雙星。碧落黃泉。自當相見。俟諸再生。庸何傷。蒨娘聞之。亦爲欣然。自是而二人之感情較前又進一步。在蒨娘潔身自愛。旣不作琵琶之別抱。何必防瓜李之嫌疑。此固情愛關頭。別開生面者也。

申甫置身女校。將及二年之久。此間樂不思蜀矣。孰知樂事不常。歡情易竭。以申甫之學問。而僅在教育界分一席。在申甫固自安。雌伏在良朋當深望。雄飛一日。午膳方畢。忽見一校役持電而至。申甫急取電碼本。繙譯電詞。乃知得老友周某之保薦。委任廣東某縣縣長也。展閱之下。意不欲往。商之蒨娘。蒨娘喜

曰。以君學宮五車才儲八斗。長此蹉跎埋沒。殊爲可惜。今旣得人薦舉。大丈夫雄飛之時。行矣。勉之。申甫聞言。心大感動。自念頽敎。讀年餬口。子然一身。一片雄心。已爲逆鏡。銷磨殆盡。而閨中一弱女子。獨能慰我以溫言。勉我以後。望熱心慧眼。可感可欽。思至此。卽發電答周某。爲啓行之部署。

次日。申甫未及到校。一番籌措。自不待言。正忙碌間。蒨娘忽至。坐談未久。出鈔票數十紙。授申甫曰。此三百金。贈君作衣物之費。若有盈餘。藉作長途資斧。交好如我輩。幸勿見却。申甫得此巨款。足壯行囊。謝蒨娘曰。卻之不恭。受之有愧。惟此行苟有寸進。皆卿所賜。石可爛海可枯。吾二人之交情。永遠不可磨滅。蒨娘遜之坐少頃。遂辭去。

申甫旣去。蒨娘頓觸離愁。重以秋雨秋風。更增惆悵。蓋申甫者。蒨娘之知己也。遠志出山。材非小草。離情着骨。味等酸梅。感事懷人之意。當有相觸而來者。無何而嶺上梅開。報到一枝春信。申甫有書達蒨娘。蒨娘急拆閱之。書中大旨。略謂僕本恨人。卿眞知己。三生有幸。一見傾懷。來青眼於風塵。訂同心於巾幗。五中增感。寸楮難宣。辭別後。眠食無恙。於某日抵粵。於某日進署。大致均已就緒。惟一行作吏。自愧無能。惟上有爲國下爲民。以慰故人期望。云云。蒨娘閱畢大喜。自是而後。雖無見面之時。自得知心之契。爲二人供奔走役者。舍管城子。其誰屬歟。

方申甫之之任也。其位由周某薦之。其行由蒨娘勸之。此時離羣索居。又以不見知己爲悵。每當訟庭花落。無言自芳。遙憶故人形。離神接言論。丰采時或見於寢興。寤寐間。落月屋梁。猶疑顏色。暮雲春樹。恆繫懷思。凡人對於朋友。尙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而况申甫之於蒨娘。以膩友而爲知己。耶。故別時情景。



未覺悲涼。去後思量反多抑鬱。申甫之心他人不知也。知之者惟倩娘慰之者。惟倩娘在。倩娘久別申甫。亦常望風懷想。梅花嶺樹遠隔浩然。朗月清風每思元度訂交已將二載。闊別又及一年。伯勞飛燕各西東。明月懷人兩地同時。二人之情緒彷彿似也。

殘荷已盡。傲菊齊芳。其時距申甫去時已十有一月矣。申甫欲掛冠歸里。以爲茫茫世界能尋幾個知音。草草勞人安得許多快事。與其事繁責重日勞形於案牘。間不如歸去來。兮復作林泉之客。意既決。卽上辭職書。當道許之。申甫於未行之前。先裂素達倩娘。略謂人生行樂耳。何富貴爲。僕解組歸田。已蒙當道批准。交卸事畢。便當買棹歸來。俾傾積悃。開軒面塲。圃把酒話桑麻。屈指不踰一月。先煩郵使報告。故人云云。倩娘得書爲之快慰者累日。

申甫既歸之次日。卽來校與倩娘敘舊。倩娘延之入。久別重逢。歡然道故。綠波春水。忽歸南浦之帆。夜雨巴山。重翦西窗之燭。在倩娘固多快意。在中甫當若何愜心乎。那知中甫此時若別有一種。齷亂迷離之象。倩娘方絮絮談別後事。申甫竟等於東風之吹馬耳。倩娘見狀大異。急問之。故申甫慨然曰。僕亦未嘗自知。惟此次歸里。實出於富貴浮雲之想。初非別有理由。嗟乎。女士亦知世事飛蓬萬物。芻狗乎。卽以女士而論。以道韞之高才。具文君之薄命。僕深爲女士叫屈。而况如僕者。質類非葑材。同樗櫟。寵荷上賓之待。蒙訂再世之緣。是女士待友之誠。有加無已。遂令我窮途之感。每飯不忘。言至此。聲情俱慘。後乃至於泣下。倩娘聞言。默然者半晌。以爲有情人不成眷屬。故彼鬱鬱不樂。卽愴然謂申甫曰。揣君之意。殆以紅粉無情。青衫泣淚。耶。嗟乎。先生破鏡不圓。悟拈花之微旨。情絲待繫。願結草於來生。曩日所言。君豈置若

罔聞耶。申甫聞之。卽搖首曰。女士誤會矣。僕斷不忍奪人之志。然僕自此以往。心已灰矣。蒨娘聞言。則亦唯唯不與辯。思索良久。終不得其命意之所在。此中悶葫蘆。一時殊難打破也。申甫尋卽辭去。翌日。蒨娘往視申甫。作竟日談。將校中學務。別後起居。一一從頭細述。申甫雖略加應對。顧神形蕭索。處處皆作悲觀。蒨娘勸慰交施。終未能解其愁悶。此後申甫猶恆來校話。舊惟周旋。晉接皆強致。而非自然矣。

申甫有友人錢振青者。向有嫌隙。雖非戴天之仇。要亦切膚之恨。一日往見申甫。露索詐意。申甫佛然曰。汝以吾富貴。歸故鄉耶。吾蕩邑宰。而不爲故。至今囊空如洗。汝若行敲詐手段。吾一身外無長物。何懼之有。言至此。唇槍舌劍。大起風潮。振青以所求未遂。心益憤恨。四顧無人。卽以五响槍從事。申甫出於不意。腹中彈珠。遽倒地。而臥。連呼殺賊。迄無應者。後經鄰人聞聲而至。而振青已鴻飛冥冥矣。

申甫以災遭先妄。卽倩人往告蒨娘。蒨娘聞耗。卽往視。且倩急足召醫士。少頃醫士至。診視既畢。謂蒨娘曰。受傷過重。不可爲矣。至次日。病益劇。血縷縷出不止。蒨娘知不可救。卽謂申甫曰。振青本無賴子。余與彼有謀面緣。君若不起誓。必取仇人首以慰在天之靈。此時無須報檢察廳。徒多此一舉耳。申甫聞之作搖首狀。若示蒨娘以不可行者。少頃面色益慘。痛楚益甚。呼之則不應。撫之且已冰。竟於此時溘然而逝。嗚呼。慘哉。

申甫之歸也。距死時僅半月耳。時未浹旬。人先逝世。在路人聞之。猶有悵然而悲。泣然而泣者。矧其爲多情之蒨娘乎。蒨娘此時鑒於男女之別。欲放聲一慟。則恐他人生疑。有恨則自飲。有淚則自咽。足爲之軟。而心亦爲之痛矣。棺殮既畢。擬卽從事於斯。然不敢爲父母告。又不欲與校友言。詭言往訪某戚。請假一

星期越數日。含淚出門去。徧詢振青鄰人。始知振青避居於某鄉之破寺中。則又轉悲爲喜。改裝而往。故作襤褸態。若丐婦然。迨至其地。果有破寺在。默自忖曰。此豈振青之畢命處耶。死者有知。幸助予行。亡何日。云暮矣。投死之振青。適於此時入寺去。舊娘伏於暗陬。見振青至。大喜。漏既二下。決意下手。往視振青。則臥於破榻上。睡意正濃。則此冷清清之地。點靜悄悄之時。問正可及鋒而試。舊娘迫不及待。白光飛去。紅血四濺。慧心俠骨。恐荆卿有餘憾矣。謂爲女虬髯。誰曰不宜。

定夷曰。求俠士於晚近。已如魯殿靈光。矧出之釵裙隊裏。益覺難能可貴矣。或以貞節兩字。強繩舊壤。吾獨以爲大謬。女子旣嫁而守分。也不嫁而守惡俗也。非分也。破除方且不暇。安能以此律人。而况彼固發乎情。止乎禮。未嘗有所苟且乎。寸心皎皎。大節凜然。吾無間然矣。

新 婚 賀 詞

●沁園春 賀陸聖夷君

(東園)

澤衍瓜綿道衍薪傳詩家放翁想次班二陸宜男草碧迎門百兩待女花紅  
照夜三星入春七日誦到鴛鴦萬福同圖一幅是朱陳嫁娶畫筆瓊瓏

(聖夷工畫) 雲間獨振宗風况年少多才抗士龍挈青娥曉拜椿萱堂北

紫姑宵賽梅柳江東燕喜凝祥雞鳴問寢高厚乾坤俯仰中情堪慰恁射屏  
孔雀舉案梁鴻

●春宵曲 賀聖夷新婚

(澤之)

喜溢梁鴻案榮光孔雀屏在戶有三星朱陳圖嫁娶艷丹青  
香國雲開節華堂月朗時春意迫梅枝洞房花燭夜漏遲遲

●浣溪紗 二闕 聖夷新婚詞

(詩圃)

聽說雲間陸士龍翩翩年少綺羅叢洞房停燭綴花紅 人日纔過詩且寄  
明星有爛畫應工帳前並蒂繡芙蓉

羊角燈紅印麴波屏風十二拓金鵝合歡庭樹月光多 蘭葉裙拖眉子畫

棗花簾掩膽娘歌鳳琴鸞瑟夜如何

奇情 小說 禍裏姻緣

(樹聲譯)

余友勃爾。機警人也。一日下午。奔入余室。猝然問曰。有暇乎。余見其狼狽之狀。爲前此所未有。異之。因急詢曰。何事。忽遽乃爾。勃爾喘吁不止。斷續言曰。有人迹。我幾將見。執乞加援。手余曰。汝何所犯。而懼。逋耶。勿作驚人語。勃爾正色曰。非戲也。吾受人託義。不容辭。因被牽率而入。此旋渦。吾無似何。至有犯法。行爲。顧今則儼如窩贓之罪。犯遇福爾摩斯。不復能遁飾。奈何。余與勃爾別雖久。察其體態。健全如昔。不類有心疾者。則彼爲此言。非瘋顛明矣。方驚疑問。勃爾導余至窗前。遙指街中曰。視之。余凭窗四矚。惟見行人三五。并力前趨。一人口啣雪茄。審視肆中所陳列之影片狀。甚紆徐。勃爾曳余臂。小語曰。見之乎。余曰。何人。彼行道者乎。勃爾曰。否否。彼吸雪茄者耳。余曰。彼乃一美國之遊歷家。往來此間者。每禮拜無慮數十人。勃爾曰。汝誤矣。彼或爲美籍人。願決非遊歷家。彼徘徊於此。非爲娛樂。乃窺伺我。蓋知我在此也。彼跡我已久。吾行亦行。吾止亦止。意實叵測。恐難逃其毒手。吾驚悸欲癩矣。余聞勃爾驚悸欲癩之言。知勃爾必非虛語。乃慰之曰。無恐。以君磊落。決無有蓄意害君者。以無端而來之暗探。行將知其誤。而廢然思返耳。勃爾曰。君原有所不知。彼鑽石之包裹。在吾囊中。禍未已也。余不解其言。以勃爾之神經。受刺激過甚。不便相詰。遂取冠邀勃爾出。曰。姑往小飲。爲子壓驚。包裹之事。且至酒肆詳以語我。可也。勃爾力振其神。而驚皇之狀。終不稍殺。曰。吾之末日。已至。敢復出乎。余曰。何至於此。勃爾曰。吾出。即將被執。死伊人手。中必矣。余曰。汝言不倫。至矣。身未犯法。彼焉能卽致爾命。意汝用腦過度。故幻生此象。宜稍休息。以靜頭腦。酒乃無上之妙劑。盍隨我行。保無事也。遂攜之下樓。至街中。偵取口啣雪茄之人。則已無有。勃爾心始

稍安。昂頭長吁。以舒其氣。恐怖之狀。乃漸消。

俄至一酒肆。名薩伏。相將入。就室中最後之案坐。余面門勃爾背之。既盡三杯。勃爾神頓旺。歡笑如平時。侍者持菜單來。勃爾方審視。余瞥見頃街中。雪茄之人。颯然入肆。伴爲不見。勃爾就隅。之案坐。余心殊驚疑。顧不形。諸詞色。以驚勃爾。俾得盡斯須之歡。俄而肴酒雜陳。勃爾恣意大嚼。既醉且飽。乃悄然語。余曰。昨晨吾擬作普魯士遊。余曰。汝欲往普魯士耶。然則昨晨在何許。勃爾曰。在亞姆斯多德。余曰。汝在彼何所事。勃爾曰。事殊繁複。言之滋長。今不暇細述。吾在荷蘭調查畫學。已六閱月。順道至彼。聞一遊覽耳。昨早餐時。遊普之計。始決。卽附八時二十分鐘車。以行。僅攜遊行小皮篋一。蓋四小時。卽可達也。車中客甚少。抵海牙。祇有一人登車。狀似外交家。抵羅多德。亦僅有二客來坐。余車室而狀如外交家之客。忽又他去。余漫不置意。手晨報讀之。矇矓欲睡。突有一人輕拊余肩。驚顧則一年近七十之老者。髮皚白如雪。鬚作灰色。鬚髮繞頰。狀甚惶急。而以絲巾頻頻拭面。狼顧左右。車室中無他人。附余耳。言曰。請恕冒昧。且言。且以手探裏衣之囊。出一小包。裹以不透水之油布。嚴密緘封。老者更瞻顧前後。顫然遞交。余手。余異其所爲。詰之曰。究何……語未終。聞履聲橐橐然。將經余室外之廊室。有半門老者。卽俯身以匿。趣余曰。速！速！置囊中。余不知其意。何居姑懷之。彼出。雪茄勿促。竟忘去其頭指之示。須火意。余卽擦一燐寸。與之人過。余室時。老者方佯燃雪茄。手顫如秋葉。經風身亦搖搖欲仆。迨其人去。老者始略鎮定。余曰。丈之行爲。大奇。余實莫測。包裹請卽取去。老者曰。請再代存片刻。偷蒙惠許。結草銜環。不足報也。余曰。幸恕……老人不待余語畢。曰。請假我一分鐘。俾得畢其詞。余頷之。老者視室外無人。乃曰。吾此時正在

萬險之中。環顧無可爲。余助者。吾二女。雖在他車。顧莫知余之危險。無能爲力。乞體上帝之仁慈。助我一臂。遂以一名刺授我。曰：恐君不復能憶老夫矣。余視其刺。曰：脫司邁。脫司邁。寓亞姆斯多德省黎溪倫路八十二號。余一再念其名。曰：脫司邁。脫司邁。似曾識之。老人曰：余助汝思。余蓋亞姆斯多德著名鑽石商。兼售古畫。汝豈不憶……余不待其詞畢。僂言曰：君乃脫司邁。鑽肆主人耶。吾憶嘗由大使介紹赴貴肆展覽。並承慇懃招待。老人曰：然有之。余曰：顧其時未嘗見君。老人曰：當余僕導君入肆中招待室。余適有要事外出。值君於廊下。故猶能憶君之貌。大名則已付遺忘矣。余卽出刺授之。老者視之曰：密司脫勃爾。君乃端人。吾敢以余及二女之命相託。此包裹中均上等鑽石。所值不貲。失此不啻殺老夫及二女。蓋余肆已閉歇。非此無以爲活。余懷之居鄉間。惹兇徒覬覦。先後來劫四次。幸藏之密。未爲所得。然彼等目的。在不得。不止。余日夜惴惴。念古人象齒焚身。懷璧其罪之言。計不如售之巴黎。擁贊以娛暮年。故借二女攜之而來。不意凶徒暗中蹤跡。我爲余識破。二女今猶未之知。余與君雖非素交。諒君決不忍袖手旁觀。目覩親余父女三人死而不救。敢請攜此包裹。逕赴倫敦。余則偕女仍往巴黎。庶幾可免於難。吾至巴黎。當以電告君處置。此包裹之方事急矣。幸免爲其難。老身不足惜。吾二女之前途全係此也。余此時明知危險。顧不容坐視。頷首應之。老人遂去。伴其二女。一鐘十五分。抵普魯士密提站。余下車就餐。以待赴加里里之車。余以身懷重寶。竟未敢離餐肆。遊散及抵法境。遇一人似曾在荷蘭車中相值。疑爲兇徒。後車抵加里里。司因機司失檢。誤規定時刻不及。附船赴獨菲。下車時客甚擁擠。有人故逼余。囊包裹幾落。余至此信果有人暗蹤我矣。昨夜居逆旅中。竟不敢睡。坐以待旦。且有人來振門球。二次。二次。且試以器投。鑰孔中。



欲斬關而入。余大驚立啓電機。按鈴呼侍者。侍者至。則室外。閱其無人。惟廊盡處。有人徘徊。詢之。謂忘其號數。致誤。云云。今晨乘第二班。獨蒞船。抵卻林。轉至倫敦。卽覺彼脚雪茄之人。常隨我。至於汝家。汝將何以助我。勃爾述竟。余曰。鑽石之包裹。今在何許。勃爾指其外褂。時天熱甚。勃爾褪其外褂。置椅上。余睨視外褂之袋。隆隆墳起。而紐扣甚嚴。余呼侍者索賬。侍者去未移時。持一刺來。授勃爾曰。此先生在門外車中。渠謂足傷。不良於行。請先生出。有要事相商。勃爾視刺。驚曰。何哉。彼已抵此耶。余起視刺。蓋脫司邁也。勃爾曰。彼既來。吾責可卸矣。請稍待。吾卽來也。遂忽忽隨侍者出。遺其衣冠於椅。余獨坐。無聊取甫出版之世界新聞閱之。勃爾出已歷二十分鐘。猶不返。余殊不耐。偶閱國外新聞欄。第一則曰。『今晨近弗倫西地方鐵路旁。發見一男屍。檢其身。件有名刺。爲亞姆斯多德。鑽石商。脫司邁。意必昨夜自普法特別通車。跌下者。其二女。本同行。與父異室。居父遇險時。方在黑甜中也。』余閱至此。立命侍者召勃爾。侍者旋來。謂勃爾已去。余驚曰。彼已去乎。侍者曰。然。彼出肆。卽登車。與客飛馳而去。余聞之。驚惶莫措。怒詈勃爾。不應。不別而行。且留此不祥之鑽石。使我獨任保守之責。彼乃脫身而去。左右無計。乃償酒。值披其外褂於身。並代攜其帽。僱車。逕赴黑姆司德勃爾之家。中途中念脫司邁既死。焉能復生。則頃邀勃爾去者。果何人。豈凶徒耶。然則勃爾休矣。

黑姆司德地甚荒僻。勃爾之家。左右無鄰居。屋製爲普通式。高三層。且有頂樓。倫敦城市在其南。泰晤士河在其西。四周林木葱鬱。風景宜人。後有園圃。殊寬敞。少時余恆與勃爾嬉戲其中。蓋絕妙兒童遊戲場也。余驅車至門。管家婦朋斯頓見余。呼曰。拉赫先生。何事辱臨。余曰。勃爾歸乎。曰。先生不知。勃爾已往荷

蘭乎。余曰：知之。今已歸矣。朋斯頓曰：吾固知彼將歸。昨日老僕傑姆適請假去。又將受譴矣。余曰：然則家中無他人乎。朋斯頓曰：然。余曰：勃爾好漫遊。而令汝二人守此宅。設遇盜竊。將何以禦之。朋斯頓曰：無妨。此間門窗皆甚堅實。一時不易破。警站去此不及二英里。救火會尤近。有得律風可以報警。余曰：雖然。終非萬全之策。吾殊以爲危。余略坐片時。日已西匿。暮靄漸起。而勃爾不至。心知爲兆。非吉。顧亦無可奈何。祇得堅坐以待。既而朋斯頓以廚乏供具。出市留余獨守。忽門鈴大震。余出應。及門呼曰：勃爾歸乎。不答。但聞汽車之引擎軋軋作聲。從門隙窺之。則二女子也。年皆可十八九。雲衣花容。飄然若仙。方取幣付車值。有巨篋箭二在其旁。地上。余念此不速之客。當非兇徒。所遣使急啓門。納之稍長者曰：君其密司脫勃爾乎。語音不類英產。余曰：密司脫勃爾尙未歸。皆驚曰：然則吾父安在。余立悟必爲脫司邁之女。詢之曰：汝其密司文德遜乎。曰：君何以知吾姓。吾儕今方在患中。昨夜隨父自普魯士赴巴黎。吾儕將就睡。車父以一刺交吾儕。謂若相失。可按刺上地名跡。余曰：然則密司從巴黎來矣。曰：然。七時十分鐘。方抵維多利亞車站。逕雇車來。此請問吾父。究在何許。余不便以實告。曰：姑入少憩。汝父及勃爾之蹤跡。可徐探之時。汽車已去。遂與二女共昇篋。箭入廳事。既闔門加扃。二女徐除其面網。狀甚困怠。且慄然以懼。若驚弓之小鳥。頻頻曰：父究何往。彼素謹慎。當不致遇不測。余此時慰窮於辭。旣不能告。以脫司邁已遇害消息。復不知勃爾究往何許。至於鑽石。雖安然在此。可用以慰此二女。然吾祇有代勃爾保存之義務。不能卽以返諸二女。方沈思。聞門鈴復大振。二女均大呼曰：必父來矣。余曰：否。必此間之管家婦朋斯頓市物歸也。言已趨出。方將啓關。聞牆外有人語聲。因疑問。何入不應。再三問。亦不應。窺之。則有一人向門而立。貌殊

憐惡余大驚奔入室中二女見余狀迎問何事余曰吾懼……句未終電話鈴聲大振余趨聆之問何人  
 不答還問余答以勃爾電話曰汝必非勃爾余問究有何事電話曰汝其拉赫乎余曰然電話曰拉赫先  
 生吹皺春水底事干卿幸勿自尋煩惱汝友勃爾已入網羅此時悔亦無及果能鑿前車之覆立即交割  
 決不稍有加害否則莫怪無情余曰汝意何居我實不解電話曰幸聽忠告吾儕決不害汝及脫司邁之  
 二女吾儕與彼並無仇怨目的在彼之包裹此包裹脫司邁昨晨攜之赴巴黎夜間始知已暗渡於汝友  
 勃爾頃又知勃爾已暗渡於汝吾儕因此受困滋多願吾儕固匪懼困難者不達目的不止君試思力能  
 抗拒否倘不願面吾人可以包裹擲諸牆外吾人當以『自由』二字相報汝聞此語後即可與二女安居  
 此世矣余躊躇不決電話趣我作答余視二女斗憶脫司邁失此無異殺老父及二女之語逕拒絕之懸  
 聽筒而行謂二女曰危險臨頭矣二女曰知之余曰將若之何二女曰吾儕小女子何能爲惟仗先生耳  
 余曰爲今之計惟有藉電話求援倘能支片時必可得救余遂力搖電話之鈴無應者再搖亦不應余方  
 悟電線已斷皇懼不知所爲一女頓吁曰聽！則門外履聲語聲雜作撬門欲入矣余即嚴扃窗戶引二  
 女登樓二女驚極幾躓於樓級余此時不及避瓜李嫌手各牽一女而奔比登即聞砰然一聲大門已倒  
 塌凶徒一闕而入余徬徨無計瞥見室隅有舊書數十冊盡力抱之趣屋頂之小室亂扯成片二女如小  
 學生之隨教員進退亦并力助余扯書頃刻成堆余擦燐寸燃之立時煙焰飛騰余急挈二女下樓二女  
 時面白如紙淚續續下如雨余急慰之曰密司勿懼警鐘已鳴救火車轉瞬即至且勃爾之書室藏有手  
 鎗可以禦敵于是三人大索手鎗得之余啓窗向一攻門之賊射擊斃之餘賊以鎗還擊勢甚猛余避入

室中頃之廳事之門亦破而屋頂之火勢已燎原目眩不能啓欲逃無路援又不至三人互相偎抱相期同死余更緊抱囊中之包裏謂二女曰脫司邁先生之鑽石均在吾囊中吾當以身殉之二女皆號泣曰累先生矣奈何奈何方生死呼吸間車聲麟麟及門而止警兵亦奔集不數秒鐘即覺有水自屋頂下注火勢頓殺然目益不能啓同時且聞有格鬥聲知警兵方捕盜余遂持手鎗盲引二女急下至廳事突有人冒煙入救擁余等出至街心余氣驟舒啓目見警兵繞余等立勃爾赫然亦立其間一警兵方守之令前蓋勃爾被誘至賊巢既以實情告兇徒兇徒中適有一人與勃爾有一面之雅力爲緩頰得釋聞火警馳歸救援警兵照章拘之不令前余略述梗概證明勃爾爲此屋之主人警兵始信而釋之既而火漸熄渠渠夏屋已燬其半余問警長兇徒是否逃逸警長曰共擒得四人無有脫逃者已押送警署矣已而救火隊驅車去管家婦朋斯頓亦歸余責其市物何遲遲朋斯頓曰歸途爲賊所遮以手鎗臨我及火起賊去警兵復不聽前是以火熄歸余與勃爾共商善後事第一脫司邁之二女第二鑽石之包裹旋議決二女此時驚悸欲崩暫送醫院療治命朋斯頓隨往照顧鑽石則請警長代存警局俟事畢由二女具領勃爾之房屋本保有火險以係縱火例不得賠因請兩兵守此燼餘余遂與勃爾就餐酒肆縱飲壓驚是夜勃爾即寄居余家中明日勃爾鳩工庀材大興土木已燬者重行建築未燬者葺而新之不逾日新屋落成落成之日余與勃爾同時行婚禮於新屋中新婦爲誰讀者當已知爲脫司邁之女公子余年長於勃爾故娶長女哈納司勃爾娶次女瑪利脫司邁既死鑽石例歸二女承襲以其不祥貨之得價五萬鎊於是余與勃爾各擁一富有二萬五千鎊之豔妻因定情於患難中伉儷之篤迥非尋常可比亦可謂因

禍○得○福○矣○

禍  
裏  
姻  
緣



小說故  
沒字碑

(競存)

嗟乎石馬嘶風銅駝泣雨覽明陵秋色黯兮神傷弔南渡遺阡悚然起敬一代偉人經蓋棺論定後往往喟對首邱動人遐想雖由沒世名稱理或應爾然亦地理名勝之關係有以相得而益彰獨至僻壤遐陬交通阻滯之地縱有義烈貞魂琦行奇事亦第資村莽以謳歌未必竟刊諸乘志俾垂不朽泊乎年事稍久遺老既歿事遂湮沒而無聞要之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嘉言懿行不經傳播於簡端固死者之遺憾而亦執筆者之羞也

庚戌春余因事偕浙友赴永嘉其地隸金華府風氣閉塞交通阻梗文明智識極少灌輸與浙東東陽義烏二邑不相上下士夫來游此地者亦寥若晨星環城面積湫隘不堪惜當時無攝影具以盡攝其真相其中非無俊秀之士然皆橐筆而遠遊於外既無名士之感遂乏文獻之徵顧晚間與村老周旋彼此談論之餘興復不淺所謂借本地風光作現身說法固皆得之事實而非同泛泛者村老虞其姓而佚其名日則務農夜則織履以爲業闢地三弓學稼圃以自安世外桃源不啻也屋有小樓數楹權作寓客賃所收賃金以資挹注焉宅旁有碑一方苔蘚剝蝕不可辨認幾沒字碑余摩挲久之叩老者以由來老人涕泗交下不忍卒述信筆誌之既足顯微而闡幽亦足以補紅羊佚史之所不逮先是老者有姊弟二人隨父母耕讀以相安洪軍起義時老者與其弟尚在幼年乃姊則年已及笄乳名慧珠風姿娟秀壓倒一鄉顧雖僻處鄉間而在昆季輩輒聞鞀鼓而驚心談洪楊而變色况其時洪氏以下各起義輩靡不隨處

編軍就地募餉大軍壓境全係烏合之衆軍中知大義而恢復漢族者固不乏人然而虜掠姦淫不守紀律甘爲害羣之馬者亦比比皆是是以風聲所至草木皆兵永嘉雖爲閑散外邑而環城人民探聞省中進勦消息者亦復不少有傳述省城失而外邑人民必朝不保暮者有傳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乞降拒敵同一被辱而不保生命不如登陴鬪巷以示民志者一唱百和呼聲頗高時則浙撫王公以洪軍負嵎於南京一旦破竹勢下浙垣必首當其衝日與闔城官吏及軍署防營籌所以堵禦之道厲兵秣馬亦尙足恃而無恐時則天皇以初復甯城倉皇戎馬之餘兼籌鎮撫之道凡所以奠定首都羅致謀士開設儲賢館等務方旰夕不遑故無暇進窺浙中薄義兵於境外浙中人民既得暫弭兵革之患卽城中駐防各軍亦復嚴陣以待而相爲犄角所恐者餉糈或不濟軍心不能堅持耳乃未久而洪軍聲勢蔓延數省而李氏秀成又復率大軍由長沙進薄武昌順師南下與太平天國互相策應聲勢益復浩大天皇乃開閣會議分遣將領以侵浙擾閩冀盡復南疆以控燕北不意浙撫潘與將軍某籌軍實運餉糈未雨綢繆大有以逸待勞之勢致天皇所遣攻浙一師與駐防軍相薄者累日喪失無算兼以餉源斷絕軍心渙散部下潰逃者大半卽有殘剩兵士抑亦不復成軍浙中防軍名譽固因是而頓增而洪軍之嫉視駐防亦因而加甚由是不守紀律半途譁潰之軍隊各奉其阿私所好之頭目由浙東或浙西而分路竄擾沿途焚殺淫擄慘不忍述時地方官旣無職守兵力單薄一遇天國所遣軍無論成軍與否靡不望風而潰永嘉邑境狹小并無戍兵之可言潰軍所至無敢與格一任其所爲而莫可如何時慧珠以娼弱之軀爲亂軍所圍窘者萬狀涕泣不可仰視雖經其父若母哀求乞饒無一應者而各亂軍又此攘彼奪爭獻與



頭目而不相上下。女雖義不可辱，然爲一時權宜計，乃忍辱含羞，稽首抑淚而慷慨言曰：「若無爭我係女子，始終必戴所夫。若得大王憐而察之，充爲後陳於願，已鑿尙復何求？惟有約法三章，必求若大王俯納方允。適從否則甯以頭血濺刃而不稍後悔。所約維何？一保護我父母生命財產，不得絲毫有所侵害；二不得以兵力屠害永城所有各兵士，限日出境，且不可沿途擄掠三女子；從大王後須始亂終成，不失美德萬不可遺葑菲之譏，以遂余從。一而終主義，且以免他人污辱而後無毫髮之憾。今諸君爭欲挈余身貢獻於大王，盍將鄙意先達王聽乎？」衆人聞言立時奔告大王，重圍遂解。而所謂大王嚴統軍者亦欣然得計，俯從女言，擁女而限日他去。故終洪氏成敗，永邑不罹兵革慘禍者，皆女一人之力也。

統軍嚴某者，隸天皇府侍王李世賢之下，以饒勇善戰聞。既得女後，雅善女，父母不時周濟，且喜納女言。途中收撫舊卒，遣人分途募餉，不加強迫。不數月間，居然復成完整之師，遂紆道遠行而復回金陵，要求天皇府參議某轉達其意於天皇。天皇以敗軍之將，不無悻悻然，嘉其誠意來歸投効贖罪，則亦未可厚非。乃復留之府中，略參軍務。末議有時，竟蒙天皇之嘉納，則皆女進言之力。故戲呼以女諸葛而不名。乃不久而天皇以耽於安樂無意進取，諸王競爭權利，暗潮甚烈。且其時滿將楊公載福正克復岳州，遡武昌順流而下，曾李諸軍又復轉戰湘鄂，拔湖口，破大通，克蘇州，而漸相會合。天皇府中謀臣將士，不得不謀致力於他省，以爲他日竄路計。畫於是嚴某乃復編入攻浙一旅，作捲土重來之計。時則浙中駐防軍狃於前戰勝利，不免龐然自大，卽軍心亦不復如前次固志故僅。經數次交綏，卽遭敗衄，棄守土而奔逃浙閩，遂以不保。然而是役雖獲奇功，而嚴某則固已身膺重創，越宿而亡。某亡後，女亦仰藥以殉。夫亦

沒 字 碑

大。可。人。憐。清。中。興。後。邑。中。人。士。念。女。保。永。城。之。功。及。其。從。夫。之。烈。乃。相。議。鑄。碑。勒。字。於。女。所。住。宅。且。加。春。秋。祭。祀。以。誌。不。忘。是。以。觸。目。河。山。緬。懷。往。事。老。人。追。述。之。下。恒。不。免。悲。梗。於。懷。而。此。巍。然。獨。立。之。碑。乃。以。年。事。之。久。剝。蝕。不。堪。亦。幾。乎。數。典。忘。祖。有。名。無。實。轉。不。若。無。稽。木。偶。尙。常。結。愚。夫。婦。香。火。緣。亦。可。慨。已。

四



小說故龍女曲本事

(綺緣)

黔省僻居南服。苗蠻雜處。兇暴成風。地方官吏之力不足。駕馭則擇其強有力者。使爲土司。以轄其羣。始稍稍馴伏。不復爲患。有龍某者。尤爲此中豪族。當吳三桂據滇時。聲勢殊盛。徧檄羣苗。使舉兵以從。諸酋以憚其積威。咸貼然就範。勿敢與抗。龍某獨微哂曰。覆雨翻雲。朝秦暮楚。天良喪盡。廉恥何存。豈成大業者。苟爲所惑。行將赤吾族矣。因舉兵與之抗。雖衆寡不敵。而能洞悉地勢。間出奇兵。以相牽制。輾轉數年。卒未爲三桂所滅。待西南既平。清廷論功行賞。賜某爲總兵。使督諸苗。傳四世。至龍躍。遞降至千總。已漸式微。而苗中猶敬憚不稍衰。躍有妹名么妹。翠舒柳葉之眉。紅泛桃花之頰。顏色之佳。一時無匹。諛之者嘗嘆謂蠻風瘴雨之鄉。殊辱沒個女郎。脫令生長中華。垂拖月之裙。躡凌波之履。當不弱玉環飛燕也。

么妹雖處夷族。殊羨中華淑媛。喜作女紅。鈎心鬪角。具見巧思。絡秀靈芸。曾不是過。尤好讀才子詩文集。每於清風拂座。明月窺簾之時。輒手一篇曼聲朗誦。不忍捨間。亦自作韻語。釵鳳鏡鸞之句。豔溢犀毫。香蘭醉草之篇。芬流縑素。咳唾珠璣。殊不讓雪兒紅線也。惟族人率非之。謂時非盛唐。豈欲熟讀羣書。向天朝奪女狀頭耶。么妹知不可以理喻。一笑置之。願亦不以文學廢武事。幼精騎射。饒有祖風。喜弄芙蓉劍。木蘭刀。矯若遊龍。翩若驚鴻。令人神奪。卽峒中諸將士。咸自愧勿逮。益敬憚之。當芳草芊綿。蠻花如錦。輒騎小驃。馳騁山林。胡裝窄袖。翩然若僊人。皆疑爲絕世王嬙。又作塞外之遊。

亡何。教匪之亂作。時當嘉慶初元。由楚入秦。蔓延黔中。殺掠姦淫。慘無人道。清廷震怒。命某公督師進剿。

徧檄諸峒軍躍亦與焉。適爲二豎所虐。欲上書辭。么妹奮然起曰。小醜跳梁。貽禍鄉里。久欲剪除。徒恨力弱。今幸王師雲集。自當奉令以往。努力前驅。上報督師知遇之恩。下解蒼生倒懸之苦。昔木蘭代父從軍。名聞千古。儂獨何人。詎勿能代兄殺敵耶。乃自率三百人詣軍營。聽指揮。軍中皆驚其艷。而以弱女子不諳兵事。輕之。然么妹生長黔中。山川形勢。知之殊稔。偶列軍席。參預戎機。洞中窺要。又驍勇善戰。每出弓衣。劍飾金繡。錯彩遇敵。則躍馬驟進。躬冒矢石。所向披靡。以三百人自成一隊。不與他軍伍部。勒有法賞罰。嚴明諸將。不敢復輕視。敬禮有加焉。

中秋之夕。薄霧瀾漫。督師毅然詔將士曰。時乎不可失。小醜跳梁。亦煩勞師。糜餉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乘天時地利之宜。揮軍進擊。搗穴犁庭。在此一舉。乃集大軍。分八路圍攻。旌旗蔽天。刀戟成林。么妹亦其中一軍長也。賊衆以倉卒無備。四散奔走。遂擒其魁。王囊仙。韋七。縉鬚等。餘逆悉平。軍威大振。凱歌齊奏。論功行賞。各有等差。而以么妹爲最。黔中黎庶。復慶承平之樂。飲水思源。莫不知有女傑。么妹其人。時大興舒鐵雲。孝廉方參督師帷帳。爲蓮幕。中有數人物。惟青衫。染淚白眼。向人狂奴故態。未嘗稍減。督師深器之。常么妹從軍之日。孝廉嘗親見之。常謂個女兒。吹氣似蘭。騰輝如玉。雪膚花貌。我見猶憐。不意蠻夷之域。乃亦誕生靈秀。殆得天之獨厚歟。紫雲乍遇難禁。杜牧之狂歌。碧玉初逢。忽動蕭郎之幻想。名士襟懷。固應爾爾。然孝廉雖羨個儂。意終不屬。蓋別有所專也。

是時孝廉尙未諧鳳卜。督師憐之意。欲以么妹相偶。陰諷孝廉謂巾幗英雄。蓮幕才子。乃係夙世良緣。豈容辜負。苟有意者。塞修其屬。老夫矣。孝廉婉辭之。退而嘆曰。拈來紅豆。本無入骨相思。揮去青鋒。難斷畢

生綺障一誤。那堪再誤。何忍以偃蹇不祥之身。重累倜儻。哉督師聞之。始悉孝廉別有苦衷。勿忍奪其志。遂重賚么妹。而遣之歸。么妹亦稍有風聞。一寸芳心。迴旋勿已。默念阿儂。功高寰宇。卽以才色論。當亦不在人下。何竟不獲參軍青眼。豈終無福爲中原才子婦耶。嗟嗟。絲牽碧藕。難抽宛轉之思。心剝紅蕉。自抱纏綿之緒。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使庸俗女子。身當此境。能勿作繭自縛。向淚世界。討生活去。而女英雄才識。畢竟不凡。雖偶動憐才之念。轉瞬已付諸行雲流水。浩浩無痕。終不致爲情絲所困也。南歸之日。祖餞徧道。孝廉亦躬送。行旌四目相窺。若不勝情。未幾怒馬長嘶。繡旗飄拂。而此媿嬖將軍。已率其部下三百健兒。衣錦歸去矣。錢塘陳雲伯作龍女曲以紀其事。曲云。

羅旗金翠。翻空綠鬢雲。小隊弓腰束。樂府重歌花。木蘭錦袍。再見秦良玉。甲帳香濃。麗九華。玉顏龍女。出龍家。白圍燕玉。天機錦紅。壓蠻雲。鬼國花。小姑獨處春寒重。巫峽雲閑。不成夢。喚到香名。祇自憐。前身應是桐花鳳。一卷龍韜。薦褥薰登台。媿嬖自成軍。金礪台榭。森兵氣。玉碧闌干。起陣雲。前年叛將。滇池起。金烏無聲。碧雞死。水落昆池。戰血斑。多少降旛。盡南指。銅鼓無聲。夜渡河。獨從大帥。揮天戈。百年宣慰家。聲在鐵券聲名。定不磨。起家身。襲千夫。長阿兄。意氣凌雲上。改土歸流。近百年。傳家猶寶雲台。杖雪點桃花。走玉驄。李林小妹。更英雄。星馳蓬水。魚婆箭月。抱羅洋鳳女。弓白蓮花。壓黔雲。黑九驛。龍塲。埃烽逼。一紙飛書。起段功。督師羽檄。催軍急。阿兄臥病。未從軍。阿妹從容。代請纓。元兵女符。親教戰。拿龍小部。盡媿嬖。紅玉春雲。三百騎。美人虹。起鴉軍。避戰血。紅銷蛺蝶。裙軍符。花鑿鴛鴦。字秋夜。談兵繡。涼白頭。老將愧。紅妝圍香。共指花鬢。市趨雪。爭看雲。彈孃敵中。妖女金蠶。蠱甲仗。彌空騰。白羽金。

龍女曲本事

虎。宵。傳。羅。曼。刀。紅。螺。夜。演。天。魔。舞。八。隊。旗。旗。夜。踏。空。擒。渠。爭。向。月。明。中。晉。陽。掃。盡。無。傳。箭。都。護。蕭。孃。第。  
一。功。春。山。雪。滿。桃。花。路。鑄。銅。定。有。銘。勳。處。八。百。明。駝。阿。蓋。歸。三。千。銅。弩。蘭。珠。去。當。年。有。客。賦。從。戎。親。見。  
猶。姬。主。帳。中。珠。圍。翠。壓。天。人。樣。豔。奪。胭脂。一。角。紅。軍。書。更。有。簪。花。格。蠻。箋。小。幅。珍。金。碧。誰。傍。相。思。寒。吟。  
居。鈴。名。紅。暈。芙蓉。石。功。成。歸。去。定。何。如。跳。月。姻。緣。夢。有。無。惆。悵。金。鍾。花。落。月。丹。青。誰。寫。美。人。圖。



節烈  
節母樓

(勵生)

機槍遍野。烽火連天。翻騰血海。之波。腥聞四播。裊繞火威。之燄。浩劫一遭。風聲鶴唳。咄咄逼人。燕北雁南。皇皇托足。故鄉雖樂土。亦惟夢澈。家山鄰舊。本情深。會有神馳把晤而已。是以讀李子戰場之文。杜老兵車之什。未有不驚心動魄。幾舌橋而不能下也。蓋人生丁流離之世。會有奔走以避之。所謂苟全性命於亂世。爲劫後餘生耳。其有居廬無恙。不隨玉石以俱焚。身命安全。未墮蟲沙之慘。運且使慕之者。表揚恐後。如洪楊時。皖省大畝鎮汪氏之節母樓者。是豈特爲碩果之僅存。亦實戎馬倥傯中之創見也。

節母爲婺源縣程克女。克邑名諸生也。胸襟豁然。淡於榮利。不喜治詞章帖括之學。夙日所研習者。皆爲古今治亂之關鍵。天下形勝之險惡。而於忠孝節烈事尤能如數家珍。每興起時。破其懸河之口。娓娓談來。爲人之驅魔術。可爲己之下酒物。亦可蓋所語皆可泣。可歌之驚人。事克又運其廣長舌。以吐之。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欲爲一般人說法。故其語彌擊其心。彌苦節母爲克幼女。生時克年已強仕。明珠老蚌。掌上彌珍。克既笑口常開。妻亦鞠育彌謹。以克於壯年時。曾連舉兩雄。不幸長既於週歲。癘次復染痘症。死雖胸懷冲淡。若克者。當之亦不能爲太上忘情也。幸也。天復使呱呱者墮地。雖非石麟。下降慶占弄璋。而伏女傳。經班妹續。史巾幗中。非無佼佼者在。湯餅會日。戚鄰中有以非雄而雌。不無爲克失望者。克俱笑置之耳。

年華逝水。歲月如流。節母於不知不覺間。已裘葛三易。離其慈母懷中。可不須人扶持。嬉戲於廳事中。雙頰絳紅。如林檎。笑時兩顴甚深。目流動有神。有時發其春鶯初囀之聲。伸其如綿小手。向父母索果餌。則



狀更伶俐可愛。蓋天真爛熳之兒時態。本人生幸福最滿之時。吾人使回憶孩提時狀。况有不回味甘美津津樂道之不衰哉。蓋人生自知識既開入世日深。難保不能無缺憾。不適意。事彼安富尊榮之子。習視之。若不識缺憾二字爲何物者。而不知其心中亦自有難以告人之事也。卽如節母今日者。誠一知識未開。不知世事之幼女耳。椿萱並茂。蔭愛方長。雖非天之驕子。固亦不至愁艸叢生。其依依膝下。自有融融洩洩之和樂氣象。而不知迨後二載。卽以身字汪姓。至妙齡年歲。遂賦寡鵠之吟。屏飾樓居。柏節自誓。豈今日節母之所及料哉。

汪氏爲程克好友。芝蘭誼重。酬酢往來如家人。有幼子曰鴻階。與節母年相若。嘗隨母至程家。見卽共節母遊。郎騎竹馬。妾咏青梅。捉迷屏前。分糕堂下。兩小無猜。初不拘拘於形跡間。兩家父母見之。亦私相慶幸。以爲此一對小鴛鴦。誠將來之好姻緣也。然兩家俱默識於心。各無意思之表示。以兩人年俱幼小。絲之訂。尙非亟亟。一日。程母攜節母至汪鴻階家。汪母出食品享節母。節母得食。卽分半與鴻階。鴻階母見蘿之。立呼鴻階勿受。曰。汝自有在此。所以與汝妹者。鴻階聞之。將返所貽。節母遽止之。且向汪母曰。姆。鴻哥當受兒物。以兒亦常得鴻哥貽也。若今日。姆必止鴻哥者。則兒後日亦將何顏受諸鴻哥。汪母聞之。不禁莞爾。向程母曰。不圖小妮子。偏有如許禮數。投桃報李。親愛逾恆。他日若得諧好事者。吾知閨房之樂。必不使秦嘉徐淑專美於前也。程母亦點首向汪母曰。瘖言良然。偷吾兒得爲鴻哥婦。古人美談。雖不敢望。要亦決不如人家夫婦之一言不合。卽啓勃谿之端。而爲里人資談助也。自有此一席話。鴻階節母二人之終生大事定矣。所不及者。未正式行文定禮耳。

兩母談話後數日。鴻階家一老女僕。卽來汪氏說合。蓋鴻階母當日與程母語時。女僕適在側。聞之至悉。其出而任撮合山者。實以承主母歡。且細審兩母口吻。此事僅一舉手一投足之勢。必不至僕僕道途。曉曉煩厭。而此燦爛炫耀之媒。金則固與常日無異。或且又從而益之也。至是果不出女僕料。程克夫婦皆允諾無間言。汪氏卽擇吉日行文定禮。程汪兩家。昔日爲管鮑之交者。今且結陳朱之好矣。及後鴻階年十六時。一日清晨。汪家忽使一男僕至節母家。面程克後。卽作凌亂無次序語。語時且以一手拭額上汗珠。語聲亦期期不出口。幾不審辨其語爲何。祇聆悉其兩語爲鴻官病矣。鴻官病殆矣。蓋汪僕語此二句時。固振其喉以大聲出之也。時節母與程母俱在座。聞汪僕語。節母卽向程克夫婦言曰。阿父。阿母。鴻哥。旣病。阿父當速去。以兒察來人狀。恐鴻哥病必無幸。若兒者。於阿父去後。亦須卽隨阿母蒞鴻哥家。視鴻哥病。或上蒼鑒兒衷曲。使兒與鴻哥尙有一面緣。亦未始非薄命人之福也。以兒與鴻哥昔爲耳鬢。磨之膩友。今爲終身仰望之良人。自訂婚以來。時相晤言於斗室之中。艸場之上。固未嘗形跡或疎。近數年來。雖以年事稍長。各自斂抑。顧吾兩人親愛之情。苗固隨年華而日長也。言已。程克夫婦不禁淚下。欲覓言以慰女。而竟無一語可慰。節母見其父母之墮淚。反出語以安老人之心。於是程克卽先偕汪僕行。節母返內堂對菱花鏡。挽巫雲髻。面微傅芙蓉粉。朱唇上復稍施胭脂。已乃於箱中出豔若朝霞之新製衣。加諸身上。與平日淡粧素服較。覺別有丰姿。當步出堂前時。程母大爲愕然。時節母不卽行。先向宗祠前行跪拜禮。乃與母氏乘輿至鴻階家。及至鴻階室中時。聞鴻階向其父曰。妹何遲遲吾行。此時尙未見來。時節母心殊悲痛。卽疾趨至鴻階牀次。無暇與鴻階父母作見面語。先作嬌喘聲曰。鴻哥。妹來矣。此一語

也。不啻爲鴻階之延命湯。蓋鴻階此時已與死爲鄰。其不卽死者亦望再一見節母顏色。於是卽搗節母手。張其黯淡之目光。端詳久之。乃發其乾渴之音曰。妹。余無福不能與妹偕。老白頭中心固不能無憾。余死後。妹如含苞未發之花。當改改。言至此。節母卽止。勿言曰。哥意妹已領會。哥此時宜靜心調養。安知不邀天之賜。使仁愛如哥者。竟占勿藥喜也。此時鴻階自計旣必死。徒付之長歎耳。及至下午。鴻階竟離其親愛之父母。妻父母未婚妻而作蓬島遊矣。

當鴻階去世後。室中悲哀之聲。浪震於四鄰。乃不意於此時。復有一驚人動魄之事出。則節母於出人意時。突以台上繡剪刺其喉。幸程母氏與坐邇。急以手格之。雖不致死。而剪鋒已破其嬌豔之皮膚。落紅點點。血染襟衫矣。於是室中又一變其哭鴻階之聲。轉而勸解節母。程克亦曰。女子以夫死而殉者。非訓也。翁姑夫所從出子女。爲夫所生。夫旣沒。仰事俯育之責。皆爲人婦者所不容推諉。若汝者。上固有翁姑在下。雖無子女。而夫兄有子。當有以爲汝夫承繼。汝奈何成一己之名。轉以愛夫者。忘夫忘夫之罪。當不赦。非余之所以訓汝也。况余兩人年事已老。就木之期不遠。膝下無五尺童。汝若且以死。余兩人必夕以從。如此亦恐非爲子女者之所望於父母也。言時。節母始惟縱聲號泣。繼忽戛然中止。若細味父言有理。迨程克詞畢。節母已恍然悟澈。乃和淚言曰。兒之死。以薄命不祥之身。意爲惟有一死以報鴻哥。故當來此時。禮拜宗祀。以長別我仁愛之列祖。列宗豔裝靚服。以使垂斃之鴻哥。復一見薄命人顏色。若汪氏宗祀之續。自有鴻哥伯兄在儂。雖死本無傷。至垂老雙親。亦非不計及。實以有女殉夫。事雖出於激烈。然爲父母者。必樂成其志。頃聞阿父言。始知儂此舉。非以愛鴻哥而害鴻哥。非以慰父母而傷父母。兒敬聞命。

矣。然兒今日偷息人間。亦有一言爲約。此間有一角小樓。爲當日鴻哥研習丹鉛地。自後兒當長居。是中不履塵世一步。非特以示不忘鴻哥。亦以兒年事尙少。非如此不足杜流俗人之口也。衆人聞之。俱嘖嘖稱羨。僉謂程氏有女。汪氏有婦。當鴻階殞事畢。衆人送節母登樓日。其情景較燕太子丹送荊軻入秦時更悽惻。不堪寓目也。從此度寂寞可憐之宵。無復人間秋月春花想。而問其年。則僅月圓三五。問其身。則固爲未婚妻而守志者也。噫。不其慘乎。迨太平軍起。皖省爲必爭之地。主其軍者爲翼王石達開。當道出驚源至大畝日。戒其部下勿施劫掠。焚燒之慘劇。亦以素耳節母名也。於是大畝一鎮。爲東南諸行省中之完好地。節母之小樓。仍高聳於雲表。遊其地者。幾疑之爲第二桃源。而不知實節母一人致之。維時節母已居小樓中。四十二年霜雪盈頭。非復當年花容玉貌。嗣子已娶有婦。翁若姑。早爲北邙山下物矣。石軍至皖省日。嗣子早奉之走避遠方。蓋恐以節母清潔高尚之身。隨茲茫茫浩劫中。重傷其心耳。後左宗棠平浙。道出皖省時。特繞路過大畝。蓋亦欲一接見節母音容耳。急請於嗣子。節母不許。左無奈。乃手書此樓千載四大字。表其閭以志。謂與其省之流芳亭相並峙云。

鐘 詩 館 仙 梅 古

( 集 徵 士 襄 郭 )

節 母 樓

哭 笑

( 分 詠 格 )

( 案 外 遺 珠 )

白 骨 二 陵 悲 塞 叔。

紅 塵 一 騎 噉 楊 妃 ( 閨 中 )

忘 憂 草 葬 秋 墳 裏。

解 語 花 開 錦 帳 中 ( 馬 幼 丹 )

婦 人 泣 墓 因 傷 虎。

處 士 驅 車 竟 墜 驢 ( 謝 璧 城 )

對 別 鞍 前 嗟 柳 絮。

共 巡 檐 際 索 梅 花 ( 壽 鶴 )

嬌 女 嫁 時 難 別 母。

老 翁 樂 處 愛 調 孫 ( 霜 鴻 )

窮 士 傷 心 拚 一 死。

美 人 開 口 值 千 金 ( 歎 庵 )

衫 濕 香 山 悲 宦 謫。

刀 藏 林 甫 露 臣 奸 ( 楊 璧 漁 )

歧 路 淚 痕 傾 夏 雨。

遠 山 眉 影 駐 春 風 ( 斗 園 病 夫 )

賈 生 對 策 常 流 涕。

匡 鼎 談 詩 輒 解 頤 ( 謝 璧 城 )

社會小說 痛心疾首

(哲廬)

揚州溫孟平少聰穎能文章有賁育之勇世以大器期之卽其父母亦謂文而能武成材可拭目俟焉孟平年十八卽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冠娶同邑周氏女閨門風雅婉婉相得然無世俗狎昵態居二年父母相繼卽世孟平哭之哀且願以身殉婦勸之曰殉非不孝也然孝之至愚者父母生其子而養育之期其成人而有所爲若謂父母死而子亦死卽爲已報父母鞠育之恩則父母所望於子者伊何且郎無兄弟郎而以身殉溫氏一脈誰繼郎之父母何仇於郎而必出此至愚之術以斬溫氏裔乎爲郎計宜節哀順變奮力有所爲藉爲門閭光郎之父母有含笑於九泉者乎孟平耳其語律嚴而義正毛骨爲之悚然念設非婦言而輕身一死寧不爲溫氏不孝子乎又思遺產雖無多然中人之資實足婦賢而淑家事可託遠遊之念粹然生又二年生二子孟平審海上繁華洋場十里謀利者踵相接苟能處之以術理無不滿載而歸爾時託詞於遺命大修慈善之業傳父母之賢聲於鄉里計莫然於此因以是意商諸婦婦曰男兒主外女子司內理當然耳何以爲詢行可已然妾有不得不爲郎進一忠告者以郎無果決之毅力而又好恃才不果毅則遊詞足以說之才適輔其惡耳聞春申江上誠慙之儔歎爲難得郎當堅持厥心勿信浮言孟平聞婦諫微愠其質直晒曰我非五尺童尙絮絮煩卿叮囑耶婦見其夫曠勿敢有所言以啓怨讎於庭幃者類以唇舌之細故婦固嫻女德故引以爲深戒也而孟平遂成行孟平士人也操筆墨以求資則有餘持錙銖以量財猶不足孟平之至滬也膺某高等機關文案席計歲所入得二千金又設肆於望平街肆中夥伴亦江都籍與孟平有夙誼者弊竇無所出因大獲焉滬固多

細人而俗則稱之曰流氓。與孟平同署有會秉三者。卽其儔也。聞孟平頗小康。肆又大獲。技癢而欲試。願誼雖同袍。未嘗交一言。暇孟平之出也。詢溫僕以孟平之家世。僕以告曰。然則若主亦我友也。勝伯（指孟平之父）在時與我父相友善。且常撫我頸。歎爲奇才。今茲勝伯亡矣。若主秉庭纘。能克家。非特家庭福。抑亦朋輩之榮也。若主歸。當爲我陳辭。謂同袍之誼。而更如同胞。不更愈乎。孟平歸。僕果以言陳。孟平雖未知其父有會姓之友。然其父有僻性交。友不令家庭知。遂信之不疑。卓午。秉三求見。並述傾慕之忱。孟平以其語味蘿永。大善之交。以是契。

一日。秉三來邀孟平。同遊於清和坊之妓家。妓名漱玉。秉三盛述其美。孟平正色曰。吾儕幸伍衣冠。縱不能蹈步先聖。亦當束身自好。狎妓大惡。公豈不知秉三笑曰。君言何獨不然。可以言於淫賤之輩。非可以語我儕。瀟灑君子也。名士風流才子。自昔已愛名花。千古傳爲美談。安知今日北里中無薛濤樊素一流乎。要之我儕之狎妓。所動者形色。其不動者心也。逢場作戲。公餘有暇。稍事消遣。詎有傷于大雅。吾兄達者。當不以鄙俚之言爲非。秉三一席言。鼓其如簧之音。掉其蓮花之舌。非如著者之筆墨。枯寂徒取厭於閱者。可比秉三固善於演說。辭聆其言。未有不動於心者。孟平果爲所惑。笑曰。同去可矣。何必絮絮如數家珍。遂攜手同行。

漱玉非特美於貌也。且善於酬應。來遊茲土者。莫不聞漱玉名而訪之。訪且渴慕。益弗能已。先是秉三已先入言於漱玉。謂孟平內媚之術。靡工而又不吝於揮霍。姐兒愛俏。鶉兒愛鈔。自昔已著成例。然俏而多鈔者。不可多得。既得之矣。當善鈎引之。勿使揚長自去也。漱玉聞言。雖佯怒。秉三之語無禮。心則以爲如



彼果有美色者。亦何樂而不爲。其實孟平誠篤。何知內媚。秉三故爲此言。欲使孟平入此阱而已。則稍得其利耳。及孟平一見漱玉。詫爲奇豔。漱玉亦目孟平爲異男子。以爲秉三之言非謬。孟平視漱玉如含露珍花。漱玉視孟平如臨風玉樹。四目相對。渾欲忘言。漱玉先致詞曰。久聞公子才可倚馬來茲。滬濱聲譽益隆。今日何幸。乃能得面。然玉雖溷跡風塵。自信非俗妓可比。若公子以玉爲金錢。可致而輕視之。甯從此辭。孟平曰。余亦常聞秉三兄言女史芳聲。秉節清高。非儕塵俗。孟平今日得親香澤。方欲極承教益。安敢藐視。秉三大笑曰。何如。孟平曰。如何。三人均大笑。

秉三曰。吾固知孟平假道學也。寧有如此風流而不喜醇酒婦人。以爲消遣者。孟平曰。是不然。此兒能獲孟平心。雖終日逍遙。亦何害。況暫乎。於是命設酒。徧請諸知好。諸知好訝其爲欲覘其異。乃爭先而至。則爲時尙早。秉三創議欲手談。以爲樂。衆皆承諾。獨孟平無一言。漱玉曰。公子何也。衆賓旣樂。此主豈可梗客歡耶。孟平曰。余雖能此。然亦勿嗜。方以賭非正事。甯避之而勿就焉。今旣以卿囑。甯能違乃入局。局終孟平大負。願勿怒。且笑曰。今雖負。殊大值得。人問其所以。曰。以有漱玉在側焉。衆皆笑。漱玉亦微笑。孟平偶嚙臂。酸。漱玉曰。是必適間手談太劇。苦故酸楚耳。盍少吸阿芙蓉精神。當大振也。孟平曰。吾初弗善。此今稍嘗之。以卿盛意。難負也。因並榻而吸。竟入席。席終。衆散。孟平稍坐。亦偕秉三行。孟平自此往來。漱玉家者一年。烟賭俱成習。且謂人曰。烟能增精神。博可解煩慮。均良劑也。

周氏自孟平往滬。每以爲懷。初則每星期得家報。後則月一得之。最後并無音問矣。氏大恐懼。孟平爲人害也。乃急抵滬。至某機關。云已於前月辭退矣。至肆肆已非孟平。有更大苦車經四馬路。見孟平雜人叢

中形容憔悴。衣衫襤褸甚。見周氏。掩面欲走。周氏急下車。挽裾促登車。去。一時行人皆大疑。謂一美人捉一窮丐去。紛紛攘攘。爭傳爲笑談。既抵寓。周氏詢孟平曰。郎父在日。郎之行爲如何。而今如此。若起九泉而責問郎焉。郎將何辭以對孟平。不語。周氏又曰。吾家亦素豐。倘有短乏。卽電家匯畫。何至於此。若是。溫氏之譽。不將敗於郎之一身乎。今事已如此。亦何必言望郎。速借妾返郎。以筆耕妾事。桑麻但求不爲餓。孳足矣。不願郎覓封侯也。孟平聞言。驟暈。良久始甦。歎曰。吾之不敢以困况告卿者。正以廉恥之心。盡人皆有。不願以萎瘁之躬。重以辱卿也。故寧躑躅街頭。殘羹冷飯。以鼓吾腹。不圖於今日。乃見吾愛卿。既見卿矣。以爲訓斥。必不能免。更不圖卿以溫和之辭慰吾。在卿以爲此言。聊足以安吾心。殊不知卿不言吾雖悔。未至於暈也。卿一言益增我慚感。舊事從頭一一追溯。昔日之婉婉。今日之寬容。皆足令我斷腸也。吾如此。敗壞溫氏門楣。吾自問亦無以對吾先祖。更累卿青春罪不至阿鼻不止矣。語畢大噉。周氏曰。知過而能改。卽莫大之善。以郎之英俊。何難不能上達。郎果有鵬飛志。但能以前車爲鑒。便不難騰達。余安敢令郎終老。牖下耶。孟平一一頷之。是晚倍極燕婉。之好媚悅之。工爲從來未有。周氏自思曰。是殆新成之習。或以自慚。故乃逢迎至此。思有以斥之。其實孟平實以盡此一宵。日後便無歡叙之期矣。次日孟平託言訪客出。逾時不至。婦急甚。又一日郵遞孟平手書至。周氏急拆閱之。乃血書也。書曰。

吾以交友不慎。蒙此冤孽。賭博鴉片。俱成深癖。狎妓又耗巨資。產業盡失。名譽亦墜。重以累卿。吾實追悔無及。然昔之不追殉父母者。從卿言也。今二子已離襁褓。溫氏有後。吾宜可以死。吾死望卿善視二子。并以此意表白天下。使後有如溫孟平者。可以此爲鑒。至卿則去。留任之自擇可耳。黃浦是余葬身

之。處。勿。勞。殮。窆。以。贖。我。罪。

周氏閱畢大慟曰。郎死矣。吾何爲生。且先言囑吾善視二子。繼且曰。去。留任之。何郎之不信也。女子從夫死。而殉於義。爲正。二子撫領。有人可不勞。余懸懸何爲不死。乃仰藥自盡。今二子皆成名云。



# 鐘 詩 樓 隱 書

(集 徵 丹 子 郭)

痛 心 疾 首

茶 胭脂井 (分詠格) (案外遺珠)

顧渚香中評舊譜

景陽石上慨遺痕

(俞鈞)

字因陸羽盧仝改

名以張姬孔媵傳

(金溶仲)

小峴春宜烹石鼎

後庭花不遶銀牀

(吳嘉)

湯淪金龍霏綠雪

絲牽玉虎汲紅泉

(邵質人)

松風引賞歌三月

梧雨含憐夢六朝

(曾植三)

花前曾倩朝雲淪

泉下應偕叔寶居

(閩風僊史)

螺影春生方帶雨

貂裘夜走又名坡

(敏志)

七盃香浮無限綠

一泓水帶可憐紅

(草吟)

悲情 小 說 茉莉簪

(花 奴)

憶月上柳梢矣。教吾好不心焦也。記得今日清晨。妹妹來函。相約月光爛時。共至某公園中。會晤。說甚有要事。面談人約。黃昏。究不知欲談何事。吾坐待公園中。久而猶未見。玉人倩影。珊珊其來。嗟乎。妹妹須知。吾將望穿秋水。急斷肝腸矣。轆轤胸頭。心潮陣陣。幾使吾無一刻寧貼。園外車馬聲喧。微風挾之。送入吾耳。吾每疑妹妹驅車至焉。於是吾之心。逐車輪俱轉。而吾之目。亦直注園門。弗瞬。及聞車聲倏然。止。吾意以爲。妹妹之車。已及園門矣。於是盼望益殷。巴不得妹妹立時飛入。立於吾面前。豈知吾盼望愈殷。而妹妹偏故。故遲行。吾明知下車入園。只須一霎時間。然以吾視之。此一霎時間。彷彿經歷幾世紀。一日三秋。不足以喻其永已。而亭亭玉影。翩然入園矣。素色紗衫。薄於蟬翼。此非吾妹妹常御之衣乎。體態苗條。臨風婀娜。嬌怯怯。若舞柳枝。此非吾心頭一刻不忘之妹妹。而誰。雖月光如煙。迷濛不甚。清晰而吾自以爲。眼力不弱。可決定必無誤認。吾于是中心大樂。四肢頓覺舒適。軀體亦好似輕鬆。萬倍栩栩。然如欲登仙。卽忙起身。奔去。將前迎。吾最可愛之妹妹。若預知吾前。迎立於濃陰樹下。以待吾。急急向前。滿望與吾妹妹握手。同行細談。衷曲行既近。正欲脫口。而呼妹妹兩字。尙在喉間。斗見吾意中想像之妹妹。竟爲一不相識之女。耶。一腔歡喜。頓然如受冰澆。不覺愕然。却步。然猶疑吾眼光。擦亂未嘗認清也。乃連揉兩目。定神細認。始知吾所認之確爲誤謬。於時一男子。匆匆入園。與女郎聯臂而去。吾目送之。癡然若亡魂。失魄。直至不見。彼兩人之影。殆喟然長歎。懶然回步。仍坐於草地椅上。以待吾心愛之妹妹。來。惟眼見鴛侶。雙雙隱現於月光樹影中。令吾好半豔羨。自己益覺得孤寂。難堪。嗟乎。妹妹胡弗來也。

吾。今。夕。來。斯。園。中。吾。乃。猛。憶。起。舊。事。前。塵。試。閉。吾。目。向。心。頭。一。回。搜。索。則。歷。歷。塵。影。猶。彷彿。見。當。年。遭。遇。也。去。年。莫。春。三。月。正。落。花。飛。絮。之。天。夕。陽。在。山。吾。自。校。中。課。畢。歸。去。路。過。斯。園。不。覺。信。步。而。入。課。繁。神。罷。欲。假。園。中。景。物。一。爽。心。神。遊。園。既。遍。恰。喜。園。景。幽。倩。遊。人。稀。少。大。足。以。供。吾。徘徊。其。時。除。吾。及。園。丁。數。人。外。芰。荷。池。畔。祇。有。數。女。郎。倚。碧。欄。照。影。寶。髻。輕。衫。裝。成。時。樣。而。就。中。尤。以。碧。衣。女。郎。爲。最。嬌。豔。吾。生。平。從。未。知。情。字。爲。何。物。惟。一。見。此。嬌。豔。女。郎。吾。心。卽。怦。然。莫。能。自。已。吾。自。幼。憎。惡。女。兒。恆。謂。天。生。尤。物。直。是。塵。世。妖。魔。而。獨。於。此。嬌。豔。女。郎。吾。心。卽。不。期。而。生。戀。愛。返。躬。自。問。亦。不。知。其。胡。爲。而。然。也。時。女。郎。正。與。女。伴。投。餅。屑。於。池。引。羣。魚。來。唼。池。中。固。畜。金。魚。雜。栽。荷。芰。餅。屑。投。下。金。魚。數。十。成。羣。爭。相。唼。食。潑。刺。水。面。作。響。女。郎。皆。顧。而。樂。之。笑。語。聲。清。噉。噉。如。鶯。簧。貫。耳。令。人。心。醉。形。忘。不。覺。駐。足。觀。之。女。郎。皆。落。落。大。方。絕。無。一。點。羞。澀。態。見。吾。之。眈。眈。於。旁。並。不。迴。避。以。意。猜。之。當。是。時。下。女。生。惟。此。爲。吾。一。人。私。見。究。不。能。斷。其。確。否。後。聞。彼。輩。談。論。功。課。始。知。吾。所。猜。之。非。訛。吾。於。是。突。起。一。種。不。可。思。議。之。意。念。私。謂。若。碧。衣。女。郎。者。恐。是。人。間。罕。覩。天。上。難。逢。苟。得。爲。吾。細。君。定。當。作。金。屋。以。藏。之。則。庶。不。致。虛。度。一。生。願。一。轉。念。間。則。又。自。叱。爲。癡。妄。以。彼。女。郎。裝。束。觀。之。明。爲。一。富。室。掌。珠。而。返。顧。吾。家。則。環。堵。蕭。然。貧。無。立。錫。之。地。窮。富。懸。殊。決。無。可。援。繫。之。望。吾。因。此。喏。然。喪。氣。懊。惱。萬。分。恨。吾。身。不。生。於。富。家。而。生。於。貧。戶。也。此。非。吾。志。向。之。卑。鄙。蓋。吾。國。社。會。重。富。欺。貧。已。成。一。種。牢。不。可。易。之。惡。習。氣。嫁。女。娶。媳。莫。不。問。田。計。舍。貧。富。之。階。級。隔。絕。若。天。壤。貧。富。之。聯。姻。眞。絕。無。而。僅。有。有。之。不。過。幾。位。明。達。父。母。然。則。吾。之。作。此。意。念。亦。情。也。理。也。

吾。既。經。作。此。想。自。知。非。分。希。冀。實。屬。徒。勞。倒。不。如。撇。下。此。心。管。吾。所。事。去。因。此。不。復。流。連。疾。轉。吾。軀。放。開。

大。步。急。急。歸。家。私。喜。斬。情。有。劍。竟。能。勒。馬。懸。崖。不。致。如。小。說。中。所。云。一。經。陷。落。情。海。如。春。蠶。作。繭。渾。難。擺。
 脫。也。願。吾。雖。一。時。歇。此。妄。念。而。情。絲。既。縛。終。難。自。解。譬。如。搗。麝。成。塵。而。香。終。不。滅。拗。蓮。作。寸。而。絲。終。不。絕。
 吾。究。非。大。智。慧。欲。求。大。解。脫。不。綦。難。與。况。吾。每。日。清。晨。至。校。課。罷。回。家。公。園。爲。必。經。之。處。欲。求。不。惹。情。絲。
 無。非。改。道。他。行。然。而。弗。能。也。吾。朝。朝。自。家。至。校。未。至。公。園。門。首。已。遠。遠。望。見。綠。樹。如。油。似。笑。迎。吾。吾。心。乃。
 不。由。自。主。怦。怦。然。動。神。情。愴。恍。似。見。彼。碧。衣。女。郎。亭。亭。立。於。門。首。對。吾。嫵。然。露。齒。直。至。行。過。公。園。回。顧。不。
 見。公。園。之。影。心。頭。始。安。貼。然。猶。步。步。回。頭。戀。戀。若。不。忍。遽。去。及。暮。歸。家。重。過。園。門。則。兩。足。亦。不。由。自。主。竟。
 然。闖。入。園。中。漸。漸。行。近。荷。菱。池。畔。似。猶。見。彼。碧。衣。女。郎。投。餅。屑。戲。魚。耳。中。似。聞。鶯。喉。清。脆。笑。語。如。珠。焉。遂。
 不。自。覺。懶。洋。洋。靠。近。碧。欄。舊。處。徘徊。瞻。顧。覩。金。魚。之。無。恙。荷。菱。之。披。紛。輒。不。禁。悠。然。神。往。喟。然。長。歎。傷。身。
 世。之。飄。零。也。自。此。漸。習。成。慣。視。作。常。課。雖。風。雨。無。間。惟。彼。玉。人。自。一。度。相。見。後。竟。如。仙。踪。飄。忽。不。復。重。逢。
 吾。苦。受。相。思。煎。熬。乃。知。情。字。之。滋。味。實。有。苦。而。無。甜。初。見。彼。女。郎。時。自。則。此。爲。癡。妄。力。自。振。振。欲。斬。斷。情。
 絲。而。久。不。見。女。郎。則。時。時。存。僥。倖。思。想。引。領。長。望。不。審。何。日。再。能。相。見。一。有。此。等。想。於。是。欲。見。女。郎。之。心。
 益。切。欲。見。女。郎。而。不。得。於。是。千。種。相。思。說。不。出。萬。般。苦。味。如。蠟。自。煎。似。蠶。自。縛。雖。欲。解。脫。不。可。得。矣。蓋。情。
 之。纏。人。最。爲。無。賴。情。有。綱。綱。中。有。魚。兒。所。謂。魚。兒。卽。六。千。無。量。數。癡。男。怨。女。而。吾。亦。爲。個。中。一。份。子。吾。明。
 知。情。字。之。不。大。好。惹。願。何。以。獨。犯。此。病。良。以。吾。神。魂。已。逐。女。郎。去。吾。身。心。乃。不。能。由。吾。自。主。也。吾。友。儕。莫。
 不。嘲。吾。變。却。初。志。此。言。固。也。卽。吾。自。問。亦。不。禁。啞。然。自。笑。吾。以。是。知。情。之。魔。力。大。矣。
 公。園。之。中。既。爲。吾。日。常。經。臨。之。地。故。每。過。公。園。好。似。逢。見。故。人。必。有。一。番。週。旋。吾。猶。記。得。一。日。薄。暮。天。光。



獨。自。步。入。園。中。無。意。之。間。竟。得。見。吾。念。念。不。忘。之。女。郎。此。爲。吾。與。女。郎。第。二。次。相。逢。距。初。次。相。遇。時。已。隔。兩。月。餘。時。正。炎。威。如。炙。女。郎。衣。淺。碧。羅。衣。其。嬌。豔。之。態。益。覺。嫵。娜。動。人。女。伴。數。人。亦。爲。舊。時。所。見。者。其。最。足。使。吾。牽。情。惹。意。者。則。仍。傍。碧。欄。而。立。餅。屑。紛。投。猶。是。兩。月。前。舊。態。吾。當。時。歡。樂。無。藝。竟。不。知。如。何。而。可。顧。吾。與。女。郎。素。不。相。識。欲。通。款。曲。苦。無。由。自。進。不。料。天。公。相。吾。冥。冥。牽。情。絲。一。縷。爲。吾。兩。人。繫。縛。蓋。吾。正。凝。神。豈。志。默。餐。秀。色。時。忽。聽。有。聲。砉。然。則。欄。干。折。而。女。郎。墮。水。矣。女。伴。皆。驚。呼。吾。亦。惶。遽。不。知。所。措。但。見。水。花。飛。起。女。郎。正。宛。轉。於。荷。光。菱。影。中。池。固。深。以。女。郎。嬌。怯。之。軀。何。能。與。水。神。抵。抗。水。渦。幾。旋。女。郎。已。漸。漸。下。沉。女。伴。當。此。救。援。無。策。則。惟。號。泣。呼。救。無。奈。遊。人。無。幾。聞。聲。齊。集。見。池。深。水。滿。皆。不。敢。冒。險。嘗。試。斯。時。吾。心。府。之。神。若。詔。吾。曰。速。救。彼。女。郎。見。溺。不。救。於。心。安。乎。吾。於。是。奮。不。顧。身。一。躍。而。下。一。時。爲。義。所。激。竟。忘。却。己。之。不。善。沒。水。既。下。爲。勢。過。猛。忽。遭。滅。頂。一。呼。吸。間。水。汨。汨。從。口。鼻。注。入。頓。時。耳。鳴。如。雷。昏。暈。欲。死。欲。掙。扎。而。起。手。癱。足。軟。弗。能。如。意。心。頭。急。甚。既。念。聞。善。沒。者。言。欲。於。水。中。浮。起。只。須。閉。住。呼。吸。則。身。自。能。浮。吾。乃。如。法。試。之。果。然。既。浮。起。見。女。郎。猶。在。水。中。上。泛。吾。鎮。定。心。神。閉。緊。呼。吸。鼓。動。勇。氣。以。兩。手。作。槳。分。水。而。前。既。近。女。郎。見。女。郎。玉。臂。猶。露。向。上。亂。揮。其。意。欲。求。人。援。救。吾。急。伸。手。挽。其。臂。女。郎。知。已。有。人。援。救。一。手。緊。握。吾。腕。力。掙。欲。上。吾。呼。吸。稍。縱。倏。又。下。沉。急。忙。抱。住。女。郎。屏。息。而。起。吾。一。人。重。量。本。可。勉。強。支。持。今。加。一。女。郎。何。能。勝。任。加。之。水。底。若。有。魔。鬼。緊。持。吾。兩。足。不。聽。吾。浮。時。水。已。及。下。頷。瞬。息。將。同。溺。吾。兩。足。亂。踐。卒。無。濟。於。事。而。全。身。氣。力。亦。完。全。告。乏。觀。勢。必。溺。死。無。疑。岸。上。女。伴。見。吾。救。援。之。不。得。力。更。號。泣。無。主。幸。得。一。年。老。遊。人。大。有。主。見。覓。得。巨。繩。一。拋。下。池。中。與。衆。共。握。繩。末。吾。卽。一。手。挾。女。郎。一。手。取。得。繩。

端出吾死力緊握不釋遊人牽吾至石疊池梯側女伴已候於梯上共出玉手挽起女郎吾亦攀石而上忽頭目暈眩立足不住倒身暈去不知經幾何時始遽然醒來則身臥醫院中病榻上女郎父躬臨吾榻謝吾相救之情乃知女郎父果爲富翁某於是吾與女郎遂從此締交深情款款已期年於茲緬生何福生受美人青睞不知吾幾生修到也

吾兩人情意既深稱呼上亦分外親熱哥哥妹妹遂不覺脫口而出吾於是更思增進吾兩人親熱思量千遍頗欲與吾妹妹締結同心百年偕老願吾屢爲妹妹言妹妹總愀然不樂設辭推諉不曰斯事姑緩言卽曰爾吾情好若此精神上已與侂儷無殊何必求諸形色或竟變色疾言曰哥哥願汝以後毋再提斯事實爲哥哥言吾已……言至此住口弗語既而歎曰惟吾深願與哥哥長相友好吾聞此半吞半吐語疑吾妹妹已字他人而吾妹妹則力言其無吾乃詢之曰然則妹妹奈何弗許吾求妹妹低首無語既曰斯時且莫管後當自知吾從此不敢復言婚姻兩字而妹妹之待吾則依舊深情款款如往時是直索解人而不得者然妹妹待吾之情既未嘗稍異則吾亦盡吾誠懽傾向吾妹妹身上生生世世誓弗有負吾妹妹也

噫一時追念前事竟忘却爲時已晏妹妹既約吾胡竟弗來妹妹素重信約未嘗或爽胡今夕獨背言得毋有恙在身故不克踐約耶果爾則不當約吾誠令人難以猜度雖然吾終當待之非至園門閉時決不離斯寧妹妹爽約吾却不負吾妹妹則吾可告無罪嗟乎妹妹盍速蒞止

噫公子獨坐園中得毋岑寂吾家小姐有書在此囑轉致公子并言勞公子久待本欲前來忽患頭痛不

果也。

茉莉簪

六

嘻。姥來耶。汝家小姐。患頭痛。耶姥歸去。乞轉致吾意。靜養爲佳。善自珍衛。唉。妹妹欲談之要事。諒必盡在此書中。且待吾看來。書曰。

妹本欲前來與吾哥一談衷曲。後轉念弗如不見之爲佳。因見面時定要揮洒幾滴眼淚也。與其引起吾哥不歡。無寧妹獨自煎苦。嗟乎。吾哥亦知妹欲談之要事。爲何如事乎。非他卽妹之終身已定也。妹幼年卽字人羅敷。有夫吾哥。固未知卽妹亦諱莫如深。未爲吾哥言。蓋恐一爲吾哥言。吾哥定然遠避嫌疑。棄妹若敝屣。妹愛吾哥深。不願吾哥之離吾。乃不得不隱吾恨事。以博吾哥一點愛情。吾哥當原其癡心。今也妹之婚期已邇。妹不能背吾父母命。退去婚約。而自問於心。負吾哥不少。因不慚自陳述之。如此。惟吾哥當知妹雖嫁去。而此心則永永屬諸吾哥。形質雖分。精神仍合。願吾哥深味乎。斯言更願吾哥莫負妹一片癡情。則今生雖不能諧鴛鴦之願。而來世定當乞月老預訂鵲盟。嗟乎。吾哥臨書腸斷。不知所云。檢點羅巾。空留淚漬已矣。已矣。勿以爲念。附上翡翠茉莉簪一枚。爲妹平時綰髻者。貽吾情人。作爲紀念。吾哥如以妹爲念。可玩此簪。則無異與妹相見也。汝心愛之。妹妹上。

嗟乎。蒼蒼事竟如是乎。嗟乎。妹妹吾並不怪汝。吾獨恨天公。生吾胡爲。嗟乎。茉莉簪卽吾心愛之。妹妹也。吾當以錦匣藏之。以作吾恨史之紀念品。嗟乎。妹妹。嗟乎。茉莉簪……吾好恨也……

奇情  
小說  
樹穴情書

(歎乃)

玲瓏小閣面臨河洲。其旁栽花循墻直達曲巷門外。枯樹一株。殆數年物矣。所謂馬櫻花下是兒家。其情其景。適相類也。樹有深穴。探手可入。一日有頑童子。探獲極精緻之書一函。歸而炫於姊曰。美觀哉。姊試觀之。不知何人藏書於此。時有女郎方且倚枕沉思。俯首不言。一似重有憂者。髮掩頸而丰致娟然。惟一種憔悴可憐之態。任人調笑。只是顰蹙聞其幼弟云云。秋波一盼。勿語如故。幼童遂置書於案而去。時則十八姨忽作不速之客。頓覺花動簾開。處一陣清風覆書於地。勿遠勿邇。適觸接女郎之柔臆。而墮落娟好之書法。顯然畢露。靡遺署曰狄楚然。君台啓然。女郎未嘗見其字也。閒愁萬種。本是無聊。如此清風何不將儂心事。傳去却把畫圖吹來。果何所事。當時女郎之心理如是而已。忽聞細語曰。誰家書郵遺棄於地。甯不罪過。蓋幼弟所言。女郎似聞而實未聞。以心有他思故也。此時忽展纖纖玉指。俯拾在手。覩之駭異。非常陰念此物。何得入儂弟之手。固儂之書也。豈狄郎以儂有所違拂。而將書擲還耶。啓視之。乃空無所有。又訝曰。奇矣。箋乃掣去。留得空函不解。狄郎之心理如何矣。其果有怨於儂而微示其意耶。是時女郎之愁容頓易爲怨容。悠悠以思重思之。於是展毫取箋。將以請問。致空函於其弟故。

書成待付郵。方囑婢子鄭重將事。伶俐幼童躍躍再前。笑曰。姊已觀此書乎。乃吾自門前樹穴中所得來者。女郎驚聞此語。作驚訝狀。半晌無語。強自攝靜。曰。果從樹穴得來乎。嬉笑兒童。顧何能知。曰。姊爲吾好藏之。吾愛其精緻也。復躍然出。

女。郎。乃。思。曰。異。哉。儂。寄。之。函。固。明。明。手。付。婢。子。者。何。至。如。斯。若。墮。落。好。事。者。之。手。恐。非。吾。兩。人。福。女。郎。抑。鬱。不。堪。積。想。之。餘。再。經。惻。楚。慄。慄。遂。病。紅。闌。多。情。之。女。子。更。復。視。名。譽。爲。第。二。生。命。自。宜。介。介。於。胸。也。先。是。婢。子。持。書。將。付。郵。忽。不。知。棄。箋。何。在。甯。能。不。翼。而。飛。若。白。於。女。又。恐。被。責。持。空。函。無。所。置。復。及。門。適。女。郎。之。父。且。歸。急。切。莫。能。爲。逕。置。於。樹。空。中。久。而。忘。之。被。女。郎。之。弟。獲。仍。入。女。郎。手。合。浦。珠。還。蓋。如。此。也。而。箋。啓。之。果。在。遺。與。否。女。郎。問。婢。婢。以。情。告。在。女。郎。初。以。爲。必。被。婢。子。棄。去。卽。婢。子。亦。自。信。其。必。然。孰。知。否。否。女。郎。情。重。女。郎。多。慮。作。書。至。再。以。至。於。三。返。覆。玩。讀。恐。有。開。罪。之。句。使。郎。心。或。生。芥。蒂。愛。情。方。求。增。進。豈。容。一。毫。退。步。欲。寄。而。止。者。再。卒。遺。忘。於。紙。匣。中。并。一。已。亦。忘。之。矣。及。後。檢。獲。始。色。然。喜。曰。儂。直。束。置。高。閣。耳。嗟。乎。個。女。郎。情。之。重。且。深。不。可。以。比。擬。當。時。直。視。情。字。如。千。鈞。之。重。以。致。復。去。返。來。一。往。情。深。女。郎。姓。卜。字。姁。蘇。小。是。舊。鄉。親。云。

小說會 **使君薄倖**

(秋水)

柳陰動處好風徐來晚涼襲人炎威競避秋水居士新浴方罷正斜倚軒窗一手擊玻璃盞飲荷蘭水作長鯨之狂吸沁入心脾以解煩渴一手則持板橋雜記白門秋柳記等書以破岑寂忽聞竹籬之外花廳狂吠若有人來急命稚子往窺果一不速之客扣關入就近視之則故人滄海客也此君漫游中外世味飽嘗而于花叢中尤多閱歷坐定笑謂居士曰炎哉暑天君猶日手一編洵書癡矣居士以所閱實稗官野史對則又指書而言曰此中所語成陳迹久矣盍浮瓜沉李卽近二十年中之白門故事作一席話乎雖亦是明日黃花非眼前事但以此較彼新穎多矣居士欣然允諾客曰王生如珏字子玉本三湘七澤間人其祖某因曾官江南聽鼓寧垣遂寄梅鶴于此至生已數世生父某筮仕京華留生與母妹居白下以京官清苦不能與外任比攜家北上非計之得也生年二九父以將近弱冠性亦瀟灑室人天生慈善恐不足以駕御乃耶急函家中促生北上生母乃命老僕隨之同往既入京師父令閉戶讀書時制科未廢爲父母者往往他無所望惟冀其子弋獲科名僥倖得一官半職則老懷大慰此固爲風尙所囿然亦因當時時勢使然也然生父俸錢不豐除旅邸開支而外又須寄歸南中加以膏火之資漸至不給不得已浼某尙書力爲推薦尙書門生某觀察會權樞使篆現任津門某局差事正需書記乃舉生以往翩翩記室未及終買年華觀察方慮其少不更事及試以文字則風華黠染宋豔班香試以事務則敏捷之中兼以鄭重不覺大喜過望一切文牘悉以委之觀察賦性風華政務餘暇時走胭脂坡以資消遣蓮幕中人有以三生杜牧自命者亦常往來于秦樓楚館生初見之竭力自持不爲所動間一偕往見紙醉

金迷衣香。鬢影酒闌。燈施之餘。諸客形骸。放浪生逸。興過飛。遂難自制。諸友逆知其意。力加慰。憇而此天。眞爛熳。白圭無玷之少年。居然與走馬王孫爭席矣。

津妓婉兒。體態輕盈。吐屬嫺雅。爲個中翹楚。芳字稱婉。眞可無愧。相識者每謂李延年。北方佳人。遺世獨立之句。以視婉兒。信非虛語。一日。生于席前。遇之不覺心醉。以爲娟娟。此豈何亦淪落風塵。操此賤業。一時大有坐索紫雲之概。而婉兒亦以座中人多俗客。見此慘綠少年。舉止溫柔。議論洒脫。眞個鶴立雞羣。不覺亦爲心折。友人某君見之。知其兩心相印。代爲介紹。于是生遂爲入幕之賓。朝朝暮暮。我我卿卿。願爲蝴蝶。樂化鴛鴦。能不令旁觀者妬且羨耶。

如是者載餘。秋闈期近。生以父命。晉京應順天試。秋風得意。居然戰捷。父以明春當試禮闈。仍令隨侍京邸。緩赴津門。無何。春官試罷。薦而未售。始襍被赴記室席。行裝甫卸。卽至婉兒許。兩人悲喜交集。婉兒尤淚痕盈頰。於悒寡歡。謂君少年科第。會將直上青雲。遲遲半載。餘不一念及薄命人。在薄命人固以君爲知己。朝占鵲喜。夜卜燈花。遇君友之入京。謀幹者。曾寄數行以詢起居。乃久無覆信。殆以雲泥分隔。忘却此間有墜溷花耶。生聞言。再三慰藉。婉兒始強作笑顏。自是過從益密。婉兒對生亦益加親愛。一日。宵深人靜。婉兒告生。生以久困風塵。終非了局。願以弱質相累。生初驚喜欲狂。旣又作躊躇態。婉兒問之不答。固詰之。始囁嚅曰。蒙卿雅意。感銘五中。但僕無似。亦宦家子。僕知卿本良家子。不得已而業此。非路柳牆花比。奈人之不諒。何且紅絲已定。行將誚吉迎娶。其何以置卿。婉兒嘆曰。君言固是。妾非欲爲大婦。果不見棄。妾媵固甘之也。生見其意誠諾。之嚙臂定盟。信誓旦旦。惟以正室尙虛。科名未竟。生要婉兒稍待。婉兒



以既訂盟約。當勿反汗。故亦願耐心竣之。

無何。生父促生晉京完姻。蓋生固文定同鄉某部郎女。彼此適在京師。故就近同諧花燭。以了向平之願。生遵命將返。亟告婉兒。謂來津之期。不逾三月。婉兒喜甚。笑謂雙星既駕。鵲橋小星在旁。渡河之期。亦必不遠。生頷之以首。忽忽竟去。既入京。卽行親迎禮。宴爾新婚。喜可知也。在津之婉兒。雖未杜門謝客。滿意。王郎一至。或可早完心事。故亦不覺大慰。未及兩月。生忽至。婉兒覩生顏色。似別有小事。微以言語。餽之。知其父已休。致將歸里。因在京虧負浩繁。悉需料理。家中雖有薄產。亦無現款。可寄不得已。奉命來津。告貸。婉兒聞言。急擗搗。所有私蓄五百金。與之。生故却不受。婉兒笑曰。緩急人所時有。君姑取去。他日妾亦君家人。奈何。外視妾且相君之面。非長貧賤者。豈懼妾他日擲掄君耶。生笑受之。然自此一去數年。音信竟杳然。

未幾。庚子難作。七十二沽間。烽烟不靖。鶯鶯燕燕。另覓枝棲。有從海道至滬上。重張豔幟。穩作香巢者。婉兒心繫王郎。無時或釋。一至申江。僦居旅館中。數日。復乘輪船轉徙于石城鐵甕間。蓋生雖杳無音信。然婉兒癡心未死。自信王郎非李十郎一流人物。已雖命薄似桃花。亦決不作夢。蹊之。霍家小玉。惟探聽久之。仍無下落。時以忽忽避難。除細軟外。不能多取。客中費用。極繁。漸至不給。輾轉思維。苦無善策。乃姑就秦淮河上。重理舊業。以北地之胭脂。作南朝之金粉。一時枇杷門巷。車馬喧闐。初不知傷心人。別有懷抱一嘔一笑之中。隱含無窮酸楚也。如是者約半年。一日。忽一白衫青年。踵門投止。婉兒正在晚妝。聞樓下客與龜奴問答聲。已知爲生。喜甚。握髮競出。則生已上樓矣。覩面之餘。且悲且喜。婉兒苦訴相思。淚盈香

頰初時生亦感動。既而揚揚如平日。任婉兒之愁眉淚眼。若無所覩。嫁娶一層。更不提及。婉兒詢之。則言語游移。以老父家教嚴。須俟春闈獲雋。後爲對。婉兒無如何。暗中垂淚。惟冀天從人願。他時或可如約。乃自此一見之後。王生竟絕迹不來。向之海誓山盟。已久置之腦後矣。

一日有客召婉兒。侑觴。婉兒素知客前時固來往京津。與王生相善者。今亦南下。作寓公于金陵。乘此機會。可探王生踪跡。遂急下樓赴召。坐定。酬答之間。詢以王生事。客訝曰。知己如卿。卿生竟不一語及耶。彼因公幹。道出申江。小作勾留。賞識某妓。以千金代爲脫籍。納之。適室早作鸚鵡。鸞矣。婉兒聞言。幾如冷水沃背。一時氣往上逆。但在大庭廣衆間。勉強抑止。始已。蓋生自南歸後。父爲捐納。一同知。恃京中尙有奧援。謀得要差。宦囊遂爾充裕。故有此舉。後聞婉兒來寧。姑往探之。不料意中人之果在此間。一見之下。亦甚憐惜。奈奔走風塵之餘。月貌花容。較前憔悴。遂有色衰愛弛之概。故于婉兒所訴一切。愁苦視作雲烟。過眼而拚作薄倖。耶矣。噫。人之無良。一至于此。安得金玉奴其人。復出舉棒以擊之哉。

婉兒歸自席間。鬱鬱不樂者累日。從此閉門謝客。勘破紅塵。未及一年。竟長齋繡佛。削髮爲尼。去。王生得志數年。一時固扶搖直上。後以侵漁營私。爲上官查辦。兼之酒色過度。不克自支。遽得病而卒。未卒時。其所娶簾室。已先席捲所有而遁。此或王生辜負婉兒之報歟。客語竟時。已日落參橫。客歸。居士遂濡筆記之。

長篇



小



說



長篇小說

歐戰中之情史 遼西夢 (續)

第十八章 闌千萬里心

自嘉維爾與裘西林訂交而後蘭船減少許多煩惱不愜意之人不入耳之言勿復接於視聽之間明窗無事則習製繡帶以供軍需時或理其舊業投稿於英倫京報主筆政者本夙契蘭船至時因館員頗多投筆從戎者竟招蘭船往襄筆政且稔蘭船為館員英逃生之聘妻尤為同社所歡迎蘭船本不願作此寶腦生涯以束縛其自由之身顧主政者求賢心切勸駕情殷蘭船又不願過於佛情且既置身新聞界於戰地消息較為靈敏故卒諾之自是厥後終日營營擾擾司理厥職生離之悲相思之念轉無向時之切所難堪者孤燈人靜之候中夜夢回之時縷縷愁絲重重恨事俱奔赴腦海而來不思則已思則益覺難堪徬徨復徬徨輾轉復輾轉兒女癡腸惟有籲向上帝冀意中人之無恙歸來耳

一日蘭船正伏案治事忽接一戰地緊要訪稿讀罷為之驚絕稿云

比利時以不勝敵軍之壓力乞援於我國吉青納元帥派海軍一旅水手兵二旅攜帶海軍重砲由巴里斯將軍統帶往比國助盍凡爾防務巴將軍特拔所部英逃生氏為參謀自上星期總攻擊以來比

軍及我國海軍共守納斯河戰線防衛頗稱得手不意星期二日在我國海軍左方之比軍爲敵軍砲火所困向後退讓我國受此影響乃不得同時引退共同據守內砲台敵軍乃完全占領我軍固有之陣線安置砲位以圖大攻蓋凡爾星期三四兩日戰事甚劇砲聲隆隆遠聞數里蓋凡爾城不幸受此糜爛之禍然砲火雖屬猛烈我軍因有濠壘掩護死傷殊寡大抵八千人中葬此砲火中者不過三百人耳是皆防守之得其道也星期四日敵軍竭力進逼洛克蘭左近之比軍交通線比軍抗禦甚力頗有勇決之氣惟是敵衆我寡進逼不已比軍卒以不支而退當此艱難巴將軍與比軍司令議定決意離棄此城巴將軍自願留後以掩護退走之兵但比軍司令之意欲我軍行於比軍最後師團之前夜行長途勞師實甚至勝基斯爾之後我軍始乘火車前進刻下兩旅已安抵哇斯丹獨第一旅之大部分係英參謀所統率者在洛克倫之北忽爲敵兵截斷以至星散爲俘虜者什之三入荷蘭繳械者什之七聞統帶之英參謀已爲敵人墜下囚矣至蓋凡爾城現確爲敵軍占領居民數十萬皆從砲火中逃出擁向西方而去

此詳確之新聞說之成理言之有物非簡略之電詞可比蘭船反覆誦讀始則瞿然以驚繼則木然以思終且淒然以悲泣然而泣陰念余日有所思思吾愛也夜有所夢又夢吾愛也無日無夜余固無不神飛北海魂繞沙場冀彼飲馬策勛衣錦歸來今乃如此與所期適成反此例余既爲公義而咎彼又爲私情而憐彼雖然孤軍深入衆寡懸殊以至被逼而虜實出無可奈何自非尋常失機可比是在公義方面彼誠可告無罪余尤安忍咎彼今就私情方面言之既入敵國之門生死不由自主彼之危險殆已達於極

點。余。與。彼。相。隔。萬。里。雖。有。舍。生。求。救。之。心。奈。無。插。翅。遠。飛。之。術。余。聞。此。耗。正。不。減。得。安。飛。盡。號。沉。沒。消。息。之。時。嗟。乎。海。天。萬。里。塞。燠。異。時。英。逃。生。乎。余。自。今。而。後。即。欲。探。汝。所。在。之。地。亦。不。可。得。以。瘦。骨。盈。把。之。阿。儂。能。禁。幾。番。相。思。幾。回。腸。斷。耶。蘭。船。思。至。此。心。愈。痛。淚。愈。多。顧。不。敢。縱。哭。恐。爲。同。社。所。聞。而。來。訕。笑。也。淚。落。既。多。頭。暈。欲。裂。復。何。心。緒。辦。理。筆。政。草。草。竣。事。即。返。私。寓。且。告。病。假。三。日。倩。人。爲。之。代。庖。焉。

### 第十九章 謁金門

蘭。船。自。得。英。逃。生。被。虜。之。消。息。籌。思。終。夜。苦。無。善。計。以。處。之。第。一。端。之。難。事。即。不。審。英。逃。生。囚。居。何。所。雖。然。即。知。之。矣。軍。律。森。嚴。營。壘。鞏。固。蘭。船。寧。能。往。訪。之。而。施。以。援。手。此。時。即。欲。通。一。書。傳。一。語。亦。不。可。得。尙。何。善。策。之。可。籌。哉。久。之。蘭。船。忽。妙。想。天。開。猛。有。所。得。逕。上。書。於。英。后。曰。

(上略)今日英國婦女或事看護或製軍服以助國家絕大之要事固皆獻身事業也然而敵氛方張國威未伸男兒捨身報國努力從戎固屬天職當然願婦女亦國民也何獨自處安逸而遺男子以艱難乎竊以爲凡婦女有操縱武器之能力者皆當更進一步從事戰鬪我國之男子固強然寇白林有言若使女子而鼓勇作氣則其決死之心必尤強於男子今國內當速組織娘子軍防外敵作後備洵爲適當之軍隊凡屬於娘子軍者悉服褐衣用長靴腰劍背槍一如男子練習三月即可成軍於戰事之前途當不無小補也(下略)

其書慷慨激昂忠忱耿耿畢現於詞儼然有捨身衛國之志實則蘭船志在復仇別具作用故所言益爲懇切英后得書大爲感動即日召見蘭船溫語慰之且曰覽汝條陳實有見解願帝國此時兵力尙足分

布而有餘。女子投軍。尙可從緩。日前愛華公主曼洛夫人。皆向余言之。余之復彼與復汝者。同誠以女子從戎。困難良多。不可不慎。之又慎。倘使率爾行之。徒遺敵人之訕笑耳。蘭船唯唯。蓋亦早料此議之難期。實行初本以既作。是想姑妄言之耳。后又曰。我國女子尙具如此熱忱者。番戰事定。操勝算日耳。曼人處心積慮。破壞歐洲之和平。以圖稱霸全歐。以余度之。恐終成其爲妄想而已。蘭船又唯唯。遂辭出。默念此議。既不見用。余其將如之何。彼俘虜生涯。鐵窗歲月。其苦况殆有非余理想所能臆度者。而况強暴無道之日耳。曼人遇視。俘虜曾牛馬之不若。余之英。逃生其能堪此耶。曩者彼爲國馳驅。余以爲極榮幸之事。故迄安處故鄉。以待捷報。今則情形已是大異。身入羶豸之鄉。更無榮幸可言。余之與彼。既稱同命。鴛鴦自當同嘗甘苦。彼在患難之中。余寧忍獨享安逸乎。『郎爲國死。妾爲郎死』之語。余固屢屢言之。今其時矣。顧一息尙存。余必盡力以拯吾愛。縱或不能如願。亦當與彼再謀一面之緣。人患無志。有志則無事。不成人患無勇。有勇則無堅。不摧。余苟抱定此志。勇往直前。寧有不達之目的。意既決。遂向館中辭職。而託辭有疾。主政者再三挽之。蘭船卒不允。從辭職之事。既定。蘭船遂部署行裝。決意隻身去國。探訪意中人於囹圄之中。最初之目的。則在盎凡爾與乾特兩城。是皆敵軍駐在之地。從此或可探得英逃生之蹤跡也。

盎凡爾者。比利時水陸要塞也。距舊京不魯塞爾北二十五英里。臨於西西爾特河上。此河西流。經荷蘭入海。此城距海祇有六十英里。城東有肯冰運河。以聯絡西西爾特河與末斯河。鐵路跨河繞城北。通荷蘭南。接舊京。東南至狄愛士脫。及哈西爾特。西經鐵橋二。一至乾脫。一至哇斯丹。敵軍利用鐵路。卽由其



地進師經哈西爾特狄愛士突破不魯塞爾而後北攻此要塞復調其在乾脫援軍由西轟西西爾特河  
 畔礮臺比軍敗退由鐵路逃往盎凡爾是城周圍有營塹長八英里營塹之外北爲奧脫魯維礮臺西北  
 爲聖腓力礮臺東北爲麥克孫礮臺東爲德侖礮臺向西之一方無營壘即依西西爾特河爲天險河畔  
 有二炮台一爲伊薩培爾炮台一爲佛郎達頭砲台即盎凡爾守軍最後守禦之地數星期來敵軍奮力  
 猛攻陸續陷之今盎凡爾已陷矣城中之建築物焚燒破壞靡有子遺誠不禁感慨繫之然敵軍之入比  
 境攻城拔地所向披靡獨於盎凡爾必經月餘而後陷究其理由固以比軍精華盡集於是亦以盎凡爾  
 實有難破者在也是城自八世紀以來撒克遜人即據以爲重鎮羅馬勃興克有其地亦重視之乃開闢  
 周圍城郭以爲西海都會迨十二世紀以降商業市政漸臻完備於是撒克遜人種乃建宮室造醫院直  
 至十六世紀末葉繁華隆盛不下於意西諸大埠一千四百九十二年新大陸發見世界航路變更亨斯  
 都市同盟成立此市復爲中心要點及一千五百七十六年爲西班牙人所據數百載之繁盛盡歸於流水  
 後荷人欲握霸權擬築要塞計未成就而拿破崙起權力既堅於一千八百另三年躬臨斯邑以二百萬  
 金磅建築船塢改葺凡爾爲最大軍城以冀與我帝國對抗其後此城由法而入荷由荷而入比雖統治  
 權變遷不定而防禦建築亦日益加增一千八百六十年舊塞毀去另築新塞東南一帶立諸礮台成一  
 弧形而內部堡壘亦改爲最新形式所用礮彈半爲比國建造半由英法輸入平時貯蓄至厚此次開戰  
 我帝國輸兵援助之資其防禦敵軍晝夜圍攻者匝月礮台猶答砲不絕其力不衰及以重砲大軍轟擊  
 始至陷落蓋其防禦之堅所由來也久矣

乾特在。盜凡爾西三十英里。居西。西爾特河之濱。城外有一支流曰利司。兩河之間成小島。二十六有橋。二百七十以聯絡之。中央有古式鐘樓。乃十三世紀之建築物。數百年來皆爲舉烽烟之用。周圍屋宇盡羅馬式。其市中有所謂星期五市場。Marcne du Vendre及古式大礮者。名Dulle Griete皆中世紀物。其他如大學大禮拜堂。在比國中爲最而美術實業亦屬歐洲第一流。此城入於敵軍之手。比之菁華已盡矣。

(未完)



節烈 廿年苦節記

(續)

(定夷)

書巖自刲股療親而後節孝之名益著戚族榮之鄰里重之卽下至僕御婢媵亦莫不尊而敬之顧書巖則婉順謹恪益甚於前人或贊譽之不惟無得色且常紅生雙渦若不勝其羞懼者彼嘗語人曰夫死而守義也代夫事親亦義也義所當然責無旁貸今日之事固吾天職余方戰戰兢兢深懼職之有虧而衆人竟藻飾不遑使以盡其天職者爲功則彼放棄天職者可以不爲罪乎一時聞者又莫不欽其見理之精律已之嚴此言洵非尋常女子所能出諸口也

書巖雖持家以儉處己以刻然待人接物之際則極仁厚寬大同族有某甲者伯詹之猶子行也家貧僅有薄田以資餬口老母年逾花甲猶無餘力娶婦是歲魯大旱五穀不登餓殍載道甲亦無以自給爲養母故乃托鉢求乞同族之中以筱堂家爲獨責甲往筱堂曾薄恤之乃禍不單行老母以不勝憂憤遽爾長逝甲性素孝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且棺殮之需一無所有益覺不可以爲人子萬不獲已又往筱堂家乞援筱堂以一之爲盡不允其再僅厚送賻金耳書巖聞之急言於翁曰某甲爲人性素狷介今日之舉必出於萬不得已吾家雖不豐裕然較之某甲究勝一等統計彼之所需多不過百金吾家力尙能及翁其念其同族之情而慨與之乎筱堂素重書巖言聽計從自無不允此一事也書巖惠人至厚不特生者泥首死者亦當銜恩又有一事亦足稱述一日天大雪寒氣森森重衾不煖偶有女丐二人避雪吳家宅前一則雙鬢斑白年可四五十許一則年事僅二十左右老者尙御敗絮舊襖少者則僅衣單衫瑟縮之狀令人惻然書巖偶出見之呼窺下婢與之食少者先奉老者食老者竟盡其器少者未嘗沾唇而絕無

怨色書岩心驚其行知必母也女者詢之果然書岩喟然曰此孝女也寧能以丐而輕視之世有席豐履厚而忤其親者是誠丐之不若矣因取新絮布衣二襲分與母女復授以食又曰歲寒識松柏家貧出孝子斯言諒哉尋復默念余事堂上內疚方深乃親戚鄰朋已交相贊譽然吾家固豐衣足食者余僅畧費手足唇舌之勞以視彼少女之處境殆不可以道里計使彼處余之地位更不知又將如何如是言孝殆可無愧余則安敢望其項背正木然沉思之頃玉蕊忽至見其狀笑顧書岩曰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嫂嫂大發慈悲心矣彼人何幸獲遇嫂嫂誠乞兒之幸運也書岩曰惠貧恤老本屬吾輩之事而况彼姝爲一孝女余知養親彼亦知養親以余之心度彼之心固知彼心有餘而力不足痛苦殆難言喻故余善視之也玉蕊曰原來如此余始以爲嫂特行善祈福耳書岩喟然曰祈福乎吾且無後祈也何益言次一若感觸心事不勝悽惋者玉蕊急以他語亂之此一事也詎不足以稱述耶

容易年華歲復一歲自癸卯而至乙巳三年之間無事可記蓋奉承色笑之事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反覆申言轉病累墜故三年之事實足以一孝字包括之歲丙午爲書岩喪夫之第八年是歲吳家發生一大事卽太夫人之喪也初太夫人春秋雖高調以滋補之品猶能日食大麵（北人常以麵爲餐）精神步履亦稱健全乃自乙巳而後衰境漸逼常須人扶掖以行尤非書岩不歡漸至跬步不能相離書岩奉事維謹深幸能得老人歡心愛日無多安能不惜此垂暮之光陰耶及丙午立春而後太夫人遂日與床褥爲緣油乾則燈熄樹老則根枯太夫人之病亦猶是耳神則日久日敗病則漸入漸深所謂老死之病非藥餌所得而救書岩雖費盡心機延徧名醫卒無效力其病不至遽死亦不能不死然當局者迷寧思及

此而况純孝如書岩一心一意但願高堂永保康甯更何忍念及老死之說耶是年彼堂適奉差東省眷屬未隨行者一以老母年高一以賢婦克家及太夫人病勢漸篤書岩始以電報報彼堂卽向上峯告假星夜馳歸歸見太夫人病狀不勝驚痛一面商聘醫生一面料理後事衣衾棺槨之屬久已備齊所料理者皆屬瑣細之事仍由書岩督促之書岩服事病人日夕無間本無餘力及此其忙殆可想見諸事粗竟太夫人果棄養矣

疾終之前一日太夫人神識尙清呼書岩啓飾物箱擇最寶貴者十餘件以授書岩曰汝事我幾及十年必敬必戒亦順亦利余獲益良多使無汝來余早已奄化矣今也余病殆已絕望人老必死分所當然書岩聆及死之一字泣然不自禁太夫人續曰汝母悲痛余壽已高老而不死豈待成精耶余死之後汝毋憶念今以飾物贈汝非足報汝一番苦心聊以示意而已書岩此時已淚珠紛披泣不可仰默念未亡人命且不知在何時更何須此身外之物雖然祖姑疼我情深此意敢不祇領思定卽曰晨定昏省乃孫婦應盡之職有何獎譽可言祖姑不以爲罪又復厚賞之長者賜不敢辭孫婦祇領之餘益當勉盡厥職惟願祖姑善自養攝早占勿藥俾孫婦得長承蔭下耳太夫人曰天下無不死之人汝何稚氣乃爾書岩見病勢有增無減亦知已無生望默念曩日阿翁病時余曾割股以進今胡不再試之倘能有效亦未可知意旣決定於晚間實行

彼堂以書岩曩有割股之行誠恐今復爲之彼以一身主持家務所繫者大設或因此而生他變後事愈不堪設想且割股爲餌其孝固可敬其效則難斷決不願書岩再出於此隱囑玉蕊悉心監視之玉蕊愛

嫂素篤亦不願書岩復嘗此痛苦以故奉命維謹於書岩之一舉一動皆具精銳之審察在書岩則一意侍疾何嘗留心及此是夕玉蕊至太夫人處見太夫人靜睡無聲僅一僕婦侍側便詢僕婦以書岩所在僕婦曰少夫人匆匆他往未嘗告余何之玉蕊異之趨往書岩臥室一燈如豆閱焉無人復至後院視之忽見燭列於案香燃於爐書岩方匍匐下拜玉蕊已了悟其故欲一探其究竟乃隱身於窗後誠恐書岩爲病者祈福別具作用所度或有錯誤不欲遽驚之也有間忽見書岩解衣出臂玉蕊審知確爲刳股趨前持書岩之臂急切不能作一語書岩出於不意亦萬分驚惶相持少頃玉蕊先言曰嫂嫂一之爲甚何忍再行阿父恐嫂出此早已囑妹監視今竟不出所料嫂之心誠孝嫂之行誠賢然祖母之病與阿父曩年疫症迥不相同油乾燈熄樹老根枯油旣乾矣樹旣老矣欲求燈之不熄樹之不枯其可得乎嫂嫂責任重幸勿輕毀厥身爲此無益之事若必以爲刳股有效妹願以身代嫂書岩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吾第行吾心之所安遑問有效與否玉蕊乃釋書岩之腕解衣自出其臂謂書岩曰嫂可刳余之臂余較嫂肥且較嫂強書岩曰妹毋阻余余意已決玉蕊曰嫂旣不願寢事又復不允刳余無可如何余惟有往告阿父耳書岩意不願聞於彼堂喟然曰妹必欲爲此余惟有止耳幸妹勿再往告阿翁以重老人之慮玉蕊曰嫂若作罷余自不多言也書岩頷之二人乃熄燭滅香同至正寢視疾此太夫人臨死前一夕事也

及太夫人旣死書岩哀慟逾恒不減喪夫之時苦塊餘生飲食幾廢雖以辦理喪事之故極力節哀願情發乎中哀感於外自有不能自己者嫻嫻弱質本如颶風之柳至時則益憔悴無復人容嗟乎人非金石

之質安有磨磷而不損者。命運不良大故。頻遭讀者試爲個儂思之。能母憫然以悲泣。然而泣耶。喪中俗禮千遍一律。今姑略之。讀者當勿以爲病。茲之所述。應及吳氏此後之家庭。

書岩不殉伯詹之故。開宗明義第一章。卽表白代夫事親故事。太夫人也。以色養。以目聽。鞠躬盡瘁。靡有不及。及太夫人既死。堂上祇有阿翁翁。又無姑。鰥翁寡媳。事事須避嫌疑。斷非祖姑與孫媳之間可比。雖代夫事親之願未了。然代夫事親之心。益苦心理之中。無處不願。曲意承順。形式之上。無處可以曲意承順。應對周旋。俱有儼然不踰之矩。範心機靈敏之書岩。有時亦措於應付。每至中夜不寐。輒復繞榻徬徨。喃喃自語。似顛似狂。謂有所思。却無所思。謂無所思。若有所思。彷彿常念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獨不能包容余之一身。渺渺之身。在此千萬里之塵球中。等諸滄海之一粟。恒河之粒沙耳。胡竟無方寸之地。可以安藏余身。乃必使之百感交投。杌不甯。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無時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吾其從伯詹而往乎。責任未了。不能也。踽踽諒諒。獨生斯世。言念及此。能不悲哉。

(未完)

鐘 詩 館 仙 梅 古

( 集 徵 士 襄 郭 )

淚。眼。慣。揩。憐。黛。玉。  
周。易。號。咷。占。旅。卦。  
秦。廷。七。日。求。援。去。  
懷。恩。有。客。悲。安。石。

梨。滿。微。動。夢。回。初。(闡風僊史)  
大。開。狗。竇。竟。哄。堂。(秋娟女士)  
桃。渡。含。春。一。剪。風。(陶辰孫)  
唐。妃。惑。主。在。回。眸。(醒愚)  
顧。影。何。人。繼。陸。雲。(印吾)  
楚。館。千。金。買。得。來。(魏樂廬)  
魏。文。嗷。曠。答。鍾。書。(邵質人)  
愁。容。如。把。繪。嬰。寧。(松山樵叟)

哭 笑 (分詠格) (案外遺珠)



小軍事 古屋斜陽

第十六章

(裝材定)

路易王后馬利恩得奈特、歐利柴倍斯夫人、寇斯特夫人、皇太子、幼皇女諸人、既改裝潛逸、離鳩爾利宮、約若干里、有車一輛、自後而至、王驟遇來車、即運用其銳利之目、詳加審諦、意恐國民已知其逃亡之報、而踪至也、願來車頗不相迫、按轡徐行、見王車、即勒馬收韉、俟其車過而後、緩行以從、王又意謂來車、既不相迫、則爲刺弗也多之、護衛兵無疑於是、膽乃益壯、命侍者策鞭劇馳、以冀早脫危險、正驅馳間、忽聞車後有馬蹄聲、甚雜、迷王大恐、知爲追亡之軍、侍者亦加策、願躡跡、王車後之一車、乃發巨大之音、曰：王无恐、彼非追軍、乃奉刺弗也多將軍命而護王出亡之士也、王心乃定。

王至孟梅奇、意大適、蓋孟梅奇與鳩爾利宮相去既遠、入他國之境、亦毗近矣、抵觴門、普爾驛長之子、遮道而叩曰：王何微行？王曰：吾有要事、不得不微行。特爾歐曰：王萬乘主也、王行國本、動卽有要事、遣一使一役、足已何勞？金玉之軀、躬親冒霜寒、王垂涕曰：卿父食朕祿、度卿當亦知所報。君臣大義、當無不知。實告卿、朕被迫於國民、不能堪、故擬託庇於外人、國事雖蝸蟻、朕行後、繼朕者必有能爲朕贖愆者、朕既不以國爲私有物、而躬讓於人人、度亦不至故、故與朕爲其難、卿其知之乎？特爾歐曰：王言雖金石、然王出奔、殊非理、非理云者、卽搖動國本之一語也。王如果不以天下爲私有、而願躬讓於人、無甯先行退位之禮、而後東西南北、惟王所之、當無梗於王、故請王返、駕。王曰：卿言未嘗非、是然、朕不可解組於國內、以國人見惡於朕者、衆而朕遂爲衆矢之的、使朕一旦解組於國內、則雖獄吏馬弁、亦得置朕於死地、是不啻

引頸以求死也。朕今去國，雖無權國人，願乃不能加害於朕。特爾歐哂曰：陛下固必行歟？曰：必行。然則必不返乎？曰：甯死於彼，必不返。馬利恩狂呼曰：特爾歐，汝父食王家祿，汝乃不知報恩而迫陛下至此，尙得謂之知臣道乎？特爾歐接言曰：非也，非敢迫陛下於此，實爲陛下較利害耳。臣爲陛下計之深矣。陛下苟能下詔罪己，運用真誠，勵精圖治，尊榮當亦不失。苟陛下逃亡，人且指陛下以謀叛，欲加之罪，不患無辭。在陛下固爲一時逃避計，而國民獨不得謂陛下此去乃乞兵於鄰國乎？卽不然，陛下雖已託庇於他人，而擁衛之力當不至如今之盛且力也。萬一人必欲甘心於陛下，七首鎗彈在在可置陛下於不生。陛下尙得如國內之逍遙乎？王曰：否。吾願敝屣，吾尊榮甯飲刃於異國，而不忍受戮於子民，以貽吾先人羞。

### 第十七章

特爾歐知王不可以言動，又見王與后均有護身之器械，不可以力脅。且二十騎之助力，又未至。乃運用其智巧，使計以梗之。乃叩王曰：然則王此行也，度必有追騎追至半途而爲要劫，以歸愈非計。王旣存必行之心，微末如臣亦未敢故爲梗，更當進以助王。臣爲王計，不如暫匿，是問民家，追者惟知王駕，往前萬不知匿跡。民間殆追騎以徒手返命，然後王緩行離國可耳。王曰：善哉。卿計可爲善於措置者矣。皇后亦亟稱特爾歐之忠，主乃相率從特爾歐。特爾歐繫之於商人沙斯家。沙斯法之巨商也。其父曰伊立斯，業礦工之業。前十年，路易王召伊立斯，是時伊立斯方以批亞奈山之金鑛致富。伊立斯自顧身世以爲雖有金錢而無榮爵，頗怏怏。旣聞皇召，自信時機已至。蓋伊立斯已知王之貪婪，意者獻主以金玉，必能動容，則爵位可致。伊立斯乃恭應。路易王之召，王見伊立斯，卽詢曰：聞

卿以批亞奈山金鑛致富。事誠有之乎？曰：有之。王曰：然則饑民循爲餓殍，卿獨無惻隱之心乎？伊立斯曰：高山一呼，衆聲斯應，發起無人，臣安敢僭？王曰：吾已以治鳩爾利宮之修理金五萬助賑矣，吾旣爲之先，卿胡勿繼之？伊立斯頓首曰：王命敢不從，微末如臣，不敢後。王曰：卿毋總總，朕豈驕虐之王？惟斤斤於尊卑者乎？卿能慎重將事，奮勇助賑，朕將賜卿以三等之爵。伊立斯再拜曰：然則臣當以十萬爲王後盾。王曰：先之以朕，繼之有卿，惟望此後，人各同心，步吾儕後也。

伊立斯曰：王旣有此心，凡王之人民均當惟王之指示是導，乃返家，立以十萬金授王。王立以三等爵封伊立斯。伊立斯感激無地，必思有以重報王。累年獻於王者不下數十萬。一日，王以翻造鳩爾利宮須款數百萬咄嗟無所措，欲伊立斯任此鉅艱。伊立斯固固辭，謂臣竭其所有，不過止此。王欲奪臣之命矣。王曰：朕舉債無慮萬，卿我之心，腹獨不能見我耶？卿有以助我，我甯弗知恩。卿其無辭。伊立斯曰：固所願也。力不逮耳。王怒，立斬伊立斯。謂伊立斯悖亂，欲行弑爲護，從所獲，擬大辟。因念其平日尙有好善之心，免族其家私產，盡以入公計。沒得伊立斯之家產如左：

黃金 一百斤 銀 一千貳百斤 金玉寶器無數

伊立斯旣無辜被戕，其子沙斯日以報仇爲念，而是日王適拘其家，而後此之重重受苦，乃受其賜而無窮。

(未完)

譯者久病不痊，勉成千餘字，殊以爲歉。閱者諒之。

# 新 樂 府

## ( 園 東 )

### ● 大水怪 六章 有引

丙辰春多苦雨。淒風九十韶光。已經虛度。入夏以來。亦復雨多晴少。自舊歷五月二十一日大雨如注。四日未休。江淮水漲。二十五六兩日。氣象尤為愁慘。二十七日始晴。是夕又雨。至六月八日晴止。二小時。復又大風雨。遂至二十二日。陰霾沈鬱。寒氣逼人。二十三日早起。雷電交作。颶風自東北來。雨傾盆。甚於前。年來海上。且夕止。聞鴉聲。說者以為不祥之物。水怪之徵。因思禽言有大水怪。借以為題。作新樂府六章。寓悲憫之意也。

大水怪。大水怪。淫雨三旬。釀災害。滔滔新漲。盈溝滄。大水怪。真無奈。  
 大水怪。大水怪。隄長隄短。都崩壞。淹沒禾苗。浸蔬菜。大水怪。真無奈。  
 大水怪。大水怪。怪鼓水災。如此大鹽阜。與東高寶泰。大水怪。真無奈。

(謂鹽城阜甯鹽化東高寶泰縣)

大水怪。大水怪。淮流東瀉。聲澎湃。風激浪頭三丈外。大水怪。真無奈。  
 大水怪。大水怪。海潮反漲。危乎殆。是否陸沈新世界。大水怪。真無奈。  
 大水怪。大水怪。麥豆滿篝。無地曬。光天化日何時再。大水怪。真無奈。

小怪異 無 厯 村 (續)

(茗狂譯)

第四章

余儕正相密談間忽聞遠處歌聲自微風中飛度而來其詞雖非我國文字然余頗能識其義曰  
美人之檀口洵美兮如香露之涓玫瑰此我所酷愛兮更蘭息微風送來

美人之妙目善睐兮如碧波而沈沈河波沈沈無底兮其愛情亦與之同深

此歌詞一入余耳覺一字一句無不爲彼美而詠因木立向之愁視者頃賽薇列乃投其柔荑于余手此一握也益令余神飛魂越頓忘此身之所處而凡彼費雪麥伊雪羅托刺孟諸人以及來時見聞所及之種種情狀悉爲其溶溶眼波所一掃而空心花乃怒放不復能些些憶及矣于是復抱而相吻已而余知覺始稍復覺余踞于彼美之次滔滔如有所陳請此事自他人言之必謂爲無恥然余崇拜彼美者至初不引以爲羞也時聞彼美柔聲言曰余待君蓋久矣余于昏眊中嘗自他世界而延君臨迨君至余始自咎其非當然固甚樂也君之來……余遽曰爾時余夜必夢見卿彼美似惑然不知所謂曰夜耶余始啞然自笑此間固初不知有夜正于此時忽聞一深沉之音參入遠處歌聲中而羣喧亦大作自余儕之後一朱門中傳來余乃皇皇然舉目四矚彼美亦低呼後向而窺旋倚身余肩置其手于余胸次喘息而言曰是蓋伊雪羅托歸矣言次隨推余退入密林中余曰余固勿畏伊雪羅托也余之言此既以自壯亦以祛彼美之怖是時彼美雙波中蓋滿露驚怖之色也因復申言曰余于伊雪羅托初勿些些有所畏今

僅。知。欲。卿。以。身。許。我。耳。彼。美。急。以。手。掩。余。口。低。聲。曰。余。至。親。愛。之。主。人。幸。念。余。儕。相。愛。之。情。速。行。勿。喧。隨。  
 挽。余。臂。而。奔。于。是。余。祇。得。從。其。後。當。奔。時。嘗。舉。目。自。肩。際。後。瞭。見。御。方。形。面。幕。之。祭。司。一。羣。列。隊。行。于。林。  
 中。有。如。巨。扇。之。張。而。沿。途。所。見。樹。木。花。草。咸。爲。異。種。雖。當。時。奔。絕。迅。一。瞥。卽。逝。然。以。其。爲。狀。之。奇。見。卽。留。  
 影。于。腦。中。而。是。時。雖。當。冬。令。枝。葉。咸。勃。然。盛。茁。初。不。呈。凋。零。之。狀。輒。見。黃。蕊。香。花。白。蓮。花。等。相。戰。于。微。風。  
 中。搖。曳。有。致。凡。此。初。頗。疑。其。爲。夢。境。第。徵。之。于。彼。美。之。緊。握。余。手。彌。覺。作。痛。則。固。非。夢。也。比。出。林。則。見。一。  
 門。向。之。而。峙。彼。美。卽。關。之。挽。余。入。當。門。復。闔。覺。余。儕。斗。處。身。洞。黑。中。乃。以。彼。美。爲。導。而。行。是。時。覺。余。儕。所。  
 行。之。處。續。續。向。上。而。升。入。後。遂。自。洞。黑。中。出。行。于。一。玫。瑰。色。光。照。耀。之。甬。道。上。彼。美。旋。忽。低。聲。警。余。挽。之。  
 匿。于。一。巨。柱。之。後。有。頃。始。出。復。飛。步。而。前。計。中。間。匿。于。柱。後。者。凡。二。次。當。第。一。次。之。匿。以。有。衣。紫。衣。之。歌。  
 女。三。人。自。余。儕。前。可。十。數。武。之。柱。旁。而。出。迎。面。行。來。其。第。二。次。則。爲。教。士。二。人。匆。匆。自。余。儕。之。左。一。飛。梯。  
 而。下。當。行。近。余。等。匿。處。時。聞。一。人。顫。聲。言。曰。紅。廟。中。將。有。叛。事。起。矣。然。人。殊。不。敢。爲。伊。雪。羅。托。告。以。彼。待。  
 反。對。者。殊。酷。也。荷。……至。是。二。人。行。已。略。遠。不。復。能。聞。其。語。彼。美。雙。波。中。頓。露。奇。光。低。聲。向。余。詢。曰。余。  
 至。愛。之。人。亦。聞。彼。等。所。言。否。伊。雪。羅。托。之。權。力。蓋。至。可。怖。也。然。伊。雪。羅。托。……言。至。是。遽。略。止。曰。此。間。勿。  
 能。多。語。速。從。余。至。密。室。中。一。談。之。遂。復。行。時。余。無。意。中。忽。猛。握。其。臂。彼。美。乃。低。聲。呼。痛。余。笑。謝。之。既。轉。入。  
 一。短。甬。道。中。其。盡。處。可。以。瞭。見。全。村。余。心。始。稍。釋。知。已。出。至。地。上。矣。詎。方。忻。喜。間。忽。見。刺。孟。飛。行。而。來。相。  
 距。乃。極。近。心。思。爲。余。所。匿。之。一。弱。芙。表。必。已。復。入。其。手。此。行。當。爲。覓。余。來。也。而。自。其。匿。間。觀。之。蘊。痛。似。甚。  
 深。因。念。今。能。脫。余。難。者。舍。彼。美。將。莫。能。乃。指。示。之。曰。彼。脫。見。余。者。必。……言。未。竟。刺。孟。忽。止。不。飛。于。空。

氣中搖搖欲墜。瞬卽下落于地。如飛行家之機損而覆。始余見其相距已絕近。心謂舍神靈將莫能阻之。不見余不圖竟遇其事也。彼美時乃耳語余曰。余至愛之人。余固視彼爲強。余方欲作答。忽見余已行盡甬道而入一室中。雖是邦人。皆以不睡著然觀是中之陳設。則固一臥室也。余儕旣入一壁。卽悄然推覆入口。彼美則默然面余。立側耳凝神而聆。狀似至驚恐。擎一指以相警。而頃間園中所聞之喧聲。時遂益近。當余屬耳聆時。僅一壁之間也。迨人聲漸遠。彼美始曰。此伊雪羅托歸自黃廟也。余儕行幸。迅乃不爲所見。嘗以種種原因。主輒被阻。不得至彼間。刺蓋亦嘗受此囑。其人頃方覓主。吾深懼主將受伊雪羅托之責也。然主今當得安居片頃。以歌女賽薇列之休息。室中初無人敢擅入。卽伊雪羅托亦無入室之權力。其事蓋著爲律故險……余笑曰。余固不畏險也。時覺芳息縷縷襲余鼻觀。益昏然如醉。不復知有畏懼矣。更曰。以卿故……隨攫之于臂間。狂吻之。彼美乃手掩余口。止勿聲。仰面嫣然視余曰。一切事余寧不知乎。言次。狀忽易爲莊嚴。雙波中頓露驚怖之色。復曰。一切事余甯不知乎。余固嘗于昏惘不覺中。與主相盤桓。余固嘗靜眼觀主之一切。作爲余固嘗統觀主來此時行程中之所經歷。凡此甯皆非眞乎。而費雪麥者。聖母也。愛主至深。嘗責主以約。指然主初不爲此約。指而來。其來蓋應歌女賽薇列之延耳。今則……余笑止之曰。今固無事及此矣。賽薇列氣結而言曰。吾主然此實爲險事。以費雪麥愛主。乃至深。彼余衆之母也。余吻其金色之髮。笑曰。然所謂主者。初乃不愛彼主。前此初未解愛情。今始識之。雅不欲再有所聞于柯漢。再有所聞于費雪麥。惟知……彼美遽脫余手。背余而立。微露失望之狀。復以前語相警曰。吾主然此實爲險事。主甯不知……余不耐曰。余固知之。彼美曰。主當知人一來。此初不能逃費。

雪麥之旨主與彼必當合而爲一。今婚禮之籌備已着手矣。余曰：然此初無與余事。此婚事僅出之彼意耳。在余國中言之，凡非爲其人所欲，必不肯至堂中行禮。而男子可于粥粥羣雌中擇其心愛者求之爲配。今余既不愛費雪麥，則亦不能強之娶。苟強之者，余惟一死耳。彼美雙波大張微露懼色，低聲曰：人于柯漠初不有死主與余，皆不能有此事。而費雪麥之旨至難抗，人無有能背之者。背則卽以強權強之。從言既卽步至余前，亭亭面余而立。玉靨間滿堆威厲之色，令人噤不敢聲。而復有如電之光注射前事，不禁瞿然復憶。知人與具有不可測之神力者，抗乃大可危。有如散沙之處，風中一吹卽逝矣。彼美復徐徐言曰：噫嘻！吾主今當以數語爲主，告余固知主至愛余，而余爲狀亦正同。然主當屬之費雪麥，始無患彼至難抗也。主之來此實仗「弱芙」之能力，而此蓋爲費雪麥遺刺。孟往錫之以約指爲之，介故主一抵此，以是問法律言卽已爲柯漠之民矣。吾主當主之至是問人，聞費雪麥乃偶于他世界靡不以爲異。蓋彼輩夙以爲他日娶費雪麥者必爲此威權無上之伊雪羅托。然費雪麥竟祕密爲此事，當時知之者僅余及刺孟二人。以余爲歌女之領袖，夙爲費雪麥所睨，而刺孟則賚主約指之人也。迨主既至伊雪羅托之狀，乃大凶惡。彼蓋不僅怒費雪麥之爲所奪，且恐其權力之被削。主頃亦嘗聞紅廟中將起叛亂之言乎。此僅其見端耳。蓋人民之困于伊雪羅托及其徒威權之下亦久矣。聞主之至，并聞將與費雪麥成禮。僉以爲此剝奪伊雪羅托權力之絕好時會，故輒相聚語，思將伊雪羅托置之于法。卽以其恆所虐待諸人者以待之，而其事則屬望于主及費雪麥之身也。因此諸端，余二人雖極相愛，亦惟有……余曰：否，余必不如是。彼美急掩余口，柔聲曰：主必至明達事理，幸稍耐。余固愛主至摯，然一念及費雪麥之不可仇。



人。民。求。懲。伊。雪。羅。托。之。心。不。可。負。柯。漢。全。村。之。幸。福。宜。顧。及。則。又。願。以。一。己。之。私。情。爲。犧。牲。矣。且。主。亦。嘗。
 觀。及。……于是石峯及怪坑間之景狀一一復見余目而彼美柔而略顛之聲亦入余耳曰吾主當已
 觀之當嘗聞伊雪羅托警告之言謂人之失足入是中者當作何狀也余是時不期亦大震怖默然熟思
 其所告余之言思一解決若前此則此費雪麥下嫁一事余僅目爲笑談初不一加注意耳而中心亟欲
 挾余此行之所聞見過返故土能得彼美偕行則尤佳然因此不可思議之村中欲成行殊非易易矧余
 今日已爲費雪麥所愛已成柯漢之中心人物尤難脫逃而以余之闖入是間伊雪羅托一黨憾余已次
 骨今復不割斷彼美之情絲則一他強有力之敵又樹其禍之加有非意所能料然而費雪麥其人實非
 余所愛一念及此等事中心殊徬徨也當余沉思時彼美倒身于室中一巨榻上微嘆余乃趨坐其旁攬
 之于臂問彼美喃喃曰此實余之過也當費雪麥遣使于主時余固力足以尼之乃以愛主至深欲相把
 晤如他之墮身情網者之所爲不復能熟思竟任之今則悔無及矣余俯首吻之曰吾至愛之心上人且
 少待余當與費雪麥一談告之以真情彼美曰苟費雪麥知……余攬言曰觀狀費雪麥似尙未識箇中
 曲折故余望其一悟彼美凝眸視余曰主望其如是耶余曰賽薇列余雖于是邦爲初至而其習俗之怪
 異幾令觀之不復信其爲余然有一事當終不與余儕世界相異則愛情視一切爲高耳以愛情之力或
 終當收得效果而不失余所望蓋余自入柯漢以來所見與余儕世界中相同者僅此一事因頗自信所
 言非妄隨續曰入後勿論若何余必不忍舍汝必永永相愛勿忘彼美握余手低聲曰余至愛之主余以
 未嘗與男子相爲伴亦未嘗愛一人故人輒以玉潔冰清四字上之今又何能以愛情而與彼握有無上

權。力。之。費。雪。麥。抗。乎。余。曰。其。人。雖。握。有。威。權。然。尚。不。能。識。人。隱。微。之。情。也。此。余。于。汝。言。詞。間。而。辨。得。之。故。  
 欲。往。與。一。言。且。余。苟。能。破。費。雪。麥。之。妄。念。則。伊。雪。羅。托。嫉。視。之。心。非。將。稍。殺。乎。彼。美。曰。嗟。夫。吾。主。余。于。昏。  
 眊。中。遽。引。來。主。是。誠。大。過。初。不。知。聽。主。留。彼。舊。世。界。中。之。爲。善。且。輪。迴。之。軸。循。環。不。已。余。儕。亦。終。必。有。相。  
 晤。之。日。恨。余。爲。情。所。誤。竟。不。能。稍。耐。須。臾。也。余。呼。曰。汝。爲。余。之。人。卽。緊。撲。之。而。相。吻。當。此。一。切。皆。忘。但。覺。  
 彼。美。之。明。眸。皓。齒。彌。爲。可。愛。耳。有。頃。彼。美。斗。釋。余。握。狂。躍。而。起。木。立。凝。神。而。聆。低。聲。曰。其。聆。之。余。乃。于。榻。  
 上。且。睨。彼。美。且。側。耳。而。聆。旋。見。彼。美。舉。手。向。室。中。遠。端。之。一。壁。而。揮。則。此。灰。白。色。之。壁。卽。透。明。如。薄。紗。可。  
 以。外。瞭。因。望。見。一。甬。道。絕。長。一。高。塔。傍。之。而。峙。其。地。知。去。費。雪。麥。淚。泉。不。遠。也。越。此。則。人。聲。如。鼎。沸。飛。度。  
 而。來。輒。時。有。所。增。以。人。一。聞。喧。聲。則。集。者。乃。益。衆。而。女。郎。數。人。咸。衣。如。賽。薇。列。之。衣。惟。不。如。其。艷。輒。狂。奔。  
 于。甬。道。之。上。呼。其。同。侶。并。相。論。列。其。事。一。人。呼。曰。叛。事。作。矣。又。一。人。曰。衆。已。列。隊。往。黃。廟。彼。來。自。他。世。界。  
 者。已。不。見。衆。疑。已。爲。伊。雪。羅。托。投。入。窟。中。當。彼。等。旣。去。遠。彼。美。乃。握。余。手。而。言。曰。吾。主。亦。聆。彼。等。之。語。乎。  
 余。挈。主。至。此。乃。大。謬。主。今。當。速。行。爲。當。然。行。時。將。若。何。始。不。爲。人。見。隨。挽。余。手。至。透。明。之。壁。前。比。至。壁。之。  
 上。半。斗。向。上。捲。余。儕。乃。憑。之。而。觀。披。美。指。示。余。曰。吾。主。觀。之。則。見。巨。城。橫。列。其。下。街。市。間。集。人。幾。滿。擾。攘。  
 萬。狀。所。向。各。殊。余。儕。之。右。則。卽。出。自。湖。中。之。飛。梯。距。飛。梯。之。前。略。遠。方。有。血。戰。蓋。白。衣。之。祭。司。一。大。羣。就。  
 其。地。嚴。陣。而。守。而。衣。各。色。衣。之。平。民。則。續。續。進。攻。然。每。如。水。之。激。石。輒。爲。所。却。怒。呼。之。聲。于。是。喧。然。大。作。  
 有。如。巨。砲。之。發。復。時。聞。旁。觀。者。相。激。厲。之。聲。曰。趣。向。黃。廟。而。進。曰。其。與。伊。雪。羅。托。一。死。戰。曰。其。以。來。自。他。  
 世。界。之。人。示。余。儕。方。紛。呶。聞。祭。司。輩。忽。後。退。有。如。白。雪。之。爲。旋。風。所。捲。歡。呼。之。聲。乃。大。作。而。趣。向。黃。廟。進。

發之聲益不絕于耳。彼美因伸其顫動之指向余。儕之左。藍霧而指。則黃廟黃橙色之屋尖高峙。其間焉。乃低聲告余曰。此爲伊雪羅托彼方……顧余初不聆其詞。但木然向伊雪羅托而視。以彼方高張兩臂。立于彼間眺台之上。其兩目似向余儕而望。彼美急引余後退。喘聲語余曰。嗟夫。彼下幕矣。當其言時。黃廟之屋尖。卽不見罩于全村之白色厚霧。乃徐徐下降。剎那間。余儕已裹于其中。其色已由白而黃。不復能外透。而當下時。見衆忽失其鬥力。祭司輩勇氣頓增。奮力亂擊。彼美小語曰。衆不復能戰矣。此幕一下。其弱矣之能力。乃頓弱。伊雪羅托固能隨其意旨。盡滅全村之光也。然余甚爲主懼。彼或且來。此相害以彼必知。主仍在城中。或并知主自黃廟中歸耳。余時兩目全爲濃霧所蔽。乃不能見彼美之作何狀。但緊握其手。旋忽聞有婦女之聲。自黃幕之外而傳來。彼美遽低聞呼曰。吾主速行。余知此道可行也。蓋其所云者。爲一極狹飛梯。隨于朦朧中。爲其所擁而上。將別余心。至不甯以彼殷殷告誡。乃允暫與費雪麥虛作周旋。然自審余儕之情。絲必不遽斷也。遂與接吻而別。是時道中初勿有光。爲余導。惟摸索而前。幸耳際時。似聞彼美之聲。語以道之所向。途乃勿迷。不意中忽爲道中之物所絆。而躓覺首已與石觸。瞬卽有多人喧聲相告。奔集余側。中一人復躓而下。仆余身。隨出聲呼余。細聆其聲。蓋爲刺孟也。(未完)

鐘 詩 樓 隱 書

( 集 徵 士 襄 郭 )

穀。雨。春。融。收。嫩。綠。

詩。酒。餘。閒。評。願。渚。

搜。腸。風。透。盧。全。液。

萱。草。帶。縈。珠。一。串。

經。遺。陸。羽。靈。神。著。

幾。縷。輕。烟。烹。雀。舌。

破。睡。有。侯。名。不。夜。

碧。泉。初。泛。冰。芽。樣。

桐。陰。秋。冷。惜。殘。紅。  
( 緞。蘭。女。士 )

鉛。華。末。路。慨。陳。宮。  
( 筆。痴。子 )

勻。面。香。消。叔。寶。魂。  
( 陶。師。韓 )

桃。花。暈。漬。石。三。生。  
( 傅。聞。錫 )

禍。起。揚。堅。豔。魄。羞。  
( 黃。冠。秋 )

一。泓。清。水。葬。蛾。眉。  
( 藝。蘭。居。士 )

藏。嬌。無。屋。恨。生。波。  
( 嚴。伯。亮 )

錦。帛。新。添。石。脈。痕。  
( 奔。東。瘦。士 )

茶 胭脂井 (分詠格) (案外遺珠)

紅羊  
佚事

鶯魂喚絮錄

(續)

(花奴)

第十一章

舟行之際。陳義詢徐媽離散後所遭。及雪姑蹤跡。徐媽未語先啜。泣然雪涕曰。嗟乎。提起雪姑。殊令人戚。戚無已。世事無憑。變幻不測。雪姑之命運。抑胡窮厄。至斯耶。當江上被盜之夕。吾與雪姑等酣眠未覺。迨聞櫓聲。款乃舟搖擺。靡定始從夢中驚醒。初意以爲天光明矣。故舟已啓行耳。及至開艙外望。則江色沉沉。黑波如墨。天固未嘗明也。不禁詫異。甚呼陳伯伯。不應。更呼舟子。亦弗答。知事有可異。潛啓艙門。外視舟之首尾。立滿彪形大漢。頓時心悸。欲裂。不敢聲。虧雪姑有膽。叱問陳伯伯何在。一大漢溫言安慰曰。小姐安心。毋躁。只此一言。別無他語。雪姑詢以若輩爲誰。大漢含糊支吾。第曰。斯時且莫問。後當自知。雪姑堅詢之。大漢置之弗答。雪姑見情景非佳。悸極而哭。而又向大漢索還陳伯伯及舟子。索之不休。大漢率不答言。雪姑意陳伯伯及舟子或被害。哭益縱。吾與小環廚婆亦相抱而泣。復有何心。勸慰雪姑於時。舟忽傍岸。卽有許多入下舟。乃知除吾舟以外。尙有十餘艘。盜舟環吾舟左右。盜衆旣登。卽鼓楫上行。其時遂有一可駭之事。發現陳義儂言問曰。何事可駭。徐媽恨恨曰。無他。吾不良之夫亦在舟中也。陳義歎曰。張勇耶。個男子何無一點心肝。竟敢喪盡良心。背恩負義。若此。蓋此次盜劫全是汝夫所簸。弄徐媽訝曰。陳伯伯何由知之。陳義曰。姑莫問。待畢汝言。再爲汝言。吾兩人所遭。徐媽點首。乃續言曰。初吾亦不知。吾夫卽禍胎也。吾等正啼泣無聊時。忽有人輕拍吾肩。低聲喚曰。吾妻。奈何。悲泣。汝夫在此。可算得意。外重逢吾妻。可弗悲。別來數日。身體無恙乎。吾聞聲大愕。拭淚視其人。嗟乎。擊哉。彼非吾夫乎。曷爲而在此。

於是癡視其面一時不能發言。雪姑亦連連稱怪。而雪姑究竟聰明察言辨色。已猜得吾夫行逕。不覺勃然變色。厲聲向吾夫曰：張勇汝曷爲在此得毋已入盜黨耶？果爾則今夕之變定矣。汝所通謀想汝身受主恩亦可謂非薄。乃不思有所報効而忘恩負義。一至於斯。不特辜負汝昂藏七尺之軀。且辱沒汝祖宗父母。須知多行不義非男兒所宜。吾深爲汝惜之。然往者可毋須提來者。猶可追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尙不失爲善人。張勇吾深望汝力改前非。送吾歸吳。則吾將感激無既。世人亦將稱汝爲義俠士也。汝不見陳義乎？一片忠心。事主忘身。可以作汝模範。雖然吾尙欲問汝者。陳義舟子果安在？陳義聆至此。仰首歎曰：賢哉雪姑。可稱得善於辭。令然陳義何人敢當稱譽。想吾枉爲沈氏世僕。護主不週。忍聽吾雪姑遭逢顛沛。尋訪沒由。捫心自問。負罪滋深。更何敢當雪姑嘉獎耶？惟不知張勇如何答言。還請細述。徐媽欲言而淚益洩瀾。嗚咽曰：天生吾躬必多宿孽。不然胡使吾所適非人。終身成錯。思想起來。好不心痛。陳伯伯雪姑所言。義正辭婉。足發人猛省。吾意吾夫當能聽從斯言。苟從此回頭。一心趨善。豈非佳事。不料吾夫惡性根自胎生。斷非片言所可覺悟。故一聞雪姑言色。已微慍。遂聳其肩。嗤其鼻。作鷺鷥笑曰：小姐噫。吾之爲此。稱呼在斯時。已非常。蓋吾斯時。已非復沈氏用僕矣。階級已除。吾與汝平等耳。女郎汝以爲然否。女郎汝所云。吾深佩。汝能言惜乎。加諸吾身。未免不稱好男兒也。義俠士也。吾都弗知。吾但知行吾所事耳。願女郎毋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至於陳義舟子。實爲汝言。固猶在人間。不過與女郎能會面與否。則在不可知之數。吾亦弗能斷言。惟吾深願女郎安心。毋躁。苟再多言惹起。乃公無明火。恐女郎無暇飯地也。須知今日之事。吾爲政。卽陳義至此。亦無奈。吾何女郎速緘。儻金人口慎言爲佳。陳伯伯此何等。

言平。虧伊說出。吾既恨夫之不良。復不禁爲己身悲焉。陳義握拳擊桌。以齒齧唇。怒眉倒豎。咄咄言曰。張勇張勇。汝胡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吾恨不得手刃其人。生嚼其肉。爲吾雪姑洩氣。爲世間不忠不義之人。作一榜樣。徐媽汝有此不良之夫。不如無之。爲愈。劉三在旁聞之。亦怒。皆欲裂髮。鬚髮皆豎。目光爛爛。射人如刃。一縷殺氣。隱躍於眉頭眼角。有不可遏制之勢。疾謂徐媽曰。吾遇汝。夫必殺之。汝意何如。徐媽揮淚曰。悉聽大俠處置。吾不能以吾夫婦之私。縱彼禍世殃人。卽以夫婦而論。此等薄義漢。終非好相識。爲惡不悛。以忠言爲逆耳。則夫婦間之情誼。已絕。吾惟聽之耳。言時。涕不可仰。狀至悲楚。

三人默對移時。陳義復開言問曰。徐媽毋悲。盡爲吾再言後事。徐媽始強制悲懷。悽然曰。吾夫言已。雪姑之忿怒可知。唾吾夫面曰。咄。賤儻。吾沈氏何負於汝。汝乃喪盡良心。毫不知禮義。豢養犬豕。尙得其用。汝并犬豕。且弗如吾不屑與汝語。迅離斯母。再污吾耳。須知吾雖爲一弱女子。亦不難濺血五步。問小環亦瞋目而視。若欲攫吾夫而吞食。吾正欲面叱吾夫。吾夫已倏然變色。形狀猙獰。令人生怖。抽佩刀在手。指雪姑面曰。賤丫頭。膽敢出言不遜。面辱乃公乎。乃公非好惹者。今夕不使汝嘗些痛苦。決不知乃公手段利害。言次。挺刀而前。勢欲刺殺雪姑。吾見狀。大驚。卽橫身遮其前。力牽吾夫。臂腕使不得逞。吾夫怒目視吾曰。賤婦。汝阻吾何爲。不殺此賤丫頭。難出吾心頭恨毒。速釋爾手。聽吾所爲。嗟乎。陳伯伯。吾何能聽吾夫妄爲。料知吾夫非理義所能感動。如再正言厲色。加以恥辱。將益觸其怒。而事且不可收拾。因婉言哀求。乞赦雪姑。豈知豺狼成性。不怒則已。一怒卽勃發。不可止。縱吾苦苦哀告。彼竟置若罔聞。惟被吾糾纏。不放。不得脫身。於是遷怒及吾。握拳擊吾曰。賤婦。速釋手。不爾。白刃無情。將先加汝身。汝苟知乃公利害。

速聽吾所爲。嗟乎陳伯伯。吾何能釋手。眼見吾夫不利於雪姑。吾身苟在。決不聽雪姑有傷毫髮。以此益緊握吾夫臂腕。不肯稍鬆。而一念及夫也。不良此身焉。託則又不禁號啕大哭。吾夫益怒。狂吼如暴獅。揮拳亂擊吾身。究以婦女力弱。被吾夫一揮手。吾卽脫手。傾仆。急支撐而起。見吾夫已近雪姑。身傍而小環則以身翼護雪姑。吾夫拳擊小環。小環亦仆。而吾夫之刀已加雪姑頂上。勢將欲下。雪姑殊不畏懼。延頸以待。口中猶辱詈不休。吾見事迫眉睫。救援不及。不覺悸極。而暈去。陳義失聲呼曰。若然則吾雪姑殆矣。張勇畜生。諄諄已極。吾誓爲雪姑復仇。不撲殺此獠。死不瞑目。復顧謂劉三曰。老友。吾兩人耄矣。且晚將作塚中枯骨。惟生死先後。尙不可知。苟吾身先老。友死者。老友終當竟吾志。汝亦弗能待者。則請屬諸劍虹青絳。飛去仇人頭。落則不特吾目可瞑。卽先主人及雪姑九原有知。亦必銜感。大恩於弗替。老友仗俠尙義。當能如吾言。劉三點首曰。斯固毋待老友言。然雪姑固未嘗死也。老友何急急爲。陳義不解曰。何以見得。劉三曰。雪姑如已離世。則後來何以在。八彪寨中。陳義悟曰。然。吾一時氣憤。遽爾懔懔。復回顧徐媽曰。雪姑究竟在否。後來究竟何如。速言。速言。吾心焦急。殊不能久待。徐媽不禁破涕笑曰。陳伯伯。吾言猶未盡。奈何心急若此。旣又泣然曰。雖然。雪姑之在否。吾亦弗能斷定。惟此乃後來事。斯時姑置之。吾當時旣已暈去。雪姑之生死茫然。無知等。到醒來。則雪姑固無恙。而粉頸低垂。猶嚶嚶啜泣。小環廚婆亦在。吾夫則已杳。此外祇一男子在艙。溫言婉語勸慰。雪姑吾初不知。男子爲何人。後乃審知爲盜魁。劉三點首曰。大約爲八彪也。陳義曰。然。當是斯人。徐媽不解曰。何由識之。陳義曰。待畢汝言。當爲汝語。徐媽卽慶言曰。但聞盜魁言曰。姑娘苟從吾言。後福正長。吾亦決不以姑娘視作等閒。願畢世低頭拜倒石榴裙下。



姑。娘。請。有。以。答。吾。雪。姑。不。答。飲。泣。如。故。盜。魁。屢。以。爲。言。雪。姑。始。微。拾。其。首。引。澹。澹。淚。眼。注。視。盜。魁。面。曰。大。王。請。聽。一。言。吾。固。早。已。有。夫。雖。未。成。婚。而。名。義。已。定。決。不。敢。順。從。大。王。言。中。道。貶。節。女。子。最。重。德。行。德。行。有。虧。何。顏。偷。生。人。世。吾。雖。不。才。誓。不。作。二。夫。之。婦。願。大。王。鑒。諒。微。衷。全。吾。區。區。之。志。况。以。大。王。之。英。雄。蓋。世。天。涯。芳。草。美。婦。人。多。奚。必。苦。苦。迫。脅。一。弱。女。子。耶。伶。仃。如。吾。可。憐。已。極。身。世。淒。涼。無。可。依。靠。不。得。已。而。往。投。夫。家。以。大。王。仁。慈。當。不。忍。相。迫。以。大。王。英。雄。亦。不。宜。有。此。行。爲。知。大。王。者。謂。大。王。多。情。而。不。知。大。王。者。且。謂。大。王。凌。弱。欺。孤。大。王。其。謂。之。何。吾。不。忍。大。王。英。名。因。吾。一。弱。女。子。而。墮。落。大。王。自。以。爲。多。情。奈。吾。情。竝。不。屬。於。大。王。蓋。吾。方。寸。間。早。已。有。主。必。不。聽。大。王。移。奪。吾。情。儘。大。王。如。何。勸。說。如。何。計。畫。吾。却。矢。心。不。貳。大。王。如。必。相。迫。無。已。則。藐。茲。微。軀。本。輕。於。鴻。毛。殊。不。難。拚。作。玉。碎。以。謝。大。王。孰。是。孰。非。願。大。王。熟。計。之。盜。魁。不。禁。讚。歎。曰。賢。哉。姑。娘。一。番。議。論。令。吾。益。加。敬。佩。不。謂。姑。娘。桃。李。姿。容。竟。具。鋼。鐵。心。腸。人。不。可。以。貌。相。信。然。然。……語。猶。未。竟。嘍。囉。報。已。進。水。寨。盜。魁。乃。謂。雪。姑。曰。姑。娘。山。寨。已。到。吾。將。喚。僕。婦。迎。接。上。山。姑。娘。請。放。心。有。吾。在。決。不。有。所。難。爲。不。過。暫。屈。玉。趾。耳。雪。姑。尙。欲。有。言。盜。魁。已。一。躍。出。艙。去。雪。姑。乃。掩。面。而。泣。雪。姑。之。意。大。約。傷。已。身。之。陷。入。盜。窟。不。知。何。日。能。出。頭。也。吾。等。亦。無。可。奈。何。則。惟。以。事。已。如。此。忍。耐。爲。佳。相。勸。雪。姑。耳。而。雪。姑。仍。不。稍。減。悲。腸。泣。如。故。

第十二章

陳。義。曰。徐。媽。汝。夫。之。未。傷。雪。姑。究。因。何。故。徐。媽。曰。吾。暈。去。未。知。後。來。聞。之。小。環。云。吾。夫。舉。刀。欲。下。時。聞。有。人。叱。曰。張。勇。休。得。鹵。莽。卽。見。有。人。一。躍。而。入。蓋。盜。魁。也。吾。夫。乃。收。其。刀。面。盜。魁。曰。大。王。個。妮。子。太。無。理。肆。

意謾罵令人難堪。不如殺却免致有犯大王盜魁曰。汝認識個女郎否。吾夫囁嚅曰。否。吾焉用識彼。小環即僂言曰。賤儻汝爲此言。問汝良心安乎。不安。盜魁訝曰。然則汝固認識張勇者。小環曰。那得不認識。彼妻亦在。是盜魁曰。安在小環曰。此輩者是盜魁。顧謂吾夫曰。然則汝何言不識吾夫。不能答。俛首弄佩刀。小環復曰。大王彼固吾主人用僕也。忘恩負義。則亦已耳。而復欲加刃於女主。若而人真禽獸。不如盜魁詫曰。有是乎。張勇汝乃一昂藏丈夫。胡有此卑鄙手段。兇狠心腸。吾殊爲汝不取。自後當憑良心做事。毋再然。苟不悛者。吾亦不汝宥。吾夫惟諾諾。默然退出。盜魁目送之。轉身慰雪姑。而言語間未免狎謔。雪姑遂正色曰。大王欲爲英雄乎。抑爲小人乎。盜魁曰。姑娘言。吾不解。惟旣爲男子。漢誰不欲爲英雄。雪姑曰。若然。則此等語調不宜出諸英雄之口。此等語調。猥賤小人之口。吻殊不稱大王身分。吾深願大王之爲英雄。不忍見大王爲小人也。率直之言。幸恕冒犯。盜魁於是肅然改容。嘖嘖讚曰。姑娘之言。然也。天生姑娘。美麗若斯。賢慧若斯。令吾益深愛慕。幸吾尙未成室。欲向姑娘作援繫之求。不審姑娘能允許否。雪姑至此。皺眉無語。於斯時也。吾亦醒轉頃已述之矣。陳義歎曰。傷哉雪姑。備受艱苦。皆吾將護不週所致也。劉三曰。吾兩人不能庇一弱女子。爭不慚然。此後能尋到雪姑。固屬佳事。苟不能者。吾兩人負罪滋深。陳義曰。斯爲吾責。無與大俠事。惟吾殊覺無以對吾先主母付托之心。言次。吁喟不置。劉三曰。斯姑莫問。還是請徐媽詳述以後事。陳義乃無語。

徐媽曰。舟旣入盜窟。停泊於水寨內。盜魁率衆登岸去。祇留數嘍囉看守。吾與小環廚婆相勸雪姑。雪姑始稍殺悲懷。俄而盜魁遺嘍囉肩輿來迓。并一老嫗來侍候。雪姑無奈。硬着頭皮上岸。登輿。吾與小環廚

婆及來侍候之老嫗皆步隨輿後沿途嘸密布守衛森嚴肩輿過處皆致敬禮是蓋盜魁所令有意逢承以博雪姑歡心者殊不知雪姑之心堅逾金鈿固非如庸庸婦女所可輕易移動然而盜魁不知也。以謂若此尊敬定可以感動美人心吁謬矣。已而至一第中肩輿直入內廳始歇下老嫗前揭輿簾吾與小環扶雪姑出輿老嫗導往後進小屋中屋中已佈置整齊老嫗侍奉極殷勸煑茶倒水不稍或懈時天已大明雪姑病體初痊加以終宵擾擾憊疲甚老嫗頗能窺人意旨問曰姑娘精神殆有不濟乎雪姑頷之老嫗卽導雪姑至一精緻之小室中衾帳皆備雪姑得以休眠吾與小環廚婆坐候之互談所遭聊以解寂言念身陷盜窟不知何日能脫離網羅各潸然淚下雖老嫗言語玲巧百計慰藉終不能減殺吾輩傷心惟有暗禱蒼穹私祝吾雪姑無恙耳午後雪姑猶未醒忽盜魁昂然入室吾等起迎之盜魁微頷其首直趨至床前舉手揭帳意欲一窺雪姑睡態吾與小環卽橫身遮其前吾謂盜魁曰大王幸自重吾小姐千金之軀不容人偷覷也大王此等行爲於禮殊非常盜魁瞋目叱曰毋多言大王生性最厭嘮叨苟忤吾意於汝曹將有不利小環急極而哭曰大王汝在舟中所言何等明白大王不言決不難爲吾等乎胡忽自食其言盜魁獠笑曰汝曹洵愚甚前言謊耳已入吾網中將聽吾所爲誰敢阻吾阻吾者無生理汝曹當知大王利害現領略美人睡態何傷於事後日憑吾勢力所及恐尙有甚於斯焉嗟乎陳伯伯強盜終無好心腸此言良是然吾當時猶冀強盜發善心故與小環廚婆同跪哀求盜魁艱然怒舉拳欲毆適雪姑於斯時驚醒推衾坐起拳帳外視見狀情知非佳不禁一陣心酸淚如鉛瀉嗚咽言曰大王胡事來斯滿面怒容得毋吾僕婦丫頭有所開罪處乎果爾請大王寬恕若輩無知陳伯伯乎亦知盜魁作何回

答乎說也可笑。以彼殺人不貶眼之強盜初意爲必鋼鐵心腸。不容易打動。不料經雪姑一陣哭泣。幾句婉言。竟把一兇狠盜魁化爲繞指柔。頓時和顏霽色。柔聲言曰：「否否。姑娘之僕婦丫頭。可稱得忠心於主。竝未開罪於吾。吾與若曹戲耳。姑娘可毋泣。須知姑娘泣。吾心亦痛如刀割焉。雪姑聞言。拭淚視盜魁。久久弗語。盜魁問曰：「姑娘視吾胡爲。殆有所詔乎。且言且近。」雪姑身伸手欲握雪姑腕。雪姑正坐於床沿。大駭。倏然起立。疾避盜魁容顏。亦驟變。唇白如紙。體顫若中寒。一時不能遽言。而兩眼淚潮已奪。睚怒飛。如斷線珍珠。沒由貫束。彼時雪姑之芳心。大約已搗碎矣。盜魁本滿懷熱望。受此拒絕。似冷水灌頂。不無怏怏羞慚之心。亦油然而起。兩頰堆滿紅雲。而見雪姑狀態。可憐不忍。發作脾氣。訥訥然言曰：「姑娘何苦來……」雪姑不待其辭畢。卽抗聲言曰：「大王苦苦窘吾。畢竟是何居心。盜魁強笑曰：「雪姑。吾自問竝無惡意。不過愛姑娘切。故爾忘情耳。姑娘胡拒之深也。雪姑侃侃言曰：「吾深願大王之莫錯用其情。吾固有一夫羅敷。早爲大王言矣。大王如此行爲。自以爲愛吾。殊不知適足窘吾。辱吾。如此相愛。實爲大王言不敢領情。亦不願領情。請大王休此妄念。如再見迫倒。不如一刀兩段。殺却吾身。轉覺得直截爽快。好得大王英雄爲事。寶刀鋒利。殺一柔弱女子。當不費吹毛之力。更足見得大王威重勢盛。殺人不啻割雞彘。更足以使天下英雄好漢皆知大王善殺。無告可憐之女子。盡天下無告可憐之女子。見大王如見天尊。莫不慄慄然戰懼。則大王亦足自豪矣。大王吾雖不願大王之指觸吾身。却極願大王之寶刀加吾頸。大王嫌寶刀冷。否。吾頸有血。可以溫之。吾自有生以來。從未知寶刀若何滋味。今日吾極願嘗試。嘗試大王莫怯。儘可及鋒而試。大王愛吾乎。則請殺吾。殺吾卽從吾也。大王如不忍殺吾。則非真箇愛吾也。殺吾後。吾不

怨大王。吾自樂之。吾方以爲幸事。且感激大王真心愛吾。大王寶刀安在。來來來……速殺吾。速殺吾……且言且笑。言已笑益縱。以手撫其頸。連呼來來來……嗟乎陳伯伯。彼時雪姑想已去瘋不遠矣。陳義剛欲有言。劉三已拊掌大笑曰。快哉快哉。吾並不爲雪姑悲。吾深佩雪姑之豪爽。此一篇絕妙語。辭風起雲湧。痛快已極。冷嘲熱諷。如抉人心肺。八彪應有慚色。萬不料一伶仃弱女。竟有此口氣。吾何幸而親見之。臨危不懼。實屬難能。其激昂氣概。慚煞一般庸碌鬚眉懦夫。聞之當亦奮袂而起。陳義點首曰。誠如大俠言。願雪姑恒居訥訥。然似弗能言者。胡一遇患難。翻如傾倒。三峽之水滔滔。若不竭。抑何故。與是真索解人而不得者。豈一被激刺。遂不自知其議論之激昂耶。徐媽後事如何。速語吾來。速語吾來。徐媽曰。盜魁聞言不覺却退數武。羞頰之容益弗能自掩。面上條紅條白。狀至弗安。默然者久之。雪姑猶催促曰。大王汝寶刀安在。速殺吾。速殺吾……盜魁仍無語。觀其容貌。悚然似有懼色。兩目眈眈。凝視雪姑。弗瞬。若被電攝。癡然罔覺。好似失去魂魄者。然陳伯伯以一盜中魁傑。平時何惡不作。而獨爲一孱弱之雪姑。幾句言語所壓倒。豈非奇絕。故吾謂強盜之寶刀。弗如吾雪姑唇舌之利害。雪姑僅舌上翻蓮。竟使彼萬惡之盜魁。立時失其威嚴。失其勢力。雪姑之魄力可謂宏矣。惟吾當時頗慮盜魁或老羞成怒。苟如雪姑言。以寶刀相餉。則究非兒戲。因進謂盜魁曰。大王吾小姐素性剛烈。茲受迫於大王。遂不覺有此憤激語。大王當體念其年紀性情。弗以介懷。盜魁搖首曰。放心放心。姑娘雖辱吾甚。吾決不有所難爲。其實姑娘所語。激昂慷慨。令吾益加欽敬。吾閱人多。多未見貞烈如姑娘者。如姑娘之貞烈。實爲吾生平第一次。遇見吾不特不怪姑娘。見拒且深自愧悔已之唐突。致惹起姑娘嗔怒也。吾佯爲歡顏。嘖嘖讚曰。賢

哉。大。王。可。稱。得。善。於。體。貼。雖。然。大。王。拘。吾。數。人。於。斯。究。不。知。何。日。放。回。大。王。既。善。體。貼。當。憐。念。吾。輩。窮。途。悽。苦。釋。放。還。吳。則。吾。輩。益。當。感。念。大。王。盛。德。永。久。弗。衰。會。當。結。草。啣。環。圖。報。深。恩。於。沒。世。不。識。大。王。許。乎。否。耶。盜。魁。第。仰。首。而。笑。不。置。答。一。語。吾。惑。不。能。解。究。不。知。盜。魁。之。若。何。居。意。而。雪。姑。則。連。連。叱。吾。不。當。與。盜。魁。語。仍。催。盜。魁。曰。快。來。殺。吾。快。來。殺。吾。……愈。言。愈。激。昂。柳。眉。橫。掃。嬌。眼。含。嗔。其。勃。怒。之。氣。一。時。竟。不。可。遏。制。猜。其。心。頭。熱。血。必。已。達。至。沸。點。以。上。矣。嗟。乎。陳。伯。伯。吾。萬。不。料。雪。姑。之。如。此。……言。猶。未。已。忽。聞。有。人。呼。曰。金。陵。至。矣。

(未完)

歐美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第六十五章 情戰

(續)

(之棟譯)

次晨清醒。追念昨夜之事。不勝自悔。謂蠱。疏。若。是。何。以。踐。我。面。允。康。母。之。言。何。以。對。祭。師。諄。諄。告。誡。之。意。因。自。警。曰。此。後。凡。遇。麥。丁。一。言。一。動。皆。宜。檢。點。爲。人。宜。有。勇。立。志。宜。堅。決。勿。若。昨。夜。之。踰。越。範。圍。也。時。禮。拜。堂。正。擊。鐘。取。齊。行。領。聖。餐。禮。余。欲。一。人。獨。往。然。不。得。麥。丁。同。行。終。不。如。意。及。取。禱。告。書。入。坐。憩。見。桌。上。紙。頁。雜。沓。麥。丁。坐。於。其。旁。心。甚。樂。之。麥。丁。見。余。呼。曰。試。觀。如。許。信。函。與。電。報。一。一。待。覆。今。雖。禮。拜。日。不。得。休。息。矣。吾。所。謂。禮。拜。堂。者。乃。在。吾。家。田。產。之。盡。處。蠱。氏。祖。宗。謀。本。村。鄉。民。之。便。利。捐。資。建。之。其。後。廢。去。者。不。知。幾。世。幾。年。及。至。鞭。吾。父。之。蠱。貴。人。晚。歲。悔。過。乃。復。開。之。余。既。至。禮。拜。堂。見。鄉。民。虔。心。敬。禮。隨。衆。唱。讚。美。歌。心。頗。喜。樂。是。日。講。經。者。爲。一。年。輕。之。副。牧。師。吾。夫。之。御。者。之。弟。也。引。經。中。毋。令。吾。輩。入。誘。惑。而。出。吾。輩。於。過。惡。二。語。爲。題。對。衆。宣。講。余。觀。其。人。滿。口。誘。惑。實。不。自。知。誘。惑。爲。何。物。所。以。此。教。人。者。不。過。教。會。主。義。如。是。則。亦。如。是。說。法。非。心。知。其。意。也。是。猶。昔。日。余。聞。避。世。之。貞。母。及。僧。正。論。誘。惑。亦。何。嘗。知。誘。惑。之。果。爲。何。物。哉。牧。師。之。言。曰。諸。君。聽。之。吾。人。血。肉。之。身。最。易。見。迷。于。誘。惑。蓋。誘。惑。之。爲。物。甚。譎。終。日。伺。于。吾。人。之。旁。吾。人。一。不。提。防。彼。卽。乘。虛。而。入。及。其。既。入。趨。之。極。難。而。道。德。名。譽。皆。將。因。之。而。墜。落。故。人。無。論。得。志。之。日。失。意。之。時。皆。宜。嚴。密。設。備。不。授。誘。惑。以。可。乘。之。機。時。有。貧。家。婦。女。首。蒙。花。布。之。巾。與。余。並。坐。微。語。告。余。謂。自。島。中。景。況。進。步。工。值。抬。高。而。後。其。夫。閒。時。專。以。飲。酒。爲。樂。故。此。際。未。來。聽。講。彼。甚。憾。之。余。則。念。及。昨。夜。之。事。一。心。虔。禱。防。誘。惑。之。見。侵。冀。罪。惡。之。解。免。及。舉。行。聖。餐。之。時。又。念。及。昔。年。所。受。之。訓。教。以。爲。

余既自幼爲教中人。卽宜畢生。恪守教律。不可違叛。及禮畢。心甚安適。盡舉錢袋中所有。半入募化之盤。半遺。站立禮拜堂門首。貧人欣然而歸。

時正亭午。入門行於馬道。未及一半。麥丁匆遽出迎。身穿法蘭絨製之衣。首不戴冠。余見其和善壯健。力足以救女子之厄。而保之出險也。則禮拜堂牧師之訓辭。及同時所立之志。頃刻自心中散去。卽海濱乾沙。自手指間流出。亦無以喻其易也。麥丁作平時態度。呼曰。如此良辰。吾乃碌碌于信函及電報。至不得片刻之暇。舍君而外。吾之心思。不能他用也。麥丁此種致詞之法。使余欲不心動而不能。雖舉世之大。女子之多。不無強梗之人。力能拒此好意。而余實非其人。慌急之間。覺得甚樂。遂相偕而行。說東談西。或告以吾父出於不意。忽得重病。或告以某日某時。余曾與康母一面。繼而又談及天氣久旱。或不免大水之將至。惟余之許嫁。蠟氏與麥丁。因此所受之結果。二人之心事。獨無一言。以及之一。若約定不言者。當時麥丁之語聲。柔靡細膩。且愈行而愈與余身相貼近。余每仰首觀其面。見其亦俯首而微笑。

午餐既畢。二人同至園中。于草地上擇其正面。吾房處坐定。麥丁于衣間取出地圖一幅。敷之桌上。指圖中之紅線曰。上帝之福。吾輩此次探險。其計畫若是。于是滔滔而談。歷時甚久。如船主如水手。如自願隨行之科學家。以至其自己。所備之飛行機。雪車等。無不一一告我。然此特借以爲談助之資料。以消遣時間。其聲則始終柔靡細膩。雖未明言愛余。而愛余之心。已見于言外。蓋麥丁之所言者。乃男子于愛情濃密之時。對於女子。所必有。且最足使女子動心之言也。未幾。余亦出同一之語調。與麥丁對談。雖談一極正式之事。亦作極柔媚之詞。必盡女子所能作之態度。而後已。二人如是坐談。不復知時間之長短。而二



人。間。之。關。係。亦。愈。坐。而。愈。危。其。時。適。當。秋。暮。日。光。漸。短。不。覺。斜。陽。欲。逝。余。大。驚。因。以。頭。痛。爲。詞。起。身。欲。入。麥。丁。先。借。余。至。坐。憩。復。送。余。至。余。臥。室。之。門。臨。別。之。際。奪。余。雙。手。奮。力。吻。之。余。亦。熱。血。潮。湧。欲。有。所。答。報。然。一。轉。念。知。其。不。可。急。急。退。入。房。中。闔。門。下。簾。悶。然。獨。坐。以。手。闔。面。暗。自。察。問。余。昔。日。秉。承。師。訓。謂。吾。人。天。性。惡。劣。五。官。百。體。皆。敗。德。之。門。豈。其。說。果。確。乎。心。中。宗。教。與。愛。情。相。戰。勿。已。如。是。者。約。數。小。時。之。久。而。後。柏。臘。司。來。爲。余。更。衣。出。就。晚。食。

柏。臘。司。好。閒。談。謂。余。曰。男。子。別。有。心。腸。苟。其。注。意。于。一。事。心。思。卽。不。復。他。用。矣。旣。而。察。之。知。余。入。房。而。後。彼。曾。與。麥。丁。有。所。言。且。急。欲。以。所。言。之。關。于。吾。身。者。告。余。其。言。曰。初。與。康。君。談。夫。人。之。精。神。及。面。色。康。君。曰。汝。主。人。面。貌。非。深。有。病。容。乎。我。答。曰。微。病。耳。君。如。問。我。主。人。之。病。何。如。者。我。必。曰。主。人。之。病。尤。在。心。而。不。在。身。矣。余。曰。柏。臘。司。汝。勿。應。作。此。言。柏。臘。司。曰。然。僕。心。中。作。如。是。想。卽。口。中。出。如。是。言。勿。忍。秘。也。余。曰。然。則。康。君。何。言。柏。臘。司。曰。夫。人。康。君。初。無。一。言。我。因。曰。君。豈。不。知。吾。主。人。之。失。身。于。所。不。愛。之。夫。乎。康。君。曰。惜。哉。將。何。以。使。彼。消。受。此。耶。我。曰。事。有。惡。於。此。者。則。不。愛。之。夫。又。愛。及。他。婦。人。矣。康。君。曰。彼。鄙。夫。目。其。嚙。乎。我。曰。事。有。更。惡。於。此。者。彼。種。種。蕩。僻。之。舉。竟。當。吾。主。人。之。面。而。出。之。康。君。罵。曰。賤。畜。是。時。康。君。怒。甚。面。色。兇。獍。一。若。欲。又。貴。人。之。喉。而。鬱。殺。之。者。旣。而。曰。何。彼。之。不。思。絕。其。人。乎。我。曰。我。亦。云。然。而。我。主。人。之。所。以。不。能。出。此。者。大。率。以。教。律。所。不。許。之。故。康。君。曰。然。則。惟。有。求。助。于。上。帝。而。已。舍。此。無。他。法。也。康。君。言。至。此。垂。首。喪。氣。頗。有。無。計。可。施。之。概。我。因。曰。吾。輩。婦。人。性。質。拘。謹。有。所。存。心。終。身。不。釋。康。君。曰。汝。能。必。婦。人。性。質。人。人。若。是。乎。我。曰。吾。所。見。甚。確。婦。人。之。性。質。莫。不。如。是。然。不。得。一。人。以。爲。助。則。雖。有。其。心。徒。呼。負。

負而已。康君曰：汝主人不有父在耶？我曰：事之類是者，必得他人以爲助，爲之父者，必不能爲力，而所謂他人者，亦必其人心誠愛彼，不惜犧牲一切以爲之護，事果與彼有益，卽勿問彼贊同與否，盡力爲之代謀。今若有愛我主人，願救我主人于患難者，則……康君曰：是必有人，也是必有人也。栢蠟司汝勿慮，汝主人不無若此之人也。康君言畢，卽起立而繞室環行矣。栢蠟司以此事告余，一若世間喜信無過于此者。然余竊自思維，余心已爲麥丁所束縛，余志已爲麥丁所動搖，麥丁後此且復如童年之視余爲自己人，而迫余爲康母及祭師所囑，余不爲之事，則將如何事之可畏，孰有甚于此者哉！然恐悸之中，寓有歡樂之意，余赴坐憩之時，明知麥丁必已在彼待余同食，一若余身已有所屬，不覺狂喜而心跳甚劇。此種情境，凡吾輩過來人，度能想象得之，豈知一入坐憩，使余有不得不驚疑者。余與麥丁別來僅數小時，今見其背火爐而立，面色與方者大異，見余呼曰：君安乎？態度冷淡，平素一種真摯之語調，今乃變而爲吃，吃如不能出之形，余初不解其故，旣而思之，知吾二人者，情愫已達至高之度，苟有逾越，此者勢不能不犯人世間之大不韙，而吾之婚事將因此而成，爲不可收拾之局，當食之頃，二人間語言極寡，觀麥丁之狀，且故意不欲視我，彼碧瞳中一種狡狂態度，午後所使余熱血潮湧者，不知消歸于何所也。此兩眸子每與余兩眸子相對，卽如沃冷水於余心，然有時彼見余面不歡，則又雙目射余，一若欲究其不歡之故者，蓋其時自有一種不安之狀，呈諸其面者，通諸余心也。嗚呼！吾二人當此之時，正如跳躍于大江之濱，深恐相觸，卽有陷溺之虞，故互相規避，互相疎遠，不敢不慎也。及饒畢饌，徹侍者盡去，余已厭極，不能復耐，以作書致貞母爲辭，獨往書桌之旁，麥丁取雪茄燃之，云：赴海角散步，余于是聽其履聲，知其歷

樓。堦。而。下。矣。知。其。履。草。地。而。行。矣。知。其。步。入。大。道。矣。愈。行。愈。遠。苦。聞。履。聲。之。隨。潮。聲。而。俱。遠。者。余。于。是。又。起。立。步。至。通。洋。台。之。門。下。探。首。外。望。則。沈。沈。暮。氣。渺。渺。予。懷。明。月。不。來。衆。星。爭。耀。園。中。花。木。海。棠。月。季。垂。熟。之。果。香。可。聞。而。色。不。可。得。而。見。風。息。樹。止。萬。象。無。聲。惟。澗。水。長。流。微。現。銀。光。一。線。海。波。突。起。怒。衝。石。壁。萬。聲。余。因。自。問。曰。吾。將。何。以。消。受。此。耶。今。麥。丁。既。去。余。即。借。此。時。機。以。微。揣。其。用。意。如。由。其。顏。色。以。度。其。存。心。則。往。日。之。甘。言。蜜。語。深。恐。未。必。由。衷。雖。然。余。爲。已。嫁。之。人。麥。丁。爲。一。己。之。名。譽。起。見。自。不。得。不。以。正。自。守。以。嚴。自。律。余。因。自。慰。曰。彼。之。用。心。亦。良。苦。矣。蓋。至。是。而。一。種。新。意。又。復。發。現。此。新。意。初。發。現。時。頗。欲。追。及。麥。丁。而。以。身。伏。懷。中。既。而。思。之。又。欲。設。法。逃。避。不。復。與。之。相。見。余。當。爾。時。如。癡。如。愚。一。心。欲。毀。婚。誓。婚。誓。不。可。毀。也。一。心。欲。舍。情。人。情。人。不。能。舍。也。余。又。自。問。曰。吾。將。何。以。處。此。耶。吾。欲。麥。丁。速。去。吾。又。欲。麥。丁。長。留。二。者。交。戰。于。中。惘。惘。然。如。入。歧。路。不。知。究。遵。何。道。爲。是。其。後。思。及。麥。丁。留。此。不。過。再。是。二。日。因。又。自。慰。曰。僅。兩。日。耳。當。不。難。慎。守。也。豈。知。一。思。及。此。初。以。爲。可。以。聊。慰。吾。心。者。反。若。熾。炭。熨。斗。之。燙。心。嗚。呼。麥。丁。留。此。不。能。過。兩。日。矣。此。別。何。時。或。此。生。此。世。不。復。再。見。余。與。麥。丁。豈。即。徒。此。緣。絕。乎。嗚。呼。痛。哉。室。中。有。洋。琴。一。座。余。因。坐。其。旁。按。琴。而。作。頌。聖。之。歌。藉。以。自。慰。沈。悶。余。之。歌。也。自。歌。之。而。自。聽。之。初。歌。《麗。天。之。有。明。星。兮。猶。陸。地。之。有。海。吾。欲。叩。關。兮。汝。爲。門。也。以。待。》。數。語。聲。音。之。低。室。外。不。可。聞。而。吾。愁。仍。不。解。及。歌。至。《嘻。嗟。貞。母。兮。衆。母。之。母。維。母。之。恩。兮。吾。歸。乎。來。其。吾。受。》。數。語。平。日。所。感。余。最。切。者。不。覺。聲。浪。之。抬。高。沿。沈。沈。夜。氣。而。俱。逝。直。達。海。角。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如。速。麥。丁。來。歸。然。余。不。自。知。也。及。醒。而。知。之。則。額。叩。琴。上。咽。梗。梗。如。有。所。繫。時。惟。海。中。潮。聲。遠。遠。可。聞。舍。此。而。外。他。聲。盡。滅。忽。聞。有。呼。美。利。者。其。聲。細。

而柔是麥丁之聲也。余因至洋台，則見麥丁立于洋台之下，坐憩中之燈，適照於其面，似滿面心事者。然謂余曰：請下樓。吾有事與君言。余不拒。一若麥丁如主人，余如僕，不敢拒，亦不能拒也。及至樓下，麥丁卽挽余手，手似抖，但不知抖者爲余之手，抑爲麥丁之手，抑兩人之手俱抖耶？二人行于草地之上，麥丁之履聲與余之衣聲，余皆聞之。及至日間之坐處，始默然就坐。旣而麥丁以沈摯之聲謂余曰：美利吾初不欲言。今日所言之事，然至今日雖欲不言而不得。君今在困難中，吾不能坐視而不揀。吾實不能。吾實不忍。余欲作會而喉間哮喘不能言。麥丁又曰：吾船啓旋之前，已不過數日。此數日之內，事果成功，固不可知。不然，吾將設法改吾行期，或竟作罷論，或遣他人代之。吾實不忍獨自遠行，而任君居困難之中也。余欲告彼，不以余事而誤彼前程。然仍不能出口。麥丁又曰：美利吾願爲君助，惟助君之權必于君得之。故必先得君之許可，而後可以助君。吾固知在法律上，在血統上，與君有關係，而願爲君助者，其人不少。本無待於吾。然吾苟助君，亦決無人譏吾爲事不干己也。余至是，心知麥丁欲言之意，因麥丁之聲顫顫如弓上之弦也。麥丁曰：美利吾所欲得之權，乃出于血統關係之權之上。君當知此權之爲何權矣。余是時眼已昏。麥丁雖俯就而與余言，距余目甚近。余實不能見其面。麥丁曰：美利吾自幼迄今，無日不置君于心頭。君自知之。天鑒在上。自今而前，吾心未嘗有第二婦人。卽自今而後，吾亦不再念及他人。吾前此或已告君，以此意。吾在羅馬遇君時，亦欲以此意告君。然境地不同，覺得言之無益。故未啓口。言至此，麥丁斷續不能成聲。而余腸亦欲斷矣。麥丁曰：凡吾力所能及者，吾已屢試之矣。而皆歸于無效。今君失身在此，其心不樂。故雖爲時已晚，而仍有助君之心。欲于未行之前，揀君于萬難之中，而出君于泥塗之外。我非

外人請以助君之權授我如授一信任最深之人當必竭其能力思有以報命也余聞麥丁之言深知麥丁之意自知此際之危殆不啻跳躍于懸崖削壁之間前有深淵後有峻嶺一失足卽一落千丈欲脫此厄惟有默念祭師之誥誠康母之囑咐與吾母之遺言而已余欲奮以數言而口仍不能出因竊自禱告以自寬麥丁曰美利切勿謂不能許我君若作此言者將使我大失所望我且卽刻告別早則今夜遲則明朝我不忍再見君面我不能鬱鬱居此終日見君在憂患中君應知憂患之本在君而不在我我乃爲不平之鳴耳麥丁隨卽取我右臂戰戰呼余曰美利……美利……我……我愛君嗚呼蓋至是而不可避不可免之時間至矣余方者僅有口不能言今且有耳不能聽矣方者尙能轉念尙能禱告尙能起拒絕之心今則不能矣及昏憫旣定知覺漸復自知檢點余首已在麥丁懷中麥丁方喜極而呼以兩臂抱余而坐嗚呼余固麥丁之人也麥丁之得余實不啻得其所固有况當前別無他人尙復何所顧忌縱國家法律森嚴教會戒條彰著皆不暇計及之矣約數分鐘之久余喘極不遑呼吸僅覺吾頭上面麥丁款款私情如出肺腑以相示麥丁曰是可信矣是可信君之愛我矣是真可信也誠然誠然而今而後誰敢欺君誰敢侮君上帝有知誰敢使君受辱耶俄頃如作怪夢突然驚醒然余之醒也非自醒之必有物也足使余醒者此物何物不可得而知或者吾房中之鐘耶余問曰余方爲何事耶余至此萬感交集如吾爲已嫁之人如祭師之警告如余所允康母之言無一不上心頭余又問曰余身在何所耶麥丁曰勿聲張吾二人今夜舍愛情而外勿當思他事矣余答曰君勿作此言吾二人非可以自由相愛者余思欲脫麥丁之臂因言曰上帝助我上帝赦我麥丁不卽放手且曰俟之吾知君心甚痛吾決不傷君心吾所欲

問君者。祇有一語。使君一日得見天日。君究能愛我否。余曰。勿以是問。余以是問。余決不置答。麥丁曰。否。君必答之。君至爾時。究能愛我否。余曰。愛之。麥丁曰。足矣。以今夜而言。吾之所求于君者。卽此已足。君勿恐。是必無害君。且歸房安睡。于是扶余起立。送余至樓梯之下。仍取余手而吻之。始放余行。且輕輕語。余曰。夜來多福。余亦曰。夜來多福。麥丁又曰。吾清潔可愛之女童。上帝必福之。余遂一人入房。首支枕上。伏而沈思。見得終身之事。隨在爲教律所羈。希望已絕。嗚呼。薄命紅顏。何堪設想。吾心傷矣。

第六十六章 密議上

次日爲星期一。余晨起。在房中早饒。柏臘司來爲麥丁傳語。謂彼欲赴澗間散步。請余偕行。余知麥丁之意。欲與余談離婚之策。故口允同行。而心劇跳。夫離婚一事。在余必不能實行。天下痛心之事。無過於此。然余既用以自痛。而尤不能不爲麥丁代痛。譬如獄吏決獄。正當羣人希望無窮之際。而忽判以死。舉此時罪人之心。何如余爲判罪之人。麥丁則受判之人也。時麥丁在園中與湯姆劇談嬉嬉。笑樂如兒童。方自校中散學歸家者。及見余至。歡然笑迎。相偕出行。自余家赴澗間途中。必經一草田。朝露未乾。吾鞋底薄。麥丁興致高。欲抱余而行。余竭力攔阻。而免此澗名蠟澗。是日澗中景色。特別幽雅。與平日不同。沈靜之氣。無異一禮拜堂。而老樹巨枝。密接作斗拱形。日光至此。分作無數條紋。一若清晨。或薄暮。太陽之光。照於禮拜堂頂。假樓之窗上。仰而聽樹葉之摩擦。俯而聽澗水之奔流。鳥鳴嚶嚶。雜樹聲水聲。而並作一若遠處禮拜堂中唱頌聖之歌。此情此景。何以忘懷。旣而行向港口。此港亦名蠟港。麥丁見余面無笑容。譏爲天生之莊嚴。余於其時。頗有履薄臨深之悸。故不能笑。然有時強一微笑。而麥丁不以微笑爲足。乃

出其童年之語調。胡亂言之。使余不得不大笑。及抵港口。見橡樹一行。甚矮小。且傾向陸地。知必歷嚴冬。受大風之所。致麥丁曰。卽就此小坐何。如因同坐於海灘之上。俯仰左右。草中唧唧者。微蟲之振羽也耳。旁營營者。蜜蜂之覓食也。天空囂囂者。海鳥之盤旋也。大海當前。深灣在下。早潮方退。石上水跡未乾。而青青水車。未隨潮水而俱去者。生氣未盡。泯也。時有一出外取樂之汽船。掠港口而過。旗幟飄搖。篷布高張。人坐烟蓬之上。奏進行之曲。船既去。麥丁曰。美利。吾方籌思吾一人之事。其進取之道。當以何者爲先。其第一要著。爲吾輩所急急欲得者。則離婚耳。余不答。且立意不觀麥丁之面。而注吾目于海際。麥丁曰。君所得證據。亦已多矣。卽不然。尙有栢臘司在。彼所得證據。實較君尤多。君今旣以代訴之權授我。我將先訴之于君父。余當時似有所會。然語極枝梧。麥丁不能明吾意。因言曰。然吾固知君父爲人。方諸極硬之胡桃。至不易破。吾亦知吾之所欲言者。爲彼所至不欲聽。然吾旣言之。彼卽不得不聽之。尤有進者。君究爲彼親生之女。使彼尙有一線之良心。則……余是時亦必有所言。故麥丁曰。然彼病未愈。吾亦知然。彼祇須以事託愷福。愷福自能爲之代理也。余至是勢不能令麥丁再有所言。因曰。余曾見吾父矣。麥丁曰。曾告之以故乎。余曰。然。麥丁曰。君父之意云何。余因竭力之所能。爲麥丁述吾父之言。然吾之述。此甚自愧也。麥丁曰。君父之言。遁辭也。其真意謂君一旦不爲蠟夫人。則彼所恃以自驕者。卽失其所恃。而攀附之榮。因之而掃地于彼。計畫大不利也。雖然。此何害吾輩。可自託愷福也。余曰。余亦已見愷福先生矣。麥丁曰。愷福何言。余於是又以愷福先生之言告麥丁。且謂愷福先生聞余言。亦大駭。麥丁曰。天乎。天乎。不平之事。何竟出於吾莫乎。然此亦何害世。豈無文明之國。此種野蠻法律。不至存在乎。吾將偕君往。

焉。以求達其目的。余至此不能隱。遂將真情和盤託出。謂余曾見監督與之相商。彼謂吾教規例。素不許人離婚。以夫婦爲上帝所締合。吾人既不能違上帝。卽不能離人。夫婦余旣爲教中人。自應知教中理。特爲誘惑所乘。智識昏瞶。耳麥丁聽余言。甚注意。屈身半跪。曲頸仰首。視余面不轉瞬。似恐一轉瞬或失吾言者。及余言畢。曰。美利。吾之愛美利。君豈一任此種謬想之束縛。其心乎。余曰。余旣爲舊教信徒。尙何術足以自拔。麥丁曰。吾之愛者。今試原始。要終反覆。思之。則此種理想。想牴牾已達極點。君之婚事。果合於上帝之意乎。合於上帝之意者。其婚事若是乎。巍巍上帝。其以君嫁此淫奢之人乎。君試思之。君能自信也。否。麥丁此時眼光睜睜。怒火欲射。余不敢復觀其面。麥丁又曰。今再思之。彼輩不嘗曰。吾羅馬教無離婚之條乎。斯言何言。以事實而論。君雖無離婚之名。然早得離婚之實。其人腦力苟有一翁斯之重者。必能見之。且君與其人成婚之時。不嘗有婚約之立乎。今約中條件。彼已破壞之。則約尙安在。約之不存。固君夫先自毀之也。余曰。君亦知婚姻與他事不同乎。余於是告以監督之言。謂婚姻之契約。異於他種之契約。以上帝亦參與其事。非人力所能妄毀也。麥丁高聲問曰。君何言。婚事之如君者。謂上帝亦參與於其間乎。吾之愛者。試細思之。君之婚。究起于何事乎。驕矜也。虛誇也。自私自利也。則此婚之原因也。他人特利用君。以求滿其私慾耳。以故人得其榮。君受其辱。人蒙其福。君被其禍。敗德也。臆惡也。皆緣此婚而起。顧謂此婚爲上帝所締合乎。麥丁言至此。髮指髭裂。起立而行。然行不過三四步。復回原處。謂余曰。君更思之。君如不離婚者。其結果何如。是卽使君與此卑劣之人。一室同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混逐于泥途之內。飽看敗行失德。夫居移氣。養移體。惡榜樣之移人。方諸草上之風。君之品格。將有不能自持者。勢必



至與彼同惡相濟不復自知其不然至此則心死哀莫大焉教會不聽君離婚其意豈欲君爲若是之人乎余答以否且告以監督之意謂不妨與吾夫各自爲居麥丁阻余而言曰各自爲居乎監督之意謂可各自爲居乎今教會既無使人離婚之權而獨有使人各自爲居之權乎……噫吾知之矣彼意以爲一朝悔悟兩情仍可相洽也今日問君君與君夫各自爲居而後尙有與彼相合之一日乎吾意君必不能也君苟不能則所謂各自爲居者實無殊于永遠分居是卽離婚之別名而已余是時遍體震戰覺得麥丁之言確可聽信彼祭師及監督前此所慫慂囑咐者儼然金玉之言一經麥丁說破顯見得一方面人說一方面誤于情于理都不合也余問曰然則余將何爲耶麥丁聞此一問面色又變不語而起立于余前半晌始枝梧而含曰使教會必不許君與君夫離婚而君不離婚卽不能與我成婚則……余曰何如麥丁曰吾之所言者非問人夫婦之言也……天監在上吾不作問人夫婦之言今有婦人于此……今有婦人於此被人所迫嫁非其人以至憂愁鬱結長日在恨海之中而教會鐵戒又不許彼脫身如是者尙何辜之可言而不……余復問曰何如然余心已知麥丁下文之意矣麥丁喘喘而言曰美利其惟歸我乎余欲不哭而情不自禁遂失聲麥丁曰嘻君意吾固知之吾輩守禮從教實不願有此種舉動然事已至此爲之奈何爲今之計勢惟有直行其是吾已定計探此方針無所畏懼無論君父或監督與余論及其事余必明告以禮所之當然彼輩之逼君成婚爲非禮然君亦不得不稍自犧牲舉凡名義上之事不妨假仁假義以處之試思天下之大男子貪女子之材貌不惜金錢而購以爲妻女子貪男子之富厚不惜失身而嫁以爲夫者何可勝數此種買賣交易不自今日始亦不以今日終彼出於自願而甘

之如。飴者。其人固不少。而被人所偏。悔之無及者。其人亦極多。然在彼者。任彼自爲之。在我者。由我自處之。君一旦歸。我人。有敢欺君者。自有我在。君何患也。余曰。麥丁。然而……麥丁曰。何如。余曰。君意以爲不必正式婚配。余……余……余。即……余。即……余。即。可與君同居乎。麥丁曰。然不若是。尙有何術。于是進言愛情一物。得之甚難。男女誠能互相愛慕。則精神上之要素。已得形式上之虛文。自可不問彼拜堂中一禮之行。交際場中一帖之下。至他人之擬議。其是非皆在無足重輕之數矣。余雖愛麥丁。憐麥丁。不忍重違麥丁之意。然此時猶欲不言。實不可得。因吃吃言曰。麥丁。余……余不能爲此也。麥丁聞余言。滿面露懊喪之氣。注視余面者久之。余不忍回視其面。麥丁曰。君以爲如是而行。不得謂爲禮之正乎。余曰。然。麥丁曰。爲犯罪乎。余欲稱是。而聲不能出。於是兩人又默然無言。頃之。麥丁嘖嘖而言曰。事若此。而君猶守緘默乎。麥丁此言。如霹靂之震耳。使余不得不作答。無如吾聲終不能出。麥丁又曰。吾意……吾意。君旣無他術。足以避此慘楚之婚姻……設君而……麥丁至此。又止而不言。復坐近吾身曰。美利。君見事明確。一爲思及後來。實有不堪設想者。君如不及早回頭。將性質變化于無形。此身無復清白之日。是君今日之退縮不啻自遏其進德之門也。尤有進者……余知麥丁此時心緒頗惡。不當再作拒絕之語。以敗其興。然至此。而欲忍而不言。實有所不可得。因曰。麥丁。行事而以犯罪始者。此身尙得謂之清白乎。余意以爲非也。嗟乎。君爲余畫後來之策。謀後來之幸福。余心何嘗不喜。余之拒君。實出於不得已。余拒君之苦。有甚于與吾夫同居之苦。然用君之策。行君之意。將來必無樂氣。何者。皇有以礙之也。罪在吾身。卽憂在吾心。朝起以皇爲慮。夜眠以皇爲憾。皇不去。卽憂不去。此身此世。尙何生氣之與有……麥丁。苟如是者。

何樂之可言。余既不樂。君將因余之不樂。而亦不樂。嗟乎。吾又安敢爲此哉。吾又安敢爲此哉。君勿問余。君勿迫余。言畢。淚流如注。二人又不語者久之。麥丁乃下。其氣柔其聲。手撫余臂。而謂余曰。美利勿心傷。吾當惟君言之。是聽惟君意之。是從君苟能忍受。今日之慘境。吾亦當代君忍受之。美利勿哭。吾輩盡歸乎。遂以手扶余起立。面家而歸。余是時愁腸百結。見得滿天佳景。皆變化而爲增憂益苦之媒。潮水既退。盡矣。濤聲亦漸遠。海草停積于岸石之上。石黑而草青。望之殊足以慘目。

第六十七章 密議下

麥丁愛我情深。不忍與余相逆。故有惟命是聽之言。其真意實不如是。是日日間。余自各方面揣測麥丁之用心。覺得所見甚確。以故心甚不安。當晚餐之時。二人間語言極寡。晚餐之後。仍同往洋臺。並坐於橡樹木樑之上。是晚天氣亦沈寂無聲。黑雲蔽月。隻不見物。空氣鬱而不動。似彼蒼之特示人以雨徵者。此時聲之自澗中來者。則蚊鳥之啁啾。其自海中來者。則海濤方起。隆隆如兵士之擊鼓。送喪其聲悲而不樂。及坐定。晨間所見之行樂汽船。又見于海口。正向黑水鎮而歸。船上燈光輝煌。遠望不啻一浮海茶樓。坐客盈席。作歌爲樂。遠遠可聞。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在歌語

子瞻赤壁賦中以原文意適相合。遂借用之。竊古人文。充己篇。幅閱者。苟用是爲譏。允哉。我舉不可道也。汽船既去。麥丁謂余曰。美利。吾不欲再傷君心。然有一事。余未動身之前。必先與君籌之。……君若不能與君夫離婚。君若……君若不欲歸我。則……則所存于吾二人之間者。尙何有。耶。余因告以二人間之所有者。卽無論彼我。今後當嚴禮義之防。免授受之嫌。互相棄擲。從此不相顧問。是也。麥丁曰。以吾二人之心。好其……其卽長此離別。耶。其長此爾爲爾。

我爲我無……無緣再見乎。余聞此語心甚痛。因竭力之所能而謂之曰：吾輩之所最不可忽者，卽此互相愛慕之情根。有時猝發，不可以收拾。自宜深深防範，務有以制勝之，勿俾滋長。麥丁曰：君謂吾輩互相愛慕之情根，可以剗鋤淨盡，勿稍留餘地乎。余聞此語，心更痛。狀若被鎗之鳥，命將絕而爭飛，因勉自支持，謂吾輩之心，如爲有鼻之愛，自應鋤絕其根株，使勿有分毫之遺留。麥丁曰：意雖若是，然果能達此目的否。余曰：如或不能，當求上帝助之。此時麥丁垂首而坐，余則目注黑處，謂彼今日雖所求不能滿意，然不久自然忘懷。麥丁曰：君真願余忘懷乎。余至此方寸已亂，明知麥丁之意，謂此事必非余之所願。故作此問。余將何以答之哉。麥丁又曰：美利吾二人言聽計從，互相顧惜，自幼卽然。至於今日，未之或變。吾撫今思昔，似不曾有一日者。我不以君爲念，君不以我爲心。君乃謂自今而後，將各自呼籲于上帝之門，借上帝之力。吾二人者，將各自爲政。君不以我爲意，我不以君爲懷。其勢如陌路之人，從此不復相涉乎。余至此喉間梗咽，不能作答矣。麥丁又曰：我不能我必不能。我此生此世，萬萬不能卽使呼籲于上帝之門，不能助我忘情也。余此時既不能言，亦不敢視麥丁之面。頃之麥丁之聲愈悽慘，謂余曰：君……君能忘懷于我耶。君藉禱告之力，竟能忘懷于我耶。余至此似有物塞余喉。麥丁曰：女子之生也，天何嘗不賦以心腸。心腸之所有者，信心與恻情也。如謂無恻情而專有信心，豈女子得天獨異哉。吾不信也。女子既有心腸，而謂能忘懷于其所悉，吾亦不信也。然則謂君能忘懷于耶。余被麥丁一番議論，如冷水灌身，滿身熱血，皆不知何在。麥丁又曰：是必不能。君自知之。君之不能忘懷于我，猶我之不能忘懷于君也。不獨以勢言之，有所不可卽以理言之，亦有所不當……如是而欲彼此不復相顧，其說安在今。使盡如君

意則天涯地角互相恣慕。身雖分而心不可分。對於教會其爲有。舉正復相同。君試思之以爲然乎。余不答頃之麥丁坐近余身。低聲謂余曰。美利吾行而後。君之境地何如。苟仔細思之。不亦可畏之甚耶。君嫁後一年……僅一年……而被虐已若是。後此何堪。設想君夫之流連荒亡。今已達于極點。然將來尙有甚於其流連荒亡者。則一旦情慾發作。是也。余大驚以爲當日在旅館中之私事。余所不能告人者。或有人告麥丁乎。于是麥丁坐更近。且曰。吾之恣者。幸其想我。吾必直言。吾今日如不直言。吾心不安……君試聽之一日者。君夫與此……此婦人恩恣斷絕。則其舍而棄之一如其前此之棄他婦人。不啻棄一敝屣耳。此時彼將何求。彼必思君爲屬彼之人……彼有權以處君……君旣爲彼之妻。彼旣爲君之夫……彼陰慘之法律。所以使君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不能脫離者。實授彼以無上法權。驅君不得不從彼矣。君豈不之思耶。于是二人面面相覷者久之。麥丁始握余手。急急言曰。此吾去後所必至之勢也。終日與所惡之人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盡此生之歲月……同一屋同一房。且同一……余不能忍。而淚流如注。麥丁乃止。余曰。麥丁。君知其一猶未知其二也。因告以彼之所料。或不盡非。然余決不服從。以余之不願爲彼妻。前此已然。卽繼自今以往。吾心亦終不變。成婚之日。在旅館中。曾遇是險。余未屈。且定約。苟非余有愛彼之心。彼不得以妻事相責。嗚呼。余之言。此本非余心之所欲。蓋女子與男子言。例宜審慎。不可失其身分。然悽慘已極。方寸爲亂。擇言之權。不知何在。言時。面背火光。兩手蓋面。不自知。所以言此者。爲驕麥丁耶。爲愛麥丁耶。抑爲羞有其事耶。余當時雖不見麥丁之面。然知麥丁必視余面。而手背之上。又覺有熱氣相呵。

及余言畢。麥丁一躍而起。大聲呼曰。君所謂約定者。究竟有無稿守耶。余曰。然。麥丁曰。如是甚善。君更勿容畏憚。君必有自由之一日。君入矣。吾請爲君借箸籌之。于是又取余手扶入坐。憩中。余見其面無生氣。所未變者。惟此兩目之光。雖欲拒之。而心不忍。麥丁既令余就坐。已卽坐于對面桌上。曰。君試聽之。吾此次向船主購定今日之船。曾訂立合同。由雙方簽約。衆證昭然。彼給我船。我給彼價。假使當日者。船主不以船給我。則所謂合同者。徒然一卷廢紙而已。尙何效力之有。麥丁此譬。頗與吾之婚事相切。使吾之婚約。而爲誠實不欺之婚約。則所謂婚姻禮拜者。不啻以上帝爲證人。所以見男有室。女有家。從此夫婦婦視同骨肉。今余不然。則當日之婚姻禮拜。亦徒然一虛禮而已。麥丁曰。君事豈不與此相類乎。彼職司佈教者。縱有萬能。不能證余言之不確也。余曰。然。麥丁曰。如是。君意已解。不復懷疑矣。君固自由人也。卽法律上。不得自由。而道德上。已無缺憾。君可歸我。且不可不歸我。我決不忍離君。於此。我必挈君赴倫敦。擇定居處。待我探險歸來……麥丁此時面色。已轉憂爲喜。而余忽念及祭師之言。或被教會所屏斥。似有人焉。以冷手抱余。不覺一驚。因曰。麥丁。盡如君意。教會果能許我否。耶。麥丁曰。教會之許與不許。何必顧問。吾輩磊磊落落。心地光明。自知此事無罪。君今早之言。皆屬過慮。余曰。余卽舍吾夫而行。豈能與君成婚耶。吾意必不能也。麥丁曰。或者不能。亦未可知。余曰。果如是。教會將謂我舉止乖戾。呼我爲有罪婦人矣。如之何。則可。麥丁曰。君非有辜。庸何傷乎。余曰。余雖無辜。教會必謂我有辜。既謂我有罪。必除我名。名爲教會所除。卽身爲教會所逐。人至被教會所逐……則余……余之爲。余。人將謂之何哉。麥丁曰。吾之愛者。君事有特異之點。君豈不知之。君之婚也。特形式上之儀文而已。今雖不能追而奪之。然豈謂此

區區者即足以縛婦人之身使之終身不得解脫乎時余心既爲愛情所乘而余之靈魂又欲免于臯戾二者交戰對於麥丁之言不知所當愛舉祭師教我之言以當之麥丁曰祭師唐諾文固當世之聖人也吾愛之重之然君之實情彼職司佈教者安得而知之人世法律雖以君嫁此浪子而以君歸我實天心也彼區區結婚儀式安足壞我二人之事哉余曰事雖僅屬儀式今欲消滅之實有所不可此必不能此必不能余不敢敗吾教律吾雖在弱女流決不敢以私心之愛致爲叛教臯人也此後麥丁不語久之既而問曰美利君意乃若是乎余曰然余是時頗自咎其膽力之壯以爲麥丁之言余乃敢違忤于是取其手絞其指告以吾所不欲明言之隱如愛彼之深思彼之切惟是不得教會之同意決不敢謬然從事此志也生死以之榮辱不變也且申言曰余不敢爲若是之事余決不敢爲之苟其爲之吾心喪矣君又安忍見余心喪乎

麥丁默然靜聽觀其面上縐紋可以見其心境之惡劣及余言畢目中現出一種兇暴之氣顧謂余曰美利吾於君大失所望矣吾初以君爲勇敢無畏之人吾苟有術于此以救君于禍網君必盡去所有于從吾豈知有大不然者麥丁言至此聲色俱厲使余不能卒聞又曰君以與君偕往藏君倫敦此種境地吾所樂居乎天下惟無行之流始爲無行之事吾固非無行之流也徒以恣君甚深苟有可以救君者雖犧牲一己亦有所不顧麥丁言至此縱聲苦笑且曰吾此來作客乃爲君所至惡君謂吾之恣君對於國法爲大逆不道對於教律爲棄信違天吾之恣君無殊于禍君吾之來此不啻爲作惡劇吾早行一日即君早安一日麥丁言至此拋棄余手行至通洋臺之門下瞻望暗黑之庭園雜憂雜怨而言曰哀蘭汝堂堂

一鳥竟不欲有我之足跡耶。吾自今而後何忍復見子面。吾往昔私念以汝爲世界第一樂土。以汝爲彼妹之所居。吾苟有所求。彼妹無不我許。無論天涯海角。彼必與我同行。豈知有大謬不然者。彼妹之愛我。不及其愛結婚之儀式。甯失我一生之希望。以自守其無用之條件。余聞其言。心跳如擊鼓。歎仄悽愴。一生愛情。盡集心頭。幾欲抱麥丁而臥。其懷中乃力制而止。麥丁又曰。事已如此。悔之何及。吾苟知人之愚。我決勿輕身遠來。吾實下愚。致遭此辱。今且速作歸計。自治己事。勿戀戀於此地。爲人眼中釘。丈夫志在四方。吾行立功名而歸耳。今日之事。何足介心。麥丁言畢。仍入坐。憇觀其面色。憂慮之中。有決斷之氣。余悶坐愁思。冀其抱定余身。呼余爲屬彼之人。勸余力行其所欲。而一心又畏其復然者。而麥丁乃僅視余面久之。不發一言。旣而慘淚橫流。轉身而出。嗚呼。兒女情長。英雄志短。人或謂男子而哭不類。丈夫余謂不然。麥丁之淚。固所謂英雄淚也。麥丁出時。余恨不得追而及之。告之曰。請偕余行。余身已屬君。恣君之所使之可也。然雖有此意。並未實行。麥丁旣去。余仍坐原處。久之始歸私室。閉門落門。垂首悶思。余此時獨未哭。亦未臥。念及麥丁之言。不覺大喜。以爲麥丁之所以責余者。雖屬片面之辭。不得謂之情實。然愛之不真。則責之亦不備。惟是情深如海。故作此過甚之詞。其志真可原也。余不寐而坐。久之。柏臘司來叩門。問坐憇之門。須鎖閉否。余曰。汝自歸臥可也。時聞麥丁在園中往來躑躅。有時行至面。吾樓窗之處。而停似聽我房中動靜。苟有慘怛之聲。彼且破我房門而入。抱余而去矣。旣而聞履聲拾級而上。閉坐憇之門。過走廊。自歸臥室。時則鐘鳴四下。東方垂白矣。

(未完)



談



奮



奇 情 奇 事 奇 文



造 意 奇 結 構 更 奇

業 已 出 版

花奴先生為當  
代小說巨子各  
種日報雜誌莫  
不有其著作見  
者輒為拍案叫  
絕是書尤為先  
生精心結撰之  
作一美少年悅  
難邀女計始得  
盡種種計書後  
憐許婚其後少  
女郎家同謀被  
年知情通緝因  
自他處寄書不  
受命為悲慘而  
同命為悲慘而  
知所終書中更  
郎及小婢恨更  
餘言廿二章廿  
俱用旁擊不向  
正而着墨故真  
情蓄而不露直  
至末章始揭明  
全書情節結構  
可稱奇絕之富麗  
辭華之精粹更無  
每冊大洋五角  
定價

俠 情 小 說

破 鏡 圓

業 已 出 版

是書 瀨江獨  
物所著共二十章  
敘述一階瀨名  
花與畫眉才子既知  
已之感遂訂偕老之  
盟好事多磨變生意  
外良緣終就嬌贈屋  
離恨天  
幸返香魂  
有情人快  
成美眷 俠義  
患難相援主婢無猜  
英皇共室其文詞之  
哀豔情節之離奇洵  
屬近今說部中所罕  
觀每冊 大洋  
定價

四 角



生 還 錄

清瀛州知州邵筱亭著

江寧顧訓賢君以生還錄見貺。謂稿屬抄本。尙未刊行。近得之地攤上。囑爲登載。以廣流傳。茲就原文照錄於此。雖文辭語氣。痛斥太平天國。然洪楊之爲王爲寇。今日尙無定評。且作者仕於前清。所處境地。實使之然。若妄加竄改。轉失真相。閱者但存其事。不必以文害事也。

定夷謹識

咸豐十年。歲次庚申。粵逆之變。金陵營潰。和張二帥（和春時爲欽差大臣。張國樑爲總統官。江南提督）先後陣亡。僞王陳玉成。李秀等成。率數十萬衆犯常州。時江督何桂清。及浙江提督張玉樑。擁防兵二萬餘。駐守常州。糧餉充足。攻守之具亦備。城鄉居民。均恃江督爲泰山之靠。僉謂有江督在。必能固守。以故城中十餘萬人。相率不去。至三月晦日。丹陽失守。江督聞警。卽以退守蘇垣爲詞。實爲避敵計。雖經擊轅遮道。再三跪求。不令去。奈江督決意必往。令親兵鎗斃紳民數人。遂擁兵遁去。一時圍城官僚。亦相效尤。無一不走者。余祖居常郡東門外文成里。聞江督出走。時勢危迫。僕婢等先各奔逃。先嚴遂囑余昆弟。覓舟速避。斯時敗兵潰勇。到處搶奪。雖出重資。無舟可僱。不得已。商借小漁舟一隻。于四月初一日。先嚴奉

先大母率先慈與余等。闔家暫避東南鄉之下河橋村。詎甫至該村。村中三百餘戶。已遷徙一空。緣該村距城僅二十里。又隣蘇常水陸通衢五六里。賊氛易到故也。幸村後有宋仙一湖。湖後葦蕩正茂。寬廣約七八里。以之避賊。或如桃花源裏。無可問津。然徒賦功。須招舟未得。余兄弟二人。乃將門窗紮符。奉先大母先父母渡湖。至葦蕩中央。鋪板搭棚。藉資休息。白晝不敢炊爨。恐爲賊迹。惟候更深。寧食而已。斯時但聞炮聲隆隆。城之存亡。賊之勝敗。均不得而知。至初六日午後。炮聲頓息。或疑爲常城已破。然無處探問。祇得聽之。是日夜間大雨傾盆。葦蕩水漲。隨帶衣物資糧。盡被漂沒。初七夜。余兄弟與先叔竹溪公。並堂弟增培增華。(先叔當時投水殉難。兩堂弟均被擄。不知所終)暨姑丈徐傳寶共六人。回下河橋莊。搬取食物。次日晨起。余兄弟與徐姑丈。登窰頂以瞭賊踪。但見五六里外官道上。人馬紛紛。旌旗蔽日。不辨是兵是賊。均向蘇錫一路而行。正在瞭望間。麥田中突出一老者。口稱張國樑敗兵已到。汝等趕速躲避。及余三人趕下窰台。乃賊之大隊已渡運河。抵窰後矣。漫山蔽野。遍地賊氛。咫尺之間。無可避跡。余三人均被賊擄。以麻繩貫穿辮髮。賊大聲言曰。緊隨前面黃旗而行。不准落後。(旗書英殿中一隊先鋒字樣)于是浩浩蕩蕩。日行百餘里。三日僅抵無錫。計自常至錫。祇一日程。而濡滯若此。蓋賊行路紆折盤旋。凡遇村莊。搜括殆遍。行至十一日始抵無錫。卽就東門內香店打館。以爲踞城計。內外城河十餘里。浮屍數萬。水爲不流。且時當六月。烈日薰蒸。穢氣無孔不入。余等夙日家居。向未步行多路。今一日走百餘里。以致兩足浮腫。膿瘡潰爛。到此則寸步難行矣。抵無錫後。老賊詢知余業儒。命以教讀書。無他義。惟贊美等詞。若賊童一日讀書不熟。則重責教者。且每至午飯。必令殺人頭。置諸飯桌上。意在示威。且取樂

也。其暴虐情形類如此。先是館中賊目呂姓。養痾金陵。及蘇州失事。卽來無錫。一見余等。遽以汝非我輩中人。聞我兵到境。何不遠避相詰。予恐呂以言試探欲逃之意。詭答曰。家破人亡。去此亦無噉飯處。吾等終于此矣。呂曰。恐汝等文人。不能耐行遠之苦。仍被殺戮。蓋被擄之人。如精力疲乏。不能緊跟賊隊。抑或中途抱病者。卽一概殺害。不准放回也。斯時呂目偶得感冒症。胞兄國章。稍知藥性。卽爲開方。服劑而愈。呂喜曰。先生既知藥性。卽隨我至金陵安民地方。開設藥舖。可獲大利。胞兄唯唯聽命。竊喜而謂余曰。若往金陵。必道經常州。可以逃出矣。予曰。兄遇此機會。可懇求賊目。將姑丈與弟一同帶去否。兄曰。賊情叵測。驟求必不允。不若余且先出。得間歸報父母。弟徐圖之。勿亟也。噫。事至今日。所謂父子兄弟不能相顧者。斯言信然。胞兄去後。余與姑丈仍陷賊中。至六月朔。僞英王陳玉成。率錫城大股。出長興廣德一帶。夾攻嘉杭。余與姑丈隨賊前進。三更起行。日昃休息。初三日行抵長興打館村。房零落。一片荒涼。是日之館。僅平屋五間。前後兩門。老賊因天時炎熱。盡在大門外納涼。以余等被擄已兩月之久。防範稍弛。徐姑丈竊謂予曰。我等隨賊愈走愈遠。將來逃出不易。趁此早走。是爲上計。時在酉戌之交。斜陽未落。余二人潛出後門。纔過溝河之西。約半里外。卽是通衢。正在轉灣時。適爲大門外老賊望見。卽飛步大聲呼曰。先生如要逃走。須在黑夜。此時太早。可趕速回來。予一聞此言。心胆俱裂。徐姑丈曰。快走一步。免得抓回受戮。予曰。相隔咫尺。一蹴卽至。且四面賊館如林。縱免本館捉回。亦被他館擄去。余等遂伏地假作出恭狀。老賊緩步而至。呵曰。做長毛者。豈有好人。汝等卽以屋作廁。亦不汝怪。豈有半里外出恭之理。趕速隨我回館云云。余二人卽隨同回館。本館老賊十餘人。皆拔刀相向。怒令跪下。至此卽引頸受戮矣。正在危急

之際。突有金陵半老賊目李姓。代爲緩頰。令將余二人交彼看管。如再逃走。惟彼是問。爲請衆賊始允。余等雖幸免害。而防又加嚴。凡出入門徑。均派老賊司鎖鑰。其新擄三十餘人。夜間用麻繩捆縛之。時均置余等逃走不成。連及多人受累。嘖有煩言。余等祇得隱忍順受而已。又隨走三天。夜則關閉密室。日則辦貫繩索。逐隊奔行。日百餘里。兩足瘡潰。口鼻大小便盡出淤血。每值關津要隘。千軍萬馬擁擠不堪。瘡痕尤痛。頗想投河自盡。因見溺水不卽死者。盡彼衆賊用長竹鎗戳害。以此而止。至六月初六日。抵廣德州山下打館。至此實有寸步難行之勢。是處館中係樓房上下六間。東西兩間有樓梯兩座。炊竈各一。似同居分爨者。卽以東西屋爲馬廄。中間前後兩門。均係老賊自守。樓上東西兩間。爲老賊宿處。中一間安放新擄之人。處處嚴防。插翅亦難飛越。時將傍晚。忽有馮姓陳姓者來謂予曰。觀先生踵際瘡潰。再走一日。恐無生理。今晚擬同逃。何如。蓋馮陳係金陵秣陵關人。被擄半年。信於諸賊。新擄之人。盡爲馮陳所轄。當時予聞伊言。又恐伊慮吾潛逃。反言窺探。卽僞應云。願死于此。決不再逃。馮陳曰。予二人亦力疲不能再走。故欲與汝同逃。因此問至常。不過兼程。聞逃出者。多被鄉團拿獲。玉石俱焚。汝常人口音相符。同行可免此害。予等非假意也。予曰。誠如君言。此間二十里外。卽有素識。如能脫離虎口。他無顧慮。但予姑丈同擄于此。若能同出水火。則感德不淺。馮陳曰。此則不能事機一洩。我等頭顱斷送矣。余卽不敢再言。因思姑母等大小數口。寄住我家。若姑丈不出。何所依靠。遂以馮陳同逃之意。私告諸姑丈。並定密約。於二更後。以咳嗽二聲爲號。當卽下樓。先將汝送出後門。余再喚醒馮陳同走。計議已定。是晚余卽與馮陳同榻。介乎後門之中。至二更後。微嗽兩次。仍不見姑丈下樓。意其熟睡未醒。遂冒險上樓尋之。暗室中幸有星

光瞥見姑丈坐起。余耳語問之。姑丈曰。適聞隔壁老賊睡尙未熟。是以不敢少動。今無聲息。可以行矣。予與姑丈卽輕步下樓。囑其盤過床榻。詎料院內荒草迷離。遍地瓦礫。一蹴卽響。致樓上老賊驚醒。大呼曰。是誰逃跑。余此時急喚醒馮陳。囑但快走。遲則無及。不顧而趨。足痛如失。出門至半里遙。始敢回顧。竟不見姑丈。亦不見馮陳。不勝驚疑。豈姑丈尙未逃出耶。遂又轉回尋覓。甫進園門。隱約見一人衣白立園中。意謂卽是姑丈。(與姑丈議逃時以賊衆多衣雜色。囑換白衫。夜間易識。故誤認)卽緩步向前。低聲曰。汝何在此不速走。相隔不過丈餘。因不應。乃直前曳使同走。詎知誤驚胡姓老賊。連聲大呼。快取火來。時樓上衆賊亦皆驚起。齊聲應諾。斯時余與賊相去盈尺。自分萬難倖脫。卽伏在園墻荒草中。默念歷祖歷宗。皆以仁厚待人。不應被害于此。無論其能脫與否。總以走爲上策。乃一躍而起。大步奔出園門。不顧有無人追。一直向前大奔。時在黑夜。不辨是路。是田。蹶而復起者數四。約行里許。不料有葦溝橫前。傾然跌落。溝水幸不滅頂。且有蘆葦攀援可恃。兼遇暴雨猝至。遂趁風雨聲。奔過葦溝。回首南望。則見數賊分持長矛。已至溝邊。似聽動靜而追趕者。余一意前奔。又走二里許。氣喘力竭。卽在田旁芋葉下。暫時假寐。俄頃忽有人以足踢予而言曰。先生快走。追者至矣。黑暗中不辨何人。不敢答語。細察其音。是約同逃之馮姓。其陳姓者不知何地散失。予卽與馮同行里餘。大河前阻。遂沿岸西行。近河之村。犬吠相聞。均係賊館。馮曰。我等來此。前無去路。後有賊追。非涉水渡河無生路也。行將奈何。予曰。汝夙習水。請卽過河。毋誤。汝予冒險前進。能否過此村莊。殊難預定。汝此去道出常州。但有一事相煩。請至余家一詢近況。如我父母尙在。亦可知吾確音。且贈路費。豈不于汝兩益。馮諾之。渠卽脫下綳褲。盤縛頂際。過河而去。余在河坡下鶴

行。繞過村庄。約有半里。回望後面。火把齊明。賊衆追來。余停步四顧。見河坡下有水草一叢。遂臥水面。兩手反握草蔓。暫避之。甫臥而羣賊至。聞其大聲亂罵而過。及羣賊去後。余始上岸。再行里許。見有石橋高聳。彼岸可通。私心竊計。馮姓因未尋得橋樑。故泅水渡河。今過此橋。必有大路。正在上橋。星光下忽見橋上有七八人睡臥。又恐是逆賊乘涼者。是以欲行又止。遂拾土塊遙擲之。不動。再擲仍不動。知是鄉民被賊所殺者。遂步上橋端。四面觀望。烽火冲天。蓋賊將起行。必放火燒房以疑敵也。乃向火光稀處而行。約二三里。聞葦塘內有打火聲。料是鄉民避難於此。卽上前問路。見有六十餘男婦兩人。携兩童皆十餘歲。乃其孫也。余卽告以逃出之故。老者曰。此間兩隔河流。賊衆罕至。汝可暫息。明晨再走可也。余然之。卽在田溝暫息。霎時暴雨驟至。驚奔之下。心慵力倦。不期然而入睡鄉矣。俄而天將嚮明。老者忽携兩孫驚逃上岸。望前直奔。予問老婦曰。渠等又何往。老婦曰。賊已支搭浮橋過河矣。予曰。汝何不避。老婦曰。予年已衰邁。卽死無妨。汝等青年。賊見卽擄。可速逃避。予卽登上阜而望。只見數里外四面皆賊。無可走避。幸左近墓田中。樹林陰翳。塚旁有狐洞。寬闊約尺許。予卽伏入藏匿。取亂草以遮洞口。霎時賊隊已至。相隔數武。未被窺見。但聞人聲馬嘶。嘈雜不絕。予屏息不敢少動。至巳午之間。始不聞聲。乃出登望。遙見村落中。尚有紅旗未收。知賊尙未退盡。不移時。逢有背負衣物歸來者。予卽向前詢問。其人曰。汝自賊中逃出。星夜奔馳。腹中必飢。前途又無買物處。吾村被賊打館。諒有殘羹剩飯。何不隨至我家。食息再行。予曰。善。卽隨其人至村一飯。并承贈米二升。指往西北大道而行。余謝之。躑躅前進。凡十餘里。至一村莊。遇鄉團截住。誣余爲賊中兇悍之徒。有言某家房屋被予燒燬者。有言某人被予擄去者。定欲將余活埋以洩其忿。



衆口交責。不容分辯。後有一人云。且送團局。交紳董辦理。何如。于是擁至局中。紳董一見。卽曰。此是良民。被擄者。汝等切勿胡鬧。予卽將家世詳述。紳董曰。前途多有團練稽查。不易行過。且汝髮長。尤爲不便。卽代爲剃髮。并給局憑一紙。青蚨三百。令予覓路回里。經過村庄。示以局憑。卽放行無滯。是日約行三十餘里。日落時。至宜興屬之丁熟山。擬宿該村之城隍廟。先有老少鄉民數百人。避難在內。甫入坐定。則見避難諸人。紛紛出走。予詢其故。鄉人曰。明早賊之後隊。翻山過此。我等又往他處躲避矣。余亦隨衆而走。行未數步。忽遇姑丈與馮。在街買食。失而復聚。且驚且喜。各道逃出危險。蓋此處距廣德僅六十里耳。于是三人共議。須連夜速行。毋宿此。姑丈與馮。尙能勉強行路。余則足力疲困。不良于行。渠二人且行且待。至五鼓向盡。又走三十餘里。計一日夜。已行百里之遙。氣喘力盡矣。卽在路旁樹下稍睡片時。黎明卽起。仍望西北行。飢則啖食飯乾。渴則吸飲河水。經周鐵橋。過辣鬍陽山。至洛陽鎮。時有族叔配陽字竹嶼者。居虞橋鎮。鎮係回家必經之路。時將薄暮。抵鎮投宿。甫至族叔門。適有田夥出。大言曰。離亂時。誰家有飯與汝。可速去。蓋疑予三人爲乞丐也。予曰。我係城中某某。在賊中逃出。可速引我見主人。及進廳堂。甫坐。而族叔出見。相對淒其。未及予詢家事。叔卽告曰。此間賊已安民。汝父在此小住。日昨始回。下河橋。汝祖母暨汝母。均各無恙。汝兄亦早逃回。惟汝父母一念汝。不覺潸潸淚下。予聞之。卽欲深夜奔回。叔曰。既到此。不必急急。明早飯後。行當以船送汝。余從之。暫住一宿。初八黎明。不待叔起。卽行。距家僅七里。日甫出。而抵舍。闔家團聚。悲喜可知。(留馮姓在余家住月餘。贈以川資歸里)余自四月初八日被擄。至六月初八日始獲生還。時余年二十有二也。噫。兩月沉淪。備嘗險阻。駒光如駛。今已花甲一週。追憶當年。不堪回首。

况余家薄產。自經兵燹。後蕩焉無存。所賴祖宗之靈。叨承餘蔭。從軍數載。既浣保以升階。佐治一麾。更忝膺夫清俸。再生有慶。抑何幸哉。用述顛末。俾後世子孫。知余中年遭際。居安思危。是則余之意也。光緒二十四年初秋。筱亭氏自記於瀛州官署。

## 技擊遺聞補

(續)

(朱鴻壽)

### 王斌

王斌。句容人。少有勇力。擅技術。家貧少孤。事母孝。鄉里重其人。常樵採以供母。爲人誠實。所採柴。終年不二。其價以故人爭買。其柴大遭同業忌。同業欲羣毆之一。日約鬥於山下。斌仍一人往。若無事者。至則羣繞斌側而讓之。曰。汝一窶人子耳。敢觸吾輩。怒汝知罪否。斌曰。窶人子。我可自認。然何嘗觸汝輩。怒也。於是衆大譁。曰。汝賤售其柴。使我輩無噉飯地。猶言非觸怒乎。斌曰。卽以此而觸怒汝輩。耶。然吾亦爲養親計耳。非有他意存乎。其間汝輩當諒我衆。曰。汝欲以孝親。壓吾輩。耶。任汝孝。不孝。請嘗吾輩之老拳。斌聞衆言。知不可以理喻。振其喉。呼曰。汝等竟挾衆逞強。耶。吾柴有定值。甯死不失信。言時。卽騰空而舞。衆皆失色。惟有名周。鉄臂者。握拳作欲鬥狀。斌卽伸長拳。逼周乳際。周急用前手抹去。後手連斫而上。斌急以兩手着脚。右手撒開。左足迎進。隨以右手着胸。左手撒開。右足迎進。周之步位。遂亂。斌隨以朝天一炷香。勢逼之。周知不敵。乃與衆人偕遁。斌恐彼等之報復也。因其戚串項金伯方。授徒於寶山縣之竹簫村。乃奉母遷居於寶山縣之廣福鎮。授徒以自給。其授徒也。與他人異。少年躁暴者。不錄。輕薄者。不錄。生性凶

悍者不錄。卽錄取之。忠厚少年。亦必設永不傷人之誓。方授以技。否則亦不錄也。斌嘗謂習練拳術。所以防身也。苟習拳以欺人。徒取禍耳。鄉中父老咸以爲有道之言。一日鎮中來一賣技者。自稱金鉄拳。誇其謂足跡遍於全國。從未遭逢敵手。賣技幾二十年。直寂寞無人。諸君有欲相角者。不妨請教。時斌率其徒十餘人環觀場中。徒中有名王隼榮者。在旁語斌曰。卽觀此人技術如何。以生觀之。手段雖有來歷。但破綻太多。技術如此。何自誇。乃爾隼榮言時。斌頻以目示。似怨隼榮多事也者。鉄拳叱曰。汝何人。敢譏我。請與吾一角。隼榮以鉄拳聲色俱厲。乃亦忿然曰。汝技止此。而多方自誇。竟欲人之不譏耶。角與不角。聽便。斌見兩人互辨。恐決裂。乃叱隼榮曰。汝忘誓言與人淘氣耶。速歸。遂拱手向鉄拳道歉。而鉄拳口中猶刺刺不休。以爲欲角。則角何逃。爲迨斌回身。走鉄拳。卽從後趕上。用手挽之。斌不回顧身。亦無稍動。鉄拳異而謝之。斌乃回顧曰。老兄何必爾。今晚請過舍。暢飲聊慰客中寂寞。暮鉄拳果踐約以往。下拜請罪。斌挾之使起。曰。無須如此。吾徒冒犯老兄耳。雖然。拳術之事。習爲防身之用。則可。若持技以驕人。鮮有不敗。至吾之技術。自問足以勝兄。然勝則無益於吾。而有損於兄。奚取。諸自是斌不復授徒。業商販以養母。蓋恐授徒以買禍也。

### ●諸俠民

諸俠民。本土族。通文字。入邑庠。屢試秋闈。不第。乃棄文習武。曰。大丈夫當學張博望。班定遠。立功異域。研求章句。奚以爲。乃往學於少林寺。五年而技成。南歸途遇盜盜欲與鬪。俠民叱曰。嘻。識得蘇州諸俠民否。若必欲與余鬪者。勿謂吾劍無情也。盜曰。汝恃鈍劍。吾有利刃。何畏。於是兩不相下。刀劍交鋒者移時。

無甚勝。敗蓋盜亦北方健兒也。既而盜拱手曰：君亦健者。從此息鬪可也。俠民以是得歸歸鄉。後每喜雪。人間不平事。有逆子毆父者。彼必縛而治之。有逆僕欺主者。彼必挾而鞭之。不問其親戚鄰里也。以故鄉人甚敬憚之。又里中無賴。有爲盜竊者。必查其名而擒治之。不少寬假。地方賴以安謐。邑令佩其爲人。常投刺進謁。俠士俠士之名播在人口。一夕有偉丈夫。手持一巨大之囊。囊中血流溢于外。直入其門。曰：此非諸俠士居耶。諸應曰：然如僕者。豈敢稱俠士哉。言時迎客甚恭。主賓既坐。客頻蹙曰：吾父生前爲仇家所陷。致隕其身。十年莫得讎人。今承某君力得函仇人之首於囊中。喜不可支。然某君爲余復父仇。此恩不可忘。余家貧困。無以爲報。聞君高義。故謁崇階。能假我以百金者。則平生恩仇畢矣。此後有命赴湯蹈火。所不敢辭。諸立允其請。客曰：謝君厚德。囊首暫寄此間。我明日當來取。言時且泣下。俠民乃流涕以送之。逾期客不至。解囊視之。則一狗頭也。於是豪俠之氣。因之而衰。乃攜其妻子移居蓮涇之北。設館授徒。不復談義俠事矣。

● 販魚客

十年前。劉行來一販鹹魚客。口操江北音。身軀偉大。貌甚威武。一望而知爲健者。其售鹹魚也。預以鹹魚用繩束之。每一束售小洋一角。老弱婦女。莫之或欺。有無賴子名老虎阿保者。往購其魚。取物而不付價。客追問之。則曰：劉行市上誰不知老虎阿保。名子敢來侮我乎。言時即握拳相向。又曰：敢向我索錢者。嘗此客笑曰：汝有拳我獨無拳乎。阿保即以鹹魚置地。握拳直擊之。客以一手禦之。而阿保已仆地。客遂取鹹魚去。阿保坐是銜恨。數日有劉調鄉者。牽一狗入市。狗見鹹魚。即前攫食。客以竹竿擊之。狗仆狂吠。不

能起調卿怒曰狗食鹹魚吐之已足我主人在打狗不啻打我也客曰聞劉行多凶人吾將一一以治之自今日始不特打劉行之狗且欲打盡劉行凶人調卿曰汝敢與我輩角者散市後請往市東空地一決雌雄客曰唯命市既散調卿又請劉訓元殷少卿老虎阿保以及鄉中拳勇少年共七八人以往時客已先在乃曰余萬不能動手偷一動手汝等必受重傷任汝等毆擊可也此七八人者有握其辮如銅絲有擊其背背如鐵石知有異客一轉身彼等咸跌數丈外獨調卿自恃武力以雙手扼其吭客不得已以泰山壓頂勢擊之調卿仆地不起面色若上訓元少卿等皆逃客遽來扶掖曰余非欲死汝實汝伎倆太淺耳以後願勿爾爾須知天下多奇人如我者技猶未達上乘也後當慎之言時卽往舟中取藥丸一粒授之曰食此當無礙否則不旬日死矣自後調卿等不敢再恃武力橫行市上

### ●胡爾敦

胡爾敦月浦陸祁塘人拳師胡九腕子也幼時身軀孱弱終年多病讀書不識一字十歲輟讀習農夏時浴於河摸得大黃鱸一尾重四斤餘爾敦烹食之僵臥三晝夜而身暴長勇力頓增其父乃授以拳技爾敦悉心學習閱三年而技成勇力且出乃父上九腕謂之曰汝今雖盡得吾傳然我之技術非上乘也吾有師兄王得功者聞近得少林術汝可往學爾敦遂往得功悉心指授爾敦盡得所傳得功喜乃築台演技召四方勇士前來角力久後無一可與爾敦抗衡爾敦意甚得後有商人延爲鏢客經嶧山道遇虎同行者爲虎所攫胡卽力拔道旁樹擊虎斃之攫者得生以是聲名赫甚至定陶遇盜盜曰速獻爾金否則勿怪吾之不惜胡曰爾等小醜敢向胡某討生活恐無此力實告汝以虎之猛某猶不畏而斃之況汝等

乎言時。卽力拔道旁大樹曰。汝等欲我金者。視此盜懼而逃。以故綠林甚畏之。商人因以得數倍利。旣而爾敦忽悟曰。跋履山川向盜賊豺狼之地。以討生活。非丈夫所貴。決意南歸。歸時附一商船。舟子盜也。舟中共十餘人。皆身長貌偉。具有勇力。及夜舟行於蘆葦叢中。舟子聲言避盜。商人不知其計。亦唯稱善。及夜舟子縛諸商將沉之。江爾敦僞爲畏懼。伏艙中窺之。見盜中有一老翁。最爲獐惡。出其不意而擊之。墮水死。餘盜悉崩角乞哀。乃釋之。盜欲乞還其舟。爾敦不允。且叱之曰。饒汝等命。已屬網開三面矣。不速去。且斷汝頭。盜又曰。吾等爲客操舟送客。回里何如。爾敦曰。吾生長海濱。慣習操舟。焉用爾輩盜無如何。乃另雇一舟以隨之。至楊州界。盜訟爾敦。劫其舟。州牧董某貪吏也。士民疾之。如仇。遇有訟事。以金銀衡曲直。乃受盜賄而捕爾敦。爾敦極口呼冤。諸商亦爲判白。州牧并諸商而繫之。於是三木備加。而爾敦仍呼冤。且曰。吾殺盜而堂上盜我。毋乃冤乎。吾爲寶山縣人世習農業。清白傳家。堂上不信。可行文以問之。州牧仍不顧。退堂後。幕僚陸某力白其冤。乃得釋歸。自是以後。遂退居鄉里。業耕釣以終。

● 姑嫂

余聞父老言。二十年前。劉行城隍廟演劇場中。有姑嫂二人。操白下口音。亦在觀劇。姿首頗不惡。惡少等以其婦女而欺之。故立其前。使不得觀。二女避之他所。惡少仍後隨之。二女乃大怒曰。如此惡作劇。是有意與老娘爲難也。言時。嫂以右手向惡少一推。已仆數丈外。僵臥不起。爲狀若甚苦楚者。旣而姑掖之以起。曰。以汝之一無能力。亦欲來惹老娘。太不自量矣。惡少知二女身負絕技。乃抱頭去。旣而劇場人散。二女遍遊劉行。至上地祠前。有石墩重二百餘斤。其嫂雙手舉之。繞場三匝。其姑舉之又加一匝。觀者如堵。

莫不爲之咋舌。

## 劍光軒筆記

(續)

(劍山)

### ●磚上屍迹

蔣大忠。羅店蔣巷人。世業儒。至大忠。獨好馳馬試劍。其父鴻業。嘗斥之曰。此豈讀書人所事。而汝好之耶。大忠曰。國治尙文。國亂尙武。岳武穆。于忠肅。何如人也。今國家多難。誠得効分寸。勞立功。關外是兒之願。鴻業知大忠志不可奪。乃亦聽之。大忠遂得專力於武技。拳師黃似熊。愛其勇且壯。以女妻之。女亦負絕技。夫婦甚相得。旣而滿人入主華夏。下剃髮令。人民憤激異常。大忠乃密白鎮中紳士曰。今北京雖陷。福王尙正位南都。江左一隅。事猶可爲。吾等爲明朝人。寧可坐視哉。紳士唐景亮兄弟等深然其言。遂起兵。爲明拒守。先則僞爲乞降。以誘滿兵。滿兵統帶阿克什信之。引兵入蔣巷。大忠潛師自後擊之。遂斬阿克什。後北兵乃派李成棟率兵以攻羅店。三犯蔣巷。均爲大忠擊敗。旣而連日風雨。鄉兵無鬥志。大忠奮然曰。烈風淫雨。正天公之所以助我義師時機。不可失也。遂開柵門。以出鄉兵。爭從之。竟獲大勝。旋滿兵又大集。鄉兵退走。大忠乃歸家。婦方乳哺其子。問之曰。今日之戰。勝乎。大忠連呼敗。敗。因告其妻曰。今日之事。吾固決死。汝且攜子以逃。其妻不悅曰。夫子旣死。妾何敢生。因以子授婢。囑其逃。出大忠夫婦。乃更冠服對縊。風清堂及滿兵入蔣巷。夫婦氣猶未絕。滿兵固深恨大忠者。因拔刀亂斫之。夫婦並仆磚上。遂現

屍迹。余幼時嘗聞人言此堂磚上有兩屍迹。若隱若現。而於天陰時則尤著。嗚呼。是殆忠魂之不散歟。

●朱德熙

聞父老言。吾族有名德熙者。乾隆間人家甚富裕。不預外事。卜居於湄浦之濱。其人無得失心。無愛憎心。無偏私心。人或凌侮之。亦無報復心。人或謗詈之。亦無嗔怒心。人或欺給之。亦無機械心。不善治生。而錢財常寬裕。不善養身。而終年無疾病。有奇禍。亦可意外解。嘗夏日監視佃工於野外。佃工有女名阿娥者。忽僵仆田間。里正大喜。欲索賄於德熙。恐德熙不與。乃張大其詞。以報縣令。縣令金某貪吏也。聞之亦欣然。即日來驗。蓋視爲奇貨矣。德熙處此不驚。亦不怖。一任里胥張大其詞。絕不與較。及縣令來而尸身忽動。縣令里胥咸共駭怪。忽而手足欠伸。忽而全身轉側。而竟坐起矣。縣令乃哄騙阿娥作供狀。蓋欲以逼姦鍛鍊大獄也。女急叩首曰。焉有善人如主人者。作此無恥事耶。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妾何敢混淆黑白。以害主人。縣令曰。主人逼汝爲妾。有之乎。曰。主人眷屬出自大家。猶天仙化身。焉有愛情及我。苟主人求我爲妾者。妾方欣喜之不暇。何苦而覓死耶。縣令曰。汝今日之死。究爲何事。曰。念吾父生平任俠爲仇家。害致隕其身。吾母訴於官。官不爲理。憤而自縊。妾弱女子。欲爲報仇。良非易事。悲痛難釋。一時遂致氣閉。今日苟喪盡良心。則大獄已興。累我主人於縲絏中矣。里胥縣令相顧咋舌。垂頭喪氣而去。又嚴冬大雪。日門外僵臥一丐者。德熙望見之。乃命人舁往檐下。以棉被覆之。里胥又大喜。以爲前日之事。賄錢未得。致大失望。今日可不必報官。乃求賄於德熙。德熙給與銀二兩。里胥少之。聲言欲報官。且謂今日之事。不能如前此之便宜。正談話間。而丐之尸蠕蠕動矣。里胥微以語導之。丐曰。主人從未毆人。而毆



我。丐。乎。我。以。天。寒。衣。薄。僵。臥。主。人。門。外。主。人。哀。我。移。於。檐。下。覆。以。衾。被。我。方。感。謝。之。不。遑。而。忍。害。之。乎。里。胥。大。沮。於。是。乃。揖。德。熙。曰。先。生。真。仁。人。哉。不。然。何。以。兩。遇。奇。禍。而。均。以。意。外。解。也。先。生。真。仁。人。哉。此。事。鄉。人。今。猶。能。言。之。

### ●明道人

康熙初有一作道人裝者。日攜其小篋徜徉於羅店市上。篋中多貯古文字畫。遇人家粉白墻壁。則必題詩作畫於其上。下署明道人有唐奚二生見之。知其爲有道者。留之家。飲以酒。道人不言。亦不語。惟怒目痛飲。耳醉後必立市前高阜。上手指白蓮。涇而唱大江東去。或則讀崇禎罪己詔史可法討賊檄。讀罷繼以大哭。哭則必呼太祖高皇帝二生。知道人爲明季之畸零人。胸中實有抑鬱不平氣。乃爲此佯狂耳。道人居羅店者數年。婦人孺子咸識其人。富紳大賈或請作畫。道人輒以暗無天日圖與之。或請書聯。必書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兩語。按此兩語。史或謂曾靜所作。或謂呂留良所作。皆非也。人得其字畫一幀者。珍如拱璧。道人居羅店久。字畫之落於人間者。頗不少。後以三藩失敗。道人狂態更甚於前。哭聲更多於前。一日醉臥酒肆中。呼天號泣。飲者咸罵曰。汝年近六旬。猶不自知其酒量。而飲得如許醉耶。既醉矣。不抱頭去。反大聲號泣。而來。溷吾等耶。道人乃讓之曰。汝等皆庸奴耳。安知吾志哉。汝等但知飲酒。以自取樂。余則隱於酒者也。今日之號哭。實爲吾最後之哭。吾爲明末遺臣。目見滿虜之殄滅。吾社稷殺戮。吾人民不禁心酸。淚落哭也。由我飲也。由汝責我何爲。且滿虜南下時。吾知汝等之祖若父。亦有被難者。汝等忘祖父之大仇。而不知報。反來責我耶。於是衆皆哭。亡何道人忽不知所往。

● 皂隸婦

談 著

順治初。自嘉定黃淳耀。江陰閻典史。失敗後。謀起兵爲明恢復者。尙有其人。而最有義氣者。莫如唐明傑。明傑者。唐景耀之猶子也。時年不過二十有五。少以氣節自持。能急人難。博通今古。學有淵源。痛明室之覆亡。乃絕意文字。專謀恢復。常集鄉中少年。曉以大義。少年曾受其恩。咸樂爲用。刺臂誓死。後以事洩。有司掩捕之。明傑以主謀棄市。從者得免死。時明傑之父若母。皆已前卒。家惟一妻。妻氏朱。儒家女也。子名明生。年祇五歲。生於宏光己酉之年。取名明生。示不忘明也。照例妻子當發極邊。是年。適值縣隸黃方義。值解方義。素好義。高唐明傑之忠義。欲保全其妻子。願身爲皂隸。雖有此志。而無其術。居家不言。亦不笑。惟嘆息而已。嘆息之不止。甚或繼之以淚。下其妻胡氏。怪而問故。方義曰。汝婦人安知丈夫事。即使汝知。又何補於我。無補於我。不如不言。胡氏曰。子以婦人輕視妾耶。妾雖婦人。亦知大義。或且能勝於男子。子竟以婦人輕視妾耶。方義曰。明傑爲羅店大族。其人忠貫金石。義薄雲天。今不幸以國事棄市。妻子何辜。乃亦罹此厄難。吾不忍忠臣妻孥之流離轉徙。欲保全之。而無術。吾妻於意云。何胡氏曰。此義舉也。得一人代之足矣。方義曰。代之者。又安所得。胡氏笑曰。是何難。妾亦能之。方義聞言。卽起立致敬曰。卿戲我耶。抑真有是心耶。胡氏正色曰。茲事體大。豈可戲言。方義頓首謝曰。卿眞賢哉。然膝下之黃口兒女。如何。胡氏曰。吾姊自幼與妾相得。告之以故。以兒女托之。彼必善視之。方義卽以其五歲之子。四歲之女。托其姨。姨誓曰。妾若不護。兩兒以長成者。萬劫不復爲人。旣又以此意告明傑妻。使攜子匿母家。幸勿外洩。明傑妻感方義恩。贈以白金二百。作爲路費。方義夫婦卽束裝就道。每經郡縣。就驗。則儼然官役。解犯婦也。夫

婦雖飽嘗風霜甘之不厭。二年餘抵徒所。胡氏以病死。邑人感其義。爲之贖骨以歸。

● 蔣劍人

蔣劍人。寶山名士。生平不修細行。以故邑中文士不與相習。幼時有神童名。年九歲。五經四書及老莊諸子。已能全數背誦。其父鍾愛異常。後應童子試。三入泮而三黜。蓋學使以其無行也。某年。又應試太倉。及出場。所帶川資。盡已用罄。往謁同鄉。拒而不見。而逆旅主人。又催索甚急。劍人曰。某之用度。較他人爲奢。川資儘多。亦不足用。雖然。今日雖兩手空空。他日自有人送來。祇須於君處借洋一二元。以爲基本。逆旅主人以英蚨兩元授之。既得銀。日往瓷器店前。擇一最高大之花瓶。而撫摩之。如此多日。店夥甚厭之。一日。又往。店夥乃大聲曰。汝日摩此瓶。亦知此等大花瓶。非賤價物。可比。諒汝窮士。不克辦此。劍人曰。其價幾何。店夥曰。五十元。劍人不語。既而曰。吾真愛此瓶。初意以爲一二元可購也。店夥曰。一二元只可買瓶上之耳。劍人乃以銀置櫃上。敲瓶耳去。店夥扭而罵之。劍人大怒曰。汝謂一二元可買瓶耳。我實愛瓶耳。洋固在櫃上也。汝烏得辱我。我今扭汝稟學使可也。店主固謝罪。劍人不允。店主又固請。并以百金爲壽。仍不允。後因逆旅主人之力。勸又益百金。始了事。於是太倉商店咸相戒懼。誥誠店夥善視士人。自是以後。邑人士益輕視劍人。劍人遂潦倒以終。

● 福王巷

逆賊李自成之起也。明廷卿大夫咸以爲潢池小寇。不足興師動衆。後雖簡楊嗣昌督師征勦。而人人心目中。猶謂不難一鼓盪平。及楊嗣昌勦撫無功。始各悚懼。崇禎十四年。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常洵。及其傳黃奇瑞。奇瑞之子調鼎。勇士也。既痛父。又哭王。時常洵之子由崧。年方弱冠。調鼎乃夜負以逃。出城時。雞

三號更五點矣。既出，乃更姓名，僞爲兄弟，飾農民以行。福世子身軀孱弱，行不三十里，力已疲憊不堪。調鼎負之至懷慶，途遇逆賊，遂被掠去。既逆賊令彼二人搬運輜重，福世子力不能勝，賊欲鞭之。調鼎乃曰：「吾弟身軀孱弱，不能任力，應爲之事，悉我一人任之。」賊以調鼎友愛戚稱，嘆不已。時洛陽緝拏福世子及黃調鼎甚急，世子聞狀大駭。調鼎則仍日運輜重如故，惟常囑世子靜居以待時機。至居賊營五月，與賊兵相得甚然，未能得隙以逃也。一日，調鼎謂賊帥曰：「余兄弟前在某山見官兵，所遺銀兩無數，願將軍派兵二三十人運之，以歸將軍，遇我厚，故敢言之。」賊帥大喜，卽派兵二十人隨調鼎往。及至調鼎沽酒飲賊使之醉飽，乃負福世子以逃走。延津渡黃河，至定陶，途復遇賊伏鄉村竹林中，得免。然奔走長途，金糧兩乏，饑莫能行。後有樵者行經竹林，見二人有饑色，問其病，曰：「不食二日矣。」樵者卽以所餘糝羹食之，乃得起行。既至定陶，無以存活，不得已，乃投入富家爲傭。翁見二人溫文爾雅，以爲落魄之文人，不以傭目之。世子驕惰不事，且時嘆息。調鼎必規諫，謂一露真相，禍且不測。蓋是時定陶雖未有賊兵蹤跡，而定陶縣令已受僞命，凡不附李逆者，該令必斷鍊成獄。賢士大夫咸慄慄自危。調鼎故極力規諫也。

調鼎傭富人家半年，富人重之，乃授館以教其子。世子雖驕惰不事，以調鼎故亦置之。富翁間問故，謂先生如此勤慎，何狼狽乃爾。調鼎乃詭詞答之，謂此次攜弟南歸，途遇盜劫，資斧乏絕，不得已，乃投翁家。幸荷垂青，聊資存活耳。又云：「吾弟爲父母鍾愛，吾亦不忍令其操勞。」翁諒之，翁曰：「令弟相貌不凡，非池中物在翁則爲無意之言，在調鼎則疑翁已知底蘊，以爲不可久居，遂卽日辭翁。」翁不忍相舍，乃贈以白金二十兩，并餞其行。調鼎出翁家，又更名姓，走濟甯。時濟甯尙安謐，郡守富某，黃奇瑞之弟子也。調鼎因攜

世子依之。富守方欲扈世子入京。而賊氛甚惡。長途多阻。未幾。濟甯亦被賊攻。富守又欲送世子依史可法。而徐州已爲賊陷。途又阻。仍回濟甯。濟甯亦陷。世子等乃走滁州。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也。

翌年三月。賊陷北京。皇帝殉國。福世子又走盱眙。既而滿人入主。闖賊西奔。史可法等欲迎立潞王監國南京。馬士英阮大鍼則屬意福世子。於是迎立福世子監國。既而遂正位南都。是謂福王。改元宏光。福王荒淫無度。雖有可法之忠義。調鼎之規諫。亦不能少移其心。竭民脂膏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終日除醇酒婦人外。一無所事。朝政則屬於馬阮。可法上書告急者三。請餉者五。皆不報。及揚州陷。鎮江破。南京亦危。宮中猶聲歌並作。一如太平景象。既而士英入見。書一避字以退。乃奔太平。而依黃得功。後由田雄縛獻豫王。豫王挾以俱北。居之瀛台。時從者除高貴妃外。惟太監杜冠裳耳。高貴妃者。參軍高德之女。高德從史。可法殉難揚州。其女亦深明大義。不直福王所爲。常泣諫。福王無如。福王昏闇。反用馬阮。言降爲二等妃。迨王北狩。從者厥維高妃。王居瀛台。常嫌寂寞。且曰。使老馬（馬士英）在必。不使朕如此。高妃曰。使陛下至今日者。亦維老馬。陛下尙不覺悟。而又念之。耶。福王曰。老馬善體我意。朕故念之。高妃曰。能善體上意者。謂之奸佞。能挺身爲民者。謂之忠良。馬士英一奸佞之徒。無馬士英。明朝不致如此。陛下亦不致如此。聞馬已爲亂兵所殺。陛下可不必憶念。福王聞馬死。大哭。高妃見福王如此。亦大哭不已。福王收淚曰。卿向怒老馬。朕哭而卿亦哭。何也。高妃曰。妾豈哭老馬哉。哭陛下之昏闇耳。遂自縊而死。高妃既死。而福王之生趣益乏。一日。杜冠裳侍福王出宮遊玩。衛兵十數隨其後。既至水濱。冠裳以手指河。令福王投水以死。而福王不知也。蓋冠裳亦頗明人義。彼以爲福王可死。己身則萬不可先。福王而死。

他日福王死後。負遺骸以葬洛陽者。杜之功也。時南中猶有奉福王正朔而起兵恢復者。豫王乃宴福王私第。酒酣。豫王問曰。君居此間已三年。樂乎。猶思南中否。福王對曰。居此三年。雖承厚待。然終不及南中爲樂。乃心南顧。無日不思。豫王曰。南中何樂。煩君不忘。福王曰。輔我執政者有馬阮。侍吾飲酒者有諸妃。可以解悶。可以解憂。故在南中時。日常嫌其短。居此則日常厭其長。豫王嗤之。翌日忽報福王死。蓋豫王令人酖之也。既死。豫王乃命人葬之於西直門外。與高妃合葬焉。

調鼎自福王北狩後。乃變名姓爲賈人。商於京師。藉以探聽福王消息。及福王死。調鼎猶未知也。一日。冠裳購物於調鼎所設之肆。調鼎呼之入。問以福王消息。冠裳曰。王於一月前爲豫王酖死。吾更名姓。逃出瀛台。正欲募健士使吾主及高妃歸葬洛陽。今猶未得其人。調鼎聞言。淚下如雨。乃即募集壯士。夜盜福王及高妃遺骸。負歸洛陽。城中有廢園。爲調鼎家所有。卽以王妃合葬。冠裳調鼎既畢。其事俱自縊以死。城中遺老醜。資葬於福王墓側。後爲清廷所聞。命地方官發其墓。仍以遺骸齎送至京。洛陽人民哀之。至今猶以福王名其巷焉。

## 黍春室拉雜話

(寄恨)

### ●巨魚

清曾文正督兩江時。一日乘輪渡揚子江。正破浪疾行之際。忽轟然一聲。船身屹立不動。司機者疑觸暗

礁。惶遽無措。急放舳板下視之。則見銀鱗耀目。一巨魚長丈許。橫塞輪中。首已爲輪鐵所傷。掉其尾。則浪爲之湧。舟子羣割之。得肉百餘斤。繼以過肥。不能下咽。羣欲棄之。公詢得其故。急命烹以取醉。食之美。每飯必盡一器。并命將所餘者爲腊。盡携之歸。夫似此奇珍。必有異味。乃衆人對之欲嘔。豈此魚之出本以供元老之饌。而他人則無福享之耶。

### ●桃花源攷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太守姓劉名歆。見搜神後記。相傳淵明所記。卽鼎州桃花觀山。十里間有二鳥往來。如有貴客至。輒先鳴號。人率以爲占。自晉宋由此上昇者六人。一統志載黃道真。晉時居高吾山修道。乘白鹿去。不知所終。

### ●唐伯虎遺詩

唐子畏先生。文采風流。爲明時江左人文之冠。惜其不欲以著述名。故所傳詩集。僅寥寥百餘首而已。然逸趣橫生。讀者每愛不忍釋。近見葵源齊玉谿所輯見聞續筆中。有子畏先生題自畫墨菊一絕云。先生高興近如何。藜藿難謀且放歌。杞菊一籬秋。計熟折腰安肯珮。嗚珂高遠之情。概可想見。亟錄之以補全集之遺。

### ●狂者進取

近世士大夫。好矜小節。而曠達之士。遂目之爲狂。而無取焉。不知狂美名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特去中行一間耳。七十子之徒。曾皙獨以狂名。而夫子曰。吾與點也。則狂固聖人所取者。乃不

談 著  
謂聖人之所取而轉爲世人之所棄也。噫異矣。

●曲牌詩

某君喜集曲牌名詩。天然湊合。頗有巧思。見其七律一首云。爲愛宜春令。去遊風光。猶勝小梁州。黃鶯兒。唱今朝。香柳娘。牽舊日愁。三捧鼓。催花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余沉醉東風裏。笑剔銀燈上小樓。

●喪家狗

史記孔子世家。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云。喪家之狗。主人哀慌。不見飲食。故纍纍然而不得意。余謂此喪字。當作去聲。讀如得喪之喪。蓋言失家狗也。失家之狗。東奔西竄。無所依託。以譬夫子之東西南北。栖栖皇皇。而世莫能宗也。肅未免泥於字面矣。

王肅云云。余見諸華亭陳子龍徐孚遠測議本。細思肅未嘗註史記。此說何從而來。旣而思之。肅嘗註家語。家語家語之文。往往有同於世家者。或此語亦載於家語。而肅註之。註史記者。蓋引之歟。惜肅註家語。今不傳。余所見明何孟春註本。則無之。姑闕疑。以俟博雅者考正焉。

●閔子二弟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聞說山東閔子祠正像。傍立二主。一名蒙。一名革。卽閔子二弟也。

●寒山寺銅像

蘇州寒山寺中。有漢銅佛像一尊。座旁陰識赤烏十三年。郡王孫權奉供十一字。字畫古樸。在篆隸之間。



邑志未曾載入。其始末無從稽考。相傳以為吳得殷炮烙銅所鑄。道光壬寅癸卯間。有人倩工摹像勒石。已為文以紀之。并賦十律。徧徵題咏。同時作者不下百人。擇尤俱付梓。一時佳作如林。余最愛黃君飲魚。七言絕句一章云。忽從劫火轉慈輪。鎔盡黃金見法身。霸業三分留一點。飄零未似漢銅人。興亡之感。見於言外。所謂獨見其大者歟。

輓聯

一鄉人喪妻。子甫三齡。乞某生題一輓聯。生固東方淳于之流也。為援筆題云。十年種種艱難對你不佳。三歲呱呱啼哭教我如何。

閒軒消夏錄

(左丹)

侯貞女

陳友生。溪泉之子。貌魁梧。常從父收賦於鄉。鄉有侯家橋。父子常栖止焉。友生遂與鄉之侯。大文相識。大文。賢直。抗爽。與友生相遭。必劇飲雄談。淋漓酣嬉。各盡其懽。每當酒闌燈掩。面紅耳熱時。輒呼曰。友生。吾忘形友也。故友生之足跡。常見於侯氏之門。侯有妹。寶貞。年及笄矣。風致嫣然。貌頗不俗。友生至。輒避之。其兄大文曰。友生。不管我手足齒少於兄。而長於妹。兄之弟。妹之兄也。何避為。於是寶貞不復斂跡。但不稱友生為兄。相遇之時。呼為陳先生。云。陳侯二人。或談時事於書齋。或演拳藝於庭除。寶貞常在其旁觀。

聽友生見寶貞周旋於旁未免有情漸起垂涎但寶貞沉靜寡言眉宇間有莊嚴氣使人凜凜不敢犯故不能遂其私日益久陳侯之交益篤友生與寶貞亦益親間以遊辭進大文粗鹵不覺寶貞則紅潮上頰羞澀無地一笑置之然因此識友生爲輕薄子是後漸與疏避友生意頗怏怏一日友生訪侯侯適挈琴至岳家家中獨留寶貞一人不得已寶貞迎之入款以茶點以餞友生見寶貞情意懇懃方寸大亂思與語怔忡不能定平日愛悅寶貞若有千言萬語思一傾吐於玉人之前到此則括肚抽腸竟不能措一辭久之久之始偁促而言曰寶貞不見二月益覺膩媚矣寶貞羞忿曰何庸先生獎飾友生自知孟浪卽婉言曰寶貞勿怒乞恕唐突令兄今夜回府否寶貞曰否友生乃忽忽告別趨起而出別時日向寶貞閃爍寶貞不知其意以爲輕薄而已是夕樓鼓二催萬籟俱寂寶貞猶一篝熒熒依妝台忙針線雙眉時展時蹙二頰乍暈乍灰旣而擲其剪於台上曰待阿兄歸來定當勸其絕交言已方欲收拾針繡於篋忽有一人排扉躍入短衣敗褐氣勢洶洶寶貞知爲盜倉皇失措信口呼賊其人急曰寶貞吾友生也寶貞曰陳先生耶何至於此閨中不足辱大雅有事可至書齋言之言已移鐙欲出友生曰寶貞今宵之來欲與妹盡一夜歡遂欽慕願正閨中事也何必書齋寶貞曰先生白晝光臨衣裳楚楚誠以家兄之友故禮汝於書齋今乃爲此深夜踰垣之行家兄與君爲手足之盟家兄妹卽先生妹也倫常乘舛禽獸之道耳友生曰妹諒之母固執寶貞曰儂若未字於人與先生有染則敗一己德促一人壽玷一家名尙不可况儂已字於王耶先生非不知也偶一失節玷二姓之家聲抱遺恨於千古先生已有室人倫室人爲人強占先生其安乎速去毋遲友生曰吾徒知歡樂耳寶貞曰吾徒知有大禮不知有歡樂也友生曰妹不知歡樂

吾使妹知之可乎言已伸其巨臂欲強挾之寶貞見事急於台上取剪子直刺喉間友生知不可屈亟奪之巨掌誤擊其肘適以助其斃嗚然一聲血流喉斷友生乃遁明日兄嫂歸見寶貞倒於地鮮血殷殷濺地上蜿蜒成一貞字乃知其妹不屈死者厚葬之勒石於墓曰貞女侯寶貞慕然卒不知兇手爲友生也

●雪梅塚

吳雪兒居庾嶺之陽肌膚瑩澈粉玉無以擬其白翩翩美少年也父母鍾愛之稱其白故名之曰雪兒雪兒好讀入其齋明爽迥潔案無纖塵四壁皆圖書自朝至暮危坐其中諷詠而已父母屢欲爲兒謀婚雪兒輒辭曰天下最厭者女子耳吾愛讀且不暇何用妻爲古人子鶴而妻梅引爲韻事庾嶺豈少梅花雖三十六宮七十二妃亦易易事父母以其年幼春機未動耳姑置之及弱冠猶是焉乃唉其癡強爲委禽雪兒無如之何遂成婚妻尹氏才中人額有斑痕如梅花故名可梅雪兒以其妻名梅乃大悅且能詩日與雪兒吟哦夜分漏三下啾啾聲猶盛愛情之篤異乎尋常雪兒常曰天下女子必欲若可梅者可以爲妻琴瑟間之相得由此可見誰知恩愛夫妻不到頭伉儷三載雪兒暴卒頻危時握可梅手從容而言曰我早勸父母勿爲吾娶妻吾豔福祇三年耳三年享滿而死命也齋西三里有綠梅鵑栽梅百株中方寸地吾可葬之言已瞑目死後如其言葬於綠梅鵑可梅悲痛不自勝某冬大雪可梅披重裘擁篲至綠梅鵑掃雪兒墓再拜已愀然而謂曰儂是嶺南梅郎是嶺南雪香不如梅梅白不如雪雪落梅花上梅香惟雪知陽光偶一耀郎雪已仙逝詞畢可梅梨頰頓灰二行熱淚一滴猩紅同時併出竟暈倒矣一縷香魂潛入雪兒墓中途並葬之相傳爲雪梅塚云

● 床頭妙計

徐樹瑚前清廩生寶山人娶同邑許氏生二子一女而卒徐年已近五旬苦無侍巾櫛者意不懌後續娶張氏張年少丰韻猶存覩徐髮且白心雅不樂每寢徐西則氏東徐東則氏西徐末之如何也一夕氏方挑燈刺繡徐促之臥氏曰爾仍先臥我繡比翼鳥畢自當與爾同臥徐歎曰比翼鳥雙飛雙宿吾豈矣不能雙飛并亦不能雙宿乎垂帳而臥氏聞而憫之徐既寢以氈帽戴足上安之枕被覆於身首蒙被中貼其胸於褥翹其膝被隆然宛如頭部已而鼾聲大作須臾氏繡畢解衣就枕掀東帳見氈帽在焉卽之西方啓衾徐矍然起抱之氏不及料一時不能出聲旣而曰老猿子計何點也旣中計何吝爲聽之調是後不嫌老朽矣生一女名小耶

● 色報

楊湘玉宿儒也年屆古稀猶受某君聘課其二子教授有方訓練得度某君禮之甚恭君有女玉英年方二八貌殊秀曼依依可人時出伴二弟讀性聰穎稍爲講解輒了了楊悅之某年夏日酷暑課講畢二童往舅家索瓜楊苦居齋內寂聊甚倚籐椅假寐忽聞齋後傾水聲聞老嫗呼曰小姐來浴公雙耳高聳以冀再聞好音斯須聞果聞蓮步輕移扇戶潑水聲大作蒸汽奔騰流芳滿室公起逡巡齋內欲一觀芳澤奈壁無罅隙拾頭沉思竊語曰幸壁上實而上虛無論如何定能飽我眼福乃携椅近壁下疊以几臻升而上兩股戰戰不敢作微響稍出其頂果見玉英跣坐盆中肌膚潔白光緻照人不啻玉觀音也垂涎良久歎曰祇能識其背毋得見其面乃翹趾撐臂縱身以觀冀窺全豹不料重心難支翻然而入女見龐然

一物墮壁下。驚極亟起。披衣奔入。母親女狀。若中狂急。問曰。兒得毋病乎。女一時不出聲。朱櫻已灰白矣。久而久之。兩頰乃暈。欲有言而止者。三母固詰之。方述一二。問曰。墜者何人。女曰。師也。母聞而羞。猶恐師之受創也。窺之。見徐繞廊入齋。乃反故作不知。適二童携瓜回。見徐伏案呻吟。氣喘如牛。額破血跡殷殷。汗流若注。問曰。先生何至於此。徐佯曰。伏案假睡。誤觸案角。耳童趨告。母爲徐取藥。封創是夕。某君回聞之不懌。當夕設宴款徐。主客酣嬉如平常。徐喜無間。罪師心稍釋。酒既闌。某君命大兒取書。驗其所課。既至。檢閱一過。命背誦。兒起立。格格不出聲。但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視。徐有異色。曰。今日頗炎熱。課早畢。故未熟耳。某君曰。先生耄矣。小犬椎鈍。殊無以對先生。今日之酌。特餞別也。徐聞之。慚無地。默然久之。應曰。唯唯。一夜不成寐。味爽不辭而遁。

●老翁殺子

邑有林翁者。老圃也。爲人剛毅。好臧否人物。家有薄田。與媪植蔬果。熟則出售。得資僅足度日。有一子年壯矣。猶不能自立。且好阿芙蓉。益無聊賴。隣右蔬果成熟。則竊之出賣。林翁忿其責之。嗷嗷不相讓。槌之則力與翁抗。翁無如何。一日其子病。呻吟於床。媪急告翁曰。不肖病。既無醫藥。不如殺之。我二人可少受其累。翁曰。然我待之久矣。乃負鋤鋤其額。腦破氣絕。遂死。媪已持薦進。笑曰。老蒼頭尙有力耶。可捲而投之。江明日始得安逸。度日矣。翁曰。屋後不乏一人地。掘一坎而埋之。我生之。我死之。我葬之。不負之矣。將埋時。適有一鄉人過。詢其狀。述顛末。鄉人聞而憐之。解囊市棺以爲殮。并卹林翁而去。

●蘇翁

蘇翁春榮亦老圃也。爲人正直儉樸。一生勤治其業。未嘗浪費一錢。家中屋舍簇新。田園寥廓。小康也。幼好習拳術。結朋輩數十人。奉師授業。朝暮鍊習。不稍廢常。以拳擊樹幹。拳無完膚。三年技成。師頗器之。五年技益精。其師歎曰。青出于藍而勝於藍。吾技不如子矣。邑中有言大力者。輒推蘇翁云。翁貌不過中人。然無鬚一小丈夫耳。遇人謙損。有禮。平常僕田畝。間冉冉如無力者。子孫欲傳其技。則曰。此豈可昧然試之爾。輩學此。反足以傷身。且習此。不過爲鍛鍊體力。非恃力以逞強者。故蘇翁負大力之名。而生平未嘗一展其技。民國三年夏。翁病將死。猶能以臂支榻。霍然起如廁。如常人。既死而甦者。再蓋數十年來之功。其凝也。難其散也。亦難死而後生。生而後死者。正其功之難散也。

(未完)

春

囊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千 慘 情 金 小 骨 說

業 已 出 版

情而至於慘  
其情可知矣  
慘處乃見真  
情到真處  
乃足感人  
此千金  
之所以可貴也  
定庚先生  
著小說如雲  
玉怨為湖  
湖西窗影等  
雖極耐未  
人口然哀則  
哀矣固未  
也  
是書獨以  
慘情名先  
生  
不知情幾  
許  
腦汁而始  
著  
成縱具木  
石  
心腸讀之  
亦  
當淚下也  
姊書錄  
二人初則  
光奪培終  
至  
兩敗俱傷  
其間離離  
奇  
之情節如  
遊山陰道  
上  
真有目不  
暇接之勢  
全書都十  
萬  
言用文言  
體  
分二十回  
定價大洋  
六角  
愛讀先生  
文字勿失  
幸之

言 曇 花 影 小 說

現 已 再 版

是書潘郎怨  
未完稿 李定  
庚先生為當今小  
說鉅手知之者  
多毋庸贅言此書用  
白話體裁編成情節  
同與歐羅巴文字亦  
雅俗共賞今經本局  
覓得全稿付之  
是書 全稿 梨棠  
以供歡迎李氏  
著作之需求  
全書都八  
萬言分二  
十回一冊定  
價大洋五  
角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西廂詩庫

(續)

紅藕花館主哲廬著

●張生竊視

牙牀。兩。美。盡。幽。歡。體。倦。妍。娥。睡。正。安。輕。揭。繡。衾。推。枕。起。偷。將。嬌。態。剔。燈。看。半。方。素。練。溫。猶。軟。一。點。新。紅。濕。未。乾。春。色。溶。溶。無。可。比。海。棠。含。露。近。闌。干。

●生鶯情至

夢。繞。巫。山。夜。已。分。芙蓉。帳。裏。共。蘭。芬。銀。蟾。白。透。牕。前。影。猩。血。紅。沾。帕。上。紋。恍。惚。宛。如。初。病。愈。朦。朧。疑。似。宿。醒。釀。起。身。尙。覺。嬌。無。力。斜。倚。才。郎。整。鬢。雲。

●鶯鶯睡起

髻。亂。釵。橫。粉。澤。消。羅。裙。拈。取。近。纖。腰。香。流。槽。口。含。鷄。舌。汗。濕。酥。胸。滑。鳳。膏。夢。覺。斷。雲。迷。枕。簾。起。來。涼。露。滴。芭。蕉。欲。歸。快。把。弓。鞋。繫。美。滿。春。風。一。倍。嬌。

香 囊

●紅促鶯回

徒倚多時。屢款扉。夜深尚待出羅幃。莫耽久。樂須先起。宜整殘粧。趁早歸。曲院恐防親睡。覺疎更欲盡。漏聲微。休嫌侍女頻相促。月轉花陰。曉露霏。

●紅扶鶯歸

春透酥胸。喜滿懷。倩紅扶侍出書齋。香肩相並。趨花徑。窄步連移。下薜階。汗漬只愁浮玉頰。鬢鬆常恐塵金釵。漏殘歸去。剛多露。踏破青苔濕繡鞋。

●生送鶯鶯

倚翠偎紅。兩意融。那堪分手各匆匆。牽衣惜別。躊躇久。把臂難留。宛轉中。徑竹有聲風細細。庭花無影月朦朧。送親路遠。終離去。行過迴廊曲檻東。

●生別鶯鶯 曉韻

纔逢便去。却心酸。替飭銖衣整瓊環。歸路不同。來路好。別時生怕見時難。魂應與爾風前。往影自隨。余月下。還迴步。低看分袂處。依依頻把淚珠彈。

●鶯赴約歸

赴約歸來。漏已沉。潛身花底怯芳心。重門半掩。簾櫳靜。曲徑遙通。院宇深。常恐侍兒微有漏。每愁慈母覺難任。香球火斷。無人續。冷盡牀頭翡翠衾。

●鶯變丰姿

自是良宵會粉郎。胸前玉蓓襯蘭香。嬌姿難畫雙蛾豔。夙願多因一夜償。楊柳臨風增媚態。海棠經雨助新粧。春情應悔無拘繫。羞縮如何見北堂。

●夫人覲鶯

蘭房步入駭慈親。瞥見嬌兒態。一新宛轉。語言多恍惚。輕盈姿色少精神。梅開豈是曾經蝶。柳弱緣何已逗春。事事可疑難解釋。喚紅仔細問來因。

●夫人詰紅

此情無可別疑猜。勾引多伊作禍胎。早刻鳳鞋奚恁濕。夜間金鎖爲誰開。非緣視自投書館。定約他人傍鏡台。曖昧因由須吐露。莫教雲掩月光來。

●紅訴實情

曾到書齋日正明。喚紅爲伴訪張生。笑攜玉手全無忤。坐傍香肩倍有情。拂席苦留人小住。啓門頻遣婢先行。匆匆不料歸來後。偕老盟從此夜成。

●紅啓夫人

弱女愆尤當鑒原。何須反覆細推論。假饒雀角呈司令。祇恐鵲奔辱相門。今日可容偷玉罪。從前還念退兵恩。姻緣到此非僥倖。早請檀郎與結婚。

●再告夫人

情痴何必苦追求。說起萱堂也覺羞。爲想未沉舟。可補當思已覆水。難收蘭闥有過宜寬恕。蕭寺深恩合

香 齋

謝。酬。世。語。分。明。須。早。嫁。從。來。女。大。莫。淹。留。

●再勸夫人

窺。生。才。貌。有。誰。如。玉。樹。臨。風。照。里。閭。本。是。我。家。先。相。國。却。當。伊。父。舊。尙。書。高。門。冠。蓋。應。相。對。佳。偶。姻。緣。並。不。虛。漫。道。侍。兒。參。末。議。儘。堪。珠。翠。配。瓊。瑤。

●夫人自嘆

欲。喚。紅。兒。痛。責。時。醜。聲。終。慮。外。人。知。殊。難。自。決。還。疑。惑。幾。度。將。詢。又。嘆。噫。只。苦。路。遙。夫。喪。早。致。憐。身。老。女。婚。遲。而。今。往。事。休。推。論。聽。取。乘。龍。赴。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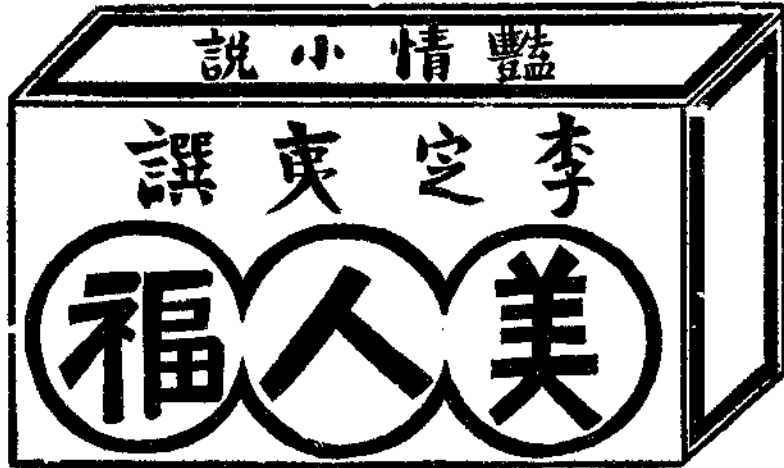
(未完)

四

豐益

續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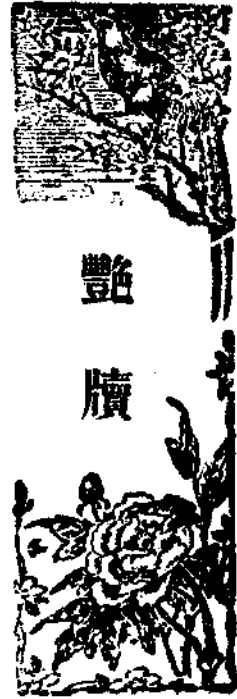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 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出類拔萃出版以來海內爭誦初版再版不及一月全行售罄銷路之速為歷出各書所不及是書 有句皆香無詞不豔美人讀之可以吐氣可以慰情少年夫婦讀之可以永保伉儷之幸福一般士女讀之也當拍案叫絕讀者手置一編當倍斯言絕之不謬也全書共十萬言四版已出每洋裝一冊定價 大洋六角

豔情小說 伉儷福 業已三版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苦離婚之風盛夫婦之道苦離婚道尤若吶喊 李定夷先生有鑒於此爰作是書內以匡批俗是書都七萬言內容豔而不佻樂而不淫而描寫燕婉之好却又無微不至紅閣韻事豈獨水晶 麗下看梳頭而已哉世間一般伉儷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若於花長月夕共手一編閒情逸趣何殊京兆畫眉時是亦伉儷福中之一編也 定價大洋裝一冊 洋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馬路四書錦里西首



艷 牘

某女士病危寄外書

(花 奴)

薄命妾某謹上書於某郎左右。憶自離亭折柳南浦。送君倏已數圓。蟾魄矣。悵望雲天。此懷渺渺。瀟瀟風雨。鷄鳴喈喈。胡獨不見。君子歸來。深閨寂寂。晝永如年。小院沉沉。夜涼於水。聽到一聲。鷓鴣彷彿。喚吾歸去。怎不令人黯魂。斷乎窻前。月暗對月。懷人桌上。燈昏背燈。彈淚數更。漏而漏何。永登離恨。而恨偏長。歡影新愁。心頭潮湧。未嘗不盪氣迴腸。淚下沾襟。焉腰支瘦。損不知裙帶之寬。肌骨寒侵。渾忘羅衫之薄。為郎顛顛。一至於此。以柔弱之軀。實偏處此。其何能堪。呢喃檮上。嗔他燕子。雙雙飛舞。花間妬煞。蝶兒對對。對風朝雨。夕神馳魂。飛無一刻。不夢度關山。直到遼西也。無奈枝上。鷓鴣驚醒。妾夢檣前。鸚鵡不解。人愁舉目。笑言為歡。誰共種來。紅豆獨惹相思。佩到靈護。難被憂緒。日困愁城。從此病矣。藥鑪湯竈。為妾生涯。視粒粒盤中。餐如骨。硬在喉。難以下咽。據醫生云。妾之病源。寒與愁併。寒可藥攻。愁須自祛。不去愁。思恐永無痊愈之日。嗟乎阿郎。妾本愁種。欲不愁不得也。雖有時放下眉頭。而霎時又上心頭。妾非盧家少婦。念到莫愁。而愁思轉添。愁益深。病亦益深。縱得三年艾。妾病自知莫療矣。淹留床第。數月於茲。形骸日見瘦削。姿容日見枯黃。有時攬鏡自照。妾幾不能自辨為吾也。擁孤衾。兮難夢。自憐病骨支離。撫角枕兮無

溫書爲淚痕。漬透菱花六出。封滿塵埃。恐不復照。並頭鵝。錦被一床。冷如冰鐵。恐不復臥。交頸鴛鴦。白首齊眉。此生無望。山盟海誓。中道成虛。興念及此。能不痛心。恐妾書未到。郎前妾魂已到。天涯尋吾阿郎去也。白楊幾樹。黃土一坏。有鬼啾啾。斯時招妾同歸。倘一靈不泯。定當血化杜鵑。啼遍江南。驚客子魂飛。精衛誓填海水。阻征夫嗟夫。阿郎妾從此逝矣。跳出煩惱坑。去歸離恨天。碧落黃泉。永無相逢之日。來生再世。或有重合之時。郎若念妾。歲歲清明。祇須一串白紙半盞清醪。對妾墓而呼曰。妹妹靈魂隨吾歸去。則有輕風一縷。起於郎前。挾紙灰上飛片片。作白蝴蝶。廻翔於郎之左右。而不散者。卽妾之靈魂也。嗟乎阿郎。幸勿以妾爲念。須知妾身弱若絮。命薄於烟。固爲不祥之物。郎若因妾而傷懷。則益增妾罪。夜臺有知。賚恨將無窮。盡時也。臨書依依。言不盡意。客裏身軀。千萬自愛。

●擬某女士致表姊函

(秋水)

涼颼。倏動溽暑。潛消暮雨。簾前陡添秋意。斯時也。雖猶是赤帝司天。玉露金風。消息尙滯。而銀牀冰簟。微逗新涼。鬢髻已在雙星渡河。及三五月明之際。快何如之。但一憶及去歲夏間。姊與儂花前笑語。扇底清談。分雪藕。剖冰桃。浮青瓜。沉紫李。同納晚涼。時則此際。岑寂多矣。爰思去秋話別之餘。曾訂今歲重來之約。片言要結擊掌爲誓。雖曰瓊閨戲語。盟不妨寒。然阿儂天性質直。交情如姊。諒已深知。故直以爲旦旦信誓。必不視作浮詞。而一朝反汗也。奈何瓜期已屆。蓮蕊重開。望到蒼波。瞻伊人兮。宛在隔將碧。水思之子。兮不來。爽約耶。忘懷耶。抑有事而羈絆耶。徒令人蹀躞于消夏灣頭。踽踽涼涼。懷此素心。人不覺淒涼欲絕耳。風人有言。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逸詩又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直可爲儂。今日詠矣。惟是睽違之



久。屈指掄算。已屆歲星一周。一年中之心緒。待君寬解者良多。一年中之事務。待君商量者亦不少。阿儂命薄。終鮮兄弟。而一二弱妹。又以年未及笄。愁嬉跳躍。爭果餌。鬪口舌。酣暢淋漓。飽肆其小兒女嬌癡之態而已。其可與聯牀叙話。促膝談心者。祇親串中二三姊妹。行及鄰家手帕。交數人耳。但其間意氣相投。性情契合。翕然無間者。厥惟吾姊。故當君之未來也。則綿綿遠道。望眼幾穿。及君之既返也。則邈邈天涯。夢魂飛越。吾姊聞此。其忍託詞以恕置儂家。不一臨存耶。君家雖遠。非若關山萬里。跋涉爲勞。一葉扁舟。累日可達。果蒙戾止。乞訂良期。當擁篲掃徑以俟。

●擬表姊覆某女十函

(秋水)

一年容易轉瞬。又是秋風。第以鴻雁未來。怪底音書莫達。正當此癡心妄冀。自言自語時。適垂髻小婢。面現嘻笑色。手持一紙書。笑置我粧臺前。而言曰。姑姑請亟閱此。大約滬上某姑。有書至。招姑作平原十日之遊矣。頃郵局信差得得而來。叩門授婢以此。云是春申江飛至者也。儂此際不竟喜出望外。急拆而雜誦之。言言霏雪。字字生香。意致纏綿。情詞婉膩。友多情愈。覺頃間之錯怪。其智轉出。慧婢之下。且感且愧。入夏以來。時繁小疾。自問此身不作女相。如且茂陵。猶未交秋。雨何以竟現。病維摩之色。相亟思買一木蘭。燒燭侶。命儻或徜徉于西子湖頭。或棲息于吳王臺畔。以道盛暑。并遣病魔。本擬命僕婦過滬。奉迓一同前往。祇以稚子累人。俗務羈迹。是以欲行復止。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游玩縱屬微細。似此累墜。欲求忙裏偷閒。竟香不可得。亦不如意事之一也。今承寵召。幸何如之。會須摒擋一切。了理諸事。卽行束裝雇舟。重戾滬濱。蓋築耶城。畔縱乏蘇杭古蹟之奇。吳越湖山之秀。而繁華富麗。別有天地。彼以幽雅著。此

以綺麗勝。洋場十里大。可游目騁懷。且爭奇鬪異。時時有煥然新人耳目之舉。一年以來。又不知放幾許異彩。添幾許佳色矣。作汗漫遊者。正不得徒以吳郡新詩本。杭州舊酒痕。傲然侈爲歎觀止也。惟是把晤之期。須俟銀河駕鵲之際。至早亦在荷花生日之後。知心如妹。當亦諒我。屆時遊覽之餘。淪茗談心。挑燈話舊。爲日正長。來書所稱心緒之待寬解。事務之需商量者。正彼此同之也。天時多癘。諸維珍重。遙望海陬。曷勝延佇。

爲鐵峯覆琴卿女書史

(漁陽伯謙)

四壘秋深。動人遐思。一堂綺集。僕恨未能。闈箋飛來。情文稠疊。洄溯癡澤。躬親之日。如針拾芥。似膠融漆。乃美事不常。盛會難再。檄飛星火。遽賦征駒。馬革裹屍。不願生還。倘得揚眉吐氣。而後金屋貯嬌。固某之幸福。亦卿所願也。詎圖班筆未投。遂櫻二豎。玉唾壺擊碎。春燈汗流。浹背鐵綽板。譌殘夜月。泣下沾襟。有意進取無力攀轅。裁箋輒止。愧對玉臺。然而信誓旦旦。矢以皦日。嚙臂重要。以河山卿縱不言。某能負約乎。所憾者。烏名姑惡。慘忍萬分。蟲號可憐。怨哀胡底。篋罄裘敝。愛憎有判。逐客下令。香火無情。由斯風塵浮梗。難容再來。然而千里締交。可接形骸。一心相守。每通神懽。摯情能鑿。江海癡心。可感蒼穹。但望來年。雙雙牛女。七七良辰。并肩而低拜。星樓執手。而尋盟月榭。是則鵲橋雙渡。傳千古之美談。破鏡重圓。亦一時之快事也。卿其珍重。靜以俟之。

法丸  
陳



府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譯 生 先 夷 定 李

\*\*\*\*\*

業 已 三 版 奇 情 小 說 紅 粉 劫

\*\*\*\*\*

是書都十萬言爲  
英國大文豪司達  
渥博士原著定夷  
先生畢業於南洋  
公學兼精括虛文  
字以東方之俊才  
譯西士之傑作事  
實則推陳出新文  
筆則沉澁穠郁尤  
特色者一洗譯本  
通病人名地名無  
嗜叻略味之音宜  
出版未久已風行  
四海也每册定價  
大洋六角

著 生 先 夷 定 李

\*\*\*\*\*

業 已 四 版 革 命 外 史 茜 窗 淚 影

\*\*\*\*\*

是書都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  
事一姓何名蕩秋一姓沈名琇  
俠俱粵人誼結金蘭情同手足  
蕩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  
與琇俠訂婚長齡有同學王子  
漳相交彌篤尋以蕩秋許之光  
復之役長齡子漳率兵北伐長  
齡病於南京蕩秋琇俠聞警北  
上道過瀨濱身陷台某蕩秋先  
遁出至寧徧訪長齡等不遇再  
至瀨琇俠亦已脫離苦海一雙  
完璧偕返羊城始知子漳已扶  
長齡之柩南歸長齡既死何氏  
無兒子漳乃入贅琇俠誓不他  
適仍歸何氏不嫁而寡誠屬可  
憐然岑若舊好完聚終身亦蕩  
秋琇俠之始願也先生以愜快  
心之文章傳人眩目之事實讀  
者無不拍案叫絕也每册定價  
大洋六角

首 西 里 錦 畫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 鴻影樓悼亡吟

金匱秦步冰著

一春好夢今中斷。廿載癡心始大傷。無奈狂吟無奈哭。淚痕和墨不成行。  
御輪恰趁試燈風。從此情絲縮萬重。月日算來剛十四。人天揮手太匆匆。

珮儂以去春正月十一日歸

余以今歲二月二十五日夜半卒連閏共十四閏月又十四日

慧心淑性本名姝。更論襟懷女丈夫。知已生平推第一。冰絃頓絕伯牙孤。  
凶菑十日起無端。一服清涼等馬肝。扁鵲到齊嗟已晚。返魂畢竟乏靈丹。

喉痧始於十六日至十九日

而劇延醫十數多用寒涼之品。二十三日遇玉書觀察暨其第八女公子來診。方知前藥之誤而已。無可挽回矣。

姑年垂白。最悽惶。調藥中宵繞繡牀。老淚漸枯。魂漸斷。臨危忍聽幾聲娘。余母無女視。媳如女。憐愛倍至。疾亟時忘餐廢寢。躬理湯藥。有以傳染之說。諫阻者弗顧也。

痛哭春風淚未晞。病魔竟自犯。萱幃護持。須仗吾卿力。奠酒靈筵。暗禱祈。二十六日余母身熱喉痛越

二日。痧透於肌。鳥既驚弓。心膽俱落。急呼亡者而告之。今疾已漸瘥。未始非其呵護之力也。

紙灰如蝶。撲簾旌萬種。淒涼畫不成。淅淅零零天亦泣。臥樓春雨斷腸聲。歿之夕春雨驟作。逾旬始霽。

第四句用外舅丹翼先生挽聯語。

吳門寄札憶前春。苦雨離魂句偶新。八字無端成惡識。鍾情荀粲倍傷神。客春王君卓民尊農赴蘇。余

冒夜雨走送之後。數日寄一緘往中一宵苦雨兩地離魂之句。珮儂以為佳絕。時時誦之。孰知其絕命時

之情景已隱括於此八字中耶。

一曲開元綺恨多。淋鈴低唱。蹙青蛾。也曾私設長生誓。鵲香星稀奈爾何。珮儂最喜誦洪稗哇長生殿

傳奇。

綠雲千疊護窗紗。披拂春風紫燕斜。我早歸來汝何往。可憐開徧木香花。鴻影樓為余夫婦臥所。窗外

木香一株。珮儂酷愛之。去春花時簪鬢插餅孜孜不厭。正月中余有吳門之役。擬作兩月勾留。束裝時指

樹語余曰。者番甘香素色。君殆不克領略矣。後余改赴滬。江月杪即返。今花已吐。葩月夜魂歸。不識曾經

幽賞否。

客秋我作秣陵遊。臨別丁甯囑不休。怪煞者番成永訣。偏無半語為郎留。二十三日後神識漸迷。故臨

終竟無一語相囑。

飛昇難挽大羅仙。碧漢迢迢擁翠駢。寡鶴雲中寥寂甚。何年切利續良緣。前身本是大羅仙。不日飛昇

上九天牙牌神數句也余占珮儂病得此

遺容一幅現雲鬢絕異當年鏡裏顏料是雙成蒙小謫不留芳影在人間

珮儂向無照相歿後描容任

畫工杜撰絕不相似

宵深無寐怯衾單飢鼠離梁蠟炬殘死別逾旬魂竟杳夢中一面劇艱難

小膽生來怯獨居夜臺此去怨魂孤先驅幸有中殤弟已向窮泉覓得無

外舅第三子字淡成有雋才

壬寅正月殤於京寓年僅十三

八年隨侍客燕京遼海風濤兩度經來歲椿萱須北上相依好傍片帆行

外舅官兵部乙未挈眷入都

壬寅丁內艱旋里

一生二豎苦相磨歲月胥從病裏過嫁得秦嘉成健婦可憐好景已無多

珮儂體弱善病一臥數月或

經年來孀後精力頓健一歲中僅小極二三次

虛龕小憇日相偕犀管鸞牋雜鳳釵庭草一朝成慘綠更無人叩子荆齋

余讀書劍霜龕中恒扃外戶

聞剝啄數聲則珮儂至矣

殘絲賸錦繡筐盈母姊傳看哭失聲記得庭前相送日迴眸一顧不勝情

十三日晨珮儂聞伯姊在家

遂歸甯薄暮告別色頗不豫豈自知不能再相見耶此事外姑爲余言之

香帷促膝每清談百樣癡情一語含如此收場真夢幻卿雖無憾我何堪

嘗語余云吾臥病京寓時自

揣必不能見君不意尙有今日吾既得見君雖日暮死亦無憾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

惠泉澄碧。惠山岑近。接吾廬。未一臨。今日九峯庵裏住。暮雲春樹好幽尋。惠麓九峯庵舊址今建忠節祠。樞厝其中。

晚日曛曛。蔽畫櫺。妝成親爲潤眉尖。蘭閨韻事分明記。忍看銀花舊鏡奩。

紫蓉紅藥一齊凋。炊白同符識夢妖。地下相逢休恨晚。生前應憶是神交。王君卓民配華孺人去冬十月逝世。頃接卓民來函言亡妻臨歿前二日猶云得與秦家珮儂入女學校同筆硯。豈不大佳。回憶珮儂生時亦嘗有此意。可謂神交矣。

熟讀南華齊物篇。休將殤壽問蒼天。墨花隱現渾閑事。已寄人間十九年。珮儂生丙戌季冬六日得年十九。

斜日空堂冷。客魂素車白。馬集蓬門麻衣一。揖當階。迓相對。悽然各不言。

初六日家奠戚友來唁者五十餘人。

一聲鸞響繡幃開。修儼先招羽士來。可有鴻都餐玉客。爲傳消息到蓬萊。

聞道泉臺重梵文。拈毫鎮日對鑪薰。金經一卷從頭寫。燒向樓前遺細君。

新製齊紈皎若霜。右軍書法妙無雙。傷心一柄迴風扇。燼後纔能袖裏藏。珮儂最喜王君尊農小楷嘗。

倩余購扇索書更求名。手施丹青余頷之。而未果也。今當不虛斯諾。焚寄九原。

百結柔腸日九迴。忘情太上亦難哉。元龍豪氣終軍志。都變寒爐一撮灰。

見我耽吟笑。我癡無端戲。素悼亡詩安仁此際愁。難療長簾空牀夢。醒時珮儂見余作詩。輒以爲多事。

見我耽吟笑。我癡無端戲。素悼亡詩安仁此際愁。難療長簾空牀夢。醒時珮儂見余作詩。輒以爲多事。



一日忽語余云吾偷先君死必累君苦吟矣然悼亡詩固不可無也爾時以爲戲語亦不之怪豈意竟有

今日

杳杳音容闕九泉。匆匆去日感流川。七期有盡悲無盡。腸斷薰風四月天。今日係七七末日

薰萃形骸不似初。聊將病肺擬相如。當壚淑儷今安在。那有閒情賦子虛。

靈檯寶几設齋西。小位端然手自題。悄喚一聲卿在否。子規故故隔窗啼。齋西案上設小位一題曰亡

妻珮儂之靈遺書破鏡濁洒殘香紛羅其旁

紫莖一捻發幽馨。五日前纔供膽瓶。萎落不悲悲太早。花魂和霧繞疎櫺。兩句前晨起入齋瞥睹案頭

餅蘭萎落都盡狼藉。筆牀硯匣問棖觸。余懷不覺墮淚。欲賦悼蘭曲。不果

遺衣滿笥色俱新。對此茫茫慨歎頻。聞說神仙經羽化。歸來猶戀舊冠巾。

無夢前曾寫怨辭。而今得夢竟迷離。豐容盛鬋分明覩。未話幽懷恨轉滋。

落花飛絮總關情。一曲哀絃淚易傾。漫說春池儘吹皺。可知此事却干卿。前詩三十首製成索觀者頗

衆聞某夫人讀之竟致大慟。然與化者初無一面緣。亦奇矣。

眼泉涓滴幾曾乾。濕盡青衫祇自看。昨夜月明人不見。玉笙吹徹五更寒。

玉隕香消一刹那。空將憤憤罵閻羅。飛瓊已逐飛花去。驚倒階前春夢婆。東鄉一媪年八十許時來余

家乞錢米。前日復至竊詢奴輩。知珮儂已死。渠大駭。怪抗聲問羅王。不應如此。憤憤窮老如我。靡日不盼

死。偏不令死娘子。恬逸甚。又慈祥甚。當以我壽畀之。却使天折閻羅王。不應如此。憤憤

唐○衢○身○世○自○酸○辛○謝○女○如○何○亦○愴○神○似○識○韶○光○難○久○戀○預○揮○別○淚○訴○芳○春○  
歿○前○三○星○期○事○  
倚○闌○共○讀○傷○心○句○暫○別○長○離○費○較○量○今○夕○思○君○不○成○夢○滿○天○清○怨○隕○寒○霜○  
雨○夜○不○寐○忽○憶○客○夏○讀○國○朝○  
詞○綜○續○編○第○二○十○卷○嘉○興○秦○光○第○焚○寄○亡○婦○鷓○鴒○天○四○闌○中○有○暫○時○不○見○還○相○憶○一○別○如○何○竟○不○來○二○語○  
愛○其○沈○痛○真○擊○諷○詠○再○三○珮○儂○適○至○遂○指○示○之○渠○亦○循○誦○不○已○曾○幾○何○時○黃○腸○遽○掩○回○憶○凭○闌○把○卷○齊○啓○  
吟○喉○宛○然○如○昨○日○事○嗚○呼○痛○哉○

百○劫○難○除○舊○愛○根○生○爲○愁○客○死○愁○魂○鬢○蟬○鬢○鳳○都○零○落○纔○賸○菱○花○萃○淚○痕○  
余○既○供○位○齋○西○旁○列○奩○具○某○  
日○就○案○攬○鏡○自○鑿○忽○覩○鏡○面○微○暈○濕○痕○大○逾○鵝○眼○卽○亦○弗○怪○旬○餘○復○視○圓○潤○如○故○因○思○水○著○玻○璃○斷○無○經○  
旬○不○乾○之○理○泉○下○人○得○無○有○淚○乎○冥○想○移○時○不○覺○大○慟○一○滴○熱○淚○適○墮○濕○痕○之○左○大○小○相○等○更○歷○兩○月○雙○  
痕○宛○然○今○始○俱○就○漸○滅○是○耶○非○耶○非○余○之○所○能○知○矣○

撚○綫○曾○分○慈○母○勞○燈○前○刀○尺○手○親○操○絲○絲○縫○就○相○思○字○珍○重○當○年○半○做○綢○  
去○年○白○下○之○行○多○攜○短○襦○以○  
備○更○易○臨○發○珮○儂○取○鍼○綫○縫○字○矜○角○其○文○或○作○秦○或○作○步○冰○步○冰○余○別○字○也○

雞○塞○三○更○慘○夢○回○燈○昏○聲○歇○有○餘○哀○可○憐○寒○燠○殷○殷○問○猶○趁○幽○颯○佩○脫○來○  
九○月○初○余○母○夢○珮○儂○來○前○音○  
容○逼○宵○夢○中○已○知○其○死○大○哭○而○寤○

晶○瑩○一○寸○是○于○闌○鏤○骨○鐫○心○矢○弗○緩○對○月○摩○掌○獨○惆○悵○不○應○依○舊○十○分○圓○  
族○兄○公○鑿○爲○余○刻○小○印○一○方○  
文○曰○玉○樓○明○月○長○相○憶○溫○飛○卿○詞○句○也○

書○幌○淒○清○夜○燕○香○金○貌○未○冷○意○先○傷○妝○成○閒○坐○而○今○已○一○想○前○歡○一○斷○腸○  
珮○儂○平○日○喜○燕○壽○字○香○余○今○

常乘夜於齋中燕之以悅其魄

牙籤插架號書淫却損閨中鎖箭金此日悲懷類元相拔釵搜篋不堪吟

去年余購書甚夥坊買時來

索值資偶乏珮儂輒出所蓄代畀之慨然無吝色

買得青山不計資秋墳一片冷蛩悲仙人隔畔松楸裏鬱鬱深深好勒碑

近以百五十金購得墓地一

區於惠山仙人隔

水風吹雨土緇衣遙憶前塵泣落暉一舸衝寒城北路只今惟見隻鷗飛

去臘葬先曾王父芝珊公柩

於落霞橋祖塋余奉母偕珮儂乘陸姓舟前往越宿而返昨往祭掃仍雇茲舟今昔之感蓋可知矣

稠桑難覓更題詩孫楚悽然釋服時並世不逢王武子情文兼擅亦何爲十一月二十七日除服

### 僅存草

鹿城徐瑤蕙女史著

#### ●流螢集衣上

瑤堦獨坐趁新涼忽有流螢坐薄裳屋裏琴書君莫照深閨曾不借餘光

#### ●聞蟬

午夢初回日影西風摧梧葉艸萋萋鳴蟬自是無情者不解秋懷只管啼

#### ●秋夜

徙倚樓前待月明風吹疏柳自縱橫何來促織啼偏急喚起家家機杼聲

寶鴨香消清漏稀。遙聽孤雁入雲飛。中庭露白寒飈急。挑盡銀缸靜掩扉。

●遊虎邱

七里笙歌列畫橋。當年白傅舊山塘。重陽過後繁花少。臨水惟聞菊蕊香。

●寒夜觀書小婢報月色甚佳

不把珠簾上。玉鈎任他明月過。樓頭消愁祇自翻書卷。偏爲翻書更起愁。

●發舟回崑中途爲風雨所阻

風打蓬牕雨不收。停橈繫纜泊江頭。兼天波浪濤聲急。咫尺鄉關望轉愁。

●月夜坐梅花下

夜闌無事坐莓苔。白玉盈枝映月開。漏永輕羅香霧濕。恍疑身已在瑤臺。

●賦得一枝春色 集前人句

相逢月下是瑤臺。贏得幽人踏雪來。正是江南好風景。不知春色爲誰開。

●曉窻對鏡適外子持梅花數朵至

青絲漫理繡簾開。忽有幽香透戶來。祇恐惜花春起早。故先折取到粧臺。

●外子應試不遇作此以慰之

莫爲功名作怨尤。蹭蹬挫折豈無由。文章自古無憑據。命其如我君試不。

●杜鵑花

啼紅點染發奇花。色壓江榴映曉霞。怨血尙凝千載恨。當年應悔逞繁華。

●不寐

花影西牕顛倒橫。驚風淅淅夢難成。荒雞巷犬嘶殘月。遙聽噉樓正五更。

●臥病

抱病經年瘦不支。強將藥石強扶持。清香一炷空中祝。只恐慈悲也不慈。

●題霜侵葉落圖

霜滿遙天山木空。當于剝復識窮通。無須觸景傷搖落。萬紫千紅轉眼中。

●梅花

羅浮清夢隔。古幹半欹斜。映月時疑雪。先春早試花。寒香侵硯席。瘦影逗窗紗。僊質無塵染。瑤臺莫謾誇。

●除夕

除夜愁偏劇。嚴親隔越都。檢書頻剪燭。索句愧操觚。爆竹催新歲。懸符換舊圖。夜闌還遠望。城角早啼烏。

●題扇

纖纖紈素潔。巧製奪天工。曾寫深宮恨。能成却敵功。團團疑皓月。拂拂引清風。盡道生涼者。趨炎則熱中。

●雲間楊夫人邀賞盆梅

移得先春種。瓊牕喜早開。却看疎影瘦。漸覺暗香來。不與夭桃伴。誰容浪蝶猜。相招成勝賞。媿乏廣平才。

●庭前臘梅

一枝臘底獨爭妍。不與韶華鬥色鮮。冷淡獨持冰雪操。春風終不落堦前。

●探春小圃見梅花未放雀啄落蕊盈堦惜而拾之口占一絕  
閒過小圃探芳春。雀啄梅英點艸茵。爲愛幽香先掇取。冰姿那許染凡塵。

●夜坐撲流螢聚於牋上

數點流螢繞戶前。輕將團扇撲還憐。雖然身異囊螢客。願假清光照箇編。

●秋海棠

芳枝三兩自成叢。傍砌依牆綴淺紅。不鬥輕盈矜澹靜。閑堦寂寞伴秋風。

●落梅

晴雪霏霏點翠裳。瑤堦片片玉成行。莫嫌零落隨芳艸。笛裏悠悠揚思正長。

●讀史

莫將成敗論英雄。千古同高九合功。生死還須愧鮑叔。如何不早奉桓公。  
北平上谷久棲遲。百戰功難幻數奇。可惜漢文稱有道。空憐飛將不逢時。

●紫藤花

滿架朱籐映日妍。枝繁花密蔽雲天。翻因蜂蝶爭相採。繞地全拋紫玉鈿。

●戲贈瞽女善歌者

疑爾曾爲塞上行。琵琶斜抱泪盈盈。歌喉不讓鶯聲巧。何必秋波一轉情。

## ●矮脚雞冠

誰將天半彩雲裁。化作秋芳逼紫苔。一似佳人呈醉態。低垂舞袖拂塵來。

## ●五色雞冠

亭亭鶴立出凡羣。五色紛披錦繡紋。何事不鳴亦不啄。花冠日日對斜曛。

## ●春日

朝來雲散晴光好。芳艸萋萋柳色新。嶺上寒梅齊鬥額。枝頭紅杏未知春。

## ●春日苦雨

連綿積雨幾經旬。霖額含愁柳黛顰。屈指春光今已半。紅樓猶鎖踏青人。

## ●喜晴

宿雨連旬萬戶愁。朝來喜見霧全收。一溪新漲魚爭躍。戲把金針作釣鈎。

## ●燕巢螢火

腐艸爲螢得化生。狂風吹送力難勝。青緗賴爾能相照。海燕何須幻作燈。

## ●促織

宿露淒風寄艸頭。碧衫翠翅體輕柔。多緣邊塞征衣急。夜夜牕前織不休。

## ●蟋蟀

鐵甲銀鉗氣激昂。潛身錦砌石欄傍。只緣埋沒無人識。故發雄聲透短牆。

●桂花

繞庭丹桂發天香。金粟枝枝散異芳。應向廣寒宮內植。却來人世鬥紅粧。

●對月

小山閒玩坐更殘。叢桂飄香玉露寒。萬里浮雲都掃盡。碧天獨湧水晶盤。

●侍慈親至靈巖道中

秋江風暖泛輕槎。澈底清流漾淺沙。望裏山光連復斷。夕陽斜墮暮雲遮。

●靈岩雜咏

▲八角井

似方似曲又如圓。逐石成稜翠色鮮。當日良工偏見巧。兼資規矩疊成泉。

▲琉璃井

百尺紋綵碧水瀾。淵然澄淨有如斯。圓明一點瑩如鏡。可鑒秋毫信足奇。

▲琴臺

彈琴人去地空傳。紅粉香銷千百年。留得荒山一片石。夕陽黃葉艸芊芊。

▲望湖龜

介滿青苔石上膚。淒風苦雨伴鼃鼃。莫非厭覩興亡態。意欲乘風向五湖。

▲蓮印



蘇臺吳館盡茫然。石上惟存一瓣蓮。空自摩挲三嘆息。不堪反覆玩纖圓。

▲美人洞

一片苔痕蘚石新。偶然憑弔亦傷神。非關俯仰興亡恨。祇爲魂消洞裏人。

●咏玉蘭

玲瓏玉樹畫樓前。一縷香風入綺筵。無數溪頭紅共紫。冰姿端合遜嬋娟。

●垂絲海棠

花枝掩映曲欄邊。着雨胭脂色更妍。弱態臨風疑獨立。好將紅燭照嬋娟。

●繡毬花

疑將粉蝶結成雲。濯濯冰姿自出羣。若使嫦娥相對處。花光月色總難分。

●雨中牡丹

瑞雲愁見雨中傾。霧鬢烟鬟慘落英。漫道太真稱國色。名花聲價重連城。

●野花

野花滿地是誰栽。也向風前爛熳開。莫道不如桃李色。東君畢竟解憐才。

●舟行

輕風淡蕩送扁舟。亂落桃花逐水流。紫燕雙飛鶯百轉。櫓聲欸乃更清幽。

●春日次嫂氏月蓮韻

藝 府  
陌上花開艸色新。柳絲迎送踏青人。春光淡蕩能容物。觸處文章妙入神。

### 詩鐘揭曉

(郭蔭葵徵集)

(賈叔香評次)

(課題)

秦吉了

玉鈎斜

(分詠格)

- (一) 三字春心傳鳥語
- (二) 道我寸心惟慧鳥
- (三) 舌巧語殘邊隴月
- (四) 化身異術傳蒲氏
- (五) 繪狀新詩吟白傅
- (六) 天涯故國思林邑
- (七) 慧鳥由來生嶺嶠
- (八) 情寄不關春意透
- (九) 曾傳林邑多嬌鳥
- (十) 慧舌猶存談杜籍
- (十一) 唐苑音雄呼萬歲
- (十二) 杜籍州中號鳥碧

- 二分月色吊花魂(餓鶴)
- 護他香骨有流螢(濟生)
- 魂香愁斷廣陵春(艾亞公)
- 吊古哀情賦悔菴(壽鶴)
- 埋香豔迹話隋煬(艾亞公)
- 泉下芳魂怨廣陵(楊信芳)
- 好花祇合葬揚州(梧盒)
- 香埋空伴月光寒(弁山衡公)
- 猶道隋宮葬落花(小亭)
- 芳魂未泯吊蕪城(虹橋艾鳳)
- 隋宮骨豔瘞千秋(艾亞公)
- 瓊花觀外劫灰紅(暢之)

- (十三)紫。陌。花。殘。思。嶺。表。
- (十四)林。邑。鳥。來。多。慧。語。
- (十五)巧。舌。籠。中。懷。隴。道。
- (十六)閨。情。喚。出。禽。言。裏。
- (十七)林。邑。國。中。生。慧。質。
- (十八)細。聽。禽。言。來。嶺。表。
- (十九)情。急。簡。傳。新。畫。閣。
- (二十)綵。禽。解。作。隴。頭。語。
- (二十一)蓮。花。舌。燦。廉。州。鳥。
- (二十二)微。鳥。當。年。思。漢。土。
- (二十三)傳。來。瑤。簡。深。情。寄。
- (二十四)嶺。嶠。春。來。禽。善。語。
- (二十五)天。教。解。語。猶。思。漢。
- (二十六)慧。稱。粵。嶺。能。言。鳥。
- (二十七)一。縷。春。情。傳。慧。舌。
- (二十八)不。忘。漢。土。稱。靈。鳥。

藝 府

- 紅。心。草。長。吊。揚。州。(費公)
- 隋。宮。人。去。剩。香。泥。(彭淑宜女士)
- 芳。心。地。下。戀。隋。宮。(左西山)
- 宮。怨。埋。殘。蝶。夢。中。(問樵)
- 廣。陵。城。外。葬。香。魂。(橫溪漁隱)
- 驚。看。螢。火。出。隋。宮。(亞鱗)
- 生。時。簾。捲。舊。迷。樓。(富春寄廬主人)
- 香。塚。誰。招。殿。脚。魂。(梅隱)
- 柳。岸。燐。分。梁。苑。螢。(陶潤生)
- 香。魂。何。處。覓。隋。宮。(吳卓)
- 劫。盡。瓊。花。舊。恨。多。(松山樵叟)
- 隋。宮。人。去。月。將。沈。(譚丹崖)
- 地。為。埋。香。合。憶。隋。(遜儂)
- 香。掩。隋。宮。短。命。花。(漱石子)
- 二。分。月。色。吊。香。魂。(田六觀)
- 猶。憶。隋。宮。葬。落。花。(卞小孛)

(二十九) 隔。院。聲。疑。呼。萬。歲。

荒。墳。香。斂。泣。千。秋。(岐隱)

(三十) 百。轉。春。風。調。慧。舌。

二。分。明。月。吊。香。魂。(敏志)

(三十一) 萬。歲。獻。諛。稱。武。聖。

一。坏。遺。豔。怨。隋。煬。(緞蘭女士)

(三十二) 通。傳。芳。訊。書。千。里。

寂。寞。香。魂。土。一。坏。(雙漁)

(三十三) 渭。水。春。風。鳴。玉。樹。

隋。宮。殘。月。泣。瓊。花。(宋幼竹)

(三十四) 山。鳥。呼。名。驚。曉。夢。

宮。鴉。過。影。吊。秋。魂。(慎修)

(三十五) 軟。語。應。嗤。歸。隴。鳥。

陰。燐。還。逐。照。山。螢。(張紫來)

(三十六) 情。急。憐。卿。思。雨。峽。

魂。歸。望。帝。隔。雷。塘。(慎菴)

一名至四名各贈楊東山先生書畫一件五名至十二名各贈小說一册美術明信片二張十三名

至二十二名各贈美術明信片二張詩箋一束二十三名至三十六名各贈詩箋一束

楊信芳岐隱敏志三君鑒乞於半月內郵示住址為盼

(附白)王嬾肉屏風分詠詩鐘在本報第二年第七期揭曉應課諸君統乞注意

傳  
奇

紅羊劫  
刀光血影錄

是書瀨江濁物所著先生雅擅尤熟於洪楊時事故茲撰是書

以三閱月之

辛苦成十餘萬言之

巨帙 精心結構烹煉名貴幾於有句皆香無詞不豔書中敘江甯烈女黃淑華身爲湘勇中僑扶梁所

掠以一孱弱女子遭逢強暴迭歷危難智

第二賊報全家之仇著堅貞之節題詩自

敘徒容就義固巾幗中曠世罕儔之奇女

子也當時南天半壁盡入三湘人勢力範圍

匪筆之士懼犯忌諱不敢開揚以致淹

沒無聞茲得先生爲之表彰出以香墨之

筆中聲繪色淋漓盡致誠足以開發幽光

廉頑立懦爲當世之金鑑矣至於謀篇製

局審慎周詳詩詞充盈悉係傑作尤近時

罕見之全書用章回體每巨構也

之末由毗陵李先定再詳加評論綴以按語於祥光瑞霧之中更現繽紛異彩尤爲特色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小說界之傑作

宣講家之資料

亡國之影

亡國小說除我佛山人痛史外後無作者而痛史又未窺全豹當此外患頻仍國勢累卵之時非有此種小說不足以警國民之酣夢本局有鑒於此特聘著名小說家倪軼池莊病骸兩先生著爲是書取亡韓之事實演空前之奇文詞旨固極激昂情節亦復忽離奇其寫宮庭之汚亂官吏之醜態與夫韓王末路之淒涼令人忽悲忽憤忽歌忽泣至文筆之精細結構之宏深猶其餘事誠小說界之傑作亦宣講家之好資料 凡我同胞當無不以先睹爲快尤特色者

卷首有銅板 四面如韓皇閔妃伊藤寺內李完用安重根等小影皆書中重要人物封面用韓國國璽製版尤爲新奇全書共二十回分上下二冊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傳 奇

星劍俠傳奇

(續)

(東園倚聲)

星聯 第十三齣

(花旦紅衣笑上)

千。金。難。買。隔。簾。心。 買。得。儂。心。不。在。金。

司。馬。偶。留。青。眼。盼。 文。君。便。誓。白。頭。吟。

(坐介)(台右設几案介)(懸紅紗介)(花旦起捲介)(自言介)我武桃娃本南京栖霞山中一個弱女子。父亡家破。致被惡少拐來。賣在陰夢華家。好在愛鐘搗母。憐我雛娃。凡事自由。於心稍慰。春初藏柳。年屆破瓜。雖則高張豔幟。譽噪一時。每逢獨對短檠。惹生五夜。名改小紅。意難表白。綺羅叢裏。絲竹場中。閨人雖多。執袴兒郎。佻倖十居八九。無一當意。任憑活色生香。都成朝露。怎奈殘紅碎錦。欲罵春風。近來幸遇文郎。雖未及於亂情之所鍾。甚於伉儷。昨日文郎來。說是要到上海去。一時不回答。省未免又添別緒。竊念奴家。心許已久。如此因緣。何能錯過。倘得紅絲一繫。便盟白石三生。因此自媒。約伊今夕。兩地未分。三星先照。只時候也派來也。(唱)

〔中呂〕〔青玉案〕(前)意中人解心中事。良會宴天緣。賜

傳 奇

(凝思介)(內鐘鳴八句介)(驚訝介)咳。咳。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難道他竟忘卻了。

〔青玉案〕(後)傳信難逢青鳥使。落盡燈花。敲殘棋子。有約人應至。

(卜金錢)(笑介)卦得澤山咸。吉兆也。(下)(生便服上)

夜夜西風夜夜潮。數聲吹熱玉人簫。

荒唐又覓青樓夢。明月隨身過雀橋。(唱)

〔泣顏回〕何處說情癡。遮莫雲尤雨。早已消除懺悔。怎隨弱絮沾泥。

(指介)前面已是小紅家。想小紅才貌雙絕。氣凌媚香。不貪富貴豪華。獨愛我一個窮措大。這般盛誼。這般熱忱。我深為感激。但阮囊羞澀。買笑無錢。(行介)(立介)(歎介)小閣滄桑未改。讀書之樂。淹留行李。方知客路之艱。回首燕雲。愴懷鴻雪。家遠蓮花。峯下符催楊柳。浦邊欲去青溪。且遊黃浦多情。桃葉招飲。梨花園內。郭隗自媒。何害女中毛遂。自薦不嫌。無如離恨之天。又在平康之地。

(行近介)(扣門介)(花旦上)(唱)

金鑰響。停鍼笑起鏡臺前。重把雲鬢理。合歡條。先照紅鸞。合歡杯。先藏綠蠹。

(老旦上開門介)(生入介)(花旦笑迎介)我眼望穿了。(生笑介)來遲來遲。(凭肩坐介)(貼持雙燭置案上介)(藝介)(老旦送酒具上)(生且對飲介)(貼斟酒介)(唱)

〔前腔〕(換頭)似曾相識燕依依。賺此紅偎翠。倚三生有幸。千金一刻。佳期袞袞。願慰抱紅綾。細認鴛鴦字。(貼)

我且去鋪床。(鋪床介)(垂下帳介)(花旦卸裝介)(貼唱)

(內鼓三下介)



卸殘妝。菱鑑團團數殘。更蓮漏遲遲。

(貼)文老爺請安歇罷。(生起介)花旦擺生手入帳介(暗下)(貼掩門下)(副淨帶醉上踉蹌介)

羅裙消息落花知。弱羽栖林在一枝。

紅袖滿樓招不見。水邊楊柳綠如絲。

日久不到小紅家去。他叫我設個法兒。急切須二百兩赤金用。我自來不輕然諾。既已承認。如何食言。三五月來。費盡九牛二虎氣力。權且湊成俸作纏頭之費。(行介)(跌介)(爬起介)醉了。醉了。不要把金子遺失了。(探囊介)好在未遺失。且去贈他。(急走介)

(唱)

〔榴花泣〕桃根嬌小住青溪。紅線黃衫暫唱隨。那回廊曲檻水之涯。香飄桂枝。忽仙風一陣清如此。

(到門介)呀。呀。門怎關了。(內鼓四下介)原來四更鼓了。往常五更還叫得開門來。(扣門介)(不應介)(副淨)咳。小紅呵。(唱)

如不是病章臺宮柳。孤眠端的是照紅妝海棠酣睡。

(亂扣門介)(內不應介)天欲曉。且回去。明日早些來。(急下)(生攜花旦手從帳內出介)(生問花旦介)外面敲門。奴僕輩如何不應。(花旦笑介)我預先叫他們關鎖了門戶。無論何人不必答應。(生笑介)免得擾我兩人清興。(花旦笑介)正是此意。你我兩人呵。(唱)

人呵。(唱)

〔駐馬聽〕天喜星移除問天。公那得知天孫星麗。既成天眷。不應離。又怎的小神粧點雨雲祠。花王排比。氤氳使石點頭。古代仙頑。花並頭香國仙姬。

(內鼓五下介)(生)且睡片時。(花旦偕生入帳介)(暗下)(貼上)他兩人去睡呢。真個天生一對璧人也。(唱)他

〔尾聲〕兩心多少纏綿意。天上雙星早緣繫。朱絲恁情海波平浪靜時。

(下)(生)日抵帳出介(生)歎介

桂魄纔圓。萍蹤又泛。(花旦)郎君此去。何日重來。(生)尙無定期。(花旦)難道今日就起程嗎。(生)今日附輪。明日趕到。以踐友人  
之約。(花旦)到上海要時時通信的。(生)三日當通一信。(花旦)好呢。(生)指天介)天明了(起別介)我回寓收拾收拾。(花旦)我  
也就到。幫同照料。(貼上)請姐姐梳洗。(花旦)我梳洗一畢。即來郎君寓所。(生)好極。

(旦)魚尾霞。明生遠樹。(旦)林間。自是長生路。

(生)一年容易。又秋風。(生)豆蔻香殘。楊柳暮。

(下)(貼引花旦入介)

陳琴仙評前折飄茵。翠寫桃花。是塵緣初縛之時。亦與文公始合之時。此折是聯。與上星。言遙遙相映。天緣注定。早在暗中。人不能  
以久。合故又由合而離。是以文公有申江之役。

(本折完)



彈

詞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 定 夷 叢 刊 初 集

昆陵李定夷善作  
 小說海內咸知斷  
 縑零統俱是名著  
 茲輯為叢刊一書  
 初集凡分四卷卷  
 一短篇小說卷二  
 長篇筆記卷三短  
 篇筆記卷四雜著  
 全書凡十萬言記  
 述新穎趣味濃厚  
 亦香亦豔亦莊亦  
 諧以生花之妙筆  
 集著作之大成是  
 足為劄記小說放  
 一異彩也每册定  
 價大洋六角



定夷先生前以斷縑零統編成叢  
 刊初集出版以來洛陽紙貴譽滿  
 藝林詢購二集者紛至沓來爰又  
 著成叢刊二集全書十五萬言刻  
 已再版內卷一說萃上(一)  
 分六卷(二)說萃上(二)  
 兩杯(三)鄉(四)顯曲(五)女  
 茶(六)鶴(七)雙(八)卷二說  
 萃下(一)潮海(二)自由(三)  
 談數(一)芳錄(二)讀(三)  
 漫卷四韻語(一)名(二)蘭  
 蘇芬(三)趣海(一)也(二)百  
 談(三)詩話卷六文賡(一)草  
 中如兩杯茶(二)幽秘(三)俠  
 哀(一)畫(二)兒(三)劍(四)原(五)義(六)俠  
 海(一)情(二)潮(三)之(四)發(五)情(六)節(七)意(八)奇(九)異(十)自  
 由(一)毒(二)之(三)皆(四)非(五)良(六)工(七)名(八)手(九)不(十)能(十一)造  
 此極(一)餘(二)如(三)觀(四)之(五)起(六)味(七)厚(八)趣  
 海之(一)談(二)橫(三)生(四)皆(五)定(六)夷(七)得(八)意(九)之(十)作  
 此外(一)各(二)欄(三)美(四)不(五)勝  
 述洋(一)裝(二)一(三)厚(四)册  
 洋六角 定價大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 芙蓉淚彈詞

(續)

(醒)

## 第三十回 避友

却說那天雲岫小姐因鮑郎急急欲歸差不多一天都捱不過沒奈何祇好任憑作主把行期預定一面自己向兒嫂告知並訴明不克自由的緣故瑞公子聽到其間早猜到景模是爲了他說了幾句箴規的語言勸他戒除煙癖於意見上大爲不合故此心生煩惱不願意再作勾留若是強牽他住著未免要被

他笑惹厭當知已反覺沒趣不如聽其自然儘著他定期回鄂既而一想我和景模的性情固然是不甚投契但對於雲妹終不應稍形冷淡還得竭盡至誠挽留著他們倆盤桓數天緩日就道於心方安當下便對雲姐道妹妹啊(唱)你此來屈指不多時怎便輕言賦別離縱道欲行非己意又何妨與郎商榷略稽遲做兄的最欣雅什康常棣怕唱驪歌折柳枝憶頻年惆悵雁行睽散久每教兩地費神馳寄書枉自同雷岸那及得詠絮庭前共論詩這時候正喜還家歡聚首得將往事話重追 矧兄是音諧琴瑟已新婚就妹與嫂相伴紅闈更覺宜大好聯情常把握 昕夕間快談衷曲訴心期未堪遽爾云分機頓令香黯黯神傷意失怡 (自)我想妹妹回家尙不及一月之聚據兄看

彈詞

一

來就使妹情亟欲珂旋好在嫵伯母那裏並未曾來函催促既無要故料寬住幾日稍遲首途也不妨得  
 的那樊氏和雲姐雖初次會晤却已十分契洽忙在旁幫著丈夫殷勤的說道妹妹是一家人倘若不嫌  
 簡慢敢請再惠留幾天雲姐道嫂嫂的厚意妹心中原非常感激爭奈你妹婿已決定後天登程我祇得  
 相隨他一同回去免得累王升多陪一遭屢勞往返而且他的性格是執拗慣的偶不遂心便要和家人  
 淘氣所以妹想還是即便借行的好雲小姐說到這裏不覺得淚眼汪汪那出話的聲音頓然間有些帶  
 澀瑞公子深悉他妹子的苦衷趕忙把言詞安慰停了一會重復詢問道既然妹丈定後天起程那些行  
 裝可來得及整理麼雲姐道這倒沒有什麼困難祇是像景模這樣沒商量的人（唱）叫妹如何不惱愁  
 看著他性成頑梗總懷憂 更兼劣嗜難祛絕 深恐質近卑污漸入下流 自古道以友輔仁文會  
 友 那染朱染墨要慎交遊 可恨的居家專事煙和博 微逐還多酒食儔 鎮日裏怕讀詩書拋正  
 業 忘却那韶華易逝等浮漚（白）他又有一樁最壞的事情（唱）他與端人相對如坐針刺 每覺得  
 片刻難從席上留 但看此時歸意急 便可想箇中端的為何由 不然幸獲和兄晤 大堪借重師  
 資把學問求 詎肯等閒輕聚散 一任教駑駘導引失驛驢 這叫做胸無騰踔青雲志 故而不向  
 羣中競勝優 似此昏迷真自棄 未卜何年醒悟始回頭 况乃舊遺財產早無多贖 來日維艱莫  
 展籌 此後茫茫休逆料 彷彿是海程浩渺蕩扁舟 做妹的時時苦把終身慮 輒不禁暗濕衣襟  
 淚點稠（白）雲姐一面說一面將衫袖搵著眼眶禁不住那淚珠兒仍撲簌撲簌的滾個不了樊氏看了  
 也替他心中難受忙親自遞過紗巾勸他把淚痕拭去並囑僕婦們斟上一杯香茗請他用過無如相見

未久情誼較疎。一時竟找不出什麼話兒來，相慰藉。祇好隨便的說了幾句。幸虧瑞公子再三譬慰，方纔慢慢的解了悲鬱。過去無話到了十九那一天，已是鮑郎夫婦動身的日子。瑞公子和樊氏備就了許多禮物，送給鮑夫人及景模，伉儷並吩咐王升好好的陪侍姑爺姑奶奶，回府途中一切伺候，均須小心。王升連連稱諾。午膳之後，鮑郎便對王升道：「你可先行李發運下去，我們也差不多要走了。」王升是出門的慣家，明知距申輪開行爲時尙早，固不必如此急急。但是這位姑爺的脾氣，是不好惹的。因卽答應著，隨喚了幾名人夫，立時肩送，纔停片晌，鮑郎又催促他妻子動身。看他情形，顯然對於舅兄有些不高興。不過沒有明說罷了。雲姐無可如何，祇得向舅嫂（唱）：「遂爾匆匆告別行。」臨歧握手，涕縱橫。歎此際欲留不得，空懷戀。怪只怪夫婿糊塗太寡情。判袂之時，愁欲絕。僅博得大家珍重道連聲。霎時含淚登程去。從今後地角天涯，要離緒縈（白）：「那時雲岫小姐被鮑郎催著上船後，意下萬分惱恨。惱的是此番別後，不知何日與舅嫂重逢，恨的是景模把阿兄勸導的良言，當作惡意，竟致不顧親情。賭著氣便走，左思右想，真納悶的，了不得。幸虧抱弄明生，得以稍資排遣。次晨抵滬，雲姐因人地生疎，且素聞十里洋場，別饒風月，深恐他丈夫無端留戀，致耗川資，巴不得頃刻間便附輪赴鄂，進了旅館，忙著王升向帳房內去探問船期。那知事不湊巧，那招商江輪須要廿二晚間方始出口。雲姐得王升回話，益形悶悶。這時候恰樂了一個鮑郎看官，你道爲何原來，他早在房間裏安排著一具臥榻，舒舒服服的把芙蓉膏暢吸，憑你有甚要事，他都不管還講什麼。船期遠近呢？停了一會，因念及海上繁華，不可不趁此時光，領略領略。忙呼呼呼吸罷，立起身來，換就了一身衣服，到街頭閒逛。那天正是禮拜六，他寄居的客棧，又適

當著最熱鬧的所在出門信步但見那（唱）市廛繁盛異尋常。闌闌雲連列兩旁。商貨紛陳難指識。

滿目中舶來珍品炫輝煌。有幾處洋房高聳凌霄漢。聽說是館闌西餐共劇場。有幾處畫檻雕。

廊人滿座。看來是茶寮酒肆正開張。行行復向前方去。真覺得勝地初遊興欲狂。曲曲彎彎經。

幾折。最喜的平鋪大道盡康莊。那香車寶馬頻頻過（白）一般遊玩的婦女們（唱）都妖冶羣爭時。

世妝。更有王孫公子好。一路上揚鞭得意喜洋洋。教人怎不生歆羨。莫怪他縱覽之餘引趣長。

忘却迅回循舊道。呆呆似徘徊凝睇獨思量（白）鮑郎從旅館中出門後在馬路上有時走走有時。

立立好像鄉下人進城見了城裏的物件沒有一樣不好看他逛來逛去足足的逛了半天直至煙癮到。

來方才想起要歸寓所不意任意閒行那時已走至跑馬廳左近警覩及空曠地面未免心下一慌辨不。

出東西南北不知那一頭是回去的道兒正在躊躇的時候忽聽得背後有人叫喚那個人聲音又像。

極其耳熟他回頭一望見是同鄉人巫道成這一喜真非同小可忙上前招呼道道成兄怎的也在此地。

可稱巧遇了那巫道成道弟到此間已將半月鮑兄你可是由蘇州回來現在和尊夫人耽擱在那裏景。

模便將旅館的名稱告知了他並問他擬到何處去逛巫道成笑嘻嘻的道我此刻想到南誠信去多時。

不晤何不同往談談景模在家裏的時候早知道南誠信是上海著名的煙肆難得道成相邀便可趁此。

大吸一吸當下即隨著同行祇因這一叙有分教（白）損友相親情似醴。客中遲滯不思歸。資財喪。

失遭艱困。直累得妻子傷心為典衣（白）要知以後情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未完）



齋

齋

# 南 巡 秘 紀 補 編

業 已 出 版

許指嚴先生南巡秘紀發前人所未發事蹟詭奇詞翰怪麗海內咸知刊行未幾已罄數版上海各劇社所演皇帝休妻野叟曝言寵妾滅孫無髮國母孔雀翎等戲皆採自本書今又聞指嚴先生尚有補編舊稿未刊由敝局主任再四懇商讓與版權是編尤為奇秘語皆未經人道而訪諸故老稿有其事愛讀前編者得之當更拍案叫絕定價大洋七角內容如下

- (一) 黃 角 蜂
- (二) 西 湖 畫 稿
- (三) 錦 纜 牙 檣
- (四) 烟 花 三 月
- (五) 小 霸 王 案
- (六) 西 域 邪 咒
- (七) 祀 竈 唱 曲
- (八) 無 遮 大 會
- (九) 偽 皇 孫 案
- (十) 同 樂 園 買 賣 街
- (十一) 楊 瑞 蓮
- (十二) 福 康 安
- (十三) 硃 印 孽 緣
- (十四) 黑 牡 丹 詩
- (十五) 一 柱 樓 詩
- (十六) 拒 諫
- (十七) 倡 優 大 學 士
- (十八) 破 銅 爛 鐵
- (十九) 盜 玉 馬
- (二十) 熱 河 熱
- (二十一) 黃 鶴 樓
- (二十二) 鏡 湖 亭



# 遊 戲 文 章

滑稽遊記 集 戲 名

(藥 尊)

有黃天蕩者家世業商開設百萬齋鞋舖居嘉興府三河縣治之梅龍鎮叔父黃龍基設帳於鎮北善寶莊黃天蕩幼從叔父讀性聰穎課以盜宗卷過目成誦繼讀牧羊卷復琅琅上口再進則授以清官冊亦能舉一反三叔父每誇示於人曰此子非池中物定能於狀元譜上題名也及長好交游與四進士秦瓊等相友善豔國中名山大川之形勝蓄意一遊西湖探陰山以快豁胸襟乃命翠香寄柬於四進士青蛾下書於秦瓊招與同行適四進士赴廻龍閣議事秦瓊賣馬於馬鞍山辭不暇往黃天蕩以獨行踽踽未免寂寞寡歡乃挾資斧拾萬金挈其妻杜十娘妾九花娘等偕往雇坐萬花船於九更天發輒由柳林池出落馬湖易坐蕩湖船直入陰陽河沿途風景歷歷在目過天水關進柴桑口抵白水灘遂登岸已屆黃昏時節岸上懸七星燈照耀如同白晝行數武入諸仙鎮經紫石街覺枵腹甚欲赴瓊林宴以路途尚遙

不果行。乃抵三門街小飲於富春樓。酒半酣。適值武松打店。一時人聲鼎沸。黃天蕩率同杜十娘。九花娘等。踉蹌下樓。寓居新安驛。覺饑腸百轉。如轆轤撞。乃出蝴蝶盆。九龍盃。各一具。命侍者盛八珍湯。以進。俄而宵深。籟靜。但聞元帥打更。乃揭起青紗帳。命杜十娘。九花娘。卸却百風裙。脫去珍珠衫。解除白玉帶。同臥於沉香床上。既而二美爭風。黃天蕩周旋其間。覺左右爲難。於是闔家氣悶。幾乎一夜。白鬚甫天明。卽促裝行。乘挑華車。向淮安府進發。抵雁門關。關外有花菓山。相傳爲名勝之地。遂相率登山。直上快活嶺。嶺上有七星廟。外觀壯麗。廟前雷峯塔。高插雲霄。相距三五里。復有鳳凰嶺。嶺旁闢王廟。香火頗盛。不亞於上海龍華寺。每逢佳節。有二姐遊廟。來此廟中。陳設富麗。懸有日月圖。富貴圖。兩幅。均係名繪。復有四美圖。一幀。更爲工緻。觀畫者交口贊賞。有佛殿曰梵王宮。清雅無比。後有紫霞宮。禪房精潔。閱寂無譁。廟後築一花園。芬芳觸鼻。四序皆花。詢之目蓮僧。則以三雅園對園。有鳳儀亭。遊人於此納涼焉。亭前曰紅梅閣。相傳孟姜女萬里尋夫。曾投宿於此園之一隅。徧植佳果。標曰御菓園。旁有池。池中徧種芙蓉。名曰蓮花湖。湖水清漪。有支川通孟津河。相傳張義於此釣金龜也。天蕩遊覽一週。方欲興辭。而出有賣藝者。至倏而演火棍。倏而打杠子。倏而三上吊。遊人團聚觀之。歎爲絕技。移時夕陽西下。羣鳥爭鳴。天蕩乃挈眷下山。迷失道途。遇賣油郎。導入泗洲城附近之八蜡廟。詎該廟爲秘密賊巢。廟旁四杰村。惡虎村。溪皇莊等處。係劇盜花蝴蝶。金錢豹。羅四虎。輩所蟠踞。地夜既午。果被劫計。失去玉珍瓏。玉柄扇。慶頂珠。海潮珠等物。天蕩夫婦。獻劍脫逃。經牧虎關。不得出。幸有羅成。叫關得隨。從出險。夫婦相慶。難中福。旣出關。行經華容道。道旁有御碑亭。子然獨立。遂憩息焉。少頃聞鐵公雞報曉。方欲啓行。覺口渴甚。適有賣橄欖者。

至略購數枚以止渴。遂步行數武，抵一山。山上草色青青，疑爲翠屏山。詢之父老，則曰：百草山焉。有牧童放牛山麓，口吹短笛，其聲嗚嗚然。山之左有逍遙津，盛夏時土人競入而浴。山上有黑風洞，洞口極狹，深逾尋入夜，則洞中發光，直冲霄漢。土人謂有明月珠一顆，沒入洞中，已垂八百年。故有此奇觀。自此西南行，有黃鶴樓，矗立山巔，樓已四壁，蕭條不復當年景象。山陰水聲淙淙，然俯瞰之，則石頭洞也。洞旁建築樓台各一，左曰喜崇台，右曰鴛鴦樓，映水帶山，風景佳絕。俄而黑雲彌漫，大布五雷陣，勢大雨頃盆而下。天蕩夫婦倉皇下山，入烏龍院。院有老嫗紡棉花，度日嫗意，頗不惡，引入粉粧樓，過宿。里人謂嫗早傷寡鵝，以孝義節三字聞於一鄉者，翌晨辭別老嫗，直抵冀州城。由南天門入城，時徐策跑城而過，九花娘飽受驚荒，乃相將入白門樓。品茗壓驚樓之一室，題曰豪傑居，有二進士啜茗於此談笑。自若俄而一隊人馬填街塞巷，有人身披九件衣，一路揚威耀武，詢之則爲祿敬榮歸，蓋祿敬自中牟縣升任義旗令，近已除天蕩州牧，返家探母也。少選坐中，有寶絨花者，述及彼自飛虎山來，山中喧傳劉毛造反，持八大鎚大破潞安州，進逼獨木關，朝廷着界牌關總兵黃金台會同薛蛟、頒兵、尅日剿滅。詎劉毛聲勢浩蕩，聯合鐵龍山、二龍山、穆柯寨、連營寨各軍，一路旗開得勝，業已攻取金陵，勢將直入桃花宮，迫劉璋讓位。衆人聞警，面面相覷。天蕩遂攜妻妾離白門樓，出冀州城，抵汾河灣，買棹歸舟，過金雁橋，聞彼岸哭甚，哀起而視之，則五子哭墳也。未幾抵洛陽橋，時已薄暮，舟子卽於此下棹。天蕩乃偕妻妾登岸，提寶蓮燈，欲往五家坡投宿。道經白馬坡，突來蕩子高登，搶劫杜十娘云是巧姻緣，宿於豔陽樓。天蕩負失妻之痛，乃同九花娘跨黑驢，告狀法官，以紫金鎖立拿高登到案。嗣經三堂會審，始以一口劍在白虎堂前斬蛟，除害。夫妻

得慶破鏡圓事已資斧告罄不得已操打花鼓業無如生涯冷落餬口維艱意欲賣身投靠幸遇化子拾金分半與之乃返故里。

●夢遊清涼國記

(秋水)

火織張空銷金爍石軒窗兀坐汗雨淋漓秋水居士于是寬涼衫倚涼牀挈涼友(指扇見清異錄)手江湖散人陸魯望詩一卷曼聲吟之見有句云溪山自是清涼國松竹合封瀟灑侯冥心思之以爲天下果有此清涼世界予當如漁父之入武陵源一窮其異境也正神往間清風徐來披襟當之不覺如列子之御風而行冷然稱善未一時漸入佳境千紅萬紫中涼風習習有蝴蝶千百踟躕飛舞栩栩然蘧蘧然仙乎仙乎別饒佳趣以爲清涼國在是矣詢之行人則笑答曰非也此爲槐安國之南柯郡欲至清涼國須先過水雲鄉爲指迷津襄裳竟渡急攜涼友登木蘭檝放乎中流薰風解慍滌我塵襟舊雨清香遠聞數十里蓋水中徧植荷渠蓋影亭亭花光燦燦已令人溽暑全消矣未幾達彼岸沿岸而行則隨路皆老樹參天涼陰匝地此時雖攜有涼友第以行人稀少仍不免踽踽涼涼幸數百武外有一涼亭拾級以登有風颯然而至不覺欣然曰快哉此風涼友此時翹首遙望見西南隅隱有竹林指向予曰此中有佳境在盍去諸乃攜手同行約里許果一大竹林也中坐遊人六七有彈琴者琴聲冷冷然有弈棋者棋聲丁丁然有清談者清言娓娓不倦有高吟者吟聲琅琅可聽其椅桌器皿之屬亦悉以竹製予自以來從塵俗中猶慚形穢恐彼具林下風者見之笑我爲權穢子而下逐客令也徘徊于林外不敢進者久之而此中人則甚好客無一毫世俗炎涼態命垂髫童子揖而進之趣之坐爲取涼水以滌塵襟笑曰僕觀先生

之玉貌其從熱鬧場中來乎無怪尙未脫盡風塵面目也予聞此言慚甚幾無以應既而又笑曰來此福地有緣哉可沁子心脾矣敵邑雖無甚佳山水然首枕清涼山山巔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遂以爲名（見華嚴大疏清涼山卽五臺山也此借用）面臨滄浪水水中清可濯纓濁可濯足臨流眺遠心地清涼故卽無十洲三島之奇觀玉宇瓊樓之妙境來此者皆留連不忍去焉既而復攜予乘涼風步涼月浮瓜沈李雪藕調冰爲予談清涼國之歷史真不啻服一劑清涼散也未幾興辭而出復繞道華胥國豁爾而醒咏一枕清風一扇涼之句更覺涼颯所至徧體清涼而隔鄰珠簾下正撼玉笛按牙板唱一闋賀新涼也

戲爲嶺南無筆公致周茂叔書

（東園）

嶺南無筆公上書茂叔先生左右向陽君子聞說愛蓮獻曝野人輸誠傾藿窗前草綠坐我光風水次花紅照人霽月旣結琴書之契當聯翰墨之緣激成王安石之姦拒雖六度引重張橫渠之學證以二銘荷淨納涼詩催誰寫筆秋垂露文潤奚資筆大如椽感祥符而夜原有夢荷新出水補造化而天亦無功願學江淹借從郭璞笑書空之殷浩慕創始之蒙恬咄咄何爲嗟嗟何辦一枝可借請揮畫日之毫五朵可裁待吐凌雲之氣任黃金以作崇握白玉以磋商翦懷素芭蕉拓開紙界牽靈和楊柳圈作管城燈際銅荷搖情子夜簾邊木筆呼字辛夷青玉案橫光照臨川之筆碧筩杯飲香分陂澤之荷清流投彼濁流筆投安用內府寄諸外府筆寄何妨洛黨程頤筆鉤甯畏泰山孫復筆削奚巖李束手而輟吟柳正心而譎諫荷葉杯已浮醉墨荷花座將揚佛經理學濂溪不至絕人太甚詞宗匯海猶能給我所求詩筆之推敲

史筆之嚴謹。直筆之公論。曲筆之恕辭。不拔一毛。揚子勿援。爲比例。有緣。半面。蕭郎。且下。以逼。真青。鏤先。施不律。詎訛。不借。紫羅。久假。相如。應寫。相思。夜夜。題紅。朝朝。飛白。暗催。藻思。明媚。花容。荷風。送爽。之時。喜徵。聘則。玉臺。荷鏡。荷露。招涼。之夕。慰寂。寥則。金斗。荷珠。阿堵。傳神。荷錢。充牣。曲江。息影。荷蓋。高擎。蓬人。豈真。小人。蓮子。非僞。君子。幸微。生之。能乞。與願。許子。之不。憚煩。爲此。區區。能無。汲汲。敢投。尺素。儼同。乞米。之書。略剖。寸丹。比附。乞花。之帖。遠通。芳訊。藉請。節安。並頌。榮祺。統希。蕙照。

### ●代荷花大少辯誣

(秋水)

去年季夏。余曾撰荷花大少小傳（見去年第六期本報）略謂大少姓好冶游。勿克負荷。致其父怒呼荷。荷遂之他去。大少不得已。遂偃臥于滬南荷花池畔。但化以成荷花之神云云。近日余因赤帝司天。炎威復盛。輕攜紈扇。徜徉于荷花池側。思挹菡萏之清香。以消胸中塊壘。豈意將近蓮池。見有一人。現蓮花之面。披藕絲之衫。玉立亭亭。輕移蓮步。迫而視之。則正荷花大少也。不覺目爲之眩。腦爲之震。豈此君竟有異術。如哪吒之爲蓮花化身。抑如聊齋誌異中蓮香之轉爲韋氏耶。正詫異間。大少笑臉相迎。卽粲其蓮花之舌。語余曰。秋水子。疑我已作古人。隨蓮池大師聽說法去耶。誣我甚矣。僕雖無似天性嗜荷。故每當荷花生日之際。佩荷囊。置荷錢。時偕雪藕之佳人。勉效調水之公子。飲荷蘭水。炙荷葉鮓。傾蓮子之金杯。剝蓮房之紫葍。以久與荷花有連帶關係。如結不解緣也。故自號愛蓮居士。而人則稱爲荷花大少。及時行樂。實至名歸。故亦不以爲嫌。而子則以爲不克負荷。爲父所逐。豈必荷囊荷笠。爲荷篠丈人之二子。始克稱負荷之肖子歟。此直以田舍翁守財虜視吾父矣。子實不知吾父爲人。乃鄭板橋所謂難得糊塗之



一流人也。至對於荆人荷花三娘子。則所言尤誣。拙婦雖不賢。然能調荷葉之羹。繡紫荷之囊。性尤清潔。大有雖植汚泥而不染之概。不知子何所見而云然。惟僕性畏秋風。故一入秋涼。例不再出。子何誣我之甚。余聞其言。不覺瞿然。爰述鄙人所撰小傳。其語悉據秋風客所言。荷花大少不覺矍然曰。有是哉。子爲秋風客所愚。予亦爲秋風客所誣矣。客每年必打秋風去歲。因其糾纏不已。遠而避之。故特爲此誣。陷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余至此益愧惡。爰特詮次其言。聊當辯誣廣告。想與荷花大少莫逆者。斷不以余一語之偶誤。致冷暖其人情。炎涼其世態也。

●觀猴戲記

(乙乙)

有象猴戲者。牽猴一羊一犬。一布廣場於市。鉦鼓鞀鞀之聲。聞於遠近。一時聚而觀者甚衆。余適經其地。亦駐足觀焉。塲圍布置甚井井有條。理視其猴若羊與犬。初無異於常獸也。及優孟登場。則圓轉如意。匪不各極其妙。余始嘆凡屬動物。苟非涼血無腦筋者。無一不可教而成藝也。初象者擊小銅鑼。示意於猴。猴則帶假面具。衣紅衫子。躍然騎羊背而出。繞塲圍三匝。象者置鐵圈三於地。鎮以石。俾毋傾側。猴與羊各爭竄而過。初不甚速。繼則疾走如飛。歷數十次。而圈不少缺。竄甫畢。忽一犬冠冕黃袍而出。猴與羊則趨犬前。各舞蹈如人。臣禮頌之。犬效人立。久力不勝。身搖搖欲仆。猴乘勢仆。犬於地攫黃袍。將加於身。犬則跟踉而入。象者忽擲一西服於猴。猴則舍黃袍而易西服。然屢顧黃袍。意戀戀若不忍舍也。羊窺猴意。拾黃袍復加猴身。猴目視象者數四。象者不置可否。忽霹靂一聲。天大雷雨交加。而下猴一震。而斃。羊則瑟縮不敢復演。劇其幕遂散。

論曰。猴。蠢。然。一。動。物。也。初。無。靈。敏。之。思。想。何。論。帝。皇。徒。羨。犬。之。冠。冕。堂。皇。思。乘。其。力。弱。攫。取。以。爲。代。耳。然。象。者。擲。以。西。服。則。黃。袍。之。不。宜。僭。服。猴。宜。自。省。矣。奈。何。不。此。之。悟。一。經。羊。之。拾。取。卽。儼。然。而。加。諸。身。其。不。自。量。如。此。宜。其。干。天。怒。而。遭。雷。擊。也。雖。然。猴。之。僭。竊。罪。固。足。死。使。無。羊。之。助。惡。爲。逆。猴。雖。蓄。謀。不。軌。或。有。所。忌。是。則。論。其。罪。羊。與。猴。維。均。也。今。猴。死。矣。而。羊。獨。任。其。漏。網。豈。得。謂。之。事。理。之。平。乎。嗚。呼。吾。知。羊。之。死。期。不。遠。矣。

●黃面秀才傳

(藥 尊)

秀才世居黃花崗。係黃種的。派黃帝世胃父黃九郎。早歿。母黃道婆。孀居度日。吃盡黃蓮。於黃梅時節。偶經黃河之濱。有黃童牽黃牛。過其前道。婆履黃牛跡。歸而有娠。逾年而生黃面秀才。秀生日有黃鳥鳴於庭。術者謂爲吉兆。迨年稍長。沉溺於八股中。科場流毒。以致面黃肌瘦。不知者詫爲病入膏肓。勢必葬身黃土。而秀才則依然無恙。行年十七。娶東家黃臉婆爲室。選黃道日結婚。伉儷頗篤。每到黃昏時候。高戴黃銅頂。謁先師神像。既畢。燃一燈如黃豆。琅琅誦黃卷。而黃臉婆率以針黹伴讀。殷殷不倦。未幾秀才應鄉試。黃榜發。竟高捷南宮。官至黃門侍郎。賞被黃馬褂。於是家中黃白物。纍纍不復寒酸景象。黃髮垂髻。豐衣美食。並怡然自樂。秀才逸則思淫。羨海上繁華。揮黃金如土。卜居於黃浦灘之某洋房。每晚坐黃包車。觀劇於各舞台。真小桂芬之賣黃馬。張禹亭之黃金台。小寶珊之黃狼山。飛來鳳之黃天蕩。皆樂觀不倦。劉鴻聲之斬黃袍。小達子之黃趙爭功。尤所賞識。迨民軍起。義直搗黃龍。秀才視同黃巢之亂。目爲黃禍。以身受滿清恩。遂效明末黃瀆耀殉節事。投黃浦江而死。其眷屬俱杳如黃鶴。不知所往。

# 滑稽新語

## ●別字

有一商人延師課子。與師約年致束修五十金。每訛一字。扣束修十金。師諾之。由是商每遇師教一別字。必私記於冊。至歲暮解館。商出冊示師。悞郁郁乎文哉之郁爲都。悞觚不觚。觚哉。觚哉之觚爲瓢。悞王曰。叟之叟爲嫂。悞毛施淑姿之淑姿爲叔婆。共計五字。應扣之數。適符束金。師空囊而歸。抵家。妻款接甚殷。令出所得束金。爲卒歲之需。師嘖嘖曰。爲東家扣盡矣。妻詢其用途。師曰。都都十金。妻嘆曰。落寞至此。尙耽賭耶。然則尙有四十金。何用。師曰。瓢瓢十金。妻正色曰。纔獲溫飽。便思嫖賭。此爾所以終身落拓也。雖然。更有三十金呢。師曰。嫂扣去十金。妻垂淚曰。嫖賭不足。益以私識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余復何望。更有二十金不問而知爲纏頭費矣。師曰。叔婆又扣去二十金。妻聞言勃然變色。霍然起立。戟指罵曰。賭也。嫖也。私識嫂也。或博金錢。或慕少艾。事雖無行情。尙可原。若叔婆頭童齒豁。去死且不遠。爾亦欲一嘗異味。爾之良心尙堪問耶。

## ●一門熟讀論語

有一蒙師解館歸。出所得束金。爍然列几上。炫妻。妻詢所從來。師作得意狀。誦論語曰。此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來的。妻聞言。亦出床頭金。炫師。師駭詢何來。妻亦誦論語曰。此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而來的師怒語責妻不肯讓互爭適其子自塾歸詢狀亦誦論語排解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讀右傳

(乙乙)

又一商人延師課子思規師才因先一日設筵講師酒半酣商謂師曰余頃得一上聯久思不得下聯意欲煩師一對不識可乎師曰可請示上聯商曰池中鯉魚跳師不假思索即應聲曰山上鳳凰叫商蹙額曰鳳凰之叫從未聽聞不識師從何處聞來其聲若何可得而聞歟師曰鳳聲雖非吾人所得聞然鸞聲噉噉見於毛詩鸞鳳本爲一族故知噉噉即鳳鳴之聲也商不悅曰然則師亦想像之詞耳遂辭師師懊惱回家以其情告弟弟業賣糖實不識一丁思賺商講登門自薦且言吾家固進士第進士實弟非兄商聞弟爲進士大喜顧仍思一規其才因復設筵講弟一如其兄又恐己才不能難進士因邀里中某名士陪講席間商又以池中鯉魚跳命對弟應聲曰醬油米醋烤商首肯曰味甚可口問先生曾讀何經弟曰經已讀完現能對課矣商詫曰對課豈先於讀經乎弟曰讀經婦人小子且能之是何足道所難者對課而用經句耳商似不信名士曰集經句爲聯確非老手莫辦商聞名士言益喜問先生能對幾經弟曰多不敢言己能對八經矣一吾鄉言不善作事而勉任其難者曰對百筋猶言其痛苦如抽百筋也一商曰豚兒左傳已卒業今宜讀何書弟曰如是可讀右傳矣名士詫曰右傳之書實未前聞不識著自何人共有幾章弟乃誦大學曰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名士恍然大悟曰是爲孔氏之遺書余幾忘之矣商見其應答如流服其淹博遂訂約焉

吃信慢些寫

(乙乙)

爲婦人作家書。最爲虐政。兩般秋雨盒已先我言之。憶幼時爲婦人作一家書。婦之言曰。阿毛小灣倒還。甩個經日到夜。那何（猶言阿毛孩子尙乖覺。終日嬉戲也）余苦思不能屬稿。每書數字。輒搓而擲入。口中紙將盡矣。書未就一字。婦不能耐曰。先生吃信慢些。寫先寫我的信罷。

●欲借尊堂一用

（乙 乙）

近於某處見有一函曰。家大人今日生辰。親友畢集。賤室小甚。不堪容衆。欲借尊堂一用。云云。閱之噴飯。

●無袴公詐錢

（乙 乙）

某甲不務正業。然滑稽多才思。敢爲人所不敢爲。一日有友某乙語之曰。吾聞往雉妓處茶圍。無論生張熟魏。須費英蚨一翼。名曰裝乾濕。子能不費一錢。而往裝乾濕乎。甲曰。諾。因與丙約。僞爲父也。子者甲先。往俟乾濕將完。丙驟至。遽批甲頰曰。余何處不尋到你原來。在此幹這勾當。甲急遁。丙亦隨後。追出妓瞭。目不能置一詞。惟連呼晦氣而已。甲出謂乙曰。何如。余固不費分文也。乙曰。此不足奇。子能至烟妓處。不費一文。魂消真個。且不許人相助爲理。又須妓倒貼子錢。余始信子能矣。甲曰。可至晚袍服一新。惟去袴不着。以套袴蔽之。忻然而往。次晨向妓索袴。妓遍覓之。無有。甲大怒。謂妓有意藏袴。而不與妓力辨。甲益怒曰。然則余豈無袴而來耶。妓語塞。賠以英蚨數翼而去。

●博洽

（乙 乙）

士人某自稱博洽。或詢之曰。汝旣博洽。可知關公之馬。雌乎。抑雄乎。士不能答。轉叩之。某曰。汝不見戲中曹操贈關公之馬乎。關公一見其馬。卽拂袖指馬曰。此馬是知其馬爲雌也。

● 剽竇坎

(乙 乙)

警者行於市。一人迎面而來。謂警者曰。星士何往。警者曰。覓蠅頭利。行蹤靡定。某曰。敝戚有一女。欲許某紳。以八字不利。求星士一往改造。不吝重酬。警者曰。諾。遂隨某行途中。某詢警者姓名。警者告之。轉即某某給之曰。姓剽名竇。坎時炎熱。甚至某處。某謂警者曰。此處池水清澈。且無人見。吾等盍一浴身乎。警者欣諾。某俟警者下池。挾其衣袴。而遁。警久不聞某聲。疑之。因大呼某名。人悞剽竇坎。為快來。看不解何事。咸出往觀。見警者立池中。赤條條一絲不挂。大恚。遽各餉以老拳。後悉為人所給。始給以袴令去。

● 花間懊語

(寄 恨)

嫖客某。善滑稽。一日。叫局侑酒。妓輕按檀板。低聲唱曰。我為你相思暗纏綿。我為你背地淚珠漣。我為你清減了芙蓉俏。面。妓歌未畢。某忽高聲接唱曰。我為你茶飯也要不週全。一座為之絕倒。

● 此非屁股麼

(寄 恨)

張李二生。性嗜鷄。且同喜食鷄臀。一日。相偕至酒樓食鷄。甫上筵。熱氣蒸騰。異香撲鼻。張已垂涎欲滴。乘李不防。首先攫食。及李下箸。偏覓雞臀而不可得。張大笑。以箸自指其嘴曰。此非屁股麼。我已捷足先得矣。

● 滙票之不易識

(寄 恨)

我國郵政成立時。民間文化未開。多不贊成。因其信與銀洋不能並送故也。相傳有夫妻二人。一日接其子來信。寫明銀洋十元。詎知此信到後。只於書內夾有一條。並無現洋。不勝詫異。妻怨其夫曰。我早早要

汝致信與兒。倘有銀洋匯寄。郵局切不可托。汝偏不肯聽。今竟何如。夫問曰。怎樣講呢。妻曰。郵政者分明。是有進而無出也。今此款開眼出脫。送與別人家去受用矣。聞者無不笑倒。

### ●灰孫子與灰蘿蔔

(寄恨)

吾鄉有孫某者。喜狹邪遊。每逢筵宴。渠必大醉。一日。隨老僕至妓館吃酒。檯面未散。某又爛醉如泥。且狂嘔不休。娘姨等急用灰以掩其出口之穢物。詎知某站立不住。玉山倒頽。其老僕聞聲。入內攙扶。偶一失手。致主僕二人同傾。跌在嘔處。弄得一身骯髒。滿面灰黑。旁立一妓。鼓掌大笑曰。難沒孫大少變做灰孫子。俚篤傭人變做灰蘿蔔了。(蘿蔔即老僕之諧音)合座爲之哄堂。

### 怎教我記得清楚

(寄恨)

富人某。三十初度。一般趨勢附炎輩。紛紛前去祝壽。車馬喧闐。非常熱鬧。前廳後堂。客爲之滿。正頌禱間。某忽悶悶不樂。衆問如公洪福。豈尙有不足處耶。某答曰。我別無他慮。所慮者。今日一個小小生日。有勞諸位光降。將來我壽至六十八十來賀的人。定要更添幾倍。此時非特教我記不清楚。大約還要多造幾間房子。好與諸公立立足哩。

### ●啜茗笑話

(寄恨)

某甲至茶室啜茗。見座有雛妓。情難自禁。喜笑怒罵。相與搭訕。不提防堂倌冲茶。已至面前。偶一回顧。則一壺沸湯。盡被某傾。泡得一手紅腫。痛叫不已。因思此禍是堂倌所闖。遂將痛手緊握堂倌臂上。不肯輕釋。人或爲解之曰。君手已至痛。何故緊握其臂。曷不放手。即命伊去覓湯火藥呢。某攢眉曰。渠以沸水泡。

講 載  
我此時我已痛不過所以緊握其臂者無非要他嘗嘗痛滋味也聞者大噱

十四

●鄉人瞎說

(寄恨)

鄉人某性粗直。初至上海。與友閒遊。見紅磚洋房上。畫作環形。卽鞠躬對門禮拜。友問故。答曰。難道這不是廟宇麼。至夜。電火光明。見時髦男子。指上鑽戒。不勝詫異。旋自言曰。怪勿得。上海地方如此。光明連行人。手指上亦點起電燈來呢。既復向前徐行。見人家門上。以及街頭巷尾。多貼召租。鄉人驟見之下。錯認爲呂祖字樣。語其友曰。不意此地頗信純陽。遂路看去。大約供奉者居其多數也。次日其友請吃大菜。見桌上白布平鋪。鮮花滿架。以爲是吃花酒無疑。遂高聲問友曰。花酒如此。吃法亦絕無趣味。且費去如許銀錢。鄙意不如竟在家主婆房內。沽一壺花雕。插幾朵鮮花。難道不是吃花酒麼。既可省錢。又可行樂。老哥偷以爲然。同到我家主婆房內去。吃花酒何如。

●棒喝當頭

(寄恨)

本埠南京路一帶。午後九十鐘時。遊人如鯽。羣花夾道。一少年。洋裝革靴。執護身棒。緩步徐行。迎面見一麗人。珊珊來前。又見一僧人。着官紗直裰。踏青緞時履。眼架金鏡。搖搖擺擺。左盼右顧。障其前。而一雙擊眼。釘住麗人。目不轉睛。少年見如此淫僧。可惡已極。便舉起手棒。向光頭敲去。若梵魚之迎合魚。鎚鏗然。有聲時。和尚雙目注射。正在出神之際。詎料頭上有人棒喝。不得已忍痛回首。逕與少年交涉曰。汝拿打狗棒。不去打狗。反來打人。何也。少年答曰。我棒頭本不生眼睛。汝既雙目灼灼。爲何亦不之避。且我老實對你說罷。幸而我祇學得西廂記故事。將汝禿頭權作磬。敲否則汝早已墜入畜生道矣。僧大慚而去。



劇



史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 名 前 空  
紀 秘 巡 南

乾隆下遊江南當滿清極盛時代鋪張揚厲備極奢侈當日習於歌頌華明記載者奉多隱諱其遺迹僅得之父老流傳傳後之士病為民國而後志諱皆除始稍見諸稗官野史窺豹一斑致足珍貴茲本局覺得當世文家許指嚴先生南巡秘記全稿凡十則 (一) 幌子僧 (二) 水劇場 (三) 幻桃 (四) 野叟曝言全稿 (五) 無法國母 (六) 一夜之瑪喇塔 (七) 獨一無二之孔雀翎 (八) 青芝岫小史 (九) 一箭雙鷗 (十) 海甯陳慕拾聞 (十一) 萬餘言串述離奇皆未經人道 出書而後海內人士無老無少爭先購閱已銷萬册每册定價大洋六角

吳苑鶯聲譜

定價二角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得之首水沈石公之口述所紀近十餘年來之吳門花事大端悉備其文筆之豔麗足以上婉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等書而警世砭俗之言又時流露於字裏行間非以聲色娛目已也業已出版每册僅收回成本二角

首 西 里 錦 書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劇 史

# 同光梨園紀略

(續)

(哀梨老人)

## ●丹桂尊事老郎

梨園尊老郎爲祖師相傳卽唐明皇也其神龕皆安設後台凡角色進台必須向老郎敬禮然後結束登場據彼中人云苟登台而不揖遇台下有稀奇發噱之事台上見之忍俊不禁必致失笑揖後卽可視若無覩不致闕堂失儀云其次則爲供狐仙惟丹桂有大仙堂終年香火不絕另有長命油燈日夜燃火不熄大仙龕居中恭設當今皇帝萬歲萬歲牌此各園所無也

## ●夏月恒援孤卹寡

老生林寶奎辛丑冬以喉疾病歿遺一妻二子長名運通次名路通家貧子幼遂將運通邀留班內包銀以作菽水路通尙幼囑月珊收之爲徒習唱花臉業已出台下雖不及小保成將來未可限量緣其材料甚佳演龍華寺扮咬奶頭小孩串得頗好於此預知其後而夏月恒拯卹孤寡有古人風

## ●林寶奎知醫

劇 史

林連桂。渾名林好人。寶奎其長子也。亦唱老生。自幼喜弄文墨。所入包銀。悉購書籍。如廿四史。東華錄。綱鑑等。故列朝掌故。瞭然於胸。間有不解。則虛心問難。又從西人讀書。並從西川侯端甫習。岐黃取號。向劑懸壺治病。先是梨園人有疾。皆延江甯汪履之茂才診視。自林行道咸樂就診。前年忽將鴉片戒去。後患喉症而歿。同業中無不惋惜。有子二。長名運通。次路通。皆隸丹桂胞弟寶恆。小名巧兒。姪林小芬。

### ●劉永春之正派

大面劉永春。同治年在上海搭丹桂天仙。無所見長。回京後。聲名鵲起。做戲亦認真。都中唱工花臉。日少。老輩如何。九年已老。惟永春與金秀山齊名。庚子之亂。凡梨園大小角色。稍有名望者。悉皆南下。永春爲桂仙所邀。偕白眉毛老生王玉芳先諸伶來申。永春閱歷既深。不與人爭搭班。後與桂仙趙高。綬不合。去而至鄂。回搭丹桂。亦因不少。遷就五個月。卽散。人謂丹桂不能處他處。更難後至蘇杭。又去津沽。今搭春仙。此皆不合時宜。然不失爲正派。

### ●孫怡雲工畫

青衫且孫怡雲。爲後起之秀。京都自胡喜祿出腔調一變。後來者如時小福（琴香）余紫雲。張子仙。皆效之餘。則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京津相距甚邇。天津衫子皆油腔滑調。遠遜都門。不足貴也。丙子年。出一陸春蘭。相貌台形。皆不惡。惜太貪色。致音大壞。又陸小芬自命不凡。來申亦砸後。改小生。近年出一孫怡雲。溫文而雅。足與琴香紫雲抗衡。善丹青。尤以山水著名。摹戴文節公筆。意士大夫。得一縑。珍如拱璧。與朱素雲字。爲雙絕。辛丑夏雨下。在天仙客串一禮拜。匆匆歸去。據云。家本素封。庚子之變。亦未擾及。

●朱素雲善書

小生朱素雲名。通翰墨。與人往還信札。皆屬親筆。吐屬清雅。不同流俗。尤以行草為佳。有趙董二文敏意。昔年朱蓮芬善書。為潘文勤公代筆。今素雲亦姓朱。孫菊仙常稱其能。每搭班。必為素雲留地步。後開雲仙亦以素雲之號。與已號合作。戲館招牌。足見其推許之深。後素雲竟合三麻子林寶恆為一氣。使菊仙孤立無援。未免情輕利重大。負菊仙後二人。又同隸春仙。素雲大慚。

●汪笑儂能詩

老生汪笑儂。能作近體詩。胸羅典籍。下筆清新。自署齋額。天地寄廬。各報詞人尊之為伶隱。海上詩妓有天韻閣李蘋香。天然配偶。常見其咏冷芙云。誰將鐵血換中國。空望銅胎鑄少年。（大陸報批云。近時詩界一鉅手）定情句云。三起三眠。憐苑柳。半雲半雨。熟櫻桃。其警句頗多。不及細載。按笑儂名舜人。取庚子菊部文榜狀元詩鐘第一。（夕陽）（秋雨）斜日回光。戀小草。西風助虐。打殘荷。聯課第一。天地太昏昏。明月不平。特為彼蒼撐隻眼。山川何鬱鬱。亂雲難掃。直教長白鎖雙眉。庚子傷時句云。紅郎派衍白玫瑰。青帝乾成黑。芟薊俱傳誦一時。

●金秀山可兒

大花臉金秀山。辛丑秋。由春仙託孫菊仙函致京中。邀來。並青衣德珺如一。齊登台。音調之抑揚。台步之端重。真無一不佳。看金之戲。不論內行。外行。咸嘖嘖贊美。以其妙處兼大奎小穆二伶之好。壬寅春梨園公所四班合演。第一天在丹桂排演。正本草橋關。派金秀山劉永春李長勝小保成合串。（是日永春未

到。金唱交印回朝。李唱聞警幫子。保成唱上殿法場。惟金全神貫注。比平時格外認真。李更有音無字。保成如初生之犢。猛不畏虎。若施之他童。非矜恃。卽惶懼矣。金人亦和藹。與謝雲奎同班。相待甚厚。無絲毫傲慢。自大。此人所難能。故人咸稱金秀山。藹然可親。

### ●火警

寶善街戲館。在同治六年丁卯。爲甬人劉維忠所建。材料堅固。工匠認真。與現在之丹桂。同一主人監造。祇看丹桂之屋。卽知寶善街之屋根深蒂固。非若他館之朽窳不堪。草草了事可比。光緒廿三年丁酉二月廿三夜一點半鐘。遽遭焚燬。幸戲已散。並不知火從何起。燒斃一茶房。混名酒鬼王。查上海租界人烟太繁。時有火警。而戲館實破天荒。

該館自遭火後。至次年戊戌春重建。工料之單薄。遠不如前。爲天福租定。旋改鶴鳴。再改慶樂。熊文通再開天寶。庚子春被鄰火殃及。通館全燬。焚死看客一人。時正夜八下鐘。人多入座之際。擠壞踏傷無數。

### ●胡月娥風流案

上海妓女有四大金剛者。林黛玉。張書玉。金小寶。陸蘭芬（卽胡月娥）是也。昔年有邑人小朱。混名斐緊。完眷胡月娥。甚厚。一日在某園。見胡妓與天仙武生趙小廉。並肩私語。情意甚濃。酸風大發。忿火中燒。欲思發洩。恐力不敵。遂囑所乘馬車之執鞭人代糾。同類愈多。愈好資財。不吝如絨花記所云。祇要給我掌臉（卽不坍台）。迨糾集人齊。皆磨拳擦掌。聲勢汹汹。其實不敢進內。小廉已知小朱所爲。亦恐衆寡不敵。卽潛出。亟約各班武行數十人。烽擁而來。欲得小朱而甘心。有馬德芳者。亦少年選事之徒。自命雙刀無

敵亦預其事。爲天仙主人趙錦所知。飛車馳往。特小朱所集馬夫。早已星散。小朱知來者不善。自己又勢孤。恐遭荼毒。正在爲難。趙錦適至。將兩造勸散。復爲捕房所知。以此風斷不可長。控諸新廉。翌辰會訊。以兩造因爭風而起。幾釀大案。不便姑容。小朱罰以重鍰。小廉薄譴。馬德芳事不干。已重責荷枷。期滿釋放。驅逐出境。不准再來。英界結案。胡月娥乃改陸蘭芬。前年產難而死。亦淫報也。馬德芳濶跡漢口。長江一帶。投紅青幫。頗有惡名。又在杭州拱宸橋開戲館。光緒三十年。上海四境爲鹽梟騷擾。民不聊生。六月。有人在租界觀盛里刺斃外國人。後于某妓院獲住。有馬德芳在內。經人保出。集訊時。馬已遠颺。保人遂大受累。

### ●胡寶玉之愚

妓女胡寶玉自與小黑兒離開。卽交李春來時。正春來將開衆樂之前。如遇春來不往。或寶玉有客留髮。必派一大姐至春來棧房監宿。時春來僅一人在中。所寓之棧在桂芳里。卽眠於傍榻。恐春來另妍他妓。吾謂寶玉愚甚。所來大姐貌亦不惡。春來豈不與之共臥耶。

### ●胡寶玉之豔史

相傳胡寶玉爲小金子之女。咸豐三年在上海獄中所生。至今甲辰。實年五十二歲。十三歲時爲錢業董事趙樸齋納爲妾。十五歲下堂。在尙仁五弄。卽今之海國春左右一帶地段。與金秀卿同居。男裝打扮。取名林黛玉。與湖絲通事楊翰齋。癸酉夏。調西公興里。一日忽爲公堂捉去。因趙樸齋所控。當堂由楊四願娶。具節領回。乃不久復出。改名胡寶玉。先住公陽里。再移四馬路東公興里。與黑兒來往甚密。初尙

瞞人黑兒去津寶玉追蹤而往大有雙宿雙棲之意黑兒一時不南寶玉興盡而返最奇者楊四自寶玉復出後凡有寓會仍叫其局故花叢中有楊四烏龜之稱

### ●李巧林之下場

李巧林同治年間妓女也剛齋主人甲戌花榜取爲狀元豪于飲百觥不醉性爽直初妍楊月樓遷兆榮里月樓訟累改妍黃月山光緒戊寅隨月山去京復單身返申有母及弟寓珊家園又相識兆豐買辦陳方水開留春巧林親身再去京都邀汪桂芬並偕黃月山同來陳黃合妍巧林一無爭競亦奇事也留春閉月山走巧林死當月山初搭金桂年少翩翩到留春已齒落頭禿面黃肌瘦未久病死于京巧林死尤苦棺木募化而殮如此收場良可嘆也

### ●嗚呼林黛玉

松江女子初來海上傭於妓寮爲跟局大姐久之耳濡目染淫蕩自然取名林黛玉哀哉窈哉曹雪芹著石頭記言繫卿何等清潔不圖百餘年後上海出一妓女盜襲其名使雪芹有知當在九原痛哭按妓女林黛玉狂蕩不羈好事者舉爲四大金剛之一嫁人如傳舍前十年與春來妍識適汪蘅舫大令宰南匯娶林居外室卜宅於滬北偷雞橋門首懸汪公館李春來出入自由肆無忌憚始則汪來李尙迴避久之李竟居於內室甚至以刀恫惕汪爲現任官投鼠忌器絕不敢較揮林而去林復爲娼以一人難鑿其欲稱春來爲老飯桶於是兼收並蓄凡梨園稍有名望者無不與之有染雖陋如陳俊廷亦爲林羅致也

### ●張書玉也交伶人



張書玉。江北產。亦處四金剛之列。貌最劣。淫甚之。初來申作野雞。後則居然書寓。乃妍李春來。賃屋長裕里。凡車馬服飾。皆李供應。然暗中已與三蓋燈往來。書玉忽蘇忽滬。壬寅夏。與春來決裂。其存貯之物。幾致成訟。又有大力者爲之護助。李自料非其敵。不敢與較。將張所寄之物。全數歸之。

●陸小香愛俏白臉

武旦九仙旦。年幼。初出台時。色藝雙佳。踴工尤好。滿師後。如鳥脫樊籠。無人約束。自恃貌美。終日以吊膀子爲能。致武工日荒。有伎名陸小香者。光緒廿二年丁酉秋。在兆貴里竊同院某妓珠飾甚巨。不久破案。除將贓物給歸原主。復罰重金。得免罪。無顏居中。往天津。偶逢九仙旦。兩相繾綣。刻不能離。九仙旦方窮困。所有行頭衣飾。一無所有。小香出資置辦。取贖庚子亂。各返申江。九仙旦本欲居滬上。見陸亦來。既不能如在天津朝夕不分。又揣度陸小香資財將竭。恐其糾纏。乃作先發制人之策。擬起控告。詎小香又姪一海關洋人。早往漢口。其後歸來取物。舊情不斷。尋九仙旦。被其妻母大罵。陸忿極。坐索前款。并約兩洋人吵鬧。嗣經夏月恆調處。令九仙旦酌償若干。彼此各散。陸小香時至丹桂。見李祥慶勝過九仙旦。遂以眉目傳情。得諧好事。丹桂衆人以陸小香曾竊人物。遂代取名三隻手。其所姪西人在漢口關上。見陸久不回。以電促歸。詰其逗遛之故。盡得其隱。壬寅五月。丹桂全班赴漢。該西人候輪到後。持洋鎗上輪。尋祥麟。擬以洋鎗從事。遍覓無蹤。幸夏月恆與此西人稔。詢其故。力爲緩頰。並將陸在申所爲直告之。西人方知皆陸之罪。悻悻而去。先是輪未抵埠。班中人以在輪日久。悶極。急于登岸。不及稍候。卽由卦江買小舟。駛進襄河。李亦同行。早去。否則仇人狹路。將不堪設想。卽使月恆解危。勢已不及。嗣月恆將此事與西

人說開將陸遣回申江。十月丹桂全班亦回。李祥麟仍去續歡。月恆正色痛勸。遂即永斷矣。

●王小香之結局

天仙武生趙小廉。乳名小阿福。爲打鼓趙嵩綬長子。貪財好色。父母又姑息。任其妄作妄爲。以致更無忌憚。林黛玉。金小桃。咸妍之。身染楊梅。大病半載。賴西醫治愈。仍怙惡不悛。復與妓王小香妍識。如膠似漆。勝過伉儷。然小香則一片情癡。小廉則因財起見。小廉衣服皆小香置備。家中大小之用亦小香製辦。區區入款不禁倒貼。小香本爲一龐姓所包。異常寵愛。凡有所需無或。小忤小香愛小廉如稀世寶。憎老龐如現世寶。小廉猶以爲不足。龐友知其事力阻不往。龐不信。一日清晨龐貿然來。小廉避不及。裸身亟去。羹內褻衣爲龐瞥見。始信友言是實。雖惡小香之淫。但愛不忍棄。仍以溫語諷勸。冀其慚而改過。詎小香老羞成怒。直認不諱。且曰。既知小廉事可從此斷。勿再來。龐迫于勢。知難理喻。悻悻而別。小香自龐斷後。他無所進。尙欲供給小廉雅片飲食等需。日漸不支。不得已商諸小廉。隨郭輯五去津。賣倡趙嵩綬遺其妍媸服役。同行明爲關切。實則暗行窺察。如小香此去得意。仍思以小廉爲餌。以爲將來沾潤地步。人謂嵩綬既爲小廉父。見小廉如此荒唐。理宜訓飭管束。今反助子爲虐。從中漁利。况年已六十。夫婦齊眉。子孫繞膝。稍有蓄積。足穀老來之用。何必與子狼狽。殊不值得。小香到津後。爲一客眷戀。竟量珠以去。客秋來申。又暗贈小廉資財。雖舊情不斷。迫于勢不克久留。即去。詩云。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吾爲小香喜其得所。復爲趙家父子喜其永斷葛藤。否則必致弄成歡喜冤家。

●想九霄王雪香之關係

想九霄卽出際雲。唱幫子花旦。盛軍科班出身。有妓王雪香。小名毛毛。上海人。父某爲天主教友。雪香幼年在塾讀書。爲同學諸少年引誘。早非完璞。復被狂且拐逃。其父追獲。雪香誓不願歸。以死挾父。後竟在滬北賣娼。父雖忿恨。無如之何。在家又恐戚友笑。遂遠投越南法蘭西軍中効力。卽甲申之役。今已廿年。生死不知。雪香頗有豔名。想九霄正開丹桂。雪香時往觀劇。久之。相與目成。竟棄娼而媾。九霄隨之。回京。九霄父母已與其定親。卽日迎娶。雪香不得專寵。大非所願。終日勃讎。想九霄不堪其擾。遂將雪香遷至天津。雖有火車。然想九霄貪戀新婚。不常至津。雪香大悲。仍回上海。僑寓跑馬場。日用仍由九霄按月寄來。後忽與武生崔月樓私識。崔乃九霄之徒。在京時。彼此有意。以有九霄在。不能遂欲。故雪香行後。月樓卽乞假到申。往投月恒。又以月恆與九霄相好。恐其通信。又辭丹桂。然後與雪香媾。嗣爲九霄所知。惡雪香無恥。月樓負恩。任其自給。雪香本無積蓄。月樓在桂仙所入包銀。自顧不暇。且在上海未久。又往別地。雪香支持不住。欲爲馮婦。又以年逾三十。萬難重理舊業。不得已。妍一販賣舊貨。渾名飯桶。阿寶。特不知將來如何。結局雪香回首當年。大不應隨波逐流。致老父羞歸鄉里。客死異域。

●孫三兒與狀元夫人結不解緣

曹夢蘭爲洪文卿侍郎故後遺出之妾。洪前簡放德國出使大臣。攜夢蘭隨行。乃在途中卽與洪僕通姦。洪有所聞。怕壞官箴。不便張揚。迢迢數萬里。殊難遣回。且以平素愛妾。亦不忍訶譴。祇可裝作癡聾。期滿旋華。終不忍令其去。乃將僕辭歇。攜曹入都供職。後老病乞休。同返吳門。居一年。洪死。大婦知其不能守正。方擬遣放。夢蘭已先請下堂。洪夫人欣然俯從。所有細軟。及伊房中之物。悉令攜去。可擇人速嫁。不准

再入勾欄。賂洪氏羞。夢蘭唯唯。既出洪府。挾資來申。日則游張愚二園。夜則踞坐戲館。擬在梨園中擇一如意郎。以圖借老風聲傳播。遐邇咸知。狂且狡童。皆利其囊中物。更可一親癩澤人財。兩得何樂不爲。知其日在愚園。有某伶自詡翩翩。可充斯選。奈衣履不潔。形穢自慚。乃轉向同業中借衣。次日打扮得齊整。整飛車馳往。豈料已爲天仙孫三兒捷足。一場掃興。喑然而回。此雖孽緣。亦要幾生修到。查孫三兒貌雖不美。却在壯年。朝夕可以追歡。形影不離身畔。偕往津沽。並帶討人多口。乘輪北上。在夢蘭之意。雅不願行。因畏三兒強橫。在申深恐肇禍。藉此暫避。計亦良佳。時在新春。夢蘭以洪侍郎大毛缺襟袍。貂馬褂。爲孫著扮。最可笑者。腰繫忠孝帶。裝如戲中別妻之老。韃子在四條馬路搖搖擺擺。見者無不吃吃而笑。按貂馬褂會典載五品方准穿用。今三兒不知。妄爲僭越。大爲各報痛詆。牽及洪公。次日三兒卽不敢穿繫。二月去津進京。改名賽金花。如侍郎立山等旂人。皆與夢蘭狎。孫三兒不以爲恥。一頂綠頭巾。願甘戴上官場中。祇知取樂追歡。若忘爲洪侍郎出妾。甚至內中有與洪同官相好者。有門生姻世之誼者。亦與之狎。洪在九原甯無羞愧。庚子拳匪亂。聯軍入京。夢蘭能操德國語。頗爲統帥器重。一言如鼎。萬姓蒙恩。因夢蘭求免。得不死者固衆。而擅作威福。壟斷招搖。所獲作孽錢亦甚巨。都人咸尊之爲賽二爺。事平與三兒相率回申。廣收幼女。重返都門。大開妓院。孫三兒養尊處優。席豐履厚。賽金花退爲房老。顧盼自豪。詎福薄災生。作孽難道。先是賽金花來申買林黛玉。討人某妓到京後。偏強萬分。一日爲賽遽爾打死。鄰佑不平。據情控告。相驗得實。賴金錢上下打點。得免抵償。從輕遞解回蘇。又復賄役。私來上海。孫三兒亦尾隨南下。僑寓某棧。紈袴兒聞賽金花盛名。皆欲一見顏色。以爲榮。招之使來。尊之上座。賽金花之面貌。

早成粉骷。煙氣薰人。見之欲嘔。而若輩所以甘之如飴者。將來到省後。可誇耀於同寅。博此闢名。況招之來。又不費分文。半鈔。賽金花豪於飲。既貪添客。不添菜之便宜。雖長夜之飲。干觥醇膠。亦不過妓家晦氣。若輩落得而爲之。見夢蘭俱呼之爲狀元夫人。譁浪笑傲。無醜不備。一若忘自己。也算是個官。祖若父皆有妾。設將來父已死。其妾一朝求去。難免如洪文卿此種報應也。

### ●丁靈芝情史

花四寶。據某報前載。爲某中丞外室。所生之女。中丞故後。落在平康。但生性輕浮。不似官家一派。姑言之。姑聽之。庚子遭匪亂。逃至保定。舉目無親。適遇丁靈芝於旅邸。同是天涯淪落。不免相感。生情事平後。四寶卽來上海。丁亦應春仙之聘。後邂逅於武林。彼此舊識。且有惠於四寶。遂結伴回申。賃屋於觀盛里。儼同伉儷。未一年各散。

### ●何以爲人子

黛玉喜交梨園子弟。尤甚於他妓。所交者類皆武生。取其好身手也。壬寅春。丹桂來一路。三寶好友楊警齋。親送三寶來申。臨行諄諄以託。不可沾花惹草。而三寶亦馴足不出園。黛玉亟思嘗鸞。苦不得近。卽暗賂張瞎子。代拉皮條。適三寶眷屬已來。有隙可乘。遂成苟合。丹桂適爲漢口滿春包往演唱。全班分三次乘輪前往。上海四月廿七夜停演。管事夏月恆末次動身。久候三寶不至。以三寶非丹桂必不可少角色。置諸不聞。不問黛玉初。三寶如獲奇珍。閉之樓上。不令出外。並藏其鞋。雖路之家人來。均不令見。惟拉胡琴之張姓。直出直進。路妻性懦。不敢攖鋒。路父迎養子舍。見子胡爲欲訓。則無從見面。欲罷又勢所不

能鬱忿成疾。咯血不止。至申兼旬。僅見子一面。病日劇。黛玉始允三寶暫歸。豈料三寶甫回。黛玉已追踪。躡至到花翠琴晒台。狂呼路見父。尙未一言。聞黛玉聲。掉頭亟行出門。已見黛玉候于路側。仍同回去。路父大怒。噴血而死。黛玉始放三寶回家。理喪。至八月。黛玉久則情厭。且坐食兩月。形將在陳。三寶乃復去。漢月恆大度包容。且重楊姓面子。照常上班。十月同回上海。黛玉見面已視若路人矣。



謎



海

偵 探 小 說

辣 女 兒

偵探小說夥矣汗牛充棟佳構絕鮮是書係廣東國會議員江瓌先生所譯敘英國一女郎與某生愛情彌篤欲與結褵而生難之女郎乃出下策手刃老父以凶器上鏢以生名逼生借遁生卒不可後經偵探種種運籌果獲主犯情節離奇文筆雅潔佐以定夷先生之眉批總評提綱挈領意味盎然誠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著也業已出版每册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美 女 畫 片

第一種 雙美花間問字圖  
 第二種 雙美紅窻絮語圖  
 第三種 美女樹底餐花圖  
 第四種 美女簾前送睇圖  
 第五種 美女悄立懷人圖  
 第六種 美女含情待月圖

曼陀杜宇兩先生翰事之妙久已譽滿藝林本局不惜巨資特請兩先生各盡所長繪成以上六種畫片惟妙惟肖亦豈亦麗羅周時名畫無以過之尺寸與月份牌詞印刷極精用五彩石印共十五套顏色眉目鮮明指畫欲活倘全購六幅並以綉架河絕妙之裝飾品也每張定價四角批發特別從廉

本局茲因新書出版從前贈影之例凡購本局出版之單行小說本滿洋一元者贈新畫一幅本局單行本小說多屬名家著述更有圖畫目錄兩案即奉小說新報另有贈例不在此限寄書及美人福預約券不贈贈期以陰曆七月為止





謎 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續)

(張惟一)

敲詩填詞。若學有淵源者。則蹴手可得。製謎則不然。非有靈思妙想。不易致於上。乘予嘗謂謎面要雅。不雅則失之腐陋。謎底要協。不協則失於囿。圖用典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遠之味。用字不可太俗。俗則粗淺而坐江湖之弊。

予最愛會意謎。以其天真爛漫。處處傳神。最不喜拆字謎。以其勉強湊合。不免堆砌之病。顧今人多喜爲拆字謎。竟有目爲佳構者。予實不解。然而公愛饅頭婆愛麵。各從其所好而已。

英人某氏。有志研究華文。凡遇疑難者。輒詢譯員。一日。讀左傳至子姑待之句。乃問屬何意義。譯員卽作假思索而對曰。姊妹等候着也。此與訓解馳騁文場爲跑馬於文壇之上者。相去不遠。冒昧強解。弄成笑柄。若轉而製作謎語。則爲工巧無倫矣。卽姊妹等候着射左傳子姑待之句子。姑者。兒子之姑母也。兒子之姑母。豈不是姊妹行耶。獨闢見解。別有會心。食古不化者。必不能辦此。

謎雖小道。亦吾國文學中美術之一端。曲園老人。刻有專集。近年雜誌流行。間多附以燈謎一欄。慧人達士。鉤心鬪角。互發機杼。十色五光。幾有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之概。可謂盛矣。更有別開生面者。或作呈詞一道。隱人名。或藥名若干。或擬賞格一通。隱志目。或縣名若干。予所見者。已不止十數。尙妙特色。或則面失勉強。或則底嫌淺膚。欲求表裏俱佳。渺不可得。惟近見湖南衡州張起南。徵謎一啓。隱射聊目六十。文筆雅馴。面裏合稱。誠爲難能可貴者。亟照錄之。以供有嗜癖癖者之快覽。啓云。昔文心雕龍。諧譏一篇。言謎之本末俱備。劉全。所謂意生於權。譎(局詐)而事出於機。急(促織)非徒託遐。想於五弦(鴻)作他人之三昧而已。戲術(然而)舌花散馥(蓮香)汗簡生新(竹青)擅妙製於天衣(神女)裁縫滅迹(緞)緞(傳全神於阿堵)畫壁(繪畫)添毫(象)既一一以如穿(珠兒)復絲絲而入扣(織成)或則能事悟止戈之義(武技)奇光誇點石之功(金生色)蜃霧迷空(山市)腕疑有鬼(驅怪)鶯篋弄巧(口技)尾見如神(龍)納匕首於函中(快刀)識紫電青霜之氣(庫將軍)現浮圖於指上(僧術)有瓊樓玉宇之觀(天宮)煌煌炳虎變之文(大人)栩栩化蝶飛之夢(周生)此皆融羣經爲一貫(五通)影響非虛(鏡聽)而吐滂沛乎寸心(噴水)鬚眉欲活者也(貢生)起南猥以庸才(張不量)未忘結習(書癡)夙抱嗜癖之癖(老饕)願傳暗室之燈(夜明)庶幾集腋成裘(狐聯)仿酉陽之雜俎(段氏)奚憚沿門托鉢(募緣)求趙氏之奇珍(連城)喜我儕文采風流(翩翩)心如蘭臭(蕙芳)訂舊日姻緣石上(三生)誼重桃投(果報)使搜羅無鐵網之遺(珊瑚)俾組織煥錦裳之衣(瑞雲)今者勾萌甫達(苗生)鳴鶯效求友之聲(鳥語)碩果圖存(保住)搏兔用全身之力(獅子)執鞭可慕(車夫)作俑難工(土偶)待

衆流派合之時（江中）是九轉丹成之候（上仙）量小何殊車載（堪輿）甘營蚊睫之巢（螻蛄）欲奢更切（願婁）念秧默致豚蹄之祝（農人）偷慰區區之望（謹拜隆施）小謝聊伸耿耿之懷敢持定論（布商）敷言短啓竊比輒拋（白于玉）一瓣誠心野看瑤報（香玉）起南專肅（張誠）

起南先生又有橐園春燈話脫稿自題六絕句每句各隱藥目亦皆神韻格律俱臻其極爲並存之詩云  
 書城坐擁擬諸侯（百部）好古還將斷簡搜（破故紙）不是昔人留轍迹（車前）空教來軫歎方遒（旋覆）詞填山谷語偏工（黃精）製出東坡意亦同（蘇合）贏得文人增慧業（益智）此心長在玉壺中（冰片）倒瀉詞源來滾滾（逆流水）獨尋墮緒紹茫茫（續斷）成裘待集千狐腋（白斂）繞指能柔百鍊鋼（鐵精）點來欲破僧繇壁（龍眼）嘔盡誰知李賀心（血竭）試把葫蘆畫依樣（藁本）也同香象迹難尋（羚羊角）豈容魚目依稀混（眞珠）莫當狐禪取次看（玄參）絲盡可憐成有繭（殭蠶）骨凡猶恨換無丹（沒藥）敢將經笥謝便便（大腹皮）未必青於萬選錢（銅綠）如髮心思眞費煞（細辛）不知辛苦爲誰甜（蜂蜜）

予一日以有要事欲與宗兄悟微磋商令奚童具書敦請少頃履聲橐橐悟兄至矣時夏日如焚熱氣侵人悟兄汗流浹背氣喘不止予慰之曰車殆馬煩矣悟兄曰有車有馬必不致踉蹌至此也予笑曰聰明人亦有一時懵懂耶悟兄始知其悞乃向予曰黠者弄人不已甚乎海深如許探針何處余曰其猜俗語勞勞！悟兄不待言竟而奪言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勞駕乎勞駕乎予笑領之

謎 錄

負日之暄無有知者以獻吾君

姻緣一線牽

不若君之美也

爭先恐後

求雨

蒼蒼橫翠微

罪人不孥

新豐市

天闌

叱馭過九折坂

曾督

公主

遺囑

四子一(繫鈴)

四子一

四子二(解鈴)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二

四子一

四子一

豈得暴彼民哉

不搜則不得妻

其次辟色

無敢慢

則是干澤也

峻極于天

則反夷矣

人有雞犬放

無物不長

尊之至也

子曰參乎

君一位

盡其道而死者

豈容他人鼾睡

四子一

非予覺之而誰也

家語

四子一

居則曰

六親斷絕

四子二

無他戚之也

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唐詩一

別君去兮何時還

誰為含愁獨不見

唐詩一

少婦城南欲斷腸

鷓夷曾未載西施

唐詩一

五湖烟水獨忘機

徧體鱗傷

唐詩一

身上無有完肌膚

登崑崙山懷古

唐詩一

穆王何事不重來

鄧艾度陰平

唐詩一

氈包席裏可立致

中國第一高山

唐詩一

突兀壓神州

余亦乘舟歸鹿門

唐詩一

我家襄水曲

避世

唐詩一

豈向人間住

繡棄終軍

唐詩一

對棋陪謝傅

每逢佳節倍思親

唐詩一

秋入望鄉心

歎逝

唐詩一

惜與故人遠

竹壽

詩經一

君子萬年

二上二三下五除二

史可法冢

租免

夷

鬼死爲聾

廢買似道爲庶人

蘇蕙織錦字寄寶滔

如鳥舒翼

無花果

高朋滿座

左擁右抱

步步嬌

暑假歸家

童子軍

河水不流池水涸

詩經一

詩經一

詩經一

書經一

書經一

書經一

書經一

爾雅一

爾雅一

聊目一

聊目一(蝦鬚)

唐詩目一

牙牌神數一

四子一

字二

其實七兮

藁門有梅

不稱其服

明光于上下

卒乃復

平章百姓

綺迴漢惠

不比不飛

不榮而實者

閻羅宴

俠女

麗人行

去以六月息

小弁

可也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蘇白

字一

誤。

宣統紀元

字一

配。

弟子

字一

閃。

共

書經一

洪。水。方。割。

紅顏白髮

古亭名一

醉翁。

飛艇

詞牌一

銀。漢。浮。槎。

郎君久別睡未安更鼓沉沉白露寒盼煞伊人千里隔畫眉倦態半依闌  
思玉漏遲望遠行倚粧臺  
閨情一首 詞牌名四 長相

(以上寄恨著)

鐘 詩 館 仙 梅 古

( 集 徵 士 襄 郭 )

哭 笑

(分詠格)

(案外遺珠)

飛鳥集堂悲買誼

騎驢入沛墜陳搏(讓予)

相嚮失聲還築室

回看作態已傾城(孫春涵)

夢斷紅樓憐黛玉

春含青冢愛嬰寧(陶潤生)

是日不歌宣聖記

及時有樂衛卿傳(嚴元伯)

當道考妖悲帝子

倚門少婦妮王孫(李蔚章)

雨打挑花紅滴淚

風擦竹葉翠含顰(韋建楮)

楊子兩歧防路誤

包公千載比河清(孫春涵)

聽猿頓下三聲淚

射雉方呈一粲妍(鵝湖懶癡)





# 上海國光書局出版各書目錄

## 錢牧齋列朝詩集

蒙叟仿遺山中州集以詩繫人其人繫傳之例為列朝詩集八十一卷自洪武至崇禎分甲乙丙丁四集而外乾集則列祖諸王之詩也閩集則方外閩秀宗潢婦寺蕃服之詩也至元之亡國大夫及遺民別為甲前集凡一千六百餘家各為小傳弁首備載姓氏爵里志行略論詩之得失自序所云備典故採風諸汰冗長訪幽仄發揮才調別裁偽體隱然以野史亭自任豈虛語哉自遭禁燬梓刻鮮存皮藏居奇者價至百金而不售士林以此罕見焉茲由虞山覓得原刻付諸鉛印紙用中國白連可以保存久遠成本過重僅印五百部全書五十六册每部定價大洋十六元

## 金聖嘆貫華堂才子書彙稿

是書係讀易堂原版金聖嘆手批闡發經傳最奧妙之意義解釋古人最精粹之文久已為海內外人士所推重現屆寶貴國粹時代尤為我國政學兩界所必需之珍品惟原書尚有缺遺經本局四處搜羅覓得補編按次增訂可謂僅有之合璧全書內分歐陽永叔詞通宗易論聖人千案語錄彙隨手通等共訂六册定價一元六角外埠加郵費一成

## 南疆逸史

烏程溫睿臨園所著南疆逸史共紀略四列傳四十卷是為全書鄭餘慶湖錄云溫睿臨撰南疆逸史四卷是也書久未鏤版僅傳鈔致多脫略道光間吳郡李瑤得其缺本二十卷謬為補勘易名曰南疆逸史以刊行焉即今世所傳之本是蓋李氏未得溫氏原本四十卷之全書僅得其上半之二十卷未暇詳審妄以為有闕略加以補竄而不知其竄入者原本固已有而李氏未之見也且將原書顛倒錯亂凡稍涉忌諱者皆為妄去其稱號皆改書使溫氏直筆微文沒而不彰其罪尤甚茲本局覓得舊鈔溫氏四十卷全本首有戴子高與傅節子手札稱人問只有三本者此其一也又未附楊傳九南疆逸史二跋有明南渡弘光隆武永歷三朝歷年三十明史以福唐魯桂附入懷宗紀載寥寥此書專取三朝搜輯野史百種餘成一全書讀者可作後明史觀全書六册用四號鉛字精印每部有光紙定價一元二角連史觀訂定價二元四角外埠另加郵費一成

## 阮亭詩餘

王漁洋著漁洋之詩為有清一代正宗顧詞不多作今更罕見茲為漁洋詞若干首並漁洋和漱玉詞精訂一册中國紙價洋三角有光紙洋二角半

上海國光書局出版各書目錄

羣芳志初集

原名京塵雜錄此書為粵東名士楊掌生所著內分四種曰長安看花記曰辛壬癸甲錄曰丁年玉荀志曰夢華瑣簿記皆燕臺冶游事芬芳悱惻亦板橋雜記秦淮聞見錄之流亞也本裝二冊定價四角

女界真英雄傳

此書係清風室主人手編採取古今女界歷史之奇勇義俠而極有趣味者羅列其真正事實以發起社會之觀感不致為傳奇小說所惑誤至于褒貞貶邪則可作女學歷史課本觀情節離奇則可作優界新劇秘本觀洋裝一冊定價四角批發格外從廉

吳諺詩鈔

吳縣王章撰 是詩共七言律絕五言律絕各一百餘首雖屬詠諧小品非同慷慨悲歌然布局新奇作對靈巧足徵特色尤妙俗不傷雅能令閱者解頰洵於各種竹枝詞中別開生面者也書印無多購者請速定價二角

王心齋全集

王心齋先生者有明儒林名士我國哲學大家也學宗陽明說宗良知其文粹然正大不亞韓歐其詩悠然而高遠可媲李杜至若其雜著等門類既多範圍又大字字如金科玉律句句若鏘月光風皆足為我人立身之模範養心之元素真所謂道德文章也然則先生之遺著其可貴也固不言而喻矣且先生之昆仲子姪亦皆鴻儒碩學文亦為世所珍重惜行諸世者雖已有淮南王氏三賢一書而內容祇刊語錄等數種其餘詩文雜著概付缺如讀者每以僅見一斑未窺全豹為憾今有袁君伯勤者先生之鄉慨然以考文徵獻為己任而於先生等文尤拳拳懃懃加意搜羅閱數歲光陰殫半生心血始成此書於先生及族第一庵子東崖昔所稱淮南王氏三賢外增東輓東隅東日天尊遺稿重訂體例簡而不漏煩而不蕪以先生集為正一庵等六賢附之又搜羅先生弟子五百人之多撰心齋弟子師承表一卷亦附之共成六冊現已出版想重先生之學愛先生之文欲研究哲學以及文學者必以先觀為快惟書印無多請購者從速否則恐為捷足先登也定價每部大洋貳元捌角

現世才滑稽韻語

是書採取世界之新事實寫成旖旎風流之文語句奇麗而詼諧有趣誠足以增人之興味銷鬱悶于隱衷也洋裝一冊定價洋三角



# 最新百叢圖

業已出版

近來坊間出版  
妓界伶界各  
真書品不為不  
多顧大都以虛  
名謀利實乏美  
術性質或則面  
目奇醜或則照  
像太舊或則印  
刷模糊或則紙  
張惡劣名不副  
實閱者病焉茲  
本局特矯正各  
家之失選京滬  
各地最著名之  
女伶妓女百人  
精製銅版加工  
印刷金字布面  
洋裝一厚冊  
定價一元  
元購小  
說新報  
第一年  
全年者  
奉贈

## 小 說 新 報

第一一二年 一期一 律再 出版 增書 贈品

本報第一年總目已擇要刊於  
本報第二年第一第二兩期中  
全年  
十二册足一百八十  
萬言內容之富材料之精誠雜誌界空  
前之作自刊行以來頗蒙社會歡  
迎每期萬冊不翼而飛自第一期至第十二  
期陸續再茲最為優待閱者起見特增加贈  
品全年大洋四元半年大洋二元二角不  
折不扣外埠寄費另加每冊郵費五分  
購第一年全年者贈  
最新百叢圖一集  
花間問字嘲雙美紅眉翠語圖美女情立懷  
人圖但杜宇畫美女含情待月圖美女樹底  
餐花圖美女麗前送暎圖各一張以上六種  
均係水彩石印顏色鮮明尺寸與月份牌同  
購第一年半年者  
贈百叢圖不滿半年者不贈贈期以陰歷七  
月初一起至八月底止本社並精製楠木箱  
每只可裝本報一年定價一元六角購全年  
者祇取半價定第二年全年者祇贈畫四張  
不贈百叢圖  
小說新報社